



文 藝 園 地



柳亞子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5758B

# 文藝園地目錄

特 載

別忘了九一八

十九路士兵

論新詩

爲新詩辯護

十四行體(詩學之一)

無韻體(詩學之二)

雙行體(詩學之三)

十四行詩選

女鬼

春夢

你叫我

一——六

林庚白 一

李康佛 五

七——一〇〇

柳無忌 七

羅念生 三二

羅念生 五四

羅念生 七八

一〇一——一二八

朱 湘 二〇一

柳無忌 二〇一

曹葆華 一〇七

十四行(九首)

羅念生 一〇八

十四行(五首)

嘯霞 一一三

譯十四行詩(四首)

柳無忌 一一六

無韻體詩選

一九——二二六

虹

金人 一一九

彌爾敦

羅念生 一一九

乞丐

羅念生 一二一

鐵牛

羅念生 一二二

雙行體詩選

二二七——二二八

牛犢

羅念生 一二七

詩選一

二二九——二四七

小詩

康僧 一二九

幻滅

念生 一二九

口角

念生 一三〇

流浪詩序

燕歌

決心

肉與罪惡

婚歌

新感

銀河之游

譯莎士比亞詩歌(九首)

詩選二

醉態

時間

花

結

筵席

念生 一〇三

念生 一三一

嘯霞 一三二

嘯霞 一三四

柳無忌 一三六

柳無忌 一三七

柳無忌 一三九

柳無忌 一四一

一四八——一六五

廬僧 一四八

金人 一四八

念生 一四八

念生 一四九

念生 一五〇

死

念生 一五一

七夕

嘯霞 一五一

美的舞蹈

柳無忌 一五二

英國十七世紀抒情詩選譯(十四首)

柳無忌 一五五

詩選三一

一六六——一九〇

十四行

朱湘 一六六

在奇異之鄉

柳無忌 一六六

倫敦之霧

柳無忌 一六八

希望

柳無忌 一六八

阿舅的鬼影

羅念生 一六九

齊里尼

羅念生 一七一

Improvvisu

羅念生 一七二

夜遊

羅念生 一七三

蟹

羅念生 一七四

浪費

羅斯的女郎

海殿公園的一晚

大衛王

小說

禍水

斷了綫底風箏

白金龍

人間天上

眞果來了

小迷姐

小品與隨筆

開刀

五堡墩

羅念生 一七五

嘯霞 一七五

嘯霞 一七七

羅念生譯 一八〇

一九一——三〇四

羅體嵐 一九一

陳林率 二〇七

羅體嵐 二二九

羅體嵐 二六一

陳林率 二七九

羅體嵐 二九一

三〇五——三七二

羅念生 三〇五

羅念生 三一四

黑人的藝術

Bring me a Girl

回川

跳舞

農莊

別二姊

新港

禁酒警察

### 劇本

中秋節

長大了底兒子

亞拉伯篷帳 (Lord Dunsany 原著)

十二磅的容貌

### 其他

重訂蘇曼殊年表

從張資平說到白克珠夫人

羅念生 三二七

白 圭 三二一

羅念生 三二八

白 圭 三四八

懋 德 三五三

柳無垢 三五九

羅念生 三六三

曹希文 三六七

三七三——四五六

林 率 三七三

林 率 三八七

羅念生 四〇一

百 合 四二四

四五七——四七六

柳亞子 四五七

嘯 霞 四六九



# 別忘了九一八

林庚白

別忘了九一八；九一八的日本兵。

黑夜裏打進了滿洲城。

我們的將軍很高興地仍舊在北平。

別忘了九一八；九一八的日本兵。

佔據了遼甯，黑龍江同吉林。

世界上哪一國在替我們抱不平？！

別忘了九一八；九一八的日本兵。

他不光要滿蒙的煤鐵同金銀。

他不光要滿蒙的羊毛同森林。

他簡直要吸中國人的血，抽中國人的筋。

別忘了九一八；九一八的日本兵。

他說我們缺乏的是愛國心。

他利用中國人來打中國人。

不信；看那些投日的官僚，軍人，土豪，劣紳！

別忘了九一八；九一八的日本兵。

他姦淫搶掠地橫行。

他看透了國際聯盟。

左不過是一場的敷衍，調停。

別忘了九一八；九一八的日本兵。

他的大本營駐紮在東京。

他靠的是貴族跟資產階級的同情。

勞苦的日本百姓還是我們的好弟兄。

別忘了九一八；九一八的日本兵。

他提起我們打倒帝國主義者的精神。

我們不光要少爺去請願，小姐去當兵。

我們要認清了最大的敵人！

別忘了九一八；九一八的日本兵。

我們要認清了最大的敵人！

我們的敵人是世界上殺人的黑鐵同黃金。

我們不光要少爺去請願，小姐去當兵。

# 十九路士兵

李廉佛

——要從血泊裏翻身——

忠勇的——十九路士兵！

偉大的——十九路士兵！

要從白色恐怖的血泊裏翻身，

怒雷似地吼出了震驚東亞、西歐、北美、的巨聲。

鎗呀，炮呀，炸彈呀，要來掃盪人間一切奇穢與惡腥，

在輝耀着的陽光裏，在太平洋底西岸上，着手堅築『真理』的陣營。

前進呀前進，爲着世界革命而作神聖的戰爭；  
追殺呀追殺，怒濤抉開了廣大羣衆投進的路程。

活躍在春臺上的兒童們，爲了『擊落敵機』而鼓舞歡欣；  
健而美的女子們，也在歌唱着『最後勝利』而一致傾心。

忠勇的士兵，偉大的士兵，真個是展開了大時代——大時代的曙星！

一九三二，二，五，

於上海炮火聲中。

# 爲新詩辯護

柳無忌

(一) 何以有新詩

(二) 新詩的派別及其他文學的趨向

(三) 西洋文學對於新詩的影響

(四) 新詩的音韻與格律

(五) 新詩的試驗時代

1. 我們要求着偉大的史詩

2. 我們應有一部新詩選

(一)

在倫敦巧遇故友魯君，在支加哥離別了三載，不料在此地重見着。他依舊是這般，但是，不祇是他的桌上有了兩張他的妻的照片，他的南京家中還有個不滿十月的男孩。人事的變化真快，他居然是過來人了。他日間天天到公使館內去坐着，晚上還旅舍內沒有事，要我給

他借幾本書消遣消遣。我隨便在圖書館中拿了一本高爾斯華綏的天鵝謔給他，但他看了七八頁就不要了。我此次來倫敦只帶了兩個小皮箱，裝衣服都不夠，那裏有書裝來？沒奈何，把兩本薄薄的文藝雜誌送去了。很出我意外的，他說，料不到這裏面的幾首詩還可讀。最後，他又免補充一句，無忌，不要做什麼春夢與秋夢，不如寫寫像蘇曼殊那樣的詩吧。魯君也是個好涉獵文學的人，他的生活有如雪萊那樣的浪漫。這次他的行裝內，除了幾套夜禮服，宴會禮服，燕尾服外，還帶有一本我幾年前送給他的蘇曼殊詩集，一部小而厚的印在印度紙上的拜輪詩集。

x

x

x

爲詩作辯護，世界的文學史上有好幾個例子。在英國最著名的，有薛特奈與雪萊的詩的辯護。雪萊在意大利寫成他的傑作。這兩篇文章我都讀過，而且忘記了。我並沒有模仿他們的意思，何況我辯護的不是詩，是新詩。其實詩用不着辯護。歡喜讀詩的人自會覺得詩的美處，詩能給他們一種新鮮的愉快，使他們沈醉在一個美滿的境地內。衣食使人類生存着，詩及其他文學，使人類生活着。與文學無緣的人，在他們與其讀詩，不如哼幾曲拉拉歌調，與其談詩，不如談幾句隣家的笑話。後面這一派人，讓他們去追尋着自己的樂趣，這篇文章祇



是爲關心文學的人寫的。

新詩需要一種辯護。新詩所以得名者，因爲我們把牠與舊詩區別，這正如前輩的批評家，把唐朝以前的詩劃分爲古體詩，唐及唐後的詩爲今體詩。倘使我們的後代作成了一種更新的詩，我們的所謂新詩也就變了舊詩。這祇是時代的關係，新的不一定比舊的好。舊詩有偉大的歷史，幾千年的成績，牠是一座高巍的大理石碑，鐫刻了不可磨滅的記錄。比起來，這一個十多載命運的新詩不過是一堆未成器的磁土。祇要中國的文化存在着，中國的古詩，自詩經以至明清的詩集，將永久流傳着，被誦誦着。那些成績昭耀，用不着辯護。有許多人誤會了，以爲新詩的作者藐視舊詩，以爲新詩的作者否認舊詩的永久性。這真是一種不可想的誤會，因爲倘使有自命的新詩人這樣想法，他還沒有學會讀詩，不要說做詩了。

新詩的提倡者應當對於舊詩肅然起敬，讚揚着，崇拜着，但這崇拜不是盲目的。我們推崇李白，杜甫，我們覺得李杜的詩是最偉大的作品，我們希望着我們有李杜的天才；但同時，我們不一定拘泥着要跟從這二位大詩人的脚步，模仿他們的詩的形式，詩的內容。李杜有李杜的時代，他們的時代過去了，我們就赤腳追也追不上，我們祇能自足地生活在我們的時代，儘着現代所能給與我們的材料運用着。換句話，我們不寫舊詩，不是因爲我們根本反對

舊詩的體裁，是因爲在這新時代內寫不好舊詩。舊詩的格律太狹小了，太拘束了，容不進新的材料，新的複雜的生活。

當我說到舊詩，我的理想中的舊詩是有價值的名家作品，不是那一般祇是七字五字一句的渣滓。舊詩有他的成就，舊詩也有他的流弊。舊詩祇有幾個有限的格律，如最普通的四句，八句，長短句的五言，七言詩，——牠的範圍既如此窄狹，而牠的出產又如此車載斗量。舊詩被用得太濫了，一方面不免生出許多矯揉造作的弊病，應得改造，一方面牠容不進新材料的發展，不能不改造。

新的思想最宜放在新的形式內，這所以有新詩的創造。

從古至晚近西方文化輸入的時代，詩的形式自四言，五言，七言，詞，長短句而變成現代的新詩，這正如人類的的生活，從樸實而演進到繁華，從原始的社會到都市的社會，從簡單的思想與情感到複雜的思想與情感。詩，人類表情的記錄與生活的反映，也得隨着時代的潮流演進。最初可以用四個字包括的思想與情感，後來不夠支配了，于是五言，七言，詞曲，與長短句就應運產生。所以要在現今的時代，重復回到詩經式的四言詩，那不祇是復古，也是違背了天然演化的原則。也許我們覺得文字不該這樣演進，最好我們還復到原始的時代，

唱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識不知，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歌調，那首不是最純樸完美的古詩？是的，倘使我們能！也許我們願意回到五代，兩宋的詞的時代，回到李杜的五七言時代，回到詩經的四言時代。是的，倘使我們能！

但是我們不能。我們的文化在演進着——在向着天堂或地獄方面演進着姑且不論——然而的確在演進着。游牧耕種的不識不知時代過去了，封建的四言時代過去了，專制的五七言時代也過去了，我們正生存在機械的時代，科學的時代，新思潮澎湃的時代，西方物質文明輸入的時代，也就是，新文學與新詩創生的時代。我們不能回復到四言，甚至于五言，七言詩，正像我們不能回復到耕牧的時代。願與不願，我們被世界的潮流冲到新的海岸來。我們或許要回頭望着彼岸，嘆息着過去的光榮，不免唏噓一番。但是，有志的人並不這樣做法。他們知道了命運的所在，他們並不回頭，祇鼓起了勇氣向前進着，在看上去都是荒蕪不毛的沙漠中，開闢出新的路徑，尋覓着新的大陸。舊的光榮固是可愛，然而新的光榮也是同樣的可愛，更何況這新光榮正期待着我們來創造！

(二)

胡適之沒有提倡新文學，郭沫若不曾創造新詩，是時代的趨勢，牠喚起了胡適之提倡新

文學，郭沫若寫新詩。胡適之過去了，因為他沒有文學的才能；郭沫若有天才的成分，但他走入了歧路，這兩位新文學的先鋒同歸失敗了。同時，這是明顯的事實：經過了十幾年的奮鬥，新文學終於佔了勝利，立定了脚跟；新詩雖仍在試驗的時期，但他也不會落後，牠繼續在前進着。

容許我提一提新文學運動後的成績。在文學的四大門中，戲劇是比較的最沒有進步。除了幾冊繙譯的西洋劇本外，新劇的發展是很慢很慢，新劇的作者也沒有產生。雖然也有幾個熱心的人組織了新劇社，有幾次新劇的公演，但他們的影響很小，不能普遍。舊的京劇既仍佔領了舞台，非文學正宗的電影又聲勢浩蕩的自外洋襲來，于是在民衆娛樂場中新劇是沒有插足的餘地，在新文學運動中戲劇也最是落後。

在過去的文學史內，散文是極有成績的一門；在未來的新文學史內，散文也將佔一部很重要的地位。我所謂散文，是除了小說，戲劇外的一切用散文寫的文學作品，如批評，傳記，歷史，小品文，書札等。白話文很大的貢獻是在書札體裁的解放，因為書信是與人類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文字。用書信體例而寫成了文學作品者，有冰心的寄小讀者。文學的批評與名人的傳記，自古已有，新文學中的批評與傳記，大多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從前的批評與

傳記太多作者的自我觀念，太缺乏考據的精神，太忽略系統的敘述，這些新文學作者應該加以校正。散文在這十幾年來留下了幾冊可觀的集子，如周作人，朱自清的作品，但周氏的小品文雖有他特長的幽默，他的文字不免東洋化得生硬。

說到小說是新文學史中最有光榮的一頁。在這最近的十年中不僅產生了阿Q正傳，而且也產生了不少與阿Q正傳可並提的作品。小說的情形與別門的文學不同。當新劇被舞台劇的舊勢力壓迫着，新詩要脫離了舊的體裁而做着種種試驗時，小說却很幸的承襲了一份豐富的遺產。從曹雪芹，吳敬梓我們有了白話文學的嚆矢，從紅樓夢，儒林外史我們有了白話小說的模型。但是事實有不盡然者，新文學中的小說不是從紅樓夢起始，不是從儒林外史出發，牠的根蒂是胡適之譯的一部短篇小說集。是歐美的十九，二十世紀的短篇小說，尤其是法國的莫泊桑，左拉等寫實派小說，牠們影響到了中國的新小說，產生了周樹人與創造社中郁達夫，張資平的小說。更說得明白一點，新小說的起始是莫泊桑的寫實，加上了一點少年維特夫的感傷，混和而成的；這裏沒有一些曹雪芹，吳敬梓的滴血在內。至于外來小說的影響，在西洋文學中法，俄，最大，英國雖有林紉繹譯了不少的司各脫與迭更司，但這些與新文學沒有直接的接觸；而那些外來影響的中心點，却在日本，因為在最初的時期，西洋文學都是在

那個小島上販過來的。在新小說的創造初期，最著成績的是創造社，小說月報社二派，但在最近幾年中，這二派的勢力漸漸地消下了。張資平雖仍在寫着，但他的所謂長篇小說已長過了他的能力之外。同時，有許多新進的作家在露着頭角，寫着很有希望的作品，這裏我可以舉李健吾與羅疇嵐兩位作例。

最後，我們講到在最近十年來新詩的發展。在新文學運動中胡適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他的作品雖很少能經過時代的淘汰，但他的確是開了風氣的先河。他不祇是白話文的提倡者，歐美短篇小說的繙譯者，他也是新詩的開闢者。他的作品在今日已成了過去文學史的材料，在下一代的作者看來，他所謂的新詩還脫不了陳舊的氣味，但他的一部嘗試集，第一部的破天荒的新詩集，在當時却種下了很大的影響。在他後面的，新詩分着三方面流傳着。承繼了胡適之的正統衣鉢而加以新飾的作者，可簡稱爲冬夜派。那些大部是北大的學生，他們的代表是冬夜，艸兒的作者。他們想把傳統的思想，舊的詩意，放入新的形式內，結果他們覺悟到還不如回到舊詩詞爲合宜一點。這派墮落到蕙的風的作者，接吻的詩人。他們在新詩運動中祇是一個過去的現象，不久就默默無聲的掩旗息鼓了。

同時與冬夜派對張旗鼓的，有郭沫若領導的女神派。正像「女神」兩字的命意與「冬夜」截

然不同，女神派也與冬夜派很遠地分歧着。郭沫若是個有天分的詩人，他有原始時代雄渾的野蠻的氣魄，他的詩有如「洪水」的泛濫，「狂飈」的猛烈。胡適之的嘗試集是第一部新詩集，郭沫若的女神却是第一部新詩的代表作品。女神的影響比冬夜，艸兒爲深而久；是女神，牠根本破壞了舊詩的傳統勢力，開闢了新詩的途徑。女神是情感的結晶品，牠排斥了理智，輕蔑着藝術。但理智與藝術也有牠們報仇的時候，因爲缺乏了這兩種原素，女神的作者終究不能成爲偉大的詩人，他的詩祇能給讀者一時的興奮，缺乏永久的價值。王獨清承繼郭沫若做了創造社的詩人，他的詩沒有女神那樣的雄壯，他雖比較在藝術方面謹慎一點，但他的作品不過是女神死後的回光返照而已。

當冬夜，艸兒尚在誦讀的時候，已有一部份新起的作者不滿意于那些舊詩新調的作法，他們一面提出了反抗的評論，一面另自創造着新派的詩體。這些作者終於成立了詩刊，再結合而成爲新月社。倘使冬夜派的背境是中國舊文學，女神派的背境是從日本販來的歐洲大陸文學，新月派的背境是英美文學。最後一派的作者大多是清華的留美學生，如聞一多，朱湘，（他現在與新月社沒有什麼連絡）孫大雨，他們中的重要人物是志摩的詩的作者。這些作者不但不能同情于冬夜，艸兒，他們更與女神冰炭不能相容。女神派立在十字街頭，他們的詩

以情感爲主，他們創造的成就是破壞了詩的形式；新月派却不然，他們住在藝術的象牙塔內，他們的詩注重理智與形式，他們拾起了被女神派打破成碎片的詩的形式，把來塗上了自英美來的膠漆，要重新補理成一件有形的新的器具。但這件器具的模型將與舊的不同，舊的單方的，固定的，新的是圓的，有彈性的。

在新月派的影響下，於是許多英國詩的體例，都介紹到新詩來。他們寫成了「豆腐干」的方塊詩，他們的詩不祇是一行若干字，他們的詩還有一定的行數，一定的音韻。最近很流行的商籟體就是一個好例。初看起來好像他們是復古，但其實他們却新過了頭。從前女神派盲目地接收了，現在新月派却有意識地接收了西洋文學的影響。冬夜，艸兒的時代已過去，女神派也渙散了不能興起，祇有新月派却仍在努力前進，隱隱地執着晚近新詩壇的牛耳。

### (二)

西洋文學影響新詩有兩個時代：第一個是無目標的盲從時代，第二個是有系統的介紹時代。在第一個時期內，新詩的作者對於歐美文學沒有明白的認識，沒有深切的了解，他們祇拾了幾個批評者的牙慧，學得了一點皮毛。胡適之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得到了哲學博士回來，——他的一篇論文是關於中國哲學——他覺得中國的文言不像外國那樣的言文一致，他



就提倡白話文。同時，他在美國也曾經聽見過許多新詩的運動與名詞，如同當時最盛行的所謂自由詩，于是就主張白話的自由詩。這時新詩的作者如春筍般興起，因為詩既然自由了，誰不高興做自由詩？在同一時候，創造社的幾個健將在日本讀習醫，商，地質學的餘暇中，也曾看過幾本日本人作的關於西洋文學的書籍，知道現在歐美的新詩，正如胡適之在中國提倡的一樣，並沒有格律與音韻。結果，女神就產生在這時期的兩句新詩格言中：打破格律，廢除音韻。好像從前沒有音韻的不算詩，那時却翻了過來，有音韻的反而不算新詩了。新詩的起始既然是受了西洋的洗禮，自由詩的論理既然是從西洋學來的，在當時的一般青年的腦筋中，都深印着一個誤會的印像，以為歐美的詩是沒有格律，沒有音韻的，而中國的所謂自由詩乃是根據了歷代西洋詩人的作品與批評家的論理而脫化來的。這時新文學提倡者精通西洋文學的是極少極少，不要說古代的希臘，拉丁文，近代的西班牙，意大利，俄羅斯文，連最普通的英，德，法文字也很少有人研究過。在這一時期內我們盲從地接收了西洋文學的影響。

第二個時期的起始還不過是近幾年來的的事情，這影響現在仍繼續地在發展着。倘使從前的新詩作者對於西洋文學缺乏深刻的了解，現在却有許多作者從事于西洋文學的研究與介紹。他們掃除了往昔的成見，以為歐美的詩都是自由詩體；不，他們發現了，歐洲詩學的正宗

也正如中國的正宗詩一樣，有一定的體裁，一定的格律，一定的音韻。而且，西洋詩的結構比中國的舊詩都還複雜而繁密。我們拿最普通的英國詩來講。英國詩有輕重音，有點兒像舊詩的平仄，但是那些輕重的運用却比中國詩的平仄更多變化。英國詩有韻，正如舊詩的韻一樣，又因為英文中的同韻字少，作者不能一首詩都採用一韻脚，他們的押韻就有了很多變化。英國詩的每一行有一定的拍數，一定的重音的數目，可比舊詩中每句有一定的字數，一定的平仄，但是英詩中有不少的體裁，可以自由地變化。換句話，英國詩有牠特有的音律，正像中國詩有牠自己的音律一樣；所不同者，就是英詩中有很多的體裁，無窮的變化、充分的自由，那些我們的舊詩中是沒有或不許的。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內，英國詩壇中也起了維新的運動，他們中間幾個最激烈的作者主張廢除音韻，打破格律，創造自由詩體。這影響的大部是由法，美傳來，而這同一的影響也傳到中國來，產生了胡適之，郭沫若等的所謂白話詩。可是這種維新的趨勢，在歐美的勢力與效果還沒有在中國的大。中國的詩太受舊式的傳統的束縛，束縛大而反響亦愈大，於是當一旦文學革命的旗幟高張後，新的勢力就蔓延到不可收拾，牠不祇是把舊的一筆抹去了，牠還走入了極端。在歐美，雖有少數的作者仍在試驗着所謂自由詩，印象詩，立方體詩，未來派

詩等，但是詩的潮流仍沿着歷代的正宗派而流傳着，雖然是加進了不少新鮮的生命與血液。

中國新詩的運動是受了歐美自由詩的影響，但是，事情有出人意料外者，中國新詩的提倡者不但沒有介紹過近代的西洋自由詩作者，如美國的 Amy Lowell, T. S. Eliot, 英國的 Sitwell 姊弟，法國的 Stoppane Mallarme 與 Paul Verlaine 等作為他們的模範；中國新詩的革命者却舉了德國的歌德，英國的拜倫與雪萊為革命的詩人。歌德是德國十八世紀末葉的古典派的柱石，他的狂飈時期祇是在少年時一刹那的幾年，而且就在當時他的詩也是沿用着很整齊的有音律的詩體。從詩的形式與體裁方面講，拜倫是個最不革命最守舊的詩人。他沿襲着歷代英詩的傳統體裁，他不但寫着十六世紀的詩人史賓塞引用的詩體，他還寫着十四世紀喬叟遺傳下來，十八世紀準古典派詩人 Pope 集大成的雙行體。他一點也沒有接收到時代的精神，他不能同情于華治華斯的新詩運動，無韻詩並不是他的特長。雪萊是個比較維新的詩人，他做了一首不依格律的十四行詩，他沒有嚴格地依照着 Pope 的雙行體，但他的詩的大部份也都是用傳統的體裁，依照着傳統的音律寫成的。所以，當我們想到我國的自由詩提倡者，一面高呼着廢除音韻與格律，一面又不用音韻與格律翻譯着有音韻有格律的雪萊與拜倫的原詩，作為他們的模範，我們對於這種稚氣的誤會不禁要失笑。我還記得在七，八年前，我

也會依照了當時新詩提倡者的金科玉律，用最新式的自由詩體翻譯了拜倫的哀希臘詩。不消說得，我那時不但不能滿意于蘇曼殊的五古譯法，馬君武的七言譯法，我還不能滿意于胡適之的新詩舊調譯法，雖則我在這個時候還不懂得英詩的結構法，不要說牠的格律與音韻了。

在四五年前郭沫若繙譯的歌德傑作浮士德詩劇便出版了。在中國新文學史上，這是件很重要的事，因為不但這部西洋的名著有了中譯，這也是表示着西洋文學的影響已由第一個時期過渡到第二個時期來了。那時狂飈的勢力已漸漸地收縮起來，德國兩部狂飈運動中最盛行的作品，歌德的少年維特與歌鸞的強盜，已慢慢地失去了牠們在中國文壇上的掌握。狂飈的精神沒有熄滅，但不同的新的趨勢，新的精神已很明顯地代替了牠而興起了。在這時期內，最重要的人物是新月派的作者，他們從英美帶回來的不是新派詩人的論理，而是大學教授的有權威的守舊的論理。他們主張詩應有音韻格律，正如英美大學中的學者這樣主張着。女神派的所謂創造是破壞，新月派的所謂創造是模仿。破壞與模仿都不是健全的現象，但這些也是不可避免的現象。我們最先感覺得傳統文學的陳腐，我們有意要革新牠而創造新的有生命的文學，于是我們第一步應做的是破壞，第二步應做的是模仿，經過了破壞與模仿而後我們達到了最後的一步，真正的建設與創造。所以中國新詩運動是跟隨着自然的步驟而發展着，一

點也沒有錯兒，我們與其悲觀，不如樂觀。

與新月派走着相並的，但不是同一的路途的有文藝雜誌社諸人。在最近的幾期出版品內，他們一面寫着關於英詩體裁有相當了解的論文，一面做着種種新詩的試驗，以期爲詩的形式開闢新的領土。這步工作仍在繼續進行，牠也就趨向着我所謂的西洋文學影響中國新詩的第二個時期，有系統的介紹與試驗時期。

(四)

在女神派的時代，新詩的提倡者無知識地忘記了歐美自由詩的作家；在新月派的時代，新詩的批評家故意地忽略了他們。同時，當新月派諸人在研究了西洋文學之後，他們覺悟到中國新詩將來應取的途徑：與其是整個的廢除格律與音韻，不如創造着新的音韻與新的格律。這樣，新詩的運動漸漸地見了光明，有了希望。在最近的幾年中新詩的潮流改換了方向，新詩的作者從廢除音韻又復回到音韻，但這音韻是新的而不是舊式的；新詩的作者從打破格律又復回到格律，但這格律是新的而不是舊的。這樣，新的試驗的精神充滿了詩壇，而曹葆華的寄詩魂就是在這時代內很值得注意的出產品。

新的音韻大致是破除了平仄，超脫了傳統詩韻的範圍，而另自建設着自然的有生命的白

話的音韻。新的格律大致是取消了五字七字一句，隨着詩材的需要，作者個人的技藝，而另自建設着有變化的新的形式。這裏又有兩派的意見分歧着。有幾個批評家主張根本的摩仿西洋的詩，中國的新詩中也應有輕重音的分別與拍數。這似乎又把新詩加上了一層西洋的鏤鏤，何況中國的文字與歐美的不同，中文是一字一音而西洋文字是一字數音，中文中輕音少而重音多，不很合宜于這樣做法。第二派詩的作者比較的有了成就，他們主張新詩還不如從本國的舊詩那邊學一點乖，每行可有一定的字數，每詩有個整齊的格律。這就成了有名的所謂「豆腐干詩體」。這類詩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拘束與單調，因為作者可以自由地揀定每行的字數，依照着詩中的情感或思想而變化着。同時，作者不一定一行內寫着一句，他可以在一行內寫着幾短句，或者可把一長句帶到另一行內結束。在這裏面儘有很多的自由，可以免去拘束，有很多的變化，可以免去單調與生硬。我們且舉這派詩人的領袖朱湘的女鬼作個例子。

### 古代的書說女鬼能在凡人

那想像的雙目前變成妖豔

薄心意的容貌……不過到三遍

雞啼的時候，要是還不放行，

她，黑暗之女，就會顯出原形，

撲上來，抓住這人撕成肉片——

這兩面的女妖，今朝我發現，

並非虛構，她實在就是人生；

聰明的人，在幸福不告而來

到身邊的時候，欣欣然接受

並享取，到了她告辭的時候，

他並不去強留，因為他明白……

可憐的是癡人，這幻影他要

留下來，他不肯聽一聽雞叫。

十四行詩是很容易受束縛而變成單調與生硬的體例，但是這詩却一點兒也沒有那些弊病，牠是新詩中最可誦讀的一首好的作品。又如嘯霞的決心的前幾節：

爲何你獨恍蕩地不安，

我的心兒？

往日的平靜何處去了，

留也難住？

你忘却否那黃金時期，

無憂無慮；

明眸的美女雖是多情，

不爲所迷？

然而你往昔的驕傲呀，



而今何許？

雖柔細的是愛的絲網，

你却被繫。

或者我自己的新歲的兩節：

當我欲舉目四望，

四壁皆淒涼，

不似往昔，——

牆上的幼女呀，

我羨你童年天真，

所可惜者，

你的又安能永遠不逝去？

你爲在遠望何獨？

豈你的所思

也在未來？

你的行程間，

尙留有青春燦爛。

但願你呀，

莫將牠消磨在異鄉異國！

這幾節詩簡直一點也沒有「豆腐干」式的樣子，牠們已同普通一般的冰條式詩——或者粉條詩——差不多，但牠們却有特殊的整齊的音律與體裁。

詩要不要格律是個很大的問題，各國文學中有名的詩都是依照着格律寫成的，最近新詩的趨向似乎又歸回到格律來。倘使新詩要有格律，或者被譏稱爲「豆腐干」式的詩是個妥當的試驗。這種作法是相當的吸收了西洋文學的影響，把來滋養着詩的生命，創造着新詩的形式與格律；牠似乎比整個的吞下了英詩的構造法，要在中文詩中用輕重音而忘却了中英文字根

本不相同的一般論調爲高明一些。

(五)

現在的新詩正到了試驗時代。在試驗時代中的作者，他們比傳統時代的作者辛苦得多，他們要經過了不少的困難，而他們的成績也許很微薄。從前的詩人利用着舊有的一定的形式，他們一有感念，就可以照着這形式寫記下來。現在的新詩作者，却面對着一個最困難的問題，有時沒有什麼格律可引導他，他隨便寫着，他所寫成的祇是一片散漫的字句；有時他覺得格律太多了，他不知道用那一適當的格律，于是他走入了歧途。新詩比舊詩好的地方，是在格律多，範圍寬大，有相當的選擇與自由，不致受着格律的拘束。很多的時候，作者可以運用自己的才能開闢出新的路徑來。但是新詩比舊詩難寫。新詩的作者不能像那些前輩的詩人一樣，把新的酒灌入現成的舊酒瓶內就完了事，他還要選擇着或者甚至于製造着新的酒瓶。寫舊詩的人，他的詩無論寫得如何壞，那總是詩，可以誦讀，可以譯成調；寫新詩的人，他寫得好時可以如鷹隼般高飛入天空，但不幸的，很多的時候，他只能如蠕蟲般在泥土中爬伏着。沒有現成的格律，現成的音韻，現成的體裁，來做他的模範，新詩的作者要做種種的試驗，種種的犧牲，而他的結果却不一定是圓滿。

因此，現在寫新詩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這似乎是個不好的現象，但其實却是新詩的進步。最初當胡適之提倡白話詩的時候，白話詩的作者隨處都是；一部一部的詩集跟隨着產生。新詩果真是盛極一時了，但詩的數量多，詩的質却不見得如何高明。後來因為新詩的出品太濫了，一般讀者不免很失望，需要少而供給與出品亦跟着少了。再因為後來新詩的程度提高了，批評者很嚴格，而作者亦不得不謹慎一點，結果就沒有從前那樣多的劣貨充斥市場了。所以，倘使我們覺得現在的新詩作者太少，現在出版的新詩集更寥寥如鳳毛麟角般，我們也可以聊以自慰，當我們知道新詩運動已走到了健康的時期了。

在這新的試驗的時代，我們擴充了詩的形式，加增了詩的材料，推廣了詩的內容。我們寫成了許多有成績的抒情詩，寫景詩，懷念詩，但是，我們還沒有寫過一種很重要的詩體，長篇的記事詩。記事詩本不是中國詩的特長，除了幾首孔雀東南飛，木蘭歌，長恨歌，圓圓等外，中國歷代的詩是以抒情與寫景為主體。新詩雖受了歐美詩的影響，產生了受過西方洗禮的抒情寫景詩，但是新詩的出品中却還缺少了西方文學中很重要的記事詩。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因為長篇的記事詩可以練習作者的才能，可以引起讀者的興趣，使新詩受着羣衆的普遍的歡迎。

更進一步，我們要求着偉大史詩的出現，這是我們中國詩人特有的遺產，我們有光榮的幾千年歷史在我們前面，很豐富的珍藏，却還沒有被發掘過。在歐洲，那種珍藏已被歷代的詩人搜集盡了，有時沒有新材料時他們祇有在舊的上面翻出新花樣來。但在中國，我們有如此豐美的材料，而我們却藏棄着不用！新詩的作者應該有種覺悟，他們應該利用這良好的機會，試寫着長篇的史詩，歌誦着中華民族過去的光榮與文化，傳達着新的偉大的國民文學的降臨。

新詩的提倡者還應該做一種宣傳的工作。有許多自命聰明的人會問着：你們寫新詩，成績呢？我們承認着在新文學中，有許多作品是粗拙中庸，牠們是文學試驗時代不可避免的犧牲品；有許多作品是虛偽造作，牠們是社會過渡時代不幸的出產品。這些充斥了市場，使讀者懷疑着不敢領教。但是在亂沙堆中也許可以揀出真金屑來，在全部的出版品中也許可以選出有價值的著作來。就詩論詩，我們應該有部新詩選的搜集。唐詩三百首是中國舊詩最盛時代的結晶品，當我們誦讀時我們起着很深切的羨慕與妬忌，但是我們忘記了，這三百首唐詩也是在唐朝三百餘年統治中無量數詩人彙集起來的一點精華。新詩的提倡與創作，還不過是十五年來的事，倘使我們能選出十五首可傳的新詩作品，我們也可不愧古人了。現在的新詩

分散在一般的出版物中，有時在這雜誌內可找出幾首可讀的詩，有時在那詩集內隱藏着幾首很好的詩，但是這些零星的成績，很少有人注意，就有人留心後也慢慢的忘却了。所以，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去搜集着這十幾年來新詩中最有價值的作品，彙編成一部新詩選，代表着在這過去的十五年内新詩人共同努力的成績，他們在新文學運動中的有力的貢獻。

x

x

x

當英國十九世紀初葉的浪漫運動正產生了不少偉大的天才，雪萊的朋友皮卡克 Peacock却寫了一篇詩的四個時期的論文，在裏邊他把自己的時代比作詩的銅質時代，因為詩的金銀的時代已早過去了。當華治華斯，可立其，拜輪，雪萊，濟慈等五大詩人都在寫成他們不朽的詩歌時，皮卡克寫着：

「詩不能造成一個哲學家或政治家，在人生任何種職業中，牠不能造就一個有用的合理的人。在生活舒適與實用的方面，我們看到了這樣多而且速的進步，牠却一點兒也沒有分兒。也許有人說，詩雖沒有實用，牠很有裝飾品的價值，值得培養的，爲了牠能供給娛樂。但就如此，這也不一定可講，在現今的社會中，詩人不是一個自費光陰而

又剝奪別人光陰的作者。……現在已經有不少的名詩遺下，很足夠使普通的讀者與能接受詩的印象的人消磨着他們的時候。況且那些在有詩意的時代產生的作品，比起在這個無詩意的時代中幾個不健全的無名小卒所寫成的矯揉造作的作品，真不知要高明得多少。去讀着現在那些混雜的渣屑，而棄去了古代選揀好的珍寶，那等于把好的棄去了而換上了一種很壞的而相同的娛樂方法。」

爲了這篇文章，雪萊寫成了他的回答，他的散文傑作詩的辯護。當世上自命爲柱石的一般人們，如同那些碌碌功利的富商，政客，官僚，外交家等都無聲無臭地埋滅在塵土中時，詩人的光榮尚存在着！

二〇，一一，三，倫敦。

此  
页  
空  
白



# 十四行體

(詩學之一)

羅念生

「十四行體」(Sonnet)算是一種最美麗的，最謹嚴的詩體。據我所知，孫大雨君的愛恐怕是我們的第一首「十四行」。不過在他以前，已經有人寫過十四行，只是十四行而已；又有人借用過十四行體的韻法，我不懂得那有什麼意義？我當時曾勸孫君作一篇十四行體的介紹，他回答得很妙，說那首愛不就是實際的介紹了嗎？誠然，當十六世紀十四行體流入英國時，也不過只是經Wyatt和Howard兩人翻譯過幾首Petrarch的十四行詩。這令我又想起朱湘君當時曾經翻譯過幾首沙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近來借用這種形式的人漸漸多了，甚至聯續的十四行(Sonnet Sequence)已經有人在試了，聽說李維建君已經成了百餘首，柳無忌君也有了幾十首。我特來湊湊熱鬧，把這種體裁介紹一個大概，希望我們的「1590—1600」早點來到。

Bonnet一字是意大利文 Bonetto 的縮寫，這意大利字又是由 Buono (聲音) 脫化出來的。所以 Sonnet 的本意是 a little Strain 可譯作「小曲」。這名字起初泛用於一切的愛情詩，後來才專指十四行。有的 Sonnets 不限定十四行，我以為那不是正宗。又意大利的十四行

詩起初是合樂的，和着絃琴、歌唱，正如其他的抒情詩一樣。十四行體是從南歐來的，不過究竟是怎樣變化來的，却議論分歧：有人說是從希臘的 Epigram 變化來的，希臘的 Epigram 和現在的體裁不同；有人說是從 The Canzone Strophi 轉變來的；又有人說是從 Ottava rima 或 Sestina rima 加上一條尾巴變成的；甚至有人說是受了法國的 Provençal 和德國的古詩的影響。但在十三世紀的末葉已經成爲了意大利通用的詩體，經了 Fra Guittone, Dante, Michaelangelo, Tasso, Ariosto, 尤其是 Petrarch 幾人把它使用得很著名了。

十四行體通常分作兩大種：一種是原來的意大利體，又叫 Petrarchan 體，一種是英國體，又叫 Shakespearian 體；此外還有許多種變體。以下分別說明：

第一種：意大利體。這體裁分前八行 (Octave) 與後六行 (Sestet)。前八行又分作兩個四行 (Quatrains)，後六行又分爲兩個三行 (tercets)。每行十個綴音，(decasyllables) 爲五音步的升律，(Iambic pentameter)。前面兩個四行可以用半點分開，後面兩個三行也可以用半點分開；又前八行與後六行通常都用全點分開，我以爲頂好也用半點，免致把全詩分成兩節 (Stanzas)，意思也因此中斷了。在這一層，並不是像一個人把話說完了，另外起一個頭；乃是像一個人說到了這兒，回想他剛才說過的話，換一口氣把它補完。前八行的韻脚是：

a b b a a b b a

後六行用兩種或三種韻，通常的叶法是

c d e d c d

與

e d e e c d e

此外可以任意分配，如... e d d e d e j c d e d d c j e c d d e d j e c d e c c d j

c d e d e e j e d e e d e j c d e e d e j c d e d e c j e d e e e d j e d d e e c j

e c d e e d j e c d e d e j e d e e e d j e d d e e e j e d e e e d . . . . .據說有八十幾種

叶法，只最後兩行不能用同韻，即 *Riming Couplet*；不然，便顯不出 *Parcels* 的効力。這種韻律很難，前八行的韻在變化中要求諧和，要避免單調；後六行的韻也要與前面的諧和，又要有顯著的分別，應用另幾種不同的音韻，頂好是用三種韻，不致於太單調。詩行頂好用 *Run-on lines*，即是詩行與句子分離，標點不落在行尾。英國的十四行起初是受了雙行體的 (*Couplet*) 影響，多用 *end-stop lines*，即是行與句合一；後來受了無韻體的 (*Blank Verse*) 影響，多用 *Run-on lines* 五音步的詩行，不至於平均的分成兩個句，尤其是在 *Run-*

on lines 中。標點放在第一音步與第四音步最好不過。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表明：

Yon silvery billows breaking on the beach

Fall back in foam beneath the star-shine clear,

The while my rhymes murmuring in your ear

A restless lore like that the billows teach;

For on these sonnet-waves my soul would reach

From its own depths, and rest within you, dear,

As, through the billowy voices yearning here,

Great Nature strives to find a human speech.

A sonnet is a wave of melody:

From heaving waters of the impassioned soul

A billow of tidal music one and whole

Flows in the octave; then, returning free,

Its ebbing surges in the sestet roll

——F. Watts-Dunton: "The Bonnet's Voice."

這首詩的前八行很整齊，又後六行的前四韻。d、d、c與前八行的組織相似，本沒有變化，好在最後兩行不成同韻的雙行，回應着上面的音韻，也算是生了一種變化。可惜。韻(melody)與e、o二韻沒有顯著的分別，如能用e母音的韻當更好。再舉一首中國詩的例：

你問我對她有多少愛。我不知

怎樣回答。愛情是活命的米糧；

不幸這人間缺少了一種衡量。

牠也是生命底經緯；可是誰是

造物自己，能把牠析了縷，分成絲，

再用天上的尺寸量牠底短長？

不過少年人有個共同的想像；

都信假使沒有牠大家不如死。

我對她的愛可以比作一片海；

牠沒有輕重，大小也沒有邊界。

零碎的殷勤好比銀白的浮瀉，

再沒有人能把牠們計數得清。

她不愛我，浪頭刀削一般的陡；

愛我時，朝陽裏照着萬頃的晴明。

——孫大雨：「回答」

這一首詩正如前一首同樣，前八行很完整，只 *Quatrains* 未分開，後六行不應分作三節，又第十三行似乎是多了一拍，但可作 *feminine ending*。最完美的形式還怕要回到 *Petrarch*：

Voi ch' associate in rime sparse il suono

Di quei sospiri ond' io nudriva 'l core

In su 'l mio primo giovenile errore,

Quand' era in parte altr' uom da quel ch' i' sono,

Del vario stile, in ch' io piango e ragiono

Fra la van speranza e 'l van dolore,

Ove sia chi per prova intenda amara.

Spero trovar pietà, non che perdono.

Ma ben veggì' or si come al popol tutto

Favola fui gran tempo, onde sovente

Di me medesimo meco mi vergogno;

E del mio van ggiar vergogna è 'l frutto,

E 'l pentirsi, e 'l conoscer chiaramente

Che quanto piace al mondo è br.ve sogno.

——Petrarca: Sonetto io.

再次說到意大利體的內容；通常的十四行都在表明一種，只是一種思想或情感，這種題材要是很嚴的，精細的，和沉思的。意大利體的前四行先起一個引子，多半是說明一種靈感、(lyrical stimulus) 第二個四行發揮那個意思，引到頂點；後六行的前三行把意思一轉，(turn) 這一轉要承接上面，使原意流入後半截，並預備結論，在第二個三行裏才總結全詩，點明作者的主要意思，這是全詩的重要部分，要寫得很動人。這就像一個 Plot 的起落。全詩的連絡和詩行的限制已經是很難的事；還要求十分完全，那是說要表明那種思想或情

感的全部演化。用意不能太晦澀，要求單純與明白；用字不能太粗俗，不可一味形容堆砌。全詩的音調要合一，韻的隔離，使詩形更加細緻。十四行詩的題材以愛情為主，後來漸漸推廣到各種題材，甚至解說與論政都借用這種形式。現在舉一個很好的例來表明這內容：

Death, be not proud, though some have called thee

Mighty and dreadful, for thou are not so;

For those whom thou think'st thou dost overthrow

Die not, poor Death; nor yet canst thou kill me.

From rest and sleep, which but thy pictures be,

Much pleasure: then from thee much more must flow;

And soonest our best men do with thee go……

Rest of their bones, and souls' delivery.

Thou'rt slave to fate, chance, kings, and desperate men,

And dost with poison, war, and sickness dwell,

And poppy or charms can make us sleep as well



And better than thy stroke, Why swell'st thou then?  
One short sleep past, we wake eternally,  
And death shall be no more: Death, thou shall die.

—John Donne: Holy Sonnets, X.

這詩專論死。前四行說明死不是可怕的，死是害不死人的；第二個四行說明死是快樂的；第一個三行一轉變，第二個三行結論「死」應該死，我們要求永生。Donne 的形式比較最整齊，可惜這詩有個很大的毛病，就是作者天生是英國人，英國人的嗜好太簡單，喜歡在尾後用同韻的雙行。英國的十四行詩從沒有作到最完美的地步，並且這形式在英國詩裏不算通行。

有許多作者喜歡用比擬，這不是正宗。如像華次握士的“Nuns Ere't Not”一詩。Long fellow 更喜歡這個，他開始用一個 as 在後六行用 so 字一轉。現在舉一首中國詩來表明意大利體的內容：

往常的天幕是頂無愛的華蓋；

往常的大地永遠任意地平張；

往常時摩天的山嶺在我身旁

峙立，長河在奔騁，大海在澎湃，

往常時天上描着新靈的雲彩，

暴雨同驚雷快活得像要瘋狂；

還有青田連白水，古木和平荒；

一片清明，一片無邊沿的晴靄；

可是如今，日月是一樣的運行，

星辰底運動並未曾絲毫變換，

早晨帶了希望來，落日底餘輝

留下沈思，一切都照舊的歡欣：

爲何這世界又平添一層燦爛？

因爲我掌中握着生命底權威！

——孫大雨：「愛」

如其這詩的結論能夠點三行，當更完美，因爲兩行太像 *Complet* 了，雖然不是同韻。

第二種：英國體 (The Surrey Shakespearian Form)。Surrey 首先由意大利體改造成一種變體，分三個四行和一個雙行，這種効力和意大利體的全然不同，在音樂上和形式上簡單了許多，韻腳變成了：

a b a b c d c d e f e f g s

最後兩行破壞了 Foret 的効力，那屬於 epigrammatic 組織，在一個意大利詩人的耳裏極不中聽。這正和沙士比亞前期的戲劇中所用的雙行一樣。這形式經沙士比亞一使用，便成了他自己的形式，雖不是他發明的。

That time of year thou may'st in me behold

When yellow leaves, or none, or few, do hang

Upon those boughs which shake against the cold,

Bare ruin'd choirs, 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

In me thou see'st the twilight of such day

As after sunset fadeth in the west,

Which by and by black night doth take away,

Death's second self, that seals up all in rest:  
In me thou see'st the glowing of such fire  
That on the ashes of his youth doth lie  
As the death-bed whereon it must expire,  
Consum'd with that which it was nourish'd by:  
--This thou perceiv'st, which makes thy love more strong,  
To love that well which thou must leave ere long.

—Shakespeare: Sonnet lxxiii.

這首詩前三段的比喻和意思是密合的，最後兩行說明中心思想，有人說英國的十四行先作最後雙行；不過沙士比亞的雙行是專為聯合當時的流行的題目，有時與上面不銜接，這是聯續的十四行的大毛病。沙士比亞的一五四首 Sonnets 裏面多半不是「十四」行。除他以外，Drayton 做了一首別愛，Rossetti 說是英詩裏最好的一首。

Since there's no help, come, let us kiss and part.

Nay, I have done; you get no more of me.

And I am glad, yes, glad with all my heart  
That thus so cleanly I myself can free.  
Shake hands for ever; cancel all our vows,  
And when we meet at any time again,  
Be it not seen in either of our brows  
That we one jot of former love retain.  
Now at the last gasp of Love's latest breath,  
When his pulse failing, Passion speechless lies,  
When Faith is kneeling by his bed of death,  
And Innocence is closing up his eyes……  
Now, if thou wouldst, when all have given him over,  
From death to life thou might'st him yet recover.

——Drayton: "Idea" lxi

這詩在第三個四行來了一個轉變，很像 *sonnet*，實際是意大利體的精神。

第三種：The Spenserian Interlaced Form。士賓斯的十四行體的韻腳變成了：

a b a b b c b e e b d e e

這許是從他的 Spenserian Stanza 轉變來的，如其把後五行去掉，在第九行多加一拍，就成了他的詩節。這形式妙在三個四行是相聯的，多少近於意大利體，比沙士比亞的四行高明多了，可惜竟沒有人應用。

第四種：The Miltonic Form。彌爾敦是無韻體大家，他不喜歡 End-stop lines 把意思中斷。我約略統計一下失樂園，Run-on lines 占百分之六十五。他的十四行依照意大利體，但將前八行與後六行連接起來，這形式我以為比意大利體還要高明。理由前面已經說過了。彌爾敦是從意大利直接學來的，他還用意大利文寫了五首。他和 Donne 一樣，用十四行體來寫愛情以外的東西，正如 Landor 所說：

“He caught the sonnet from the dainty hand of love, who eried to lose it,  
and he gave the notes to Glory.”

彌爾敦還寫了一種 “Tail'd or Caudal'd Sonnet”，在意大利體後面加上一條尾巴，韻腳是：offers，這詩名：“On the New Forcers of Conscience under the Long Parliament”。此

外也有人在後面上加兩句，或五句，以上的尾巴，簡直是畫蛇添足。彌爾敦只有十八首十行，惹得 Wordsworth 大聲嚷道：

“When a damp

Fell round the path of Milton, in his hand

The thing became a trumpet, whence he blew

Soul-animating strains—alas, too few!”

Wordsworth 自己的五百首的總合還趕不上人家半首，這裏的 damp 是一個令人作嘔的字。現在就說到他。

第五種：The Modern Italian or Wordsworthian Form。華次握士依照意大利體，在前八行內加進第三至第四兩種韻，如：

a b b a a c c a

這失去了踵環的効力和十四行體的尊嚴。他的後六行也叶得怪，“Scorn not the Bonnet” 的腳韻是：

d e d e f f

這不知是什麼體裁，前面像意大利體，後面又是英國體。他全不遵守形式，做出要像不像的東西。還有人恭維他是英國十四行體的中興健將。

第六種：The Shelleyan Form。許黎的十四行不是真純的，他寫的並不多，只有「首是整齊的。他的韻法有的是」（如 *Ozymandias of Egypt*）

a b a b a c d e e d e f e f

第七種：The Coleridgean Form。顧勒里幾注重思想的聯絡，不會把前八行與後六行分開，他以爲十四行是圓體，不是方形。他的“*Fancy in Nubibus*”便是一個好例，多少有些兒像彌爾敦的，但彌爾敦的意思是分開的，顧勒里幾的是一根腸子通到底。

第八種：The Meredithian form。Meredith 的“*The Modern Love*”是十六行的 Sonnets，韻法是：

a b b a c d d e e f f e g h h g

這是意大利的變體，共分四個四行，每四行的韻法和意大利體的前四行相似。這未免太單調了。

此外的變體還多着呢：Sidney 用過十二綴音，六拍的詩行，許是嫌「地方太窄」，



但這種詩行容易平均分成兩截。和這個相似的是 *Slippery Verse*，最後一拍是「重輕輕」，(iactyl) 如拉丁文 *lonere, Venere* 等字。又有人只在第八行和第十四行用六拍。(alexandrian Lines) 但也有九個綴音的詩行，叫做 *The Mute Sonnet*，最後一拍只有一個綴音，如我們的單字拍，多用作滑稽詩。韻律方面，有一種 *The Itrating Sonnet*，全詩只用一種或兩種韻。

最近的趨勢已經回到原來的意大利體，連英國體都沒有什麼人借用了，何況這許多的「野鷄」式。

現在略敘英文十四行體發展的經過。前面已經說過了英國的十四行體是 *Wyatt* 同 *Howard* 兩人由意大利介紹來的。「*Tottel's Miscellany*」裏面 *Waytt* 有三十一首十四行，三分之一是轉譯 *Petrarch* 的。他很能遵守原來的形式，只偶爾在後六行內用了

c d d c e e

的韻脚，鑄下了一個大錯。這是由於他忽略了意大利體的複雜的韻法的巧妙，使得在彌爾敦以前的人都跟着他走黑道兒。不久 *Bidney* 就出來了，他首先寫了一部 *Bonnet Sequence*，名叫「*Astroppeal and Stella*」，共存一百一十首。他受了 *Howard* 的影響，採用了

c d e d e e

的韻法。以利沙白時代聯續的十四行很盛行，如像 Cowley 以後的 Odes，又像胡博士以後所謂的「白話詩」。當時有 Spenser's "Amoretti"; Constable's "Diana"; Daniel's "Dulia"; Lodge's "Plymouth"; Watson's "Tears of Fancy"; Barne's "Parthenophil"; Fletcher's "Lyria"; Drayton's "Idea"; Donne's "Holy Sonnets"; 就中要推沙士比亞的最著名。此外還有 Lock 寫了四百多首，早被忘却了。他們都依照 Conventional themes，每人對於夢、死等等都要寫一首，不管自己有不有那種靈感，鬧到後來，這種詩變成了機械的。

十七世紀初年有 Drummond 出來，他的手腕很高，用了四十幾種韻法。L. Hunt 恭維他的詩是：（我懶得翻譯）

"A mixture of tenderness, elegance, love of Country, seclusion and conscious sweetness of verse."

直到了彌爾敦才直接從意大利取得了正當的形式，這前面已經說過了。也許是因為這正當的形式太難了，自從他過後，差不多有百多年沒有什麼十四行產生。

到了十八世紀中間才復興了起來，那是 Warton's 昆仲的功勞，同時還有 Mason, Edwards, Stillingfleet, Russell 一般人出來。Bowles 承繼着這復興運動，他的詩作得並不壞，

不過後來被顧里幾和華次握士捧得太過分了。因為他忽視了那謹嚴的形式，一般人跟着他學，如像現代的自由詩一樣，隨處的報屁股上都可以發現，叫做“*A Verse for To-day.*”

好在十九世紀初年有華次握士出來糾正，可惜還沒有回到原來的形式。他不是從意大利學來的，乃是學彌爾敦，又學得不像樣。他有時忽略了內容，如像“*Georn Not the Sonnet*”一詩全是描敘，沒有轉變與中心思想。White的“*To Night*”一詩，顧里幾說是英文裏最好的一首。顧里幾自視爲一大批評家，專愛放大礮，這許是因爲White的詩很合他個人的脾胃，那是說注重意思的聯絡，不注重形式的組織。浪漫詩人中恐怕要數濟慈的十四行做得最完美。他的韻法，結構和思想的演化很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他的“*The Grass hopper and Cricket*”與他的“*Sonnet on Chapman's Homer*”齊名。後人看了他這十四行，都引用Chapman的譯詩，把Pope忘在腦後去了。他的朋友（我們只記得他是海上詩人的朋友）L. Hunt對十四行體特別有研究，曾著有專論。他的“*The Fish to the man*”是一首很完整的詩。

浪漫後期中又出了好幾個 *Sequences*，如像 Jrs. Browning's "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和 Possette's "The House of Life"。伯郎寧夫人的四十四首是近代的聯續的十四行當中很著名的。但他的內容既不是分作兩段，又不是聯合的。只有第一，第四和第十三

幾首才有十四行的結構的効力和顯明的意思。羅西蒂的十四行最能代表意大利的形式，他的是以利沙白以後最重要的 Sequence。後來又有 Meredith's "The Modern Love."

維多利亞最重要的詩人，如像丁尼生與伯郎寧到不很注意這詩體。丁尼生只有十七首，他自認 "Montenapoli" 一首比較滿意，其實平凡得很。那詩的前八行是 Narrative，後六行是 Comment。Arnold 與丁尼生有些相似。伯郎寧的十四行沒有一首值得注意的，他的十四行只是聯續的三節 (Stanzas) 詩，十四行體不是節，又不能分節。同時我們不能忘了 A. Symonds，他很注意形式，還譯了許多首 Michaelangelo 的十四行。

從華次握士以後，論十四行體的十四行很多，就中要推前面引用過的 Watts-Duntou's "The Sonnet's Voice" 最精妙，那詩對於十四行體的音節的表現寫得很活潑。這類的詩可以收集成一厚冊，因此有人作 "A Sonnet on the Sonnets on the Sonnets" 來嘲弄。

現在說到了那捱餓的老詩人 Watson。他有點像彌爾敦，善於諷刺，寫了些論政的十四行，叫做 "Armenian Sonnets," 當推第一首 "The Turk in Armenia" 最好。他在前八行收集了許多力量，在後六行發出他的嘲笑。

當代詩人中，在英國方面要推那位新戴桂冠的 Masfield 做得好，死了許久的 R. Brooke

也有幾首名詩。在美國方面，恐怕要推魯賓孫，他的十四行很具有現在精神，很有戲劇的份量，他用來敘述故事。近代的十四行體多少受了一點自由體的影響。現在引用一首，這是從爛雜誌裏拖出來的，作者的姓氏當時忘了記下。

touching you i say (it being spring

and night) "let us go a little beyond

the last road...there's something to be found."

and smiling you answer "everything

turn into something else! and slips away....."

(these leaves are thingish with moon drool

and i'm ever so very little afraid) i say

"along th's particular road the moon if you'll

notice follows us like a big yellow dog. You

don't believe? look back. (Along the sand

behind us. a big yellow dog that's.....now it's red,

a big red dog that may be owned by who  
knows) only turn a little your. So. And

there's the moon, there is something faithful and mad.”

這詩的韻法很凌亂，前後又沒有分開，意思也沒有分開。起首不用大寫，後來在行中又用了幾個，究有什麼玄妙？第十三行的“Your”後面省略了一個字，又“So”算一句，極有戲劇的力量。

參考書：

1. C. Tomlinson: "The Sonnet, Its Origin, Structure and Place in Poetry"
2. W. Sharp: "Sonnets of this Century"
3. S. A. Lee and L. Hunt: "The Book of the Sonnet"
4. H. Cain: "Sonnets of the three Centuries"
5. R. M. Ardun: "English Verse"

# 無韻體

(詩學之二)

羅念生

無韻體 (Blank Verse) 是屬於五音步的升律詩行，(Iambic Pentameter) 這種詩行用得最廣，主要的體裁可分爲兩大類：一類是有韻的雙行體，(Decasyllabic Couplet) 一類便是無韻體。雙行體來源很早，無韻體是受了他種無韻詩行的影響，由雙行體轉變來的。無韻體在英國詩體中的位置最是重要，我國近來已有人在試驗了，這是根據批評大家梁實秋教授的「詩刊」通信。究竟這種體裁在中國詩裏是不是可能的，我願提出來大家討論。

Blank Verse 這名稱首先見於 Nash 替 Green's "Metaphon" 所作的序文中：

"The swelling bumbast of bragging blank Verse."

十年後莎士比亞在他的 "Much Ado About Nothing" 劇中也用過。無韻體的形式很容易說明：這是一種連續的詩行，每行通常分十個綴音，即是：

『輕重，輕重，輕重，輕重，輕重。』

合成五個音步。綴音可以隨意增減，並可用省音，(Elision) 輕重律也可以增減或變化，但聲音要近於十個綴音，輕重的排例要滿足聽覺的五個重音的要求。有時兩重音合讀，有

時一重音長讀。

‘Showers, hails, snows, frosts, and two-edged

winds that prim.’

遇到這種詩行要特別讀成五個音步，不可拖長了時間，像讀散文一樣。多音的詩行要讀得快，少音的要讀得慢；但在實際上，少音的詩行的運動効力到比多音的快得多。這樣文字才能遷就意思，意思才能遷就音節。行末沒有腳韻，這自然是明白的。句與行多不相合，標點與停頓往往落在行中，這樣才能把意思連貫起來。停頓處與行首可以省略字音，叫做 *Commensating Pause*，意思並不缺失，只是時間稍為停頓，如“Hamlet”劇中的……

‘This hodily creation ecstasy

Is very cunning in.

Ecstasy!’

第二行少了一個綴音，那可由漢模萊的表情動作來補足時間，這是停頓的珍貴處。詩不分節，(Stanza) 可分大段，如散文的 *Paraphrase*。這不分節，不用韻，與格律的轉變是無韻體最大的自由，是它的藝術的祕密。要這樣才可以避免單調和 *Sing-song* 的毛病。隨便舉一



個例來表明這形式：

“Of Man's First Disobedience, and the Fruit

Of that Forbidden Tree, whose mortal taste

Brought Death into the world, and all our woe,

with Loss of Eden, till one Greater Man

Restore us, and regain the blissful Seat……;”

我大胆的將這「失樂園」起首幾行譯成中文詩：

『我歌唱人類的始祖怎樣違背

禁律，誤吞了蘋果，那果漿換來了

苦難與死亡，於是他們失去了

「綺登」，直到救主降生，將我們

贖了回去，重居於幸福的園地，

……』

關於韻的問題我特別提出來討論。文藝復興發現了希臘和拉丁古詩是沒有韻的，一般人

對於韻的應用起了懷疑，關於韻的起源也頗有爭論。這韻也許是一種很自然的要求，因為相似的聲音可以引起一種聽覺的快感。差不多在各種民族的詩歌裏都可以尋得出來，尤其是在 *Banskrit, Persian, Arabic, Celtic, Icelandic* 和我國的古詩裏用得最廣。唯有希臘和拉丁古詩却沒有韻，拉丁詩則是受了希臘的影響。這許是因爲韻的裝飾太簡單了，不合於希臘人的精美的嗜好，許是因爲韻的効力不合於 *Quantitative Principle*，希臘詩是講長短，不講輕重的。但在後來中古世紀時的拉丁詩裏已可以尋出韻來，漸漸影響到意法的和 *Livencal* 文字，十一世紀 *William the Conqueror* 到英國時這韻法才由法國傳過海峽。英國詩人中的 *Milton* 最不喜歡韻，他以為那是野蠻人的發現。但無韻體不採用韻並不僅是因爲直接討厭韻，也是受了別種古詩，如希臘的 *Tambic* 以及別種無韻詩的影響轉變來的。意大利詩人 *G. Trissino* 寫他的 *"Sophonisba"* 和 *"Italia Liberata"* 沒有用韻，近代學者認爲這是作 *Versi Sciolti* 廢韻的第一人。無韻體的音節全靠文字本身的和諧，不必要韻的幫助，而且在組織上不分節，更不必要韻來區別形式。我們讀無韻體詩時，我們的聽覺並不盼望韻。意大利文字同音甚多，作無韻詩時每每可有一種內在的韻。至於英文的韻就太少了，所以作起無韻體來特別注重音節。

有些批評家說韻是由東方傳入的，這也許可信。我國的古代詩是有韻的，韻文的應用也極廣。中文內的同韻很多，大略分來不過二十多種韻，所以雙聲疊韻的使用是很容易的，我們的無韻體可用這個來補助，這相當於西詩的 Alliteration and Assonance，西詩中且常用 Assonance 來代韻。我們作無韻體，最好是每行或每段都有主要的字音，(Key-Words) 至少也要有諧音的字，才不致於太生硬。我以為我們的無韻體問題不在韻的本身，乃是音律的 (Rhythm) 問題。整齊的音律在中文裏是不可能的，大概的理由是因為我們的輕音太少，且輕重的分配甚難。那末，我們的無韻體與自由體及散文太近似了。無韻體變作了散文，便失去了它自己的尊貴。我們作自由體，應該作出無韻體的効力。我們的無韻體至少在形式上要求嚴整一點，要依照五音步的原則，因為音步這東西是我們自己有的。至於每行的字數不必呆板的限定十字，可從八字作到十四五字，五拍中作到兩個單字拍或是四個三字拍是難能的事。在內容方面我們不妨極力模彷人家。要想自己創造詩體，還不是我們的一般「吃奶的」天才所能做到的。

文藝復興的解放在英國興起了無韻體，到了十九世紀，浪漫詩人曾用它作主要的形式，近代詩體的解放，又引起了無韻體的通行。這體裁起初用於戲劇，後來用於史詩，近代連沈

思，描寫，敘述，詠景，訓誨，甚至抒情都採用這形式。無韻體對於對話是很適宜的，最富有柔軟性與連續性。主要的用處還是用來寫史詩，它的迅速的運動，雄壯的魄力，莊嚴的性質，不是他種詩體所能及的。對於 Reflective 詩也可適宜，它最能夠表現思想的全部演化。在思想的進展中，要有一種控制力，免使運動太速。這種詩的音調往往隨着意思轉變。但若將十四行詩的一個小小的意思寫成無韻體，那就成了片段的東西。我以為寫抒情詩不宜用無韻體或自由體，那是一個細巧的東西，應該特別注重音節和形式。Symonds 在他的「無韻體」書中結論說，無韻體是最困難的詩體，我們作時，不是成功，就是失敗，決不許有中庸的作品。

現在略述英國無韻體的歷史。這體裁是與十四行體同時介紹到英國的，那是 Surrey 的功勞。他翻譯了兩部“*Æneid*”，那許是受了 *Molza* 的翻譯的暗示，*Molza* 譯的“*Æneid*”是沒有韻的。

“*Portwith Fame fieth through the Great Libyan towns,*

*A mischief Fann, there is none else so swift;*

That moving grows, and rifting gathes force:

First small for dread, soon after climb; the skies,

Stayeth on earth, and hides her head in clouds."

(Earl of Surrey: "Aeneid", book IV.)

Burley的譯詩對於綴字的計算弄得太機械了，上面的一段差不多每行都是十個綴音，反轉疏忽了輕重律，所以變成了很單調與呆板。他的無韻體乃是無韻的雙行體，End-stopped詩行用便太多。初期的無韻體大都是受了雙行體的影響。

最初的無韻體詩劇是 Sackville and Norton 的 "Gorbodue or Ferrex and Porrex,"

"O mother, thou to murder thus thy child!

Even I ye with Just ice must with lightning flames

From heaven send down some strange revenge on thee."

那比起 Surrey 的無韻體詩還要單調與生硬，幾乎使人懷疑無韻體是不能入戲劇的。但他對於停頓的變化已經超出了雙行體的範圍。這劇有人認為是 Marlowe, Shakespeare and Milton 的胚胎。

G. Peela 的 "The Arraignment of Paris" 已經有些柔和與流動，但還不能表示無韻體的可能性。

"Sacred and just, thou great and dreadful Love,

And you three—reverend Powers, whom love nor hate

May wrest away, if this, to me a man,

This fortune fatal be, that I must Plead

For safe excusal of my guiltless thought,"

在 Karlowe 之前，無韻體已很發達了，有 Grinnald's "Death of Zoro's", and "Death of Oicero"; Gascoigne's and Kinwelmarsh's "Jocasta"; Rich's "Don Simonde"; Lyly's "Woman in the Moon"; Greene's "Morando"; and "The Misfortunas of Arthur", 但都不甚重要。

Narlowe 是運用無韻體成功的第一人，他用無韻體來替代雙行體寫詩劇，他善於用這詩體來表現各種不同的情感，如忿怒與憐憫。他的格律上起了許多變化，有時多一綴音，有時少一綴音，且互換輕重律，這被 Nash 譏誚得厲害，如：

"See, see where christ's blood streams in  
the firmament!"

(*"Doctor Faustus"*)

這一行的格律是：「重重，輕重，重重，輕輕重，輕重，」多了一個綴音和兩個重音。他的 *end-stopped* 詩行仍舊用得很多，只有時曾用「輕行尾」。(Feminine Ending) 他依着意思分段，讓思想來控制形式。他的 *"Doctor Faustus"* 比 *"Tamburlaine"* 還要自由，那簡直像沙士比亞的後期戲劇了。

"Have I not made blind Homer sing to me

Of Alexander's love and Oenon's death?

And hath not he who built the walls of Troy

with ravishing sound of his melodious harp

Made music with my Mephistophiles?"

(*"Doctor Faustus"*)

這一節的音調表現一種新的精神，一種道不出的玄妙。也許是因爲長音的幫助，或是置

綴音的効力，或是 Alliteration 的妙用，或是文字的響亮，或是作者的“*Poetic Stress*。”

莎士比亞的無韻體詩可分作三個時期：初期的是受了“*Enjambement*”及雙行體的影響，很整齊，平衡，多 *End-stopped* 詩行，間或還有雙行詩，如“*Two Gentlemen of Verona*。”次期的比較自由些，比較有韌性，如“*Measure for Measure*。”末期的極端不整齊，*Run-on* 詩行和輕行尾用得很多，比初期的要多三四倍，標點多半落在行中。

“Ye elves of hills, brooks, standing lakes, and groves;

And ye that on the sands with printless foot

Do chase the ebbing Neptune, and do fly him

When he comes back; you demi-puppets, that

By moonshine do the green-sour ringlets make,

Whereof the ewe not bites; and you, whose pastime

Is to make midnight mushrooms; that rejoice

To hear the solemn curfew; by whose aid

(Weak masters though ye be) I have bedimm'd



Thenoonide sun, called forth the mutinous winds,

And 'twixt the green sea and the azur'd vault

Set roaring war: to the dread rattling thunder

Have I given fire, and rifted Jov's stout oak

With his own bolt: the strong-bow'd promontory

Have I made shake; and by the spurs pluck'd up

The pine and cedar: graves, at my command,

Have wa'rd their sleepers, op'd, and let them forth

By my so potent art."

(*"The Tempest"*, V. i. 33—50)

這期的詩富有韌性，新鮮與控制力。他的變化很合於他的戲劇的對話効力。他不在文字上取巧，不用 Alliteration，但他的音樂却來得很自然，聲音與意思是相連的。他這三期可以代表戲劇無韻體的變化。他沒有 Marlowe 的虛飾，沒有 Fletcher 的疲弱，沒有 Milton 的夾雜。

Bar Johnson 的無韻體是受了古典主義的影響，過於整齊與熟煉，因此失去了和諧，但力量並沒有消磨。

Fletcher 的輕行尾用得很多，往往多出二三個綴音，依然是五拍的詩行，不是 Alexandrine 詩行，這是會話的趨勢。

“No name! This may be cunning; yet it seems not,

For there is nothing in it but is certain;

Besides my safety. Had not good Germanicus,

That was as loyal and as straight as he is,”

(“Valentinian”, IV. i.)

上面的第三行尾上多了兩個綴音。從他以後，無韻體退化成了散文。Middleton 承繼着他，更來得厲害

Marston 的無韻體詩中包含着許多思想，有的詩行簡直變成了警句，那本是饒行體的特徵，如：

“Can man by no means creep out of himself

And leave the slough of viperous grief behind?"

Webster 把這體裁很巧妙的用在戲劇上，他的格律是依着語調變化的，文字來得很緊湊。可惜他的詩也近似散文。

"Cover her face; mine eyes dazzle, she died young."

(*"Duchess of malfi?"*)

在這詩劇衰落期中，沒有什麼特色的無韻體詩。

直到彌爾敦才把這形式由鬆弛回到嚴正，但不是指整齊。彌爾敦對於以利沙白的無韻體詩頗能瞭解，他取得了各人的長處，更加進了許多力量。他的無韻體最能自由變化，隨着意思變化，單行不再是詩的單位，他注意到段落，有的可以叫做詩節。他的半點多半落在行中，Lewis 統計了三百行詩裏有二百二十三個頓點落在行中，有一百六十一個落在行尾。至於全點却只有十五個落在行中，三十七個落在行尾。那是說他的大半多半是另起一行，不與上面的相連。我也曾統計過一百五十行「失樂園」，遇着九十七個 Run-on 詩行，（五十三個 E-d-stopped 詩行），八十二個中點 (Medial Caesura)，三十一個 Variant Caesura，內有四十六行沒有標點。輕行尾却還沒有碰見過。重輕拍 (Trochees) 遇到三十四個，這不大可靠，

因爲有些重音可以劃入上一拍，變作輕重拍 (Iambics)，此外遇到五十個輕輕拍，(Pyrrhic) 五十五個重重拍，(Spondees) 和十二個輕輕重拍，(Anapasts) 這可見他的格律變化的一般了。他不僅依照着輕重律，還模彷了古詩的長短律，所以他的詩可以用 Qualitative 和 Quantitative 兩種讀法。他的文字很響亮，Alliteration 和 Assonance 用料很多，他還愛用許多響亮的專名詞。

“And in a moment through the gloom were seen

Ten thousand banners rise into the air

With orient colors waving: with them rose

A forest huge of spears: and thronging helms

Appear'd, and serried shields in thick array

Of depth immeasurable: anon they move

In perfect phalanx to the Dorian mood

Of flutes and soft recorders; such as rais'd

To height of noblest temper heroes old

Arming to battle, and in stead of rage

Deliberate valor breath'd, firm and unmov'd

With dread of death to flight or foul retreat

Nor wanting dower to mitigate and swage

With solemn touches, troubl'd thought, and chase

Anguish and doubt and fear and sorrow and pain

From mortal or immortal minds."

(“Paradise Lost,” Book I, 544—559.)

彌爾敦提高了這體裁來作史詩 (Epic)。他的史詩的文字更來得莊重，他寫到最宏亮時往往夾雜些旁句。他的史詩無韻體與他的戲劇無韻體又有分別。“Samson Agonistes”一劇與「失樂園」的構造大不相同，這劇裏的輕行尾用得很多，因為他注意對話的緣故。Symonds 分別莎士比亞的劇詩和彌爾敦的史詩，他說劇詩是單純的，進展的；史詩是複雜的，固定的。前者是表意的，由演員的口中道出；後者是表形的，在詩人的心內形成。前者有音樂的時間性，後者有建築的空間性。

彌爾敦是英國文藝復興最後的詩人。從他以後，無韻體就衰落了。就是在他的當時，一般人對於無韻體的嗜好已漸漸消失了。Dryden 想把「失樂園」變成雙行體，惹得彌爾敦冷笑道：「讓後人去追尋韻腳罷」。

Dryden 的無韻體很鬆懈，時常與散文互用，如“*Marriage A' la Mode*”。在他的“*All for Love*”中已不見了雙行詩，趨向着純正的無韻體，這劇明明是摩衍莎士比亞的。當時雙行體在舞台上盛行了一時，Otway 才把無韻體恢復到嚴正的戲劇中，但沒有真正的生命。

雙行體在十八世紀經 Pope 一用，已成爲古典的正宗形式。無韻體對於思想與情感多能自由表現，不像雙行體那樣呆板，本是一種浪漫的詩體。Thomson 在他的「四季」中復興了無韻體，他是學彌爾敦，不能算很成功。

“*Through the hushed air the whirling shower descends,*

*At first thin wavering; till at last the flakes*

*Fall broad, and wide, and fast, dimming the day*

*With a continual flow. The cherished fields*

*Put on their winter-robe of purest white.*

"'Tis brightness all; save where the new snow melts  
Along the mazy current."

(*"The Seasons", Winter.*)

當時的無韻體受了雙行體的影響，失去了柔韌性，和 Marlowe 以前的時期相同。就是 Thomson 這詩也太生硬，用了許多單綴音的行尾，成爲單調的音節。（單字拍的行尾在中國詩裏別有効力。）

此外有 Clever's "Leonidas"; Young's "Night Thoughts"; Akenside's "Pleasure of the Imagination" 和 Phillips' "Ode" 比較重要。

Cowper 譯荷馬的史詩是在借用「失樂園」的音樂性的祕密。他的 "The Task" 有一種流動，有他自己的個性。

"Here unmolested, through whatever sign

The sun proceeds, I wander; neither mist,

Nor freezing sky nor sultry, checking me,

Nor stranger intermeddling with my joy."

(“The Task,” book VI.)

浪漫詩人大概都很喜歡這詩體。Coleridge 的無韻體來得很巍壯，但沒有以利沙白時代的變化與流動，遠不及他自己的抒情詩。Wordsworth 的無韻體不能算很成熟，最不整齊，有的詩行只有三四個重音，如：

“A motion and a spirit that impels

All thinking things, all objects of all thought,

And rolls through all things.”

(“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Byron 是喜歡韻的，他和 Browning 最愛在韻脚上要花樣，他的 “Don Juan” 長詩，虧了他採用 Ottawa Rima 他對無韻體連自己都沒有把握，並沒有悟到無韻體內在的音調，他的音節上的缺點全是靠韻來補足的。Shelley 的無韻體有的極好，可惜他寫的太匆忙，太鬆弛了。Keats 最後提着了無韻體內在的靈魂。他的 Hyperion 是隨口唱出的，不是寫出的。他的音樂的流動，不受外形的束縛，隨着詩人的情感與思想轉變。他對羅爾敦有精深的瞭悟，但他受 Spenser 的影響太重，愛描寫，愛堆字。



"It was a den where no insulting light  
Could glimmer on their tears; where their own groans  
They felt, but heard not, for the solid rear  
Of thunderous wat'rfalls and torrents hoarse,  
Pouring a constant bulk, uncertain where,  
Crag jutting forth to crag, and rocks that seem'd  
E'er as if just rising from a sleep,  
Forehead to forehead held their monstrous horns;  
And thus in thousand hugest phantasies  
Made a fit roofing to his nest of woe,"

(Hyperon, Book II.)

雙行體到了後來反受了無韻體的影響。Marlowe, Fletcher, Shelley 和 Keats 都曾作過無韻體式的雙行體，依着意思停頓，不拘定在行尾。

維多利亞時代的無韻體大家當推丁尼生。他的柔軟性最大，可並不破壞音調的和諧。這

自然要推他的“*Idylls of the King.*”

“*I am going a long way*

*With thee thou seest . . . . .*

*Where falls not hail, or rain, or any snow,*

*Nor ever wind blows loudly; but it lies*

*Deep-meadow'd, happy, fair with orchard-lawns*

*And bowery hollows crown'd with summer sea,*

*Where I will heal of my grievous wound.”*

(“*Idylls of the King*”; *The Passing of Arthur.*)

在「公主」詩中，他用無韻體來寫抒情短詩。

“*Fresh as the first beam glittering on a sail,*

*That brings our friends up from the underworld,*

*Sad as the last which reddens over one*

*That sinks with all we love below the verge;*

By sad, so fresh, the days are no more.

"Ah, sad and strange in dark summer dawns

The earliest pipe of ha-fawaker'd birds

To dying ears, when unto dying eys

The easement slowly grows a flimmering square;

No sad, so strange, the days that are no more."

(*"The Princess,"* iv.; *Tears, Idle Tears,*.)

這是僅見的成功，只有 Collins 的 "Ode to Evening" 可以同它一比。但丁尼生在這詩中用了複用句來替代韻，這不是無韻體的手腕。我始終懷疑無韻體可用於抒情詩。丁尼生在 "The Passing of Arthur" 裏也用過複句。

Browning 的無韻體詩很有戲劇効力，他的柔韌性並不亞於丁尼生的。可是有時爲顧全意思起見，不免犧牲了一部分的音節。他的 "The Ring and the Book" 是十九世紀最大的成功。他很有力的用無韻體來寫偉大的題材。

“To live, and see her learn, and learn by her,  
Out of the low obscure and petty world……  
Or only see one purpose and one will  
Evince themselves i’ the world, change wrong to right:  
To have to do with nothing but the true,  
The good, the eternal……and these, not alone  
In the main current of the general life,  
Put small experiences of every day,  
(Concerns of the particular hearth and home:  
To learn not only by a comet’s rush  
But a rose’s birth,…… not by the grandeur, God,  
But the comfort, Christ.”

(“The Ring and the Book”; Caponsacchi.)

我們讀時，並不覺有矯作的地方。他有時粗糙得同 Surrey 一樣，可是這粗糙到變作了他自己

的力量。

Arnold 的 "Sohrab and Rustum" 盡了無韻體的技巧，令我們憶起彌爾敦，尤其是在那很長的比喻中和響亮的專名詞裏。

"But the majestic river floated on,

Out of the mist and hum of that low land,

Into the frosty starlight, and there mov'd,

Rejoicing, through the hush'd Chorasmian waste,

Under the solitary moon: he flow'd

Right for the Polar Star, past Ormuz,

Brimming, and bright, and large:"

("Sohrab and Rustum.")

Stephen Phillips 摩衍丁尼生。他把無韻體重行運到舞台上，他的 "Paolo and Francesca" 是近代最重要的詩劇。他在 "Marpessa" 中又學 Milton 加進了一種新鮮的力量和異樣的格調，一般評衡家對他笑罵得很厲害。下面的幾行，與通常的格律相去得太遠。

“O all fresh out of beautiful sunlight.”

“Agamemnon bowed over, and from his wheel.”

“And to dispel shadows and shadowy fear.”

“My bloom faded, and waning light of eyes.”

無韻體在近代用得很廣，詩體的解放和自由體的影響，使無韻體更趨向自由與變化。在美國方面有 Robinson 和 Frost 的最值得注意。Frost 的無韻體很自由與流動，他最有會話的音調，聽任文字的自然，全不顛倒它們的位置。

“Where did you say he'd been?”

“He didn't say. I dragged him to the house,

And gave him tea and tried to make him smoke.

I tried to make him talk about his travels.

Nothing would do: he just kept nodding olt.”

“What did he say? Did he say anything?”

# 雙行體 (詩學之三)

羅念生

「雙行體」(Couplet)是兩行用同韻聯鎖的詩體，這名稱包括得很廣，通常是指五拍十綴音的雙行體，(Decasyllabic Couplet)四拍八綴音的雙行體，(Octosyllabic Couplet)及七拍的雙行體；(Septenary Couplet)此外又可用於一首詩只有兩行的，和兩行的詩節，不限用韻與否。

就中以五拍的雙行體最主要，這形式很像帶韻的無韻體，又像沙士比亞十四行體的最後兩行，同是屬於十綴音的升律詩行，輕重是每拍一輕一重。(Iambic Pentameter)這詩體可分兩大類，一為嚴正的雙行體，(Closed Couplet)又叫 Heroic Couplet]一為鬆弛的雙行體。(Open Couplet) 前者的內容：每兩行的意思自成段落，在第一行尾上用頓點與第二行稍稍分開，再用韻來聯鎖。這一種被 Pope 用濫了，又叫 Popian Couplet.

“Some have at first for wits, Than Poets past,

Turned Critics next, and proved plain fools at last.

Some either can for wits nor Critics pass,

As heavy mules are neither horse nor ass.”

(Pope: “Essay on Criticism”)

後者正像無韻體，前後的雙行是合接不分的。伯郎寧的詩最能代表，這體裁也被他用濫了，就叫伯郎寧體吧。

“She had

A heart...how shall I say?...too soon made glad,

Too easily impressed; she liked whate'er

She looked on, and her looks went everywhere.”

(Browning: “My Last Duchess”)

真正的雙行體應該是屬於前一類，第一行是 Run-on Line, 第二行是 End-stopped Line, 那是說：各雙行是分開是，但雙行本身是相聯的，第一行的尾上不能停頓，將意思直貫入第二行。這個 *Sponser* 作得最好。

“I cannot, my lief brother, like but well;

The purpose of the complot which ye tell;



For well I wot (compar'd to all the rest  
of each degree) that baggers life is best;"

(Spenser: "Mother Hubbard's Tale")

在我國似乎還沒有人十分注意到這詩體，好的例子一時找不到。記得開一多君的「一個觀念」最後兩句是：

「如今我只問怎樣抱得緊你……」

你是那樣的橫蠻，那樣美麗！」

這是 *Popean* 雙行，拍子是對的，恍惚全詩的拍子不對。

五拍的雙行比較別種的雙行有許多特長的地方。詩行的單位恰好適中，四拍太短，七拍又太長，要是不分作兩行寫。又詩行的本身不至於分作兩個均稱的仿句，標點的位置也容易變換。同時可以遵守詩的模型，(*Pattern*) 又可以生出許多變化，避免機械與單調，那是雙行體最大的毛病。這避免的方法，在西詩裏可以分作三種：

第一種是變換意思停頓的位置：頓點可以放在行中任何地位，立刻變化了那嚴整的形體。有時單行的意思可以自成單位。前一個雙行可以同第二個雙行的第一行聯合起來，變成了

a b . . 前一個雙行的第二行可以與第二個雙行聯合起來，變成了 a b b；或只是與第二個雙行的第一行聯合起來，變成了 a b。

第二種是變化綴音的定數，由八九個變到十一二個。第一拍與行中停頓處可以減少一個綴音，行尾可以用輕行尾，(Terminal Ending) 多上一個綴音。又隨處可以換用三綴音拍子。至於輕重律也可以稍稍變化。

第三種是變換韻法，可用輕行尾的疊韻 (Double Rhyme) 及半重音的韻。這半重音的韻多半與下一行是自然聯合的，如上面所舉的伯郎寧的例子第一行。雙行體的韻法，尤其是在句末韻中，(End-topped Line) 最是厭耳，像兩聲繼續的鐵錘。但在真正的雙行體中，第一行的韻不很明朗，比較要柔和些。以上三種方法可以合用，如伯郎寧就用得太過火了，所以他的雙行詩極不整齊。

這形式的整嚴與內容的分散，最能表現片段的思想，(Epigrammatical Thought) 適合於唯腦派的假古典詩人的脾胃。若用來寫波動的情感，那就差了，像Pope的“Dunciad”最後一段已很難得。嚴正的雙行體多用於議論詩，如Pope的“Essay of Man”道德詩，如Pope的“Moral Essays”諷刺詩，如Spenser的“Mother Hubbard's Tale”及Mock heroic Poetry。

如 Pope 的 "Rape of the lock"。鬆弛的雙行體多用於敘事詩，如 Chaucer 的 "Knight's Tale" 史詩，如 Pope 翻譯的 "Iliad" 及詩劇裏，如 Dryden 的 "Marriago a la Mod"。

現在略述英詩裏雙行體的歷史。這詩體有人說是受了大陸詩的影響轉變來的；但在英國古詩裏早已偶然發現過，如 Song from Harleian ms. 2253c. (Bodderker's "Altenylsche Dichtung", P 231.) 那是一首宗教抒情詩，裏面夾着幾個雙行。

Chaucer 是善用這詩體的第一人，他寫了一萬六千行這類的詩。他的頓點初有變化，他用了不少的輕行尾，（包括字末的。）及連續的詩行。他有會話的流動，又不失去藝術的整嚴。

"Now have I therto this condicoun

That, of alle the floures in the mede,

Than love I most these floures whyte and rede,

Swiche as men callen dayxies in our toun.

To them have I so greet affeeccion."

(Chaucer: "Legend of Good Women", Prologue.)

許多人說五拍的詩行 (Pentameter) 是 Chaucer 從法國借來的，但當時法國還沒有通行的雙行體。Ten Brink 更說是受了意大利的 Hendecasyllabic 詩的影響。O. M. Lewis 和 Prof. Schipper 則一概推翻，他們相信是 Chaucer 自己由英國自有的四拍體或六拍體伸縮出來的。真正的事實許是這三種說法的混合。

Spenser 的詩很顯出四拍體與五拍體的混合。他的雙行詩含有控制着的韌性，做得很自然。他和 Gavin Douglas 都是承襲 Chaucer 的。他的 "Mother Hubbard's Tale" 是 Heroic Complot 的第一首諷刺詩。

".....No statute so established might be,

Nor ordinance so needful, but that he

Would violete, though not with violence,

Yet under color of the confidence

The which the Ape repos'd in him alone,

And reckon'd him the kingdom's corner-stone,"

(Spenser: "Mother Hubbard's Tale")

但以利沙白時代最有力量的諷刺家，要推那位不很著名的 Joseph Hall，他模仿拉丁詩人 Horace；Juvenal 和 Persius，預兆了十八世紀的諷刺詩。

"Painters and poets, haïd your ancient right:

Write what you will, and write not what you might:

Their limits be their list, their reason will.

But if some painter in presuming skill

Should paint the stars in centre of the earth,

Could ye forbear some smile, and taunting mirth?"

(Hall: "Virgideianarum Libri VI.")

至於說最粗的和最澀的諷刺家，又要推 Donne，他全不注意格律，害得 Pope 替他重寫了兩篇詩。

沙士比亞在他的初期的劇中，用了些雙行，到後期的劇中却不見了。把雙行體運用到詩劇裏首先成功的當推 Fletcher。他的頓點和連續詩行用得很多。他和 Marlowe, Shelley 和 Keats 的雙行體自成一派，Symonds 說那是帶韻的無韻體。

“Shepherd, I pray thee stay. Where hast thou been?  
Or thither goest thou? Here be wood as green  
As any; air likewise as fresh and sweet  
As where smooth Zephyrus plays on the fleet  
Face of the curled streams; with flowers as many  
As the young spring gives, and as choice as any;”

(Fletcher: “The Faithful Shepherdess”)

Ben Jonson 是假古典的先祖，他受了古典的影嚮，把雙行體弄成了很機械中點，均稱的仿句，和 End-stopped lines.

“Wear this renown. 'Tis just, that who did give  
So many poets life, by one should live.”

(Ben Jonson: “Epigram, to Edward Allen.”)

這功勞與罪過到應該歸到 Waller 身上。他的詩磨煉得很整齊，中點有一定的位置。他完全不用連續的詩行，每行各自停頓。我們知道英國的古典是由法國轉來的，當時 Waller 在法國

設立了定規，不許人家用聯續的詩行，Waller到變成了英國的Maltharpe，但他的音調的柔和遮飾了他的形式的機械，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可惜Dryden把他捧到Spenser上面去了。

“Ripe Fruits and blossoms on the same trees live,

At once they promise what at once they give;

No sweet the air, moderate the chime,

None sickly lives, or dies before his time……”

(Waller: “The Battle of the Summer Islands”)

Denham承繼着Waller，他的詩更來得均整與花巧，下面的幾行是這一派的上品。

“O could I flow like thee, and make thy stream

My great example, as it is my theme.

Though deep, yet clear, though gentle, yet not dull,

Strong without rage, without overflowing dull”

(Denham: “Cooper’s Hill”)

從此以後，雙行詩變成了一盤相似的散珠，沒有一點兒聯串。

Dryden 是 Chaucer 以後善用雙行體的第二人。他比起他的前輩較有變化與力量。Sain-  
bury 在詩人的傳記裏這樣說過：Dryden 最大的貢獻是打破詩行的均稱，他的運動較速，韻  
腳很尖脆，不再是慢長。他用過「半句」，(Hemistich) 六拍的詩行，及三行體來掩却單調與  
狹小的毛病。

“A fiery soul, which, working out its way,

Rretted the pigmy body to decay,

And o'er-informed the tenement of clay.

A daring pilot in extremity,

Pleased with the danger, when the waves went high,

He sought the storms; but, for a calm unfit,

Would steer too high the sands, to boast his wit.”

(Dryden: “Absalom and Achitophal”)

Pope 同 Gray 都有名句恭維他：

“Waller was smooth, but Dryden taught to join



The varying verse, the full resounding line,

The long majesty march, the energy divine.”

(Pope: “Epistle II.”)

Dryden更把這詩體用入了戲劇，他比 Fletcher來得更厲害。這詩體在十七世紀的後葉，(1664-1678)盛行了一時，一半是反抗以利沙白後期無韻體的鬆弛，一半是受了法國的影響。

Esheredge, Sir R. Howard一般人跟着他瞎撞。Dryden在他的“Essay on Heroic Plays”裏面說過：

『整正的雙行體應否用入嚴肅的戲劇裏，已用不着辯論了，這已經上過舞台了；我敢於堅信的說，這時代不是雙行體的戲劇是難望接受的。』

他以爲無韻體太像散文會話，那太軟弱；嚴肅的戲劇應與會話隔遠一點，所以他說雙行體更適宜。他又以爲喜劇是最近于人生的，那應該用近于人生的會話來寫，不宜用雙行體。這恰與現代的思想相反。但六年後，他重編沙士比亞的“Cleopatra”爲 All for Love, 是用無韻體寫的。他這回却說：

『我解脫了用韻的煩累。這並不是我翻悔前言，乃是因爲無韻體更合於我現在的使用。』

這豈不是自己打嘴巴？

Pope 是大家公認最能運用這古典詩體的人。他追隨 Dryden，可沒有人家的變化與力量，反把這詩體弄得很機械。他立下了許多規律：不用重複母音，(Hiatus) 虛字，(Explicative) 單綴音字的詩行及太相似的脚步，(如六行或八行內有四個同韻)。(六拍的詩行，他用得很謹慎，中點不常聯用到三行以上。(例見前)他譯的“*Iliad*”也是用雙行體，那變成了他自己的史詩，不再是荷馬的了。A. Lane 諷道：

“But ah, your *Iliad* seems a half-pretence,

Where wits, not heroes, prove their skill in fence,

And great Achilles' eloquence doth show

As if no centaur trained him, hut Boileau!

Again, your verse is orderly,—and more,—

“The waves behind impel the waves before”;

Monotonously musical they glide,

‘Till couplet unto couplet hath replied.”

(Lang: "Letters to Dead Authors")

Dobson 却出來爲他辯護..

"Suppose you say your Worst of Pope, declare

His Jewels Paste, ais Nature a Parterre,

His Art hut Artifice--I ask once more

Where have you seen such Artifice before?...."

And where, in fine, in all our English Verse,

A Style more trechant and a Sense more terse!"

(Dobson: "Dialogue to the Memory of Mr. Alexander Pope.")

Goldsmith 的雙行詩很和諧，也很整齊。那時候 Thomson 已經把無韻體復興起來了，Goldsmith 不大歡喜那個，他說那是視覺的詩，他和 Johnson 是假古典後期運用這詩體的人。

"But now the sounds of population fail,

No cheerful murmurs fluctuate to the

No busy steps the grass-grown footway tread,  
For all the bloomy flush of life is fled."

(Goldsmith: "The Deserted Village.")

這最後一人當推 Crabbe，他用 Popean 雙行體來作敘事詩，作得簡切有力。

"View now the winter storm above, one cloud,

Black and unbroken, all the skies o'ershroud:

The unwieldy porpoise through the day before

Had rolled in view of boding men on shore;"

(Crabbe: "The Borough," letter i.)

當初雙行體影響無韻體，到了浪漫時期，雙行體反受了無韻體的影響，變成很鬆弛。這是由 W. Hunt 開始的，他回到了 Chaucer 的自由雙行體，加入會話的効力。他的聯續詩行還用得不多，中點也用得不很整齊；但在輕重律上起了許多變化。

"And midst the flowers, turfed round beneath a shade

Of darksome pines, a babbling fountain played,

And 'twixt their shafts you saw the water bright,

Which through the tops glimmered with showering light."

(Hunt: "The Story of Rimini.")

Keats 承繼着 Marlowe 和 Fletcher，他的單行不再是詩的單位；他的韻只是音色的 (Tone-color) 幫助，在組織上已失去了效力。他的頓點隨着詩意變化。這簡直是無韻體了，有人稱爲 Open Couplet, 和 Heroic Couplet 相對。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

Its loveliness increases; it will never

Pass into nothingness; but still will keep

A bower quiet for us, and a sleep

Full of sweet dreams, and health, and quiet breathing."

(Keats: "Endymion.")

Shelley 把這轉變引到了極端。這完全失去了雙行體的效力，詩行畸形得不易計數音步。

"Upon the fairy isles of sunny lawn,

Amid the enchanted mountains, and the caves  
Of divine sleep, and on the air-like waves  
Of wonder-level dream, whose tremulous floor  
Paved her light steps:.....”

(Shelley: “Epipsychidion.”)

Byron 用來作諷刺詩，可是他還餘着十八世紀的氣息。

“How pleasant were the songs of Toobonai,

When summer's sun went down the coral bay!

Come, let us to the islet's softest shade,

And hear the warbling birds! the damsel said:”

(Byron: “The Island.”)

前面已經說過 Browning 的詩變化太過，他把雙行體弄得很模糊，他的詩若不是分作兩行排印，簡直注意不出他的韻脚。但他的聯續詩行頗有會話的效力。（例見前）Swinburne 的單行更是看不出來，他的全點與彌爾敦的無韻體的全點相似。他更加入了三行體與六拍的詩行。

“Above the stem a gilded swallow shone,

Wrought with straight wings and eyes of glittering stone

As flying sunward oversea, to bear

Green summer with it through the singing air.”

(Swinburne: “Tristram of Lyonesse.”)

許多人都不喜歡 Pope 式的用韻來聯鎖的詩行，或是 Browning 式的無韻體的雙行體；倒喜歡柔韌而有控制力的 Chaucer 式的雙行體。

現在回頭說四拍的雙行體。這體裁和五拍的雙體很相近，只不過是短一拍。它的來源較早，差不多與腳韻同時出現到英國詩裏；有人說這仍是由法國的拍子詩 (Syllabic verse) 轉變來的。這體裁最大的毛病是單調，鬆弛與破壞文法；但比五拍的另有一個長處，就是可以用來寫抒情詩。這詩體起初與 Alliteration 混合，不講究拍子，經 Gower 把它變作整嚴，可是太單調了。

“The world stant ever upon debate,

So may be siker none estate;

Now here, now there, now to, now fro,

Now up, now down, the world goth so,

And ever hath done and ever shall:”

(Gower: “Confessio Amantis,” Prologue.)

這仍是Chaucer首先運用成功，普遍了這詩體。他的“Hous of Fame”運動很自然輕巧，擺脫了單調的毛病，因為他打破了單行與雙行，頓點變化極多。

“and after this was grave, allas!

Low lioun assailed was

And womne, and king Priam y-slayn,

And Polites his son, certayn,

Dispiteusly, of dan Pirrus.”

(Chaucer: “The Hous of Fame.”)

莎士比亞的戲劇裏已夾着不少的抒情句子，但專用成功的要推 Milton，他的技術很高明，變化，流動，迅速是他的長處。他的詩行由七個綴音做到九個。



“There let the pealing organ blow,  
To the full-voiced choir below,  
In service high, and anthems clear,  
As may with sweetness, through mine ear,  
Dissolve me into ecstasies,  
And bring all heav’n before my eyes.”

(Milton: “Il Penseroso”)

在諷刺詩裏，Butler 的 “Hudibras” 是極有名的。他的粗野的詩句變成了一個詩派，叫做 “Hudibrastic.”

“Quarrel with mince-pies, and disparage

Their best and dearest friend plum-porridge

Fat pig and goose itself oppose,

And blasphemè custard through the nose.”

(Butler: “Hudibras”)

在敘事詩裏，Gay用得最好。到了十九世紀，許多人都用來寫敘事詩。Scott的“*The Lady of the Lake*,”和Byron的“*The Prisoner of Chillon*”是很聞名的。近來如Masefield的“*Everlasting Mercy*”和Benet的“*John Brown's Body*”也是用這詩體寫的。

從這體裁又生出一種變體，叫做不整齊的雙行體，第一行是四拍，第二行是兩拍，這更宜於抒情詩如：

“*Lord, Thou hast given me a call*

*Wherein to dwell,*

*A little house, whose humble roof*

*Is weather-proof,*

*Under the spars of which I lie*

*Both soft and dry:”*

(Herrick: “*A Thanksgiving to God for his House*”)

最後說到七拍的雙行體。通常分作兩行寫，第一行四拍，第二行三拍。這又叫歌謠體與頌歌體。這詩體的運動極速，宜用來作歌謠及敘事詩。Coleridge的「*古舟子吟*」即是好例：

"It is an ancient Mariner,

And he stoppeth one of three.

'By thy long grey beard and glittering eye,

Now wherefore stopp'st thou me?'"

如其只作一行寫，更有一種慢長的效力，但容易弄巧反拙，Chapman 譯的 "Thad" 和 "For dsworth 的 "The Norman Boy" 就犯了這笨拙的毛病。Beaumont 用來寫抒情詩，比較的成功。

"And now the birchen-tree doth bud, that makes the schoolboy cry;

The morris rings, while hobby-horse doth foot it feateously;

The lords and ladies now abroad, for their disport and play,

Do kiss sometimes upon the glass, and sometimes in the hay;"

(Beaumont: "The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

此外尚有一種加入內韻的雙行，那變作了四行體，成了詩節，不再是真正的雙行體了。那很容易均稱，但更富于音樂性。如近代的頌歌：

**"Must I be carried to the skies**

**On flowery beds of ease,**

**while others fought to win the prize**

**And sailed through bloody seas?"**

**參考書**

**I. G. R. Stewart: "The technique of English Verse"**

**II. P. F. Baum: "The Principles of English Versification"**

**III. E. Hamer: "The Metres of English Poetry"**

**IV. R. M. Alden: "English Verse"**

# 十四行詩選

## 女鬼

朱湘

古代的書說女鬼能在凡人

那想像的雙目前變成妖艷

蕩心意的容貌……不過到三遍

鷄啼的時候，要是還不放行，

她，黑暗之女，就會顯出原形，

撲上來，抓住這人撕成肉片——

這兩面同女妖，朝我發現，

並非虛構，她口在就是人生；

聰明的人，在幸福不告而來

到身邊的時候，欣欣然接受

並享取，到了她告辭的時候。

他並不去強留，因為他明白……

可憐的是癡人，這幻影他要

留下來，他不肯聽一聽鷄叫。

## 春夢

(連續十四行體)

柳無忌

(一)

當我獨閉在淒清的斗室，

爲無聊的沈寂迷住心胸，  
冥念及宇宙的神奧虛空，  
歎未來的浩蕩，難以度測；

當我讀破了人生的卷頁，

黑白相間地似幻影朦朧，  
不求歡樂，亦厭倦了光榮，

祇願忘懷於無底的消極，

當這些長使我願盼自嗟，

祇要一念及你呀，我的愛，

你有如仙鴻從高天下降，

給我無窮的慰藉與親藹。

從今後，有光明在我面前，

新生的命意，新生的希望。

一八，二一，二二，新港

(二)

階上是點點滴滴的霰聲，

嚴冬來到了，凜冽的狂風，

塗銀的樹枝高聳起天空，

連綿地屋舍遮蓋在雪層；

灰白的淒涼遍地橫亘，

冰雹驅走了凍僵的昆蟲，

禽鳥懾縮着藏匿在穴洞，

獨有遠游人呀獨自遠行！

行人，你是否彷徨無所歸，

或你的心兒遠寄在他方？

但莫踟躕着，讓希望前來——

我的愛，你能否許我所望，

讓我們共築自己的棲巢，

在愛的溫暖中度此寒宵？

一八，二二，一三。

(三)

爲何長途地獨自在索摸？

前行，向前行，無聊的旅程，

一路上盡是灰色的遺痕，

凍雪在途，迷霧在天之角，

不停地惟有車聲的轆轤，

將載我來入於繁華大城，

不知是喜，亦不知有愁悶，

總是我的心兒早已遺落！

呀安得此行亦是我歸途，

讓我涉了重洋去返故國，

與我親愛的人永相聚晤，

免却了兩地的相思無極；

但這些希望呀渺茫如夢，

悵惘，唯有使我長是悵惘！

一八，二二，二七，往紐約道中。

(四)

紐約城，光異陸離的巨城，

這裏有燈火輝煌的夜游，

有巍然聳入雲端的層樓，

不絕地是人與車，車與人，

整晚的喧鬧着轟轟之聲；

是文明都市，是罪惡淵藪，  
穢濁的人氣中，擦肩並走，  
貧與富，老與少，碌碌此生。

今晚我偏是在此一借旅，

無目的地，隨潮流相奔逐，

在擁擠中既忘却了擁擠，

當寂寞時亦不知有寂寞，

既覺恍惚惚地，心無所寄，

爲我的魂魄呀，寄在千里！

一八，一二，二七，紐約城。

(五)

你會否叫蜜蜜地，我的愛，

當夜深人靜時，思念及我？

你也會想起我時的歡晤，

在銀湖湖畔，無限的溫蕩，

也許，當月光正透窗內，

偷偷地將你的散髮撫摩，

你也會觸動了別情淒楚，

爲終夜轉側着不能成寐。

說吧，不是明月時有團圓，

殘缺了復有圓滿的日期，

就是那不幸的牽牛織女，

也一年一度地相會河漢，

奈何我倆呀却長相隔斷，

欲睹你一面時竟是無緣！

一九，二，八，新港



(六)

快些來吧，我心愛的女郎，

快來投入我熱情的胸懷，

讓我們親昵地永相愛，

緊緊地擁抱着不再釋放；

聽，聽這兩心相應的音浪：

我心愛的人兒，快點兒來，

這是你情郎呀在此喚喊，

這是他每天的唯一希望！

他望你立刻就現在面前，

用溫存的笑語給他慰藉，

免却了徒然的相思無限，

使他在客中得到些甜蜜。

愛呀，別讓那光陰蹉跎去，  
最應愛惜的是青春良期！

一九二九年。

(七)

你近曾寄我一紙的賀片，

說，願我將此贈給了彼女，

來點綴着這擇偶的佳期，

那好意我領了惟有道謝。

但愛人呀，請諒解我一點，

你豈不知我心中的情意？

我永遠相熱愛的祇有你，

祇有你，此生此日不能變！

來，別再嬉戲着將我捉弄，

這賀片我要加封寄還，

還贈你，慶賀在生命途中，

惟有我倆配回伴着相愛。

我們的恩情將無窮無盡，

終身的廝守，終身的歡欣。

一九，二，九。

(八)

「愛人們，今日是我的生辰，

請同來歡悅着高歌相慶，

大自然原是一般的公平，

雙雙的禽鳥牠配合成羣；

也有村男村女，爛漫天真，

彼與此，男與女，做愛道情，

快樂地相聚着互擇甜心，

井上我尊號，聖佛命台恩。

可是，親愛的，在下界人間，

我獨選中了你，做我皇后：

我要寄贈你盛情的函牋，

戀愛的仙境內約你同游；

對你說，這是神聖的選擇，

但願你接受了，永不渝越！

聖佛命台恩節，一九，二，一四。

(九)

逢到了這般佳節，愛人兒，

我那能不加倍着掛念你？

聽呀，有好鳥在枝頭鳴啞，

奏着交響音曲，對話心事，

將喃喃密語儘量地訴抒，

齊來禮拜此擇偶的良期，

一雙雙地他們相伴飛去，

飛去，在幸福中永久居住。

講吧，不是萬物互相配合，

宇宙的一切都沒有孤單，

最神聖的是自然的法則，

當牠將兩性配偶着成對；

那末，親愛的人兒，你與我，

何不偕伴着把歲月共度？

一九，二，一四。

你叫我

曹葆華

你叫我怎樣能讓你遠去？我一切

希望都寄放。在你的手裏，生命的

顏色因為你才添上緋紅；這人世

沒有你的存在，那還有多少意義！

記得我三年來晝夜讀書，誰不說

全是求你的歡喜；我常常嘔吐着

心血製作詩歌，也是想在無窮裏

抓着永恆，來證實我愛你的情意。

你現在綳起臉皮，罵我愚，責我拙，

我都覺無限欣喜；祇要你不說

什麼一刀兩斷，又什麼各走東西，

使我愁得來在夢裏也不住唏噓。

我愛，你請記着我們月下的誓盟，

不管地獄天堂總得要攜手同行

## 十四行

羅念生

(一)

有一天上帝震怒了，自天門擊出了

一個雷霆，有如當日與魔王

爭仗，驚破了天際，震落了無數的

星辰；上帝說：『人，你不必猖狂：

你不看這幾百萬年的人類歷史，

和永恆相比，一點兒也不算久；

你在大宇中的位置，和無窮對視，

渺小得如同鳥有！我只須把地球

拉近一些，立刻就化作

星雲；或是把它輕輕的推移，

又給你一次冰期；就是一個

地震，一個火山的爆裂，也可以

毀滅你所有的文明！你只管

享受吧，怎樣能夠征服自然！』

十九年九月十六日。

(二)

往常時地球在天軌上面狂喜的

飛奔，無數的大星兒在無際的空中

自由的運行，那恆星亙古不移，

把不滅的光芒向着人間吐送；

如今好像是末日到了，那天狼

吞噬了日月星辰，地球也化作

流星墮入無垠，從此不見天光，

更不要盼望極光與彩虹出沒。

哦，不看這光明與快樂的天宇，

爲何頃刻就變作了地獄的陰沈？

是誰的造化，誰的毀滅？我恐懼，

我戰慄，我要去祈禱造物的神——

這原是因為你不肯和我相愛，

天道不調和，還成什麼世界？

十八年春。

(三)

我隨着星士的指引，在天空探望

我未來的生命：我望見殘月侵蝕了

愛星，我正昏痛欲絕，那星士

指點我南極星還有一線光芒；

我問他那北方的恆星能否永放

光明，照護我的生命？說時

那北辰忽然毀作了流星隕逝，

那彗星出來預兆了我的災殃。

我哭泣，我畏懼，我求星士爲我

禳祛那災星，他說命運的註定

難移，叫我去到人間，依順着

天心；我回頭忽見那東方飛來了

一點靈光，他說那是奎星

再現，這下界又降生了絕世的文才。

廿年四月五日。

(四)

我當初失去了愛情，到不覺厲害，

只當是一陣暴風雨撲滅了心中的

烈焰，一會兒晴起來，那遼遠的天空

浮着一片白雲，悠悠的飄來，

悠悠的飄去了；但如今長久的陰霾

掩蓋在心中，一陣空雷響動，

都不見雨水，地面的熱氣又無從

發洩，這樣的天氣真把我悶壞。

在還存生命的初程，未遭逢絕大的

失敗與成功，友誼都應來一聲

嘲弄，不給我一點同情與鼓勵；

可惜我在這苦澀的海水裏灑下了

那無量噸的白糖，却沒有半分

蜜意，我從今再不肯浪擲這友誼。

廿年三月七日。

(五)

倘若我出遠門，在黑暗的山中，

被一條響尾蛇咬傷了我的踝脛

直到我的腳腫得像腰身，

我還是啃着牙關忍着痛；

但若我白日坐在家中，我心疼的

獵犬誤吞了一只黃蜂，變成了

瘋狗來咬我一口，那我一定

活活的氣死，不問那劍口的輕重。

我曾像安東里亞在埃及迷戀着

克麗娥芭娜，信靠她的一顆

真心，那知凱撒來時，他的

將士反了，皇后的水師也投降了

仇人；於是這英雄在氣憤之下，

提着一把寶劍剖腹身亡。

廿年四月十二日。

(六)

我孕育在根裏時，常覺泥土的滋潤，

當春雷響動，我忙把枝葉舒張，

太陽散給我生命的綠素，在少壯的

纖維管裏循環，不久愛情的

花萼就開始展放，友誼的蔽蔭

也漸漸的長成，那知呀，茂盛的時光

轉瞬就消失了，秋冬的霜雪在頭上

飛降，我不能不回到根裏藏身。

我在生命的中途幾經失敗，

死神在陰暗裏向我招手，我正思

追隨他去，忽然我憶起了這人間

唯有天倫的至愛始終不改，

我才趕快回來；母親呵，我將似

重死的嬰兒在你的懷內酣眠。

廿年三月十九日。

(七)

自從我喪失了童真與愛情，對人生

嘗到了絕望的辛酸，我便尋快樂

來癡痺我的心靈；我曾經迷惑

在「樂園」裏，在亞克娜茜的唇邊吸吮

她的香津，我最愛她那對豐潤的

乳泉，像欲熟的蛋白在她的胸窠

亂滾亂動，她更煽弄着妖魔的

風情，那火氣燒得我片體無存；

到如今我的身心已經感到了

一種疲勞，我的神經麻木得

像那堅冷的玻璃，不能透電；

因此我懺悔了！我要去皈依聖教，

看能否超脫我這半生的罪孽

回復我固有的性靈和純潔的光天？

廿年三月卅一日。

【註】樂圖：“The Bowre of Blisse”

亞克娜蕾：Acrasia

(八)

不看太空中星球的吸引，太陽裏

一顆沙塵可以壓倒一匹山，

那一切原質的化合與分化，射放了

許多的光與熱來培養這生命。不看

那電機磨出了燐火，拖着車輪

好像一條長龍爬過，那高樓

壓破了地殼，總有一天我們

可以用槓杆把這笨重的地球，

拋來拋去。又不看荷馬的史詩，

聖經裏說獅子會伴羊兒吃草，

米克安吉羅的雕刻，雄峻的摩西氏，

和近代立體的繪畫，這都是依照

那力的表現：因此我們悟及了

這神律：『力就是美，美就是力。』

廿年二月六日。

(九)

我上山去採取毒藥，我要毒害

這世間所有的青年：我採得了幾根

紫色的魚毒，幾瓣銅綠的葷菌，

藤黃，莽草，爬山豆，和陰溝裏的秋苔；

我從蛇牙裏取出了黃涎，又在癩

蝦蟆背上擠出了白漿，蜥的鱗，



蠟的尾，蜘蛛的絲囊，蝴蝶的粉，

蜈蚣，腮足，和蜜蜂腹裏的毒蜜。

我掣回家去釀成了蜜糖，賣給

那些年少的人嘗，那知

他們服了毒藥更添血色；

於是重新提煉，滴進了幾滴

女人的心血，他們這回吃了

一身腫爛，臉上發青又發黑。

廿年五月六日。

## 十四行

嘯霞

(二)

詩人呀，輕輕地撥你琴絃，

你的預言將隨光陰消散；

因為我正從神泉旁邊來，

那邊這兩聖人又相會面。

自西來的那個點點不言，

驚訝罩在他懷疑的雙眼，

他見東隅齊齊在放光輝，

有蓬勃生氣顯現着面前。

朦朧黑暗的夜早已過去，

東來的先知復氣態豪昂，

睡夢醒後祇剩微微倦意；

但是西方呀，奢華的西方，

當歌舞場中男女正歡聚，

聽吧，那不是喪鐘在叮嚀。

——讀阿諾·東與西詩。

一七，三，三一，蘋果里。

(二)

師梨，你的歌似天樂清新，

恕我把這未成調的字句，

來讚揚你的才華與辭意，

在你詩殿中我幾度巡行：

伴你我夢想着天國降臨，

像你我獨掉了扁舟遠去，

爲訪覓最高的理想高麗，

把來配合上詩人的超靈。

聽呀，你從西風竊得怒音，

我們靜聆着，當你正狂歌，

似雲雀飛削過天空長鳴。

永久的你是顆明星不磨；

但是我呢，安得借你才行，

散佈光明於死灰的命途。

——師梨 Shelley——

一七，四，二。

(三)

似此濁世本非天才所居，

曇花一現是短命的人生，

早夭的濟慈，薄命的詩人，

誰不爲你灑着同情的淚？

像一枝白蓮生長在溝渠，

將到放苞時被摧殘無存，

疾病與戀愛，喪心的評論，

合力着埋葬天才於塵泥。

但詩人呀，我不爲你悲傷，

你的壽命將與宇宙長存

在天堂你聽奏仙樂鏗鏘，

世上也磨不去你的遺痕，

至今尚有香客巡禮詩國，

來拜倒在你的黃金寶闕。

——濟慈 Keats ——

一七，四，二。

(四)

如花朶怒放是世間少女，

輕盈的風姿常使人慕愛；

我也曾欣隨詩家的夢幻，

聽他們歌誦着情妹嬌麗；

復有畫師運用丹青巧意，

描像出消魂的艷女浪漫，——

但我從未認識至上的美，

直到，愛神呀，我見到了你。

綉摺的衣裙飄動起和諧，

協律的身段，端莊的面貌，

兩乳豐隆，聳起愛的焦點，

好一幅美德的無瑕師表！

傾國的佳人逝去了，却你

永遠昭示出不滅的美麗。

——維納司石像 Venus de mils ——

一七，四，三。

(五)

嫦娥，你那面皎素的明鏡，

會照了幾多的情人心奧

當他們相偕着穿過烏道，

在你的愛光下互訴衷情？

疏星四散着在天空相迎，

待你閃耀出月華的清皓，

將黑暗的大地，溪樹林艸，

齊共溶在你的光亮如銀，

多情的月，我是如何愛你，

當你下降着慰我的悵惘！

但少女呀，爲何你嬌怯地，

正低頭隱在灰白的雲網？

是否你也患了相思的愛，

清冷地獨自在深宮憔悴？

一七，四，三。

## 譯十四行詩 柳無忌

(一)

好這般愁鬱地，月兒，你步上天！

怎樣的沉默，竟如是容顏憔悴！

又爲甚麼，豈就是在天堂之內，

那忙碌的弓手還在試射利箭？

真的，倘我這熟識戀愛的雙眼，

能判別着情意，那末你的癡愛，

我早在你眼中讀出，那種頹態，

於我同病者，透露了你的經驗。

爲友誼故，月呀，告訴我吧，是否

那邊不易的愛祇被視爲愚昧？

豈彼方麗人亦同此高傲；是否

上界的情女也愛好與人做愛，

却藐視着人們真的抱此深情？

或是她們也把忘情叫作德行？

—— Sir Philip Sidney ——

(11)

這是甚麼技巧，那黃金的捲髮，

她竟真的梳理在金絲的網結；

用巧妙手藝，這般奇獪的粧着，

將金絲與金髮混得難以分出？

是否男子的迷眼，釘視得太急，

她可以纏絡在這金織的網裏；

待縛住了，她又可狡巧地探得

他們軟弱的心腸，當未曾留意？

爲此，留神些，我的眼，自今日起，

別再冒失地凝視此獪網了，

在那裏倘你一被籠住了縛去，

你將無法再擺脫出她的圈套。

這總是大愚大慧，既是自由人，

還要希求鍊鏹，雖用黃金造成。

—— Edmund Spenser ——

(12)

美麗，愛人兒呀，有如清晨露珠，

它那短暫的沁澤，將軟綠的茵，

溫潤了片刻；可待陽光出現時，

那一會兒逝去了，不留個痕影。

那使美麗繁茂的將迅速褪滅，

暫時的是嬌羞的玫瑰的光耀，

就是你那留心着培養的容顏，

終究也必須遺失去，難再找到。

當你過於滿載了歲月的擔負，

將帶了皺紋，俯身來歸入塵穴；

美麗的租契已過盡了，祇剩有

老年的光景，人生死亡的朔日。

可是呀，別再提了，這不許預講，

說到了年華誰個女人不悲傷？

——Samuel Daniel——

(四)

無奈何，來讓我們親吻着分離，

不，你不許多得了，我早已足夠；

我也歡喜，真的，我盡心的歡喜，

這樣我可乾淨地獲有了自由；

握手永別吧，抹去了全部信誓，

就在任何時我們能再得晤會，

讓在各人的額上不要寫出字兒，

說我們會留下着一角的舊愛。

這會，愛的呼吸已到最後喘息，

脈搏快斷了，熱情無語地長眠，

信約正旁跪在他臨終的牀蓆，

天真默默地掩瞞了他的兩眼：

但倘使你願，雖大眾將愛棄下，

從死裏還生你還可治活了他。

——Michael Drayton——

# 無韻體詩

虹

金人

那西方飛來了漫天的烏雲，吞沒了  
日色的煌輝，那雷霆擊破了天門，  
滂沱的雨水自天上漲到人間，  
恍如當日上帝懲罰人類，  
用洪水來淹沒天地，頃刻間宇宙  
便要消沈。往日裏你們抱怨  
天乾，蝗蟲傷害了你們的禾苗，  
瘡蚊吸取了你們的血液；如今  
你們的詛咒竟招來了這酥潤的雨水，  
你們又喊叫太多，淹沒了這許多的

牆屋和無數的生命。這都因你們的  
罪惡滿盈，遭來了這再次的洪濤。  
你們不須上船逃難，只伏在  
地下誠心懺悔，取這聖水  
來洗滌你們心內的骯髒。果然  
那天心開朗了，一朵一朵的祥雲  
托來了上帝的赦恩，那天邊現出了  
兩帶虹霓，中間透着一圈  
紫光，那天青襯着環內的鵝黃，  
上帝微笑的顯示着永久的和平。

彌爾敦

念生

「這老頭兒準是瘋了，把黑夜當作

白天，老是不睡覺，在牀上翻來

翻去，鬧得一家人都睡不着。

安娜是跛子，德巴娜人又小，

事事都要我服侍，要東要西

到也容易，那知他東摸西摸，

摸出了一本希伯來聖經，叫我

翻開創世紀第三篇唸給他聽，

我那兒會呢？那晚上大雷大雨，

嚇死人！我們房裏閃着異樣的

光，也不知是什麼光？那瞎子

也好像覺得了，他跪在牀上禱告

什麼「天神」！連上帝的名兒都忘了！

於是，他起來斜倚在椅上，一隻腿

搭在靠手上，叫：「瑪麗，瑪麗，快寫！」

「我歌唱人類的始祖怎樣違背

禁律，誤吞了蘋果，那果漿換來了

苦難與死亡，於是他們失去了

綺登，直到救主降生將我們

贖了回去，重居於幸福的園地……

我這樣寫了五六個年頭，多辛苦，

我抄改後還要唸給他聽，滿紙的

上帝，天使，亞當，夏娃，我全然

不懂。德雷登那傻子到把它恭惟得

了不得，他跑來見爸爸，說要加入

韻腳，好打成歌劇，老頭兒冷笑說：

「就讓你去作吧！」不久他老人家的

老毛病又發了，這回只是叫魔鬼



與耶穌比先前更是糊塗。到底是人老了，神經也衰了，竟自爲了

一盤好菜，把家產全付與那年青的

後娘，要不是我們打了一場

官司，真是白替他抄寫了十年！

那一天他忽然說要回到天上去，

臨終時我們辨不出他的死生，

只聽人說他的詩魂不死，

從此我們也不讓荷馬，檀丁。」

## 乞丐

念生

別嫌我是一個乞丐，這骯髒的

百結衣，遮不了我靈魂的清白；雖說

我一生依靠，沒有半點兒職業，

難道這行乞就不算行道不成？

但我不乞黃金與美味，我愛在

炎涼的日子，立在十字街頭，

向人間乞一滴同情，或是去到

少女的唇邊乞一縷溫馨，若能否

拯救這垂斃的靈魂？那知呀有人

罵我不知羞恥，這靈魂的暴露

有礙人性的觀瞻；因此我的

乞辭變成了詛呪，我詛呪這吝嗇

洩漏了人世的窮荒。

於是我逃向

書樓乞一頁殘經，問殘經裏蘊着些

什麼精微？我在字箋裏拾得了

幾片詩章，這詩章給了我無窮的

藉慰，我因知古來也有不少  
行乞的人，有一位戴着桂冠，  
在人類的宮殿前高歌那渡海的英雄，  
乞得了不死的聲名。那知呀，有人  
賴我偷了「彌爾敦」，拷死我也不  
招認，那天經原鎖在高樓，時間的  
野火還燒不掉，我這無力的  
乞丐怎能超越那鐵架銅牆？  
就說是我偷了，你們還有  
萬卷的珍藏，何必這般吝惜？  
他們不聽我的懇求，那無情的  
刀筆，刺得我半死半活。

於是

我逃去青春的園裏乞一朵殘花

來製藥，在夏天我向綠陰裏擇得了  
一片艾葉來解毒，偶爾經進  
秋林，我拾得了幾匹黃葉來當  
生命的引火，到冬天我討了一瓣  
雪花來止救靈魂的枯渴。那知呀，  
有人說我毀壞了自然，在深山裏  
懸着許多禁律，不許我再來  
攀探。世界呀，你不是誇口地大  
物博，為何連一個乞丐你也  
難容？我不向你哭，我沒有  
淚，明兒我要回到天上去  
行乞，上帝會給我無量的仁慈。

鐵牛（一名內戰）

羅念生

——這是去頭去尾的『鐵牛』  
好在爸爸的

怨仇已報，鐵牛提着木棒

凱旋：一路上爲何這樣的清冷？

連鬼影兒都不會碰着；獨有一隻

老鴿在他身後追隨，唧唧的叫個

不休：這鳥音多凶少吉，難道

鐵牛今日尙有難關？他唸了

一道太上老君的咒語，那知

遺不去那隻凶鳥，便向它一箭

射去，那鳥兒把頭一閃，躲過了

厄運；鐵牛覺得這老鴿有些

靈怪，跟着它追了幾重山，最後

來到了一方平野，滿鋪着黃蘗，

一大羣老鴿在那兒爭吵；鐵牛

近前一望，只見滿地的殘屍

碎骨，還當是他剛才殺却的

屍首，被野獸拖來這裏飽啖；

但拾起頭骨一看，上下巴缺少

兩對門牙，他立刻心驚胆戰，

痛聲的號啕：這原是爸爸的屍體，

爲何遺棄在此，給野鳥啄食？

他放下革囊，把殘屍件的收藏：

這是脊骨，那是一塊腿肉，

這血跡斑斑的是脾胃還是心肝？

還有一節腸子，像一條死蛇，

掛在樹枝。

他負着屍體正要

回洞忽然起了一陣谷風，

天地驟然變了顏色，現出

那兇殺的氣象，百獸驚惶的各自

逃命，像游魚逢見了水獺；鐵牛

認是爸爸的陰靈返煞，急忙

伏在地下誠敬的迎迓；他恍惚

看見了生父，一身浸得血跡

淋漓；忽然嗅着了一股大臊，

才知前面有惡獸追來，他急忙

抬頭一望，那不是一條大虫！

那野物的毛色黃的鮮明，上面的

花紋好像龍文；牠額前有一個

王字，顯出牠是獸中的王；

牠的爪牙利過鷹嘴，一身的

筋肉全是氣力；牠嘯着長風

奔躍前來，好像鯨魚眨眼，

大地都爲震動！鐵牛看了

怒不可遏，咬着牙關，誓殺

害蟲！他急忙張弓搭箭，耳聽

弓絃一響，那魚骨已陷入虎的

眼中；那野物帶傷，越逞兇猛，

一爪篷就撲了過來，鐵牛忙舉

一個鶴子翻身，在虎下地避了

第一顆難星；那野獸因爲用勁

過猛，把頭頸觸地，跌了一個

倒栽葱；鐵牛忙舉起木棒向虎頭

擊去，也因爲用力過猛，把武器

折成了兩截；他趁勢就擒着獸的

頸項，不讓牠翻轉身來；有如

野貓咬着蛇頸，鼓起氣兒

任它絞纏，等它的氣力盡了，

把身子一縮，輕輕就逃走了；又如

猴兒跨在野狼背上，扭着

牠的頸皮撕成碎塊，任牠

怎樣的顛簸，也不肯鬆手；又如

鵬鳥發見了恐龍，在它的頸上

抓了一爪，又騰入空中，恐龍

吐了一口烏雲要毒害鵬鳥，

反被猛禽抓入了空中，憑空的

又將它墜下；這樣鐵牛扭着

老虎不放，他自己也時被爪傷；

那野獸唬唬的呻喚，聲音漸漸的

啞了，但鐵牛把手一鬆，牠登時

就躍了起來，好像一具復活的

殭屍，牠忽然把鐵牛按着，張開口

便要噬人；鐵牛一手推開

虎的下巴，一手給他一個

貓兒洗臉，抓瞎了那一只眼珠；

那野物痛得好像毒箭穿心，

不住的亂爪，爪傷了鐵牛的肚皮；

鐵牛使勁兒搬開了獸的脚爪，

才翻起身來；牠舉起拳頭向虎身

亂擊，那野物也悶起腦袋亂闖，

忽然闖着了一塊石頭，倒在

地下，只是抽筋；就是那奄奄

一息，也還能鼓動着狂風；忽然

見牠四脚一伸，再也不能  
掙動。

雙行  
體詩

牛  
犢

羅念生

我曾在荒山裏探得了一塊石頭，  
借老君的丹爐煉成了一座「鐵牛」  
那樣兒不像牛又不像馬，到像  
一個蠢笨的駱駝，駱駝背上  
蹲着癩蛤蟆。一個朋友跑來  
告我，說這牛犢不是時代的  
呼聲；還有一個跑來告我，  
說這牛走路太蹣跚；我正在冒火，  
氣忿難平，一隻雁鵝天遠的  
飛來，說是奉了主人的差遣，  
如今還沒有見到我的「金牛」

我的火氣好像澆了新油，

想要燒燬這匹牛。未必是太陽

行到了牛宮，才令他想起天上的

神名；或是他夢見了太白的詩魂，

說起什麼「蜀道金牛」蘇醒吧，

夢裏的詩人，再不要追隨幻夢，

遁入那虛無漂渺的藝術皇宮；

不看這現實的世界，到處是老虎，

到處是牛；牛打死老虎，老虎

打死牛，可憐這潔白的大地，

遍染了腥紅的毒血，再沒有生意。

廿一年五月十九日

——這詩裏所涉及的是我的一位最親近，最敬畏的朋友，這兒對他並沒有什麼惡意，只不過是借這個來疏解朋友們對「鐵牛」一詩的「誤會」或「不會」。「鐵牛」在藝術上的失敗是很明顯的。如其我那位朋友見到了那詩，盼望他早日成就他的「文天祥」——



# 小詩

廩  
僧

白日笑人愛戀，  
夜裏伏枕自哭，  
此心難對人言，  
暗中偷嘗酸楚。  
不見冬日之湖，  
冰下水春迴遲，  
三月桃花紅時，  
鬢鬚都是愛絲。  
忘不了，  
哭哭無聲，

心的平靜，  
何處去尋。

## 幻滅

念  
生

記得我曾在真理的山中探尋了  
一個理想，一顆金鋼石，我將他  
投入實現的爐中煨煉，只冒發  
一縷煤煙，不見了寶石。我又會  
在黑暗的天空發現了一盞神燈，  
一輪明月，（說是姮娥的仙化）  
等我近前一望，醜惡得如瘋麻的  
臉面。我也曾像漢模菜底在人生的  
絕道上流連：他當日父死母離，  
鬼影兒引起他滿懷的疑慮，幸那時

他愛上了，娥斐麗亞，拿她去比

理想的夫人；那知她愚蒙不智，

反謀害儲君，因此漢模萊底

想到愛的幻滅，想到死。

## 口角

念生

有一天聾子和瞎子見面，

（寧可說瞎子闖着聾耳朵）

聾子把瞎子噉了一眼，

瞎子把聾子摸了一模。

『我真可憐你這聾子，

一點兒聲音都辨不清；

聲音裏又分出宮商角徵，

你聽我彈得來一手好琴。』

『瞎子，你也是一生作孽，

一點兒顏色都辨不出；

顏色裏又分出青黃赤白，

你瞧我配得來一幅好圖。』

『我從聲音裏聽出顏色。』

『我也從顏色裏看出聲音。』

於是他們氣冲冲的分別，

各自去創造各自的人生。

## 流浪詩序

念生

我的泉源遠發自青蘼的山麓，

蘚苔石上任我流水潺潺，

纖塵不染，我的心兒有如

明鏡，波光裏映着雪嶺青山。

我奔下了平原，不似先前洶湧，

變作了一窪死水，陷入沙泥，

七年的天旱，魚蝦全都絕種，

只剩下污泥，春風吹不起漣漪。

天降霖雨，池中生出了紅蓮，

紅蓮早謝，依然死水一浜，

寒氣浸來，使我一身僵變，

荒天漠地，露着白骨嶙峋。

如今浜水暴發，氾濫天下，

我要去歸依大海，流浪天涯。

## 譯丁尼生燕歌

念生

燕兒飛飛，飛向南方，

飛到她金色的簷前，

把我的話兒傳給她。

燕兒呵，請你告慰她，

南方多麼熱來多麼兇，

北方又冷又不見太陽。

燕兒呵，願我能隨你飛到

她的窗前，呢呢喃喃  
道出千萬種的恩情。

更願我也化作一隻燕兒，  
好去偎傍着她的胸膛，  
聽她的心兒闌個不停。

山這樣青，年華已壯，  
她爲何還不接受愛情，  
倒像殘灰那樣的遷延？

燕兒呵，你說乳燕高飛：  
你說我要到南邊遊浪，  
但北方原是我的舊巢。

你再三叮嚀，情長命却短，  
北方的太陽晒不久，  
南方的月亮也照不長。

燕兒飛飛，飛出金林，  
飛到她面前唱個情曲，  
說我跟着就要南來。

## 決心

嘯  
霞

爲何你獨恍蕩地不安，  
我的心兒？  
往日的平靜何處去了，  
留也難住。

你忘却否那黃金時期，

無憂無慮；

明眸的美女雖是多情，

不爲所迷？

然而你往昔的驕傲呀，

而今何許？

雖柔細的是愛的絲綢，

你却被繫。

女郎的顧盼，她的微笑，

於你何有！

你何故心中常是希冀，

願得享受？

你豈忘了銀漢的相隔，

愛莫能助？

你豈不知薔薇的叢中，

針刺無數？

勇敢一點呀，我的心兒，

下此決心：

莫追逐在愛的波浪中，

徒自溺盡！

別嬉弄着自己的情感，

這最可慮；

牠會趨出了你的掌握，

將你牢繫。

啊，還我平日的歡樂來，

讓我自新，——

我將毅然地脫去煩惱，

重造生命。

看呀，我將棄置在一邊，

愛的利箭，

我將漠然地不爲所動，

她的美艷。

我將不再侍她的身旁，

與她對語；

或爲她那含情的清暎，

私自歡喜。

過去的已是過去，惟有

忘却一切；

啊，安得有最後的決心，

從此割絕！

## 肉與罪惡

嘯  
霞

是夢幻嗎？不見那虛浮閃影，

正成羣削過我昏眩的雙目；

像人類在原始的清白時代，

祇把樹葉遮蓋赤裸的肉體；

或是天堂的仙女齊來宴集，  
從畫師的神筆驟然地降臨？  
但是不，這裏無丹青的美，  
失去了原始清白，那是恥辱！  
是人類的羞恥，人類的罪惡。  
來世的地獄原是無稽神話；  
可這社會呀，滿着蠕動的人，  
已變成了藏垢納污的地獄。  
這裏是充塞了人氣的劇場，  
萬首攢聚着睜望臺上；但是  
看呀，臺上絲毫不掛的少女，  
淫蕩的醜態，露着顫動的肉！

---

少女呀，把你們的肉體陳列，  
來出賣給顧客貪厲的雙目！  
你們安然自得，你們在笑着，  
不，你們竟暴露着醜態多端；  
慣例的舉動使忘却了羞恥，  
你們泰然習着日常賤行；  
你們是魚的釣餌，獸的網阱，  
將禽獸般的人們誘入罪惡！  
可是，不，你們原是未足痛責，  
昧去良心的是那臺後老板！  
他用那可秤數的金錢幾分，  
買去了你們一寸寸的清潔，  
在這交換中他得到了贏利，

他安然坐享着你們的喪失，  
將顧客揮擲下的大錢小錢，  
一齊注入他那胖重的囊篋。  
不，不然，你們竟是太可憐憫，  
你們不幸作金錢的犧牲者；  
不當的操業人以此相責罪，  
但誰使你們操此不當營業？  
何謂文明，何謂進化？虛言也。  
人類的獸性仍黏附着肉質，  
永久的未能脫去；這社會呀，  
依舊是個萬劫不赦的地獄，  
殘視的人羣，他們渴望進化，

他們在驕嘯着現代的文明，  
泥質，泥質，同一是泥土造成，  
奢華淫樂，那裏有進化兆徵？  
一切都衰微了，藝術與真理，  
更添加的祇有罪惡！不信嗎？  
看呀，臺上絲毫不掛的少女，  
淫蕩的醜態，露着顫動的肉！

## 婚詞

### 賀山青新婚

吹奏起管弦與絲竹，  
點燃了洞房的紅燭；  
愛神呀，藏好你利箭，  
將白鴿成行排列，

無  
忌



待新人前來，

禮拜此莊嚴的佳節。

穿扮好飄揚的衣裙，

和潤了婉轉的清聲，

仙女呀，別嬌羞不前，

快來環繞着舞蹈，

待新人前來，

爲賀此幸福的歡宴。

野外的鷹梟，莫啼鳴，

今夕是歡樂的喜慶，

讓嫦娥獨輕裝微耀，

將清光普照牀席，

待新人前來，

共度此溫柔的良宵。

## 新歲

無忌

我默坐在斗室中，

聽階上雨滴，

雨聲浙瀝。

我獨自私語：

忌呀，你何必愁鬱，

豈你忘了，

今日又逢到了歲首新年？

是的，這已是新歲，

人以此相告，

我也願信。

舊日曆撕盡，

新的我重行換上，

歲首來了，

這是我唯一的應時點綴。

新歲，別怪我無情！

客裏的蕭索

你豈不知？

聽呀，雨打窗，

熊熊的爐火作響，

萬籟和音，

齊來爲我慶祝，賀此新禧。

過去的悲歡人事，

不必回憶了，

本是徒然。

親愛的音調，

熙融的歡樂談笑，

隔絕已久，

時雖同，人地却變換了。

當我欲舉目四望，

四壁皆淒涼，

不似往昔，

牆上的幼女呀，

我羨你童年天真，

所可惜者，

你的又安能永遠不逝去？

你爲何獨在遠望？

豈你的所思

也在未來？

你的行程間，

尙留有青春燦爛。

但願你呀，

莫將牠消磨在異鄉異國！

我呢，此身長是客，

客地的淒寂

早已過慣——

讓愁思散去，

祇借我清歌一曲，

香茗一壺，

我將獨度此孤單的新歲。

## 銀湖之游

無忌

一片清幽，環繞着銀湖之村，

旁有銀湖湖水，長流無盡；

離絕塵世，如水一般的清澄，

乃是洗滌後行人的心鏡。

暮色已迷朦在林間，鴉無聲，

惟有銀湖湖水，長流無盡；

灑脫了遊塵，安抵別墅之門，

地既美好，更喜女主殷勤。

得留宿在此美景，我獨何幸！

最愛銀湖湖水，長流無盡。

難忘却一夕之樂，一膳之恩，

說說笑笑，賓主皆大歡欣。

夜深了，獨有我忘眠着長醒，

遠聽銀湖湖水，潺潺作聲，

月光已自窗外移入了深林，

我猶牽念及樓上的斯人。

鴻呀，尙記否那汲水的清晨，

同步銀湖湖畔，水流無盡？

最珍貴的是這瞬息的時辰，

當你親盛泉水，送我嘗飲。

可太短暫的是我倆的相親，

有似銀湖湖水，離愁無盡，

我不忍訴說着悵惘的別情，

當愈離愈遠了，你的倩影。

安得，親愛的，鴻在我們故地，

亦有銀湖之村，水流無盡，

那裏你將許我爲作伴同居，

共享此美滿的一生運命！

而今我們雖散在天之一涯，

但如銀湖湖水，此情無盡，

我們的恩愛將隨光陰增加，

有希望在前，無窮的歡心。

而今我們已散在天之一涯，

不再見銀湖湖水流無盡；

過去的都成靄色了，祇剩下

那甜蜜的回憶，長存我心。

## 譯莎士比亞詩歌

無忌

一 當失寵於幸福與人類的

眼中

當失寵於幸福與人類的眼中，

我獨自在掩泣着飄浪的淒境，

把徒然的呼號煩擾無聞天空，

常願盼自憐，呪詛我一身苦命；

願我如他人同樣的希望無盡，

似彼面貌清秀，似彼交遊廣遠，

渴望有此人學藝，那人的才行，

我自己最欣享的，最不能自滿；

可就在這些想像中幾自賤棄，

倘我一念及你，於是我的狀態，

有如雲雀從陰慘的塵土飛起，

當黎明時誦聖歌於天門高巍，

在憶你蜜情時帶來如許財富，

我因此藐視與帝王互換家譜。

一一 我可否將你比作燦爛的

長夏

我可否將你比作燦爛的長夏，  
但比夏日你更溫和，又更可愛；  
暴風摧折了五月嬌寵的嫩芽，  
租借的盛夏，他期限復太短暫；  
有時天空的眼照得過嫌炎酷，  
他那黃金般的顏色常遭蔽暗；  
更况美麗不時從美麗中凋落，  
爲厄運與天然的遷移所變亂。  
但你那無盡的盛夏永不灰頹，  
你所屬有的美艷也不會喪失；  
死未能誇着，你在他影中徘徊，  
因共光陰你永久的生長過活。  
祇要人能喘息着，或眼能長明，  
祇要這詩存留，這就給你壽命；

### 三 愛情的喪歌

前去呀，前去呀死滅，

在淒涼的松柏中讓我長寐着；

散去呀，散去呀喘息，

我被美而殘忍的少女謀害了。

我的素白的屍衣，插遍了扁柏，

唉，爲我預備着！

那套死的把戲，無人能真確地，

像我樣演配着。

沒有一花朵呀芳馨，

許在我漆黑的棺木上散播着；

沒有一友朋呀相親，

來憑弔我屍骸，那裏殘骨亂擲。  
爲省去了來日的成千的悲咽，

埋我呀，在那裏

多愁的情人訪不到我的坟穴，

對着私自泣語。

#### 四 號鳴呀朔風

號鳴，朔風呀，號鳴，

你還不如此無情，

有似人類的負義；

你的齒並不銳敏，

因爲你來去無形，

雖你氣息太粗烈。

喊嘩，唱喊嘩呀，那常綠的冬青：

友誼大半虛偽，愛情祇是愚行；

來喊嘩呀！冬青！

此生最是歡欣！

冰凍，天公呀，冰凍，

那刺咬無此深痛，

有如辜負的恩惠；

你雖凝結了流水，

你的針並不尖銳；

有如故交被忘懷。

喊嘩！唱喊嘩呀！那常綠的冬青：

友誼大半虛偽，愛情祇是愚行：

來喊嘩呀！冬青！

此生最是歡欣。

## 五 在綠蔭的林間

在綠蔭的林間，

誰願伴我高眠，

將歡樂的音謳，

和上好鳥歌喉，

來此地，來此地，來此地，

這兒他遇

不到讎敵，

除却了冬寒凜烈。

誰欲避去名利，

愛在戶外卜居，

覓食物來充饑，

有所獲就心喜，

來此地，來此地，來此地，

這兒他遇

不到讎敵，

除却了冬寒凜烈。

## 六 春之歌

這是情郎伴着情女，

一聲喊，一聲和，喊儂妮諾，

躑躅在綠秧的稻地，

在春時，唯一的贈環良期，

當衆鳥齊鳴着，嚶嚶底聲，

情人呀愛好陽春。



在幾畝的小麥場中，

一聲喊，一聲和，喊儂妮諾，

憩臥着怡然的村農，

在春時，唯一的贈環良期，

當衆鳥齊鳴着，嚶嚶底聲，

情人呀愛好陽春。

此刻他們唱起山歌，

一聲喊，一聲和，喊儂妮諾，

如何生命祇是花朵，

在春時，唯一的贈環良期，

當衆鳥齊鳴着，嚶嚶底聲，

情人呀愛好陽春。

爲此呀，歡樂當及時，

一聲喊，一聲和，喊儂妮諾，

愛情最美滿的期候，

在春時，唯一的贈環良期，

當衆鳥齊鳴着，嚶嚶底聲，

情人呀愛好陽春。

## 七 歌

取去呀，取去那對唇櫻，

牠會幾度甜蜜的虛盟，

和那雙漆睛，愛的黎明，

是這光亮誤引了清晨：

但再帶給我接吻無盡，

接吻無盡——

愛的印信，但徒然封印。

徒然封印！

## 八 愛情的喪鐘

告我呀，在何處愛情生長，  
是腦中呢還是生在心胸？  
牠怎樣產出，又怎樣撫養？

回答呀回答！

牠產生在有情人的雙眸，  
飼着少女的青睞；牠也就  
夭折了，在臥着的籃中。

讓我們來敲愛情的喪鐘，  
聽呀，我先打起鐘聲丁東，

鐘聲丁東！

## 九 我的女郎呀

我的女郎呀，你向何處徘徊？  
唉，停步靜聽，你的情人到來，

他能歌唱着抑揚音調；  
別再遠蹈了，我的美多嬌，

情人相會終了人生旅道——

聰明人兒那有不知曉？

什麼是愛情？這不在此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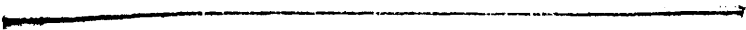
今日歡笑且待今日享有；

未來的一切都難憑依；

延蹉中得不到娛樂無量，

前來吻我吧，妙齡的姑娘，

那有青春永遠不逝去！



# 詩選

## 醉態

稟僧

醉了，在窗邊她睡着，  
暮光照在她的臉上，

兩個頰像渲了紅的蒲公英；

一根根濃黑的睫毛，

在鬆懶的眼臉下，投了

兩個紫色的小小梳影。

x  
x  
x

夜色漸漸的升上來；紅頰

與梳影也就漸漸的淡去。

## 時間

金人

我忽然望見了時間，那不是一條線，

也不是一道圈；那是一個渾圓的

整體，密密的籠罩着天宇；這一點

是太初也是末日，更無從分辨

過去，現在與未來，我們別怨

生命的短促，這短促是永恆的一片。

## 花

念生

誰說花是爲女人開的，百合

表示貞潔，玫瑰象徵愛情？

佩在胸前最容易枯萎，那新婚的

牀上壓壞了許多美麗的芍藥，

到不如捧着這花去獻與彌陀，

或是拿去安慰那垂死的病人，

這花聲可以避免瘟疫的流行，

還可以掩蓋棺材，點綴墳墓。

原先的花兒只是幾片綠葉

爲招引蜂蝶才放出芳香色彩，

結成果實來增添種類的綿延；

萬物各有使命，我們不得

毀壞自然，別再嘆無人去攀採

野花，讓它在暗中褪謝了容顏。

## 結

## 念生

這兒有一個神祕的結，

從沒有人能解得開；

有一根繩兒透着血色，

還有一根却不現影形。

我曾經去借真理來照鑑，

依然看不清結內的玄冥；

任憑我拿去風吹雨濺，

一點兒不鬆，一點兒不緊。

我也曾去向愛神哭泣，

又給他打上了一個死結；

後來我又去祈求上帝，

那知神力也無法解拆。

我心中急得不能忍耐，

提着寶刀斬作了兩截；

雖然是我沒有解開，

總算毀了這神祕的結。

## 筵席

## 念生

拙巧，我們坐在這棹席，

不必客氣，也不必拘禮：

菜末來時先酌上酒，

讓我們歡飲呀，別再憂愁。

蓋面菜只有這三兩塊，

這要看誰的筷子來得快；

剩下的只是骨頭與菜根，

一點兒不吃又餓得要命。

誰要吃醋這兒有點？

白糖吃多了不會很甜；

頂好是加上幾滴醬油，

辛的，苦的，樣樣可口。

燭光一暗，我們就分手，

剩菜殘羹不許帶走；

跟着又擺上一棹新的，

留待那些後來的客人。

死

念  
生

我不怕死，我不怕死，

我不怕臨死的時節斷不了氣，

我不怕靈魂要與肉體分離，

我不怕死，我不怕死。

我不怕死，我不怕死，

我不怕屍蟲來腐化我的肉身，

我不怕千刀萬刮，那地獄的拷刑，

我不怕死，我不怕死。

我不怕死，我不怕死，

我不怕死後的陰魂返不到家鄉，

又要我走遍天涯把腳跡收藏。

我不怕死，我不怕死。

我害怕死，我害怕死，

我害怕剛才死了，又叫我重生，  
生下地來又要我的命，

我害怕死，我害怕死。

七夕

嘯  
霞

在七夕雙星又相會聚，  
牛郎已遠渡天河前去，  
他不用再躊躇着悵望，  
因為織女就在他身旁，  
她的眼閃出愛的光燦，

她嫻嫻徐步低聲微笑，  
把愛網披上她的情郎。

但我們呀，多情的姑娘，  
在彼岸你我相對惆悵，  
你雖含情地脈脈欲語，  
可遠隔的有銀漢迢遞；  
既沒有一葉輕舟相渡，  
復無烏鵲爲填造橋梁，  
如何得載？如何得渡？

## 美的舞蹈

舞蹈，舞蹈，飄飄的妙女，

輕渺地在舞蹈；

## 無忌

疾似飛燕的來去，

美如疏星的閃耀：

着地無聲的

是纖巧的步蹈。

舞蹈，舞蹈，飄飄的妙女，

輕渺地在舞蹈；

貌有自然的美麗，

艷奪鮮花的蕾苞，

天真爛漫的

是活潑的舞蹈。

x x x

洗滌了，污濁的心意，  
忘懷了，庸凡的情調，



飄渺然，超超然，毫無掛繫，  
消散脫一切塵世的煩惱。  
舞蹈，舞蹈，不停地舞蹈。

蹈出美之榮耀：

跟隨了潔純地歡喜，

當忘憂無慮地，

在表現着天真的微笑；

同情地深印了愁緒，

當悲酸欲淚地，

在象徵着災荒的蕭條。

這是神聖的情意，

這是崇高的美藝，

舞蹈，舞蹈，永永地舞蹈，

蹈出美之榮耀。

舞蹈，舞蹈，飄飄的妙女，  
輕渺地在舞蹈；

共作溫雅的姿態，

齊誦清秀的音調，

巧合節奏地

是和諧的步蹈。

舞蹈，舞蹈，飄飄的妙女，

輕渺地在舞蹈；

徐移嬌柔的身段，

繞成夜寬的環照，

恍惚欲仙的

是美妙的步蹈。

舞蹈，舞蹈，飄飄的妙女，

輕渺地在舞蹈；

不停地舞蹈，

永永地舞蹈，

舞蹈，

舞蹈。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晚，觀屯根跳舞團俄女郎表演後。



嬌美的水仙，我們泣，

泣你匆匆謝去；

看這清晨旭日，還去

來到陽午時刻。

住，住，

祇待光陰瞬息

馳至

黃昏歌禱時刻；

聚同祈求後，我們來

伴你離此塵埃。

像你我儕生命匆促，

我儕青春期短；

迅着生長去遇腐滅

此例萬般互依。

吾死

和你同一時辰，

也是

乾涸易若夏雨；

或如清晨薤露珠滴，

永不再現人間。

——Robert Herrick——

## 愛神之宴

Love

愛神宴我；但我靈魂退避，

身犯罪垢過夥。

愛神慧眼，覺我初進此時，

漸漸成爲緩弛，

就走近我身側，嬌聲探詢，

問我有何需缺。

我答，「應有佳賓惠然臨此，」

愛神說，「你就是。」

「我，不仁又背恩呀，親愛的，

我不能正視你。」

愛神親攜我手，微笑覆道，

「我外此眼誰造？」

「真的，神；但我已將牠損毀：

讓我負恥他去。」

「你還不知，此罪誰爲任擔？」

「愛，那我願侍你。」

「你須坐下，」神說，「嘗我菜肉。」

我就到座大嚼。

——George Herbert——

## 德行

Virtue

大好的陽光，如此沈靜清麗！

你原是介合天地間的婚禮，

可是露珠爲你的降落流涕，

因你定須逝去。

嬌艷的薔薇，那種豪奢濃彩，

能使奔忽的凝視者爲拭淚，

可是你的根莖已埋在坟內，

因你定須枯萎。

春色燦爛，充滿陽光與薔薇，  
是一寶匣，藏着各種芳菲，  
可我的歌曲證你也有盡時，  
萬般都要消無。

祇有那可愛與高潔的靈魂，  
有如乾實的材木，從不枯毀；  
雖就整個的世界變成煤炭，  
也會獨自生存。

—George Herbert—

## 不凋謝的美麗

The Unfading Beauty

入如愛羨玫瑰臉龐，  
或景慕那珊瑚朱唇，  
要在像閃星的眼眶  
覓燃料將情火點焚；  
待光陰老，將此枯凋，  
他的熱情定要虛耗。

但若女有貞淑性情，  
思念溫婉，願望靜恬，  
相等的愛結合兩心，  
燃起不滅的熱焰。  
如無此德行，我輕藐  
那可愛的唇睛，與貌。

—Thomas Carew—

## 贈美女歌

300

別問我，當長夏消去，  
神葬殘下薔薇何許；  
因爲在你美麗深處  
花瓣濃睡如連根蒂。

別問我，在何處浮蕩，  
陽光中燦耀的金浪；  
天爲純愛故，已供備  
那些浪沫飾你髮鬢。

別問我，黃鶯兒匆迅  
的去所，當五月過盡；

她巢在你清婉歌喉，  
溫養音調，消過冬候。

別問我，繁星的歸宿，  
當那些在深更隕落；  
牠們嵌入你的瞳眸，  
恆定有如仍在星球。

別問我，鳳凰的枳巢  
棲築在東隅或西郊；  
因爲她已飛向你來，  
死在你的芳馥胸懷。

— Thomas Carver —

# 夏夜贈球麗

The Night Piece: To Julia

明螢貸給你雙眸，

流星到處隨侍你；

侏儒有眇眼，

燭灼似火光，

亦成羣前來照顧你。

沒有磷光迷引你，

也沒有蛇螫嚙你，

祇要向前行，

不必停，因為

此地並無魔鬼駭你。

別讓黑暗阻滯你；

雖是月兒在打盹。

閃閃的星星

將會借與你

光亮耀如明燭無數。

那麼，球麗，向我來，

來讓我向你求愛；

當我遇到你

膚足潔如銀，

我將盡把靈魂給你。

— Robert Herrick —



## 贈所歡

To Electra

我不敢求你親吻，  
我不敢懇你微笑，  
怕一旦彼此俱得，  
我也許成了怠傲。

不，不，我心頭慾望，  
祇藏有一種情意：  
願吻那輕風漾蕩，  
此刻他曾吻抱你。

——Robert Herrick——

## 贈球麗絲釧

The Bracelet: To Julia

你猜吧！球麗，爲何我  
繫此絲釧繞你纖腕？  
沒有別的理由可說，  
除表明着你的嬌婉  
把我靈魂幾分俘去。  
我的心胸成你奴隸：  
却縛你的但有絲柔，  
鬆斷絲帶你重自由；  
我呢，我可如何能夠：  
我被繫，堅牢地被繫，  
我因是不願離捨你，  
就我能，我也不願去。

——Robert Herrick——

## 黎明的一刻

Daybreak

愛人，別起身，來溫存一刻！  
那光亮是從你眼中閃出；  
天未破曉：可我心已破裂，  
因為你我倆定要生離別。  
再留一刻！否則我的歡悅  
會在天真的童年就夭折。

——John Donne——

## 情人莫踟躕

To His Coy Mistress

時時我在背後竊聽  
知光陰的飛轆迅近；

我們面前彼岸，橫亘  
浩渺的永生如沙漠。  
你的美麗逝去難尋，  
在雲石穹內不再聞  
我回響的歌音；蠕蟲  
要嚐那久守的貞潔，  
你的奇操散如塵土，  
我的歡樂盡成灰燼：  
墳墓是精緻的密室，  
可我想  
那裏無有情人擁吻。

——Andrew Marvell——

## 情人的決心

The Lover's Resolution

豈我就將損瘦在失望中，  
爲了女人的嬌艷而情死？  
或任懸勞使我面貌憔悴，  
爲了斯人顏色嬌如薔薇？  
雖是她比日光更明耀，或  
燦爛如五月時花鋪草地，

倘使她並不誠心念我，  
我何必眷懷她的美麗？

——GEOFF WITHER——

爲何如此蒼悴

Why so Pale and wan?

爲何如此蒼白憔悴，痴情的愛人？

對我講，你何故蒼悴？

你容顏煥發時尙未能把她感動，

愁鬱病態那能有用？

對我講，你何故蒼悴？

爲何如此陰沈緘默，年青的罪人？

對我講，你何故沈默？

你言辭流暢時尙未能將她獲有，

啞然不語可做到嗎？

對我講，你何故沈默？

離去痴情人，快裹着羞恥離去吧！

你永難感過獲有她。

倘她連自己的身體都不願保愛，

也無法可使她這般：

魔鬼呀，來將她攬去！

——Sir John Smking——

## 我也曾愛一少女

I Love a Lass

我也曾愛一少女，

那種嬌麗從未有，

她真乃稀世珍奇，

活是個希巴皇后：

可我當時太愚魯，

想她會鍾情我：

現在呀，她忽離去，

棄我有如敝屣！

許多歡欣的幽會，

我與情人共享有，

她是我唯一安慰，

常使我樂蘊心頭，

淚點藏在她眸子

有如清晨露珠：

可是呀，她忽離去，

棄我有如敝屣！

她面頰紅如櫻桃，

膚色嫩白與雪比：

當她嘻樂着慧笑，

活像個天上仙女；

她的纖腰嬌於柳，

五趾着地輕柔；

可是呀，她忽離去，

棄我有如敝屣！

少女的誓約旦旦，

從此將信用墮盡；

那些僅供你聽玩，

但你切不可輕信；

牠們雖甜美如蜜，

却既假復易變；

因為我的情人呀，

棄我竟如敝屣！

——George Wither——

# 詩選

## 十四行

朱湘

那天我踏進了壯年的門檻，  
瞧見人生在我的面前袒裸  
無遺的現出真相——驟然間，我  
瞪了目……這同夢想差得多遠！  
失望仍然失望；同時，這簡單  
照見了，唯有一個同趨之所  
在這人世間，那人事的繁夥  
是路，那迷目的外表是遮攔。  
可珍的是那夢想，我決不能

把牠捨去。牠走的路與凡俗  
同方向；牠的歸宿却在上方。  
自古來新生鼓舞起的哲人，  
他不願徑中有訕笑與埋伏，  
他的眼睛一直在觀看太陽。

## 在奇異之鄉

柳無忌

我做着一個奇異的夢，  
我夢見成隊的戰士，  
穿上了白衣白甲，  
在神秘的深夜，

在奇異之鄉。

我夢中聽見他們的

呼聲，  
聲敵的戰調，

又激昂，又抑揚，

在奇異之鄉。

我隨着歌聲的號召，

走入戰士的隊中，

當敵人圍繞着，

在奇異之鄉。

在走近一座縞素的

靈棚，  
那裏僵臥着，

——  
唉，我那能不痛哭？  
——

中華的靈魂。

我恍惚地走上戰壇，

我激昂地高呼着：

誓報此仇，或死，

在奇異之鄉。

我穿上了白衣白甲，

我領着戰士前進，

高唱殺敵之歌，

在奇異之鄉。

我聽見槍彈的呼嘯，

我冒着烟火前進，

我飲彈戰死了，

在奇異之鄉。

我做着這個奇異的夢，

我夢我在殘屍堆中，

壘壘的屍首仰臥

着，在靈槨之旁，

在奇異之鄉。

## 倫敦的霧

柳無忌

倫敦的霧又佔領了清晨，

鉛臉的天空，他似披罩了

一件灰色的紗袍，在憑弔

旭日的埋葬，在濃霧沈沈。

最初，尚有紅球懸在霧層，

掙扎着散佈和暖與光耀，

但漸漸地，霧更深，吞掉了

日光，遮蓋了整個的都城。

霧，濃霧，遍地皆是，是同樣

的霧氣朦朧，罩在我故國，

苦惱了人民；但祇有大洋

彼岸，迷霧侵蝕不到陽光，

那裏充滿了青春與快活，

那裏留着我心愛的女郎。

## 希望

柳無忌

希望是個小小的字，



牠是顆眞珠，

就整個的愁鬱悵惘，

也買不了希望。

希望補了心的破裂，

當情人相別；

最後的一吻，也就是

後會的信誓。

希望藏在愛人胸懷，

和暖如春暉，

牠織成了柔軟的絲，

繞住了相思。

希望是個小小的字，

牠是首新詩，

就誰個的天生才子，

也寫不出

這首好詩。

## 阿舅的鬼影

羅念生

我恍惚看見了你的陰影，

出現在我這中夜的牀前，

一團驚喜爬進了我心，

像門徒驟見了耶穌生旋。

我正想訊問你的遭歷，

你用目光向我指示，

還沒有開言就聽鷄啼，

你的鬼影忽然消逝。

我驚醒來淌了一身冷汗，

在溫暖的被裏倒覺冰涼，

我在牀上終宵輾轉，

這場幻夢有什麼兆祥。

自從那日送你還山，

你的家道就往下牽，

你妻子的眼淚終年不斷，

到晚來屋頂上不見炊煙。

幸得庭前發了新筍，

漸漸的就會竹葉陰濃；

願你的陰魂從此安定，

不會再來向我託夢。

未必是你怕我在異域飄零，

追過地球來同我作伴？

我今夕來在這繁華的巨城，

在人衆裏我愈覺孤單。

也許是爲我不知自愛，

造下了這上天不赦的罪惡，

你今夕才來向我警誡，

要我到你的坟前悔過？

未必是這懺悔已經太晚，

我的死期就要來到？

我願隨你一同歸返，

讓靈魂飛到天外逍遙。

## 齊里尼

羅念生

天才的前身原是魔王，

他不怕死來也不怕生，

上帝給了他一把利劍，

憑這劍他可以到處殺人。

那時不在虎口裏逃生？

在暴力下他兇惡得好像雄獅，

在美麗前又柔順得好像羔羊，

不，羔羊原指美麗，

他倒像那深山裏噬羊的狼。

一切手上的藝術他都會，

（藝術原從技巧裏得來）

他破壞人家再來創造，

這世界只容他才是天才。

試看我們自己的天才，

（我們的天才全靠自命）

天才的怪癖我們學到了，

說到本領可就不行。

沒還觸到癢時就叫痛，

痛起來時又不會呻吟；

我們的天才全是白癡，

賣盡了奶勁兒也賽不過人。

Impromptu 羅念生

聽說我生下地來打過了「三朝」

我的雙手緊緊的捏着拳頭，

阿娘見我的胎髮生得美好，

再三叮嚀這護符要好生保留，

童年時我曾經斷過一次髻髮，

那時我剛剛蓄起了一對蜻蜓，

阿舅提着寶劍替我斬掉，

那知這頭髮會短了我的命？

和尚打架，捨了辮髮扯耳朵，

你瞧，我人還未老，耳到先聾；

因此我決心又把長髮蓄着，

除却了美觀以外，益用無窮。

還繫不起蜻蜓就惹人厭恨，

說我不會做詩又不會畫圖，

亂鷄窠又長長了三寸三分，

好像那牢獄裏剛才拖出的囚徒。

非也，詩人與畫家我原不配，

我的用心不過是學學女人，

你瞧這背影兒多麼像一支鳳尾，

雌雄孰美，試看那鳥的羽翎？

可是我如今忽然又削做了光頭：

並不是因為杷梳的痛癢難當，

也不是因為糟塌了潤髮香油，

我的後腦又不曾生過疔瘡。

乃是爲我把弱點洩給了女人，

正如古來的撒模生失去了金絲，

從今後再沒有力量去抵抗生命，

不讓我去出家我就死

## 夜遊

羅念生

好像在深谷裏，兩邊盡是高牆，

牆上嵌着無數光亮的玻璃，

像一幅幾何圖案。這兒望不見

明月，讓明月去照荒郊，這兒

有的是燈光，比太陽還要亮，

光影裏映着引誘的彩色，不住的

在那兒變幻。滿街上是擁擠的人，

人的擁擠，像螞蟻一般的爬動，

匆忙；他們臉上掛着微笑，

蓋着了白日過去的憂愁。那女人

打扮得一模一樣，捲着髮，染着眉，

嘴唇紅得像火，這樣的寒宵，

多感她們放射了不少的熱。

讓脂香化除了煤氣，車聲裏含着

蜜糖——「蜜糖，再親我一下！」客人，

你尋不到美麗，去問警察，

他會遙指在紅樓第幾家，那裏面

還有更熱的戲，驢子耍把戲。

那雪幕上正映着一幕姦殺，那綠頭巾

得意他作了英雄；那舞台上正演着

漠模萊向着緞裴瀝亞裝瘋；

那歌樓上正唱着博卡約騙了店主

爬樹，他在下和裴亞麥達偷情；

那舞廳裏正奏着「笳絲」，女人的身腰

彎得像爬藤，伏着人家蹈舞。

誰知這繁華會透着窮荒，那不是

一個瞎子在討口，莫怪他瞎，

他走起路來比人家快。誰知

這昇平會應着戰爭，那樓上的電光

說日本人又攻下了齊齊哈爾，替中國

擔憂！那邊的火礮還沒有響定，

這兒已聽到轟烈的聲音。又道

來朝要降雨，今宵呀，努力消磨。

譚

羅念生

上帝呵，我生來是何等的聰敏，能自

竹管理辨出清音，記得我曾經

依傍母懷，聽子規啼喚，我也曾

往澗邊濯足，聽泉聲應自松枝；

待我年齒稍長，慣聽那淫詞

濫調，在柔媚的聲笑裏，消失了青春，

那知這人世還有詛呪與戰爭，

這不諧的震響，使我變作了聾癡。

上帝，我寧願聾癡，這聾癡是無尙的

聰敏，我的心靈更能隨着

你的音律波動，在寂寞的宇宙裏，

我每感到一種微妙的聲響，

我便將它譜入靜的音樂，

超出了時空，超出了一切的律呂。

## 浪費

羅念生

美國人，美國人，你們儘管浪費：

密士士比河崩潰了無量的金沙，

賴亞加拉瀑布瀉下了萬馬

奔騰的水力，不會化做無煙煤；

那成林的大小煙囪，一秒鐘要拋廢

億萬馬力的煤精，工廠裏白化

勁兒造下了過剩的魚皮，恐怕

紐約城一夜間要洩出兩噸的污穢。

唯有美麗，那是自然的一點

精靈，你們不能夠這般奢侈的

浪費，任她在猥褻的舞台上，面

掩着羞恥，放出那火烈的風情，

她好比是一顆堅硬純潔的金剛石，

扔在火裏立刻會化作灰燼。

## 羅斯的女郎

嘯霞

爲何愁眉緊鎖地，

窈窕的姑娘？

那條蛾眉真迷人，

如新的月亮。

唉，愁悶我那能不，

拋棄了家鄉，

違我心願，隨母兄

遠渡着重洋？

爲何憑欄獨眺着，

明眸的女郎？

別浪擲了青睞，在

無情的波浪。

波浪無情我不管，

我只望彼岸，

在彼岸我離別了，

女伴與所歡。

爲何默坐在一隅，

美艷的多嬌，

那不是音樂齊奏，

在催着舞蹈？

我愛舞蹈，當青年

男女成了隊，

但這裏我與誰舞，



誰與我配對？

×  
×  
×

可是呀，

別再愁鬱了，

聰明的女郎，

羅斯本是你故國，

那裏你將有新的生活，

新的希望。

誰說我是羅斯的女郎？

我不是生長在新陸，

物質豪華的新陸，

輝耀着燈光與快樂？

羅斯太黑暗了，太野蠻。

我儕跋涉了重洋大海，

從新陸遠去，只是爲

給他一點光明，

一點文明。

（一九三一年十月，自紐約往倫敦，大西洋

舟中，遇美籍俄羅斯女郎，隨其母兄離美返

祖國。偶與交談，有感而作。）

## 海殿公園的一晚

嘯霞

這幅活躍的景物誰能忘得了？

在海殿公園，迷糶的霧罩蓋了

黃昏，四週的樹都被催睡了，

祇剩有一輪落日，穿出了重霧，

像繪畫般地，遠遠地描在天空。

自然是這般的灰頹，太疲倦了，  
可是在廣場上，在高懸的旗下，  
紅如日，有成千成萬的人頭彙聚着，  
似大海中的黑浪起伏不定。

高梯幾架，成了臨時講座，

連續地，男與女，大聲呼號着：

工人連合，打倒資產統治，——

血汗掙來的錢別讓被刮走了，

去餉養優游在深宮的王族，

當失業的工人饑凍死了；別去

肥胖了把傳道當作生利的教士，

那些貪圖着連耶穌都鄙棄的財富；

或去建設更大的軍艦，殺人的利器，  
在太平洋中耀武揚威。

……有女工走上了高壇，

眉目間露出堅決的氣概，她說：

她是巡官的女，她的丈夫是巡官，

但痛苦她受得太深，要解脫去了，

在紅旗下與高壓的暴力相奮鬥。

這時，曠地的四週佈滿了軍警，

龐大的巨物，在馬上好不威風赫赫？

黑夜快抓住了黃昏，霧更深，

落日匿去後祇剩紅旗在飄蕩。

廣場上的羣衆慢慢地散去了，

他們遺留下不少激昂的呼聲，

在霧氣迷朦的樹林中回響着。

但看呀，公園的一隅，那不是

穿了輝煌軍衣的國王衛隊，

---

三五成羣，浪漫地尋歡作樂，  
在擁抱着，嬉弄着，無抵抗的，

柔軟的女性。

# 大衛王

(King David)

Stephen V. Banét 作  
羅念生 譯

(一)

有一天大衛王撫琴高唱：

上帝是一位妬嫉的神！

他的報應絲毫不爽！

上帝在上，神中的神！

『上帝降福，年年保祐我，

上帝保祐我，無災無禍！

『牛羊與妻妾，糧食與蜜釀，

使我一生飽受飽膏。

『還有扁鼻的肥胖女人，  
圓滿的幸福，永無窮盡。

『我保守着安寧像一個葫蘆，

上帝是一位和悅的神，

主呵，請擊破敵人的牙骨！

上帝在上，神中的神！』

大衛忽然停了手，

心中感到了一陣憂愁。

這憂愁和兇猛的崖鷹一樣，

飛來國王的寶座之旁。

「我不思量時，到也快活，難道這一生就只是吃喝？」

「我的詩篇寫得像玉劍，可恨這劍光總不及先前。」

「我一網就把邪教打盡，可是做起來總沒有勁兒。」

「我的妻妾醜得像毛羊，她們全死了我也不心傷！」

那野幕中的女郎那兒去尋，

她們的嘴唇像乳香罌？

『約拉三(Jonathan)和朔爾(Saul)那兒去了？』

西昂的(Noa)城樓又那兒去了？

『還有柏香樹和羅忒的(Nod)山林呢？那雄獅般的國王也沒有聲名。』

他們言行化作了金灰，

他們的名兒像黃連的味兒。

『劊子手的屠刀也斬不斷他們——』

我願隨他們戰死也甘心！」

上帝發着雷霆往下看，

（上帝是一位詭詐的神。）

他遙聽琴絃忽然中斷了。

（上帝在上，神中的神。）

他用虛刺刺傷了大衛，

那創毒透進了國王的骨髓。

他的眼皮像鉛石滾動，

仰起巨頭望着空中。

那毒刺傷人像一隻火蜂，

他道：『這世界本無盡窮，

我且從屋頂去探看皇宮。』

（二）

芭茜芭（Bathsba）在綠藤的屋頂上沐浴。

（上帝是一位權能的神。）

比金盞還亮呀，她赤裸的身體。

（上帝在上，神中的神。）

她的肌膚又嫩又白，

好像燭光下百合的顏色。

國王看了，樂得忘形。

他盯眼望着那入浴的美人。

一股肌香迷惑了國王。

『那乳頭像一對小鹿，』他心想。

他的眼光變成了狡狴。

『那肌肉軟得像雪花膏。』

他把身子挺得筆直，

喚一位臣僕來吩咐了心事。

(三)

曾賴 (Uriah the Hittite) 奔來朝見國王，

血與灰濺滿了他的戎裝。

他的戰袍束得很緊；

要他戴綠帽可不行。

大衛和靄的把他厚饗，

親手遞與他幾片乾糖。

還陪他飲酒，飲到酩酊，

狂笑的把他送入了房門。

這些日子安閑的度過，

曾賴從不去挨近老婆。

大衛的詩裏透着憂慮，

『這樣的丈夫太守規矩。』

國王下詔，招見大臣，

兩人見了禮讓相尊。

「你在疆場苦受了風塵，  
回家去把脚泥洗個乾淨。」

會賴聽了把眉毛蹙蹙，  
他的聲音好像鉛珠。

「這時還沒有班師凱旋，  
我的家是一座封鎖了的花園。」

「箭在飛時我總不安寧，  
我的眼中還蒙着征塵。」

大衛聞奏，獅一般的吼喝，  
「好好的日子你不好過，  
那 goes 去殺敵，血染腰膜！」

會賴出朝，還要拜謝。

大衛看他眼中像有蛇。

國王招來了一位上尉。

「叫會賴去打前鋒督隊。」

「下次攻城攻到激烈時，

上帝是一位仇視的神，

你就退兵，讓他去死。

上帝在上，神中的神。」



(四)

大衛正彈着快樂的調兒，  
驛使奔來朝中稟告。

「捷報飛來，國王大衛！

上帝的兵馬又戰勝了一回！

「敵人像麻雀一般的奔潰，

他們的主帥帶箭呻吟。

「大王的兵將也折了許多，  
曾賴當先捨身報國。」

大衛拋了快樂的弦琴，

撕破了皇袍，痛喪將軍。

可是他心中轉覺融融，

那詭詐的笑容像一位狡童。

「感謝天恩，成全了好事！

曾賴那家活自己討死！

「上帝賜我的恩德無量！  
從今以後，萬事安康！」

國王的心中百般清爽。

他的身上塗抹了膏香，

從今以後，萬事安康。

他的命運像一樹檸檬，

——國王的福壽，無量無窮。

芭茜芭躺在國王的懷裏，

像一隻琥珀的饅兒，多可愛。

(五)

芭茜芭懷了孕，漸漸高凸，

(上帝是一位嫉妬的神！)

那肚兒圓得像一輪明月。

(上帝在上，神中的神！)

拉三(Nathan)是一位衰老的先知，

他向着國王勸語莘莘：

『大王，請聽這悲哀的事情！』

大王的領土內有兩位臣民！

『有一位富得像一隻金羊。』

那一位窮得只有匹綿羊。

『那富翁的家財揮霍不盡。』

那窮人節省來喂他的畜生。

『有一位行人跑進那朱門。』

『討點兒吃呀，餓壞了人！』

『那富翁把他厚厚的款項，』

那肥肉可不是他自己的牛羊，

那是偷來的窮人的羔羊！

『大王，你聽罷這悲哀的故事！

這些人應該怎樣處置？』

大衛聽了不禁大怒：

『趕快擒來，把他殺戮！』

拉三吠曬，像一隻豹頭杯。

『你就是那人，國王大衛！』

這好比天上有人撒謊，

大衛像電神立起來一望。

那眼光可不及拉三的強。

他那魁梧的肢體抖顫着，

向拉三的神易叩頭認過，

拉三是上帝遺來的苦果。

他的聲音依舊如雷，

『我知罪了，哦，我懺悔！』

那善言的猶太先知答道：

『看你立下了這許多功勞，

仁慈的上帝將你寬饒。

『但芭茜芭的身孕，你的種，

生來就病死，不中用！

大衛聽了不住的太息，  
滿面的淚珠化成了氣。

他用煙灰污穢了頭髮，  
躺在石頭上不肯回家，

他在那兒哀求上帝：

『我的主呵，妬嫉的神，  
保祐那嬰兒，別讓他死去，  
我的王呵，神中的神！』

(六)

在那兒他躺了七天七晚，

像受傷的獅子，痛吼哀喚。

七個中夜，極度的悲傷，  
罪惡死死的附在他身上，

他抑制着自己的情慾和驕侈，  
直到嬰兒病死時。

後來他起身了。天時吉利。  
他的罪惡流水般的洗去了。

他淨身抹油，披上了新衣，  
唱着聖歌，禮拜上帝。

他的臣僕正掩埋尸體，  
驚問他爲何這樣歡喜？

他和悅的向着他們說道：

『我的罪惡隨嬰兒沒消了。

『不死也死了，我的孩兒，  
我就追着他也喚不回來。

『我何必對着苦痛哽咽？

這樣的悲傷像帶鐵鏈。』

國王重新撫琴弄絃。

他的心兒像綠葉的光豔。

他的靈魂化成了金菜花，

『我悔了罪過，不再犯法。

『上帝對邪教徒從不留情，

但悔過的人們却得歡心。』

他的想像像鴿子翻飛。

『芭茜芭』的容顏，該不會稍褪？

『她痛苦嬰兒爲罪惡早殤？

我要去安慰我的綿羊。

『上帝的公平蜜樣的香甜，

我要去安慰她，頌一首詩篇。」

他歡喜的進入了後宮中，  
輕快的奔跑，像一位牧童。

他看見她哭，衣裙也被掛，  
正在忍受着上帝的懲罰。  
他把自己的快樂來寬慰她。

生成是女人，哭一會就停了，  
她安慰之後，又懷了孕。

算來他的命星也壞，

不看他一身也帶滿了刀痕，  
決鬥，坐監，中毒，遭劫，

十月胎滿她生了個兒郎。

（上帝是一位權能的神！）

這兒郎就是朔羅廳（Solomon）

他承受威權永做國王！

（上帝在上，神中的神！）

——這是一九二三年的一首獎品詩，

首先在美國國家雜誌上發表過。材料取自

舊約 II Samuel 第十一、十二兩章。這些獎  
(190)

品詩經 C. A. Wagner 集成 "Prize Poems

1913—1929" 上有 M. V. Doran 一篇長

序，由紐約 Charles Bone 出版。——譯者

十九年除夕

# 禍水

噫 嵐

一覺醒來，要不是抬頭看見對面壁上貼着的「禍水」兩個大字，風幾乎忘記昨晚在斐頓俱樂部的事了。

早晨的陽光正由東邊一個窗戶射進來，照在那兩個大字上，本來在紙上似乎站不穩的字，更有要往下掉的樣子了。日光中夾着一堆樹影，在牆壁間掃來掃去，風的思渴，也正和樹影一樣，在心頭搖擺不定。

他的頭伏在枕上，兩手把着床欄，對着「禍水」兩字沉默了好一會，接着一聲長嘆，那嘆聲是這樣突然，把窗外一隻正在向着陽光歌唱的鳥兒也驚走了。

如其聲音也像化學的混合物一樣，能在試驗管中化驗時，風的這一聲長嘆中，怨恨的成分要比追悔多得多。

樓梯上傳來踏踏的聲音，一個人口中哼哼有詞地走上來了，聽那哼哼的調子，風知道那是誰，趕緊一翻身，把眼睛閉着。

並沒有出乎風的意料，那人一推門便進來了，風於是聽到下面的話：

「唯，孩子，八點五十分了！」

風沒有回答，那人把桌上的鬧鐘開滿，放在風的床頭，手一鬆，叮噹叮噹，如一陣急雨，風的眼睛不得不睜開了。

「喝，居然有醒的日子，我的天。」那人笑着說，把脇下夾着的書本放下，坐在風床前的一張搖椅上。

「東生，我告訴你，信不信由你。」風一翻身坐了起來，嚴肅地說。「我現在真的醒了，不再做那些玫瑰色的夢了。」

「哈，哈，得，孩子，」東生笑着兩手扶着膝頭直搖，「又是從雅瑪那裏受到了甚麼刺激了？」

風搖頭，兩眼瞅着對面的字。

東生也見到那兩個字了，笑了一笑，說：「到底是怎麼回事？居然鬧得貼標語了。」

「是昨晚……在斐頓俱樂部——」風一搖頭，不說了，鼻子像有點發酸。

「我知道，孩子。」東生的頭向後一靠，椅子跟着向後搖。「是不是雅瑪和別人跳舞，你看不過眼？」



『你怎麼知道？』

『知道？哼，七年的老留學生了，甚麼事我不知道？還不是那一套？』東生停住了椅子的搖擺。『認識，交情，吃館子，看電影，跳舞，吃醋——』

『更正你那最後的兩個字。』

『嗚，你不承認？』東生帶着驚奇的樣子望了他一眼，接着又笑了。『更正就更正，反正是那麼一回事。告訴你，風，這樣的事我看得太多了，我老早就對你說過，咱們是內地來的，她們是美國生長的，背景，環境，相差得太遠，做愛是不易的事。』

『不必再說了，再往下說便是：土生子女既根本不懂中國的事情，美國人的好處又一點沒學到。是不是？是不是？』

『你既知道，我又何必多說。』

『但是雅瑪與旁人不同。』

『那兩個字就不應有！』東生指着「禍水」。

『我恨她，我恨一切的女人！』

『恨？那好辦。』東生站了起來。『十點你還有課——我也有課，我還得先上圖書館找

一點參考書，再見！』

東生走出了房門，口中輕輕地哼着近來電影中最流行的新調子：

『女人，我恨你！』

我吻過的香唇，

爲甚麼又印上他的？

女人，我恨你！

『女人，我恨你！』

我枕過的白臂，

爲甚麼讓他安息？

女人，我恨你！

『.....』

.....』

歌聲轉入了對面的房中，風的心頭却湧上了雅瑪的小影，那眼睛，那嘴，那全身，無一處不呈一種誘人的姿態。想到第一次和她接吻時，所得到的那一種溫柔甜蜜的感覺，他惘然了！

無可奈何地起身穿衣服，在外衣的左邊口袋裏，發現了一條淡黃色帶紅點的薄綢手巾，他一看便知是雅瑪的，但爲甚麼會跑到自己的口袋裏來，他一點也不知道。微微的一股淡香，還逗留在手巾上。他想：『魔，女人是魔，慣使這些魔法來迷人！』

歌聲又從對面房中傳出，是東生的聲音，在門上敲了幾下，大聲地說：

『戀愛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戀愛，你十點鐘還有課啦！』

『知道！』風答應着。

東生口中仍是哼哼有詞，走下樓去了。這次不是哼的：「女人，我恨你」，却換了：「瑪利，我愛你，我真愛你。」

想到上課，風記起十點這一堂課是「十九世紀文學史」來，無疑地他要遇到雅瑪，因爲他和她認識便是在這課堂上。他想：雅瑪今天也許不願見我，缺席也說不定。

萬一她來了呢？好像有誰在問他。他的回答是：給她一個不理。女人是禍水，惹不得的

，不管雅瑪怎樣來引誘他，他決定不理。這是一個好的試驗，如果他這次戰勝了，能不爲女人的魔力所屈服，有這樣的毅力，他以後在任何女人面前，便不致低頭的了。

把起身後一切例行公事辦完，已快到上課的時候了，他在書架上找到筆記夾子，一眼便看見上面畫着的一個女人的頭，那是雅瑪平時在講堂上替他畫的，爲免除這魔鬼的符咒起見，他把夾子留下，只拿了幾張筆記紙走出房門。

正是下課的時候，路上夾着書本的學生，往來不絕。他走過教室的長廊，那廊下的日光中坐着一對男女，書本拋在一邊，兩人頭挨着頭不知在講些甚麼；另一對是坐在草地上，互攪着腰，那女人的腿翹得高高的，有時還不住地用腿在空中打圈子。這兩對年青男女們，臉上蒙着快樂的顏色，心頭溫着香甜的美夢，在風看來，更覺得是幸福的，幸福得風不願多看，忙忙走到自己的教室門口。

教室的座位，和他昨晚的命運一樣，是派定了的。因爲班上祇有他和雅瑪兩個中國人，所以他們被派在最後一排。他進門看到後排沒有雅瑪的影子，心中覺得平靜了一些，但走到自己的位前坐下時，却又似乎感到空虛了。

上課的鐘聲響了，白頭髮的老教授走了進來，跟在後面的便是雅瑪，她帶着她那自有生

以俱來的神祕的微笑，仍是沒事似的，走到自己的位子。風裝做甚麼也沒看見，低着頭默對着手中的幾張白紙，但他心中感到一陣酸楚。

替她脫下外衣，幾乎是風每次的例課，但他今天坐着沒動手，明知她用兩手很費力地在掙扎着卸那外衣。那淡黃色薄呢外衣的衣袖拂到了他的左肩上，他輕輕地把牠挪開，仍是一聲不響，頭也不向左望。

雅瑪奇異地向他望了一眼，見他那臉若冰霜的樣子，她抿着嘴笑了笑，淡然地打開了筆記本，從皮夾內取出自來水筆，也低着了頭。

老教授今天講的是英國浪漫主義的一章，正講幾個浪漫主義大師的作品，講得天花亂墜。大家都知道老教授是世界研究浪漫主義有數的權威者之一，選這課的目的，一半也是爲的要聽這一章，都豎着耳朵靜聽，右手機械般地筆記個不停。祇有風和雅瑪兩人各有各的心思，雖然都裝着在用心聽講，手也寫個不停，但上面究竟寫些甚麼，連他們自己也是莫明其妙的。

過了一會，雅瑪回過頭來，望了他一下，他仍是苦着臉低着頭，沒有理她。雅瑪於是把左腿疊在右腿上，那用絲襪裹着的大腿，便呈露到風的視線中，風不自主地從那新流行像中

國草鞋式的黑鞋望起，一直望到她的膝頭，她更把短裙望上提了提，那膝頭以上又多露出了兩三分。風趕快集中視線在筆記紙上，他心頭惴惴，像剛從一個陷阱裏逃出來的野獸。

雅瑪見他不再注視，似乎感覺到一點失望，但她臉上仍是帶着神祕的笑容，淡然地，像對於甚麼都有把握，甚麼都不在乎。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雅瑪的自來水筆掉在地板上。替女人拾東西，在西洋幾乎成了天經地義，並且當着許多毛子們，風雖然決心不理雅瑪，却不願忽視這禮節被人笑話。他隨手拾起了那支筆，遞給雅瑪，但他不敢望她的臉。雅瑪輕輕道了一聲：

『謝謝！』

這聲音是多麼輕柔多麼甜蜜，風心中動了一動，但他極力忍住，幾乎是用的哭的聲音，他說：

『你是受歡迎的。』

經過了這一次的難關，約莫平靜了十多分鐘，風心中似乎感覺到勝利。他想：女人，禍水，魔，你的技倆也不過如此！這次我要戰勝了，我在世上任何女人前，都不會屈服的了。雅瑪心中却不是這樣想，她以為坐在這旁邊的男子始終是在她掌握中的，就像一匹毛頭

小狗，無形中有一根繩子拴住了頭，繩的另一頭，始終是握在她的手中，不怕你跑得遠，只要甚麼時候手中的繩子一緊，自然會乖乖的跑回，伏在腳邊，圍住亂嗅的。

雅瑪打開了手邊的皮包，把夾層中的鏡子翻開，對着鏡子往唇上擦胭脂，從鏡子中她看到風的面龐，仍是那冷冰冰的樣子。這時太陽正從後面窗戶中射了進來，她把鏡子略向右歪，那日光便正反射到風的鼻子上，更由鼻子轉到左眼，風忍不住向左一望，在鏡中已見不到日光，祇見到那新塗的腥紅的嘴唇，嘴邊還掛着絲絲的神祕的笑容。

半天，他似乎嘆了一口氣。

一嘆氣，勝利便跑到雅瑪這邊來了。她放下了胭脂，取出了銀質鷄心形的粉盒，拿起那圓形的粉撲在臉上擦粉，她察覺了風的不安的情形，又從鏡中窺見風時時在偷看她，她心頭更有把握了。

粉中放出絲絲的香味，這香味是風在這女人臉上聞慣了的，不濃不淡，幽幽地，沁到人的心坎上。從這上面，風又想到許多過去的溫甜的夢，他忍不住，像要哭，却又哭不出眼淚來。

女人却更加放恣了，擦完粉，取出小梳子梳頭髮，兩手向後掠，那彎彎的白嫩的手臂，

差不多湊到風的臉上來，臂間放出另外的一種女人的氣息，混合在一種濃烈的人造的香氣中，比粉的香味，使人更難耐。

他忍不住，用着乞憐的眼光向雅瑪注視，像哀求，又像道歉。雅瑪驕媚地向他望了一眼，抹去了嘴上神祕的笑容，低着頭整理皮包中的零件——那些戰勝了風的法寶。

雅瑪再一回頭，兩人的目光又遇着，她笑，他也笑了。這時堂上的老教授正講到大詩人雪萊向革命哲學家哥德文的女兒求愛的艷事，大家都在笑。

十分鐘後，雅瑪從風那裏接到一張紙條，上面是：

『雅瑪，你知道我愛你，一千個吻。』

『爲甚麼昨晚和我決裂？今天又不理人？我很想知道，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暫時不給你吻。』雅瑪在紙背面寫的回答。

『因爲我愛你，我愛你已到了發狂的地位。吻，再吻。』風的紙條又遞了過來。

雅瑪看完，向風神祕地一笑，右手懶洋洋地攤在那琵琶形的半塊桌子上，指甲是新修剪過的，尖尖的，光亮亮的，像五片白玉。腕上一個雕成龍形的手釧把手臂卡得緊緊的，更顯得肉的豐滿。風不自主地伸出手想去握住，但白的手臂却縮了回去，雅瑪低微但極嚴肅地說



『下了課跟我去，我有話要同你談。』  
說完，她默默地望着講台上的老教授，一聲不作，樣子很嚴肅，比以前的態度顯然是兩樣。

風祇好也規矩地坐着，默默地望着老教授的一嘴白鬍子，心中的野馬却在四處奔馳，連自己也不知想到甚麼地方去了。

下課鐘打後，沉靜的講堂起了紛擾的現象，關筆記夾子的聲音，夾着椅子在地板上擦出的格格的聲音，充滿在這講堂內。雅瑪站起身來，風替她拿起擱在椅背上的外衣，她不讓風替她穿，自己接過拿在手中，夾着皮包，向外便走，風無言地在後面跟着。

雅瑪今天穿的是薄綢的上衣，兩臂短袖在春風中搖擺，有時緊貼着肉，更顯出圓美的外形。頸後露出白嫩的肉，像半邊潔白的月亮，襯着淡綠色的綢子，真是美極了。風望到那塊半圓形的肉，恨不得咬在口內。

風想和她並排走着，雅瑪似乎不願，他緊走幾步，剛和她並排時，她加快她的脚步，又走在他的前面了。這樣，由教室的走廊，出了黃色的拱門，轉過紀念堂，走過草坪，下了白

石塔級，往左拐，在一輛新式雪佛蘭汽車前停住了。

望到那深綠色的車身，和那中間拱起兩人座的篷子，風知道這是雅瑪一月前新買的汽車。他照往常一樣，坐在開車的那座位上，但雅瑪却趕了他下來，要他坐旁邊那座位，她自己把住了車盤。

他退下車來，却不敢上車去，心中奇怪，爲甚麼雅瑪這次不讓他開車。

她一踏「開關」，汽車呼呼地响起來，見風仍呆在一旁，她帶怒地說：

『上來呀，先生，我不會謀殺你的。』

風只好坐在她的旁邊，剛關好車門，車身便動了。車開得那樣急，風幾乎向後栽倒，要不是他把住了車邊。

向她說話，她不理，用左手圍過去，也遭了拒絕，風沒法，不知她究竟要把車開到甚麼地方去，又不知她這小心裏安排了甚麼主意，更不敢問她半句。女人的心是比「斯賈克斯」*Spina* 更難猜的一個大謎，他祇好默默地望那風鏡前的景物。

這是一個已經熟透了的春天，雲外，水邊，樹上，都充滿着勃勃的生機，大路上來往的汽車格外多，比平時開得格外快。山上一望是青青的，山連山，一片青，永無斷處。路旁草

地上滿開着那叫「加利福尼亞」的黃花，像一羣星子，到處都佈滿了。遠遠平整的草地上，有人在打哥爾夫球，男的，女的，紅的，綠的，點綴在這春意瀰漫着的畫圖裏。風心頭忽有所覺，回頭望着雅瑪嚴肅的臉，他不敢說甚麼。但他覺得雅瑪真美極了，先前媚態時有媚態的美，這時嚴肅另有嚴肅的美態，他簡直找不出她有任何缺點來。

車離開了大路，轉入一條不大平整的小路中，汽車漸漸地少了，房屋幾乎看不見，四圍是青的，青的外，見不到甚麼。這小路引到一個小山上，山上的樹木很多，尤其是那種加利福尼亞特有的「猶克利」樹，高可參天，同時又有樹枝低垂到地上，那樹皮好像是永遠掉不完的一樣，常有一些掛在樹枝間。祇要有兩三棵這樣的大樹，便抵得過一座大森林。山上輕易沒有人來，除非是成了對的青年男女，特來此地完成他們浪漫的美夢。

在山坡一個更僻靜的地方，車突然停住了，雅瑪把「停閘」閉住，回過頭來，嚴肅地向他說：

「請你向我說明白，爲甚麼昨晚那樣同我決裂？今天又裝模作樣地不理人？」

「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風勉強笑着說。「因爲我愛你，我愛你到發狂。」

「我不要這樣含糊的回答，我們要把事情彼此弄明白，揭一回總賬，免得彼此心裏不舒

服。」她兩手交叉在胸前，對他說。『說，痛快的說。』

風始終是不願把心中蘊藏着的真的理由說出來，不但不好意思說出，並且那不過是一種妄測，連自己都覺得難成立爲一個理由。

『說呀！』她的眉頭緊繃着，兩條黑的弧線，向中集攏起來。『你不說，我替你說了罷。因爲我不該同那男子跳舞，是不是？你疑心我——』

『雅瑪！』

『怎麼？不對嗎？』她歪着頭，問。

他無言，頭低了下去。

『於是，你不願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強迫我回去，我拒絕了你那無理的要求，你就生氣，粗暴像一匹猛獸，罵，你甚麼話都罵得出來，你罵我父親開賭場，騙華僑的錢。』說到這裏，雅瑪的眼淚掉了下來。『我不知你憑甚麼能污辱我父親的名譽？退一萬步，即使我父親開賭場，爲甚麼這罪名要加到他的女兒身上來？』

雅瑪哭得很傷心。他不知怎樣才好，想到昨晚的情形，他心中又悔又愧，雙手伸過去想擁抱她，但給她打掉了下來。

『你毫無理由地罵別人，要不是我從中阻住，你知道別人在握緊拳頭等你，你知道那人是得過拳術比賽的獎品的，你知道那會有甚麼樣的結果。』她的眼淚一串一串地往下掉。『父親決定今天下午起訴，我希望你拿出他開過賭場，欺騙過華僑的證據來。我希望你能有證據！』

『雅瑪，我錯了，我認錯。』

『我本不想來上課的，不想見你，讓你去坐監牢，你知道無端污辱別人的名譽，至少是半年的徒刑。』她哭得更利害。『但是，鬼使我來見你，我被鬼迷了，鬼，鬼，魔鬼！』

她氣得亂抓頭髮，風用力抱住了她，然後在她耳邊，低低地哀哀地說：『雅瑪，我錯了，我悔，我對我自己的行為慚愧，我求你的饒恕，我答應你以後再不有這樣的行為。』

她仍是哭，直到他用盡男人對於女人應有的溫柔，並且答應向她父親及那一同跳舞的男人道歉，她才止住了哭。

『你不是不知道的，』她說話仍帶着抽咽，『我和那男人並沒絲毫的關係，你知道在跳舞場中，是任何人都可請求同跳，並且又是事先得到了你的同意——』

『不必說了，讓我們忘記了這事，我承認是我錯。我愛你，你也愛我。』

『誰愛你！』

『儘管你口頭不承認，我看進了你的心。你不愛我，你今天是不會見我的。』

『我是被鬼迷了。』

『不必再提這些了，雅瑪，讓我們儘情的享受這大好的春天，莫辜負了上帝的賜予。』

風替她拭去了臉上的淚痕，又打開皮包，拿出口紅與粉盒，遞給她，替她捧着鏡子。看到那些女人的法寶，風有點惘然。再看到雅瑪那一頭散髮，那哭後微浮起的眼球，那仍然緊鎖着的眉頭，那闔在一塊往上翹的小嘴，他忍不住突然擁抱了她，把嘴唇強烈地湊了上去。

.....

風回到自己的寓所，已是晚上十一點鐘，進房開了電燈，第一件事便是去扯那「禍水」的標語。使他吃驚的是：那標語已翻轉了過來，上面用英文寫着：『The Fountain of Happiness』（樂源），下面有兩個小字，是：T.S.

他正在驚愕間，對面房中發出了東生的「瑪利，我愛你，我真愛你」的歌聲，不過凡是歌中的「瑪利」都換成了「雅瑪」。

十九年四月寫於美洲西部。

# 斷了綫底風箏

林 率

禮拜五照例是郵差上山底日子。一個沈靜底帶病態底青年靠了窗口坐着，望着外面靜寂底山坡，綠粼粼底廟池，濃綠底樹葉，隱約地遮蓋了那灣灣曲曲引到廟門口底石路。微風吹動樹葉的聲音，幾次招了他的虛空底注意。但他不會失望，因為他等待底人，終究來了。於害他的靜默底臉上，也淺露了許多喜悅底靈活底紋線。

『啊！在山裏養病半年，只有這算是我的伴侶。』他拿了一小紮信，輕輕地安慰着自己。

他把信放在几上，想在抽屜裏找出了明信片長口剪刀；但他的心，先被一張鮮艷底婚帖引去了。他抽出了一看，全身立刻打了個驚變，喜悅如潮汐般退了回去。他感覺了呼吸的低沈，自身的孱弱，不由自主地，倒進了一把高背底藤椅裏。呆了半晌，他才又把這帖看了一眼，很失望地幽長地歎了一聲：『不想她就好結婚了。』歎了，他把頭仰靠在椅背上，矇閉了眼，昏昏地似乎睡去。

這時他溫習着，細細地溫習着七年前的童年。

不知那一個黃昏，他急急地自學校裏跑回家裏，心裏慌着他父親的責罵，爲什麼這麼晚才回家。於是他躲進了大門，輕輕地上了樓，挨進了他的書房；但他還沒放落書包與石板，他的八歲弟弟就大聲喊着進來了。

『大哥，我們都要搬到樓下住了！』

他連忙搖着手教他的弟弟不要做聲，一會才問：

『爲什麼搬到樓下去？』

『媽說歇幾天有家姓吳底要搬到樓上來住呢。』他的弟弟的聲音也跟着他降低了。

『姓吳？誰？』

『我不知道，媽那裏有張照相，我們看去。』說着，他的弟弟拉了他的手就走。他雖是有些膽怯，却極願見那相片。

他們走過了東房門口，父親在房內看着書，似乎沒有留意，他低着头悄悄地滑過了，進了東房後面，母親正在看那相片。

『媽，給我看一看。』他伸手來奪。

『士成，你怎會才回來？』她問着，慢慢把相片遞給他。



『我早回來了。』他怔了一怔。

母親再沒說什麼，父親在前頭，似乎也聽到，仍舊看着書。這時士成才放定了心細看那相片。

『這個是吳先生，這個是吳太太，這個是他們的女兒。媽，是不是？』他的弟弟士信指點着相片告訴他。

母親答應說是。她又吩咐他們，吳先生搬進來以後，要和和氣氣，千萬不要頑皮。但士成沒聽着，他只注視着相片，面上似乎微微發燒。

『她怎麼穿着外國衣服，媽？』他指着相片中一個明秀底小姑娘，他不敢把手指捺緊在相片上，鬚髯相片上塗了墨漬，要沾手一般。

他們的母親告訴他們這相片是在外國照底，吳先生回到中國不久，找不着地方，因為兩家向來認得，所以暫時就住到他們的樓上來。

她把相片放進抽屜，走了出去。士成就牽了他弟弟的手到一間黑屋裏，兩人並排坐在一個軟椅上；他仆在他的肩上，細聲地問：

『吳先生的女兒，今天有沒有到我們家裏來？』

『沒有，只吳先生同吳太太來了。』

『媽說她也來我們這裏住嗎？』

『我問了媽，媽說是底。大哥，這樣我們玩抬新娘子的轎底時候，不是好教她做我們的  
新娘嗎？』

『怕她不肯呢。』他更放低了聲氣，但很急促地附了他弟弟耳朵問：『弟弟，你知道她  
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我問媽去。』他甩掉了士成的手就走。士成忙把他叫住了。

『你去問媽，不要說我教你去問底。』

士信答應了一聲，跑着去了。士成蹣手蹣腳暗暗跟着了他，到隔壁房內，把耳朵壓在壁  
上私聽。

『媽，吳先生的女兒叫什麼名字？』士信嬉笑着問。

『你問他做什麼？她來了自然會知道。』

『媽，唔……你這會告訴我啦，唔……』他纏繞着他母親。

『好，我告訴你罷，她叫做紫瑛。』她笑着說了。

士信便奔跑了出來，見他哥哥在隔壁房內牆上，用手指劃來劃去，像是寫着什麼字，便大聲喊了一聲大哥。士信正要開口說，士成忙搖手阻止他，二人同攜手回到那暗室裏。士成臉上，還有些紅紅底。

那晚臨睡前，士成又到那房內，把相片偷看了一回。

他對他的未來底小朋友，懷着許多奢望；每天從學校裏回家，他總先要查查家裏多了人沒有。頭幾次他失望了，感覺着一種他沒經過底苦痛。

「媽，吳先生幾時搬進來？」他常常這樣地問他的母親。

「前回說歇幾日搬來，現正已經半個月了，大概不來了。」

她的淡淡底回答，常使他心神不安，獨自到一間冷房裏冥想。不來，他總以為是他母親騙他底話；因為吳家的許多傢具，已正正經經排列在樓上了。

他的母親真地騙了他，他們終究來了。雖然日子久他把這件事已冷淡下了，但屋裏新來底聲音，不難重引起他的潛伏底生命。紫瑛是在那裏，正同照相裏底一般嫵媚，不過已經改穿中國衣服了。她羞怯地立在她母親的身旁，手緊拉住她母親的手。士成癡立着門邊，不時飛眼偷看她。他們倆似乎都礙着陌生，靜默地守着口一句不說，雖然都互相心許是遊戲底伴。

侶。

紫英的靜默，也許不是怕着陌生，因為一個月後她是與初來時一般靜默。她不常下樓來，所以他們見面的機會都少。他雖與她談過，但她冷冷地說了一二句，便逃回樓上去了。這樣一來，他心裏着了慌，他似乎覺得他一個月內的希望，像琉璃寶塔般，碎琅琅在他的面前坍倒。

他在樓下，偶然聽到了她聲音，辨別出了她腳聲，他常揣想着她的行動。旁晚他聽到低微底歌音，自樓上吹了下來，他就走到天井裏，斜睨着樓台。他常幻想：要是他會化做那高過樓上欄杆底木蘭的一瓣葉啊，他是怎樣快樂！

他也幾次預備好了理由，想走到樓上去；但他又恐懼着他們會發覺了他的理由，是故意捏造底；所以他每每走到樓梯口，就帶着狂跳底心房折回了。

一天一天過去，他那兒童的野火般底熱情，也慢慢地變成了灰色。他在他的小腦袋裏，已留了一個驕傲底冰冷底石膏模型的印象。

但很微倖，機會證明了她不是一個石膏像。這機會是這樣：一個黃昏，僕人交給他一封

信，封面上寫底是外國文，他仔細一看，明是吳紫瑛的拚音。他笑了一笑，不聲不響地登了

櫻，樓上靜悄悄地沒一些響動，單是一個小姑娘靠着桌子，俯着玩弄一堆舊郵票。他膽子忽然壯了些。

『紫瑛，這是你的信嗎？』他把信遞了過去。

她仰起了頭，眼睛閃了一閃，堆下笑容把信接了一看道：

『是底，什麼時候到底？』

『才到底。你爸同媽出去了嗎？』

『是底，別人請他們吃飯去了。』

她取了剪刀把信謹慎地裁開了，抽出看着。他仆在桌上，觀察着舊郵票。桌上還攤着一張宣紙，紙上用各色各樣底郵票，已貼了半個壽字。

一會她看完了信，神色愴然，幾乎掉下眼淚。他急了忙問着緣故。她說德國底奶媽寫信來告訴她，她留在德國的小黃鶯兒，夜裏被貓拖走了。他立刻答應明天爲她買一個。

『我要帶回來，爸爸呀，說這裏有，不許我帶；我來這麼久，就沒聽到黃鶯兒叫。』

『我明天就去買一個叫得頂好聽底黃鶯兒，好不好？紅嘴兒，黃翅膀，黑肚子，綠腳爪

『別哄我，那有黑肚子綠腳爪黃鶯？』

『不，』他笑着，『我說錯了，我說統身黃澄澄黑腳爪底黃鶯兒。』

『明天我要爸爸去買來賠我，不要你去買。』說着她把信摺好了，挾在她父親一本書內，仍舊拿起郵票來玩。

『那末我給你捉一隻，怎樣？』

『你會捉鳥兒嗎？』她掉開了郵票緊急地問。

於是他把他捉鳥的故事講給她聽。她橫着頭，用手支着，注意地聽着。

『一個晚上，一個夏天的晚上，月光照得雪亮，阿方陪我同我弟弟到桑園去玩，就是在城門口底桑園，你去玩過沒有？聽見桑樹裏息息索索地響。我問阿方是什麼，阿方說是布穀窠。那時，芝瑛，我真高興極了，立刻想爬上去捉，——紫瑛，你知道我以為鳥兒同人一般，晚上瞌眼睡着了，聽不見我的聲音。誰知道我沒動手，幾個鳥兒忽啦得飛起來了。紫瑛，你想我傻不傻？後來阿方拿梯子來抓上去一看，只剩下黑花殼蛋了，啊，那蛋真好玩！我要拿回來，阿方說放在原地方，鳥兒回來，明天再捉去。第二天早晨我正上學去，媽問我爲什麼我的衣服背面有個破洞。我也不知道，後來想起大概被桑枝觸破底。媽罵了我一頓再不

許我去了。」

「那末你去捉黃鶯兒，你媽不是又要罵你嗎？」

「她是嚇嚇我底，那會真地罵我？要是我爲你去捉，她決不會罵我。」

這時樓下似乎有人叫他。他仔細一聽，真是他的母親叫他吃飯去。他正想走，紫英又叫住了他。他問她做什麼。她附着他的耳殼道：「吃完了飯仍舊上來玩，我給你一件好東西看看。」

士成匆匆把飯吃了，又上樓來。她仍舊在用郵票貼那個壽字。他問她什麼好東西。她笑着道：

「你先看我貼這壽字，歇一會我就給你看。」

他幫她把郵票一個一個排列起來，隨時她指給他看那一個是美國郵票，那一個是英國底，那一個是德國底……有時他們爭執着壽字的一點該用紅郵票呢，還是用棕色底。終了往往他承認他的配搭法不及她的。一會壽字貼好了，她拿了磁釘結在牆上，兩人遠遠地並排站着觀賞。她現出了喜悅底顏色。

「你看那一種郵票頂好看？」她問。

他看了一會，遲疑着不說。

『都一樣好。你給我看看你的好東西吧。』

『你說了，我給你看。』

他又遲疑了一會，才指出一個印着飄着衣裳底少女底郵票。

『你愛這法國郵票？』她笑着瞥了他一眼。

他臉紅了一紅，把頭一頓。

於是她走隔壁房裏，捧了一個精緻底小箱子過來。她把箱子打開了，拿出一本照相冊子，手招他到軟椅上並坐着，把冊子攤在他們倆的膝上一張一張地翻閱，一面她詳細講給他聽，那是誰，那是什麼地方。其中都是德國照底相片，起首幾張是她的父親和母親，後來幾張是她和德國小朋友合照底。他看到她和德國青年合照底兩張，他感到了一種異樣底不快，口咕嚕着：『這兩個小毛子可惡！』

『好端端地爲何罵起人來？』她嗤地笑了。

『這張不好，看下一張吧。』他心慌了一陣，立刻把這兩張掀轉了。

末了一張是她的八寸單人像，笑迷迷地露出幾粒齊正底牙齒，兩手捧着一個小鳥兒。他



拿起了，對人比着癡看。

『紫瑛，你像照相裏笑起來，讓我比一比，像不像。』他求着她。

『別講呆話，過去底笑臉，怎麼能夠回來？別看膩了。』她笑着把冊子合了攏來，另外取出一束明信片畫片，都是德國各地的風景，一個古城堡，一個大白鳴鐘……，但他不甚注意。

『別那樣，還有好玩底呢。』她從箱裏拿出一盒巧巧板來，他揭開一看，上面是一本簿子，畫着各種底動物，底下是各色各樣底小磁片，好照着畫本排。

『我來排這個，』他在本子內翻着一個小姑娘指着說。

『這太容易了，沒意思；排一個『馬上騎人』吧。』

他們倆一同排着，他老要排錯，不是顏色不合，就是樣子不對。當她笑着把牠們改正底時候，他雖是難爲情，覺着一種圓滿底樂趣。

正在他們依次排一個鵝，一個河馬，一個獵人……與致很濃底時候，吳先生與吳太太回來了。停一會，他也下樓了，她送他到樓梯口，說了一聲『再會。』

從此紫瑛也常到樓下來玩。

過了二天，士成正上着國文課，在書頁內突然發見了三個法國郵票，一個藍色，一個紅色，一個黃色，他知道紫瑛暗中放進了底，呀地笑了一聲。於是全班都跟着笑了。國文先生問他何故妄笑，他忙把郵票隱藏了，紅着臉，一句也回答不出。那天他被罰遲一小時回家。他回到家裏，把書包拋在書桌上，立刻上樓去。他見紫瑛正用棕葉片織着一個小籠兒。

『今天爲什麼回來得晏了？』她看見他上來問。

他就把這事告訴了她，她也笑個不了。

『你編這籠兒做什麼用？』他拿起籠兒看着。

『編着玩，有什麼用？』

『怎麼沒用？我們不好捉個紡織娘關在裏面嗎？』

那晚上士成弟兄同紫瑛到前面園裏去捉紡織娘。士成聽見牽牛花架裏索索：索索：響個不住，便放低了腳聲，躡行上去，他弟弟拿着小燈籠後面跟着。她見他們蹣手蹣脚的情景，遠遠地站在牆角裏笑。

『別笑，等會——』士成沒把這句話說完，紡織娘已經不紡了。他拿過燈籠，在牽牛花上東照來，西照去，只見有鮮活底葉兒，那裏有紡織娘呢。他們退回到牆角裏。她還是笑着

『你還笑，一個紡織娘已經給你趕跑了。』說着，他舉燈籠望她的面上一撞。

『別鬧，誰趕走了你的紡織娘？那裏不是有個叫着嗎？』

士成一聽那牽牛花架上的紡織娘當真又紡起來了，便同她說這會可不要笑了。她等他們走了，也悄悄地跟了上去。士成把燈仔細一照，那蟲兒正停在葉叢裏一根嫩枝上，扇着兩翼孤鳴。他一手攔了過去，落了空，那蟲兒又飛到另外一個檉枝上。紫瑛眼快，伸手攔了過來，笑着對士成道：

『你說我趕走紡織娘，到底誰趕走了？』

士信喊着他要，紫瑛想遞給他；他哥哥阻擋着說，給他還不是糟蹋了；她捉着就該她拿去，況且他又沒籠兒好關。但士信噘着不依。

『我不一定要，你拿去吧。』她給他，就散散地先走了。

士成白眼瞪着他弟弟。一會又抱着他的頭哄着他道：

『弟弟，你是乖底，你把這紡織娘給紫瑛姊吧；她那裏有外國底畫片，我爲你去拿幾張來，好不好？你又沒個籠兒去關，你難道撞着睡不成？等明兒我去買個籠兒，我們捉一個比

這叫得更響底，怎樣？弟弟，你是乖底，你依着我吧。」

他弟弟雖不樂意，手已放鬆了些。他拿了蟲兒，喜孜孜地上樓去了。他弟弟在後面喊着：「不要忘了帶畫片下來。」

他見她一人坐在房裏出神，似乎有不豫之色，見他捏着紡織娘走進了房內，便笑開了臉湊上去看，問道：

「怎麼他不要了，咳？」

「別問，快拿籠兒來。」

她連忙把棕葉小籠兒拿了來，他讓紡織娘從縫裏滑了進去。

「這是綠得怎樣美麗一個蟲兒呀！」她照着燈亮歎着。

「牠叫得才美呢？」

「牠吃底是什麼，能叫得那般好聽？」

「牠吃露水，和南瓜花兒。」

「露水那裏去找？南瓜花兒，又那裏去採？」

「夜裏你把籠兒放在園裏，露水落在籠裏，牠自然吃了；南瓜花兒呢——」

『不，那不是又要叫野貓咬了嗎？』她攔着說。

『野貓不會咬這蟲兒。我說南瓜花兒呢，我給你採去。』

『那末我要像餵我的小黃鶯兒般餵牠，保護牠。』

末了他們商議着那晚把籠兒掛在木蘭樹上。臨走他問她要了兩張德國畫片，一張是隨着流水遊入深處底孤鴨，一張是背向底女人。但他另換了兩張給他弟弟，把這兩張自己留下了；因爲他不能讓別人有她的東西，除了他以外。

第二天早晨，紫瑛一走到木蘭樹旁，已有兩朵鮮黃帶着露水底南瓜花插在籠邊歡迎着她，她知道這是士成上學前採了來，留下給她餵紡織娘底。她慢慢把花塞了進去，然後低聲說道：『小小底綠姑娘，你吃這黃黃底花兒吧。』

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情景也一年一年地變異；不變底只是每年一到夏天紫瑛同士成提看小燈籠到園裏去捕紡織娘。捕了來，照樣地紫瑛編一棕葉籠兒，照樣地士成每天早晨去採南瓜花兒。但自第三個紡織娘跟着寒秋去了後，他們再沒機會了，因爲士成就在那一年到北京上學去了。

離別，他們倆顆小小底心，永沒想着。一直到離別前一晚，他才感覺着離別的苦痛；她

呢，怕始終沒覺着，仍舊保持了她的天真底歡樂。那晚月光是分外底皎潔，他希望同她到園裏，作最後底密談；但她總不下樓來。臨了他跑到樓上，紫瑛正拚着巧巧板。他走過去附着耳朵說，要她到園裏去。

『到園裏去？我不去。我們一同排着巧巧板玩吧。』她笑着回答。

他突然沈默了。緩緩地走到另一邊坐着，仆着頭深思。他明知道她年紀太輕了，但他仍怪着她的拒絕。她似乎有些覺得了，悄悄地走到他後面立着，兩手扶在他的肩上問道：

『你明天一早就去了？』

『是，』他抬起了頭，在前面著衣鏡內，看見一個秀麗靈活底小姑娘站在他的後面。他徐徐地把頭扭轉去，他的唇微微地挨過了她的頰，她的細唇，他突然振慄了一陣，覺得腦部熱烘烘底。他見她仍舊鎮靜着，似乎沒像他那般感着了此中的神祕，心才定了些。

『我們玩巧巧板吧，』她又邀着他，『到園裏去時候太晏了。』

『我不玩這個，我：我想：』他囁囁着。

『你想怎樣？』她笑着說。

『我想你那張照片，抱着鳥兒照底那一張，送給我。』

『但那只有一張，我自己喜歡牠。』

『你送我一樣你歡喜底東西吧。』

她心裏雖不願意，終究給了他。他拿着笑了一笑，就想回樓下去。她攙了他的手臂，送他到樓梯去，說聲再會。他捏了一捏她的手掌，眼把她的雙唇注視了一會，一步一步挨下樓去。走到樓底，他猶回轉頭去一望，只看見她的衣角了。

第二日早晨紫瑛掙開了眼，見牀頭擱着一封信，封面寫着『留給紫瑛妹，』她拆開看了，是這樣寫着：

『我去了。我不能向你作別，我不能看我的車輪離開你而遠去。你起來，如不見了我，你不用着慌，我總牢記着你。我希望這一年像狂風般過去了，明年回來，第一個我見着底是你。』

一年真如狂風般過去了去，他買了一個景泰藍小花瓶，預備回到家裏，送給紫瑛。但她已不在了。當他上樓見了改動了底陳設，他幾乎昏了過去。怎樣她忽然去了，怎樣她不寫信通知他，她的住址是怎樣，他都不知道；他知道底，只是她跟她的父親到北京去了。有時他想打聽關於她的消息，但一開口，他又停住了，因為他非常地怕着別人發覺了他對她的關心。

他的弟弟呢，似乎又不是前幾年那樣不懂事底人。他也把他父親一年所收底信都翻閱了，但沒一封是從她的父親來底。結果是他常一個人坐在樓上發悶，有時撫弄着那小花瓶歎息。

家裏知道他的喪失底，似乎只有他的母親。他的母親，在一個靜寂底中午，對他這樣說：『士成，我知道你關心着紫瑛，不過你永遠不能見她了。她的父親是一沒用底人，她的母親是一個悍婦人。你得忘了她。』

他對他母親雖然否認他是關心着她，但他的臉已經緋紅了。使他驚心底是他母親對紫瑛的父母的批評，他永沒有聽過底批評。自此他知道兩家經過了衝突；但爲着什麼，他始終不清楚。

日子久了，士成想念紫瑛的心，似乎一些一些冷淡下去。時間正如蠶啃桑葉一般，剝蝕了他的愛情。但他仍舊蘊藏着一個希望——她是這般年幼，他回到北京學校裏後，仍舊有一天他會在街上，在公園裏，或在宮殿裏，遇見了紫瑛，那是多麼欣喜！

但這真是妄想。他在北京一年一年讀書，非但沒遇見，連消息都杳茫了，就是他自己也忘了一切，他簡直忘了她已長成了一個少女。這會他在病裏忽然接到了她的婚帖，他舊日底悲哀，正如瘡疾般復發了一次。他回想着過去底事，鬚髯昨日一般。他慢慢地睜開了眼，已



是落日西沈，斜陽從窗門射了進來，在牆上投了一個人影，他回頭一看，那影跟着落日漸漸地濃黑了。窗外灰色底雲蕩漾着，一隻小鳥，跟着一隻斷了綫底風箏遠遠地飛進藍蔚底雲天裏，他望了，低微地歎了一聲。

※

※

※

次日起來，他覺昨日起事，似在夢境一般；但桌上明明擱着那個紅帖和一堆未拆開底信，事情怕不是像他所想般突兀。他先拆了他母親的信，信裏寫着：

『士成，我猜你接到了紫瑛的喜帖了，這怎樣，使你悲痛；但是，士成，你得記着你自己的身體，千萬不要讓這件事增重了你的病。這也許使你太難了，你是個和愛底青年，你怎樣能忘了你會歡喜過底人？啊，我知你是這樣柔弱！但你，士成，若你記得你的母親，與你的母親的希望，你的膽量，會無窮地張大，你的毅力，會無窮地加強。士成，要是這封信，你看了不以爲然，你難道也將你的母親丟開不問嗎？

『我對你說過紫瑛的父親是個無用底人，她的母親，是個不可敬底婦人，你那時聽了，怎樣不喜？我要是再加一句，紫瑛是個不可愛底女孩，我不知道你怎樣恨我了。但是，士成，事實是這樣。你若是不信，我說給你聽，你可得忍耐些。

『自你去北京以後，紫瑛有許多小朋友，圍着她胡鬧，我不知道他們是誰，大概是她的同學。牆門裏時常充滿着吵架底聲音，我是怎樣地不耐煩呵！士成，他們簡直老屋裏一羣老鼠。紫瑛原是一個靜嫻底女孩，怎樣可愛；但自你走了她何以同他們混在一堆？她何以這樣不自愛？』

『那是一個晚上，我嬉笑着對她的父親說，他的女兒年紀小，人到多呢。你知道吳先生好脾氣，是個有笑有說底人；但他怎樣地沒用呵！他把我的玩話去告訴吳太太，吳太太可動怒了。啊，她罵人的聲音，含着刺，含着刀，含着鎗；士成，我恨不得你聽見了，使你也知道溫文像吳太太般，會有這樣下流底談吐。我年紀這般大，永沒見過這種女人。我當時雖悔着我的玩話太過分了，但她那種謾罵，我可忍不下。』

『士成，你如愛你的母親，你就不該紀念着你母親不喜底人。士成，你嫌我苛刻嗎？啊，任憑你怎樣恨我，我終是你的母親，我終愛護着你。士成，我怎樣希望 you 早早恢復了健康呵！』

他的回信是：

『母親，你的信來得這樣湊巧，正與那喜帖，那喜帖同時到我手裏，但不幸我先看了喜』

帖；啊，要我先拆開了你的信，也許呵，我可免了許多痛苦。

『但是媽不要想着我是痛苦着；我是照樣快活着，我是笑着。那個人，那個人我早已忘了。真地忘了。雖然這個帖子嘲笑着我，有時我竟疑心房屋山川都嘲笑着我，暗地下有個人擺弄着我的踏踏底生活的歷程，但是，媽，你那慈愛底信補陷了一切。要我知道有一個人愛着我，媽，那是怎樣欣慰！』

『紫瑛真地像媽說底不自愛！她變得這般迅速！我看見的紫瑛是個靜嫻端正底女子，這會我腦裏印着底，仍舊是那個我愛底紫瑛，要我換上一個像媽所說底印象，是怎樣一件難事呵！媽，要我疑心你是編着她的事來哄我，好使我忘了她，你不會怪我吧。不過那只說說罷了，我那裏會疑心我的母親？我早把她忘了，早忘了，媽，我很快樂，我笑着，媽，你聽呀！』

『我真要忘了她了，媽，我不是哄着你。你要不信，你可把她送給我的東西都寄給我。那是在我的牀頭下，用一張報紙包着。你趕緊寄來，我是天天望着。不過你得注意，媽，你千萬別打開那紙包看，你如果看了，你真會使我苦痛，那時你也要悔。』

『媽，我是整天快活着，你的信給我一生用不盡安慰。我的身體一天一天地康健了，如

果你見了，你會驚異我的健康的增進的迅速。媽，我是笑着，我常笑着，我在這紙上印下了笑容，你看見嗎？」

過了幾天，他希望着底紙包寄到了。當他接到那紙包時，他如接了幾塊石板一般。他慢慢打開了看着，臉上漸漸滄上一層慘淡底顏色。包中是三張法國郵票，一張，他癡視一會，摩索一會，歎息一會。當他看那兩張德國畫片，突然驚了一陣。

他把郵票，畫片，照相，都排在一個銅盤上，用火柴一樣一樣燃着了。他默默地看着火光。一會銅盤內只餘下灰燼了。那張照相仍舊平舖着沒燒碎，在灰中還隱約着盈盈底笑容。他看了幾乎又沈醉了。他擎起銅盤，用唇把那笑容深深地吻了一吻。然後他把灰倒進原來底報紙內，加上了幾粒預貯存底瓦片，包好了塞在袋內，慢慢地踱到山門外的池邊。

他望着四圍暮色蒼茫，岑寂得凝凍了一般。池子裏的水，也平靜得死沉沉底，映出他一個蒼白底形相，他掏出了那紙包，剝冬一聲，扔進了池子。那紙包藉了瓦片的重量，立刻沉了到底，面上水紋一圍一圍直蕩漾到了岸邊。他等到池水平靜得同來時一般，才低着頭散散地拖着步回廟裏去。

# 白金龍

羅隱嵐

(一)

在舊金山一個旅館中，和一個新從國內來的同鄉，談了一回故鄉此次大變故的經過，據說屠殺雖毫不留情，却並不如外電所傳之甚，並且寒家所在的那小城，幸喜未遭波及，把我初到旅館時那緊張的心弦，弛緩了不少。於是朋友便談到平時青年人聚談時所免不了的主題——戀愛。

朋友告訴我許多舊友於我離國後幾年中的艷聞，如在刊物上宣稱要以「廣東貓面」襲任何冰人的子資，在故鄉某大學教書一年後，與一位女學生由戀愛而訂婚，鬧得學生們在他的寢室門口貼打倒式的標語，因此不得不雙雙跑去廣東。又如在學校時終日追逐女生而始終不蒙青睞的安水，竟在自己教的英文班上找到全校的皇后作終身伴侶……這種種的富於浪漫性的傳說，要在當日，我不獨注意地聽，也許搖着筆桿寫成小說的形式，供哥兒們茶餘酒後的消遣了。朋友不知我這一年來性情的變化，祇管如往日般絮絮地說下去，有時還夾以那照例的大笑。但我祇是默默地，把手中一盒「遇彩」香煙，一根一根地抽着，看藍色的煙紋在略

帶暈黃的電燈光下消去，有如我過去的許多夢幻一般。

這沉默的情形，不久就爲朋友察覺了，他屢次像有話要說，却又中止。最後他似乎忍不住，從側面向我旁敲地說：

「你爲甚麼煙癮竟變成這樣大了！瞧，一盒煙給你一陣就快抽完了！」

我當然知道他的主題所在是我的沉默，而不是我的煙抽得太多，但我也含糊地說：

「那原因是近來的生活太無聊了。」

說完，我嘆了一口氣。

朋友怕我傷感起來不敢問下去，急忙轉了話鋒，說：

「你要不要抽中國煙？我帶得有。」

朋友說完，即去開箱子，我要阻止都來不及，祇好接過一支來。擦着火柴，剛吸一口時，那味道好像使我想起了甚麼似地。忽然一眼看見桌上煙罐，那白白的煙罐上印着一條小小的金龍，我不禁失聲道：

「白金龍！」

「是的，白金龍。」朋友回答。「難道你覺得有甚麼奇怪？」

『沒有，甚麼也沒有。』我說完，嘔了一口長氣。但朋友的懷疑的眼光在我臉上亂轉，像找尋甚麼似地，我忙接着說下去：『不過使我想起中國煙和外國煙的不同而已，中國煙的煙絲緊得很，抽起來，不如外國煙那麼鬆，那麼順適，可是煙味就醉得很多了。外國煙烈是烈到極點，刺得你滿口辣辣的，感到一時的痛快的悅意，但是抽完後，甚麼也完了，祇有一口的煙臭。抽起中國煙來，當時是淡淡的，抽完你還覺到那淡淡的餘味。』這話你要應用到中西女人的不同處，也不致大謬的，哈哈。』

我裝着笑臉，大聲地打着哈哈，接着從煙談到女人，談到一切，朋友居然被我瞞過了。我談到夜深才回到自己的旅館來。他還硬塞了一罐白金龍在我口袋裏。

這時大概是午夜十二時了吧，進房來我並沒打開電燈，默默地立在窗前，紛擾的舊金山的都市也漸漸地沉寂一些了，除偶爾有轟轟的街車經過外少聽到別的聲音，滿天是閃閃的星子，與夜裏的都市的點點燈光，遙相輝映。忘去了幾年的舊夢，這在妻前發誓永遠不再想到的舊夢，因一小時以前的一支白金龍香煙，使我在這淒涼的午夜裏，大都市的一個高樓上，把牠在心頭重溫一遍。

那是許久以前的事了，我正在一個被命運派定了住了八年的學校，雖說是最後的一個寒假，不久便可以由學校照八年前入學時所允許的，送我們到另一個國度裏去求高深的知識，但那時校長先生正從南京跑回，滿口的四大化。「化」完以後，舉目四矚，正想拿我們這班爲嫉妬者所攻擊得體無完膚的三十八人，作他第一次開刀的犧牲品，因此頗有不想履行八年前允許我們的盟約之勢。我的前途正是風雨漂搖，變幻莫測的當兒，而我的千餘里外的妻却於此時孤身跑來找我了。

我的妻爲甚麼忽然來找我？這理由很簡單。因爲她在一個美術專門學校畢業後，在家裏住了半年，與我那大家庭裏的人合不來，常是衝突；同時她又聽說我的學校裏新近實行男女同學，有點不放心，所以大遠地跑來找我了。

妻來，我倒是極歡迎的。我們結婚雖有兩年，同居的日子還不到四個月。平時雖向朋友誇口說我可以絲毫不想家，但心裏是免不了想念的。並且要是命運——不如說我們的校長——不和我太惡作劇，半年後也許要出國了。這一別至少又是五年，現在一定要忍心和妻分開，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

可是，妻來，我的生活却成問題了。我們成立了一個家，平時我一人的生活，靠作文賣



幾個錢，還可維持下去，有了家，便不行了。朋友們因為我喜歡寫些小說之類，早就要我一個高中裏教點國文，我因為討厭教書，始終沒答應。現在因為妻來，兩人都要吃飯，不得不應允了。因此課餘在那高中擔任了幾點鐘的功課。

學生是男女都有，因為年紀較輕，惡習尚少，比起一班大學生來，純潔得多。平時都很用功，班上也少搗亂，因此我對教書不似初時那樣厭惡，漸漸發生起興趣來，學生對我也非常之好。

教了兩個禮拜以後，我開始叫他們寫東西。因為是第一次看他們的作品，所以我把他們交來的東西帶回，在燈下仔細地閱讀。雖然有幾篇幼稚的作品，但大體都還不錯，比起我在大學裏所看見許多自命不凡的大學生出的條告，文字上却清楚得多了。

在這許多文章中，我發現了兩篇特別令人滿意的作品。一篇是小說，寫一個初離母懷將有遠行的少女的心理，同時把因父早死時常受到經濟壓迫的家庭的苦況，滲透其間，更覺動人。其他一篇是戲劇，寫一個伶利的女人作弄她的情人的故事，對話非常俏皮，技巧的運用也極靈活。當我發現了這兩篇好作品時，頗想叫坐在一旁正在替我打毛衣的妻來共讀，但看那作者的姓名，一個叫白雅雲一個叫黎映冰，像是女生的名字，為免除妻的無謂的誤會起見

，我祇好止住了。

第二天我在班上發還文章時，便留心這兩個作者，竟證實了我的推想，果然都是女生，而且是全班頂漂亮的一對。我想：幸而昨晚沒告訴妻，不然給妻知道時，難免有一場小風波了。

不久，在全班中她們的分數算頂高的事實，就為她們自己所知道了。女人也許畢竟是女人，為要在我面前表示她們的才能，為要在人前表示她們是全班特異的學生，課餘常來找我談話，說這些，說那些，有時談文學，有時談些亂七八糟的事，我覺得沒有理由可以拒絕她們，祇好應付着。然而在這上面，我們的友誼便慢慢建築起來了。

對於她們兩人的身世，我也略知道了一些。白的家庭很不幸，如她的小說裏所寫的那樣，父親死得早，自幼為母親所養大；既乏兄弟，又無姊妹。現在她念書的錢，是靠一個舅父的幫助，這幫助也並不是毫無報酬的，報酬便是希望她將來和她的表哥——她舅父的大兒子，一個甚麼也不懂的執袴——結婚。黎則和她相反，家庭很幸福，父親還是現任軍警聯合辦事處執法處的法官。

她們和另外的幾個學生，也到過我家裏幾次。妻雖似乎在防備我，但尚未起何疑心，我

也時刻兢兢業業地，怕惹出我和妻間的不幸的煩惱。

(三)

慢慢又快到春假了，這時我所讀書的那學校的校長，忽而對我們的態度變得非常之好，他第二次去京前，還請我們在他家裏吃了一次茶點，這原因不外是我們這三十八人中有幾個人忽然佔了學生會幾個要職，善觀風色的校長先生，看此情形，當然要改變態度了。

校長先生的態度一改變，我們的前途便固定了些，我在精神上的沉悶也消除了不少。不但教書，對一切我都增加了興致，時常帶着妻在各處遊玩。

有一天遊倦了回來，吃過晚飯，忽然想起第二天是春假前最末的一天，堆着的許多學生的文章，必得清發出去。於是坐下來看文章。

照例是先看白和黎的，這一次兩人都是做的小說，又同是一個題目，倒使我奇怪起來。（因為我教他們做文章，從來不限定題目的。）仔細一看，兩篇文章又都好，分不出誰強誰弱來，躊躇了一回，終於定好了她們應得的分數。

剛要抽出第三本來看時，門鈴响了。一回兒妻帶了兩個學生進來，聽那聲音，我知道是白和黎來了。夜間來找我，這還是頭一次，不但妻進門時對我露出驚疑的面色，連我也覺得

詫異了。

一進門，白便毫不拘束，如往常一樣地說：

『盧先生你今天不是和盧太太在三殿看古玩的麼？』

我忙把那兩本卷子亂塞在抽斗內，來不及答話，祇點了點頭。

『可不是，』她接着說，『映冰說不是你們，我說一定是你們，我對了，不是麼？剛纔問盧太太，盧太太却幫着映冰說不是呢。』

我帶着笑望了妻一下，妻臉微紅，像不好意思似地，我不忍使妻過於受窘，忙解釋說：

『她初來此地，我告訴她去遊古物陳列所，沒告訴她就是三殿。』

聽到這話的妻，感覺滿意，剛纔窘然的情況是沒有的了，高興之餘，竟給了我一個從來沒有的恩典，讓我和這兩位來客談話，不在旁邊監視我。

妻走後，我張羅着她們坐下。黎看見我桌上的硯台是開的，筆也沒套好，便說：

『真是對不起，打擾了你的文思。』

『沒有的事，』我說，『不過在改幾篇文章。』

『盧先生，』白忽然插入說，『我這次的小說得了甚麼分數？』

『你——』

我還未說完，黎也很着急地說：

『我咧？我得了甚麼？』

我忽然省悟到她們此來的目的了，同時我也覺到了我的難關。我知道女生是比男生更注意分數的，有時爲一兩分之差，鬧到在班上當着許多人面前哭臉的事，是常有的。我於是含糊地說：

『你們明天在班上就知道了，反正你們的分數是不會壞的。』

兩人對面望了一下，做了一個鬼臉，息息率率地笑了起來。我頗有點茫然窘然了。

過了一回白用手推着黎說：『你說給盧先生聽罷！』黎却不肯說，祇是笑。

我更窘，更茫然了。

最後還是白打破了這箇葫蘆，她說：『告訴你，盧先生，我這次和黎打了賭，誰的分數要得齊好，誰就明天請客，請遊北湖。』

我這纔恍然了，便笑着對黎說：『這次你的運氣欠一點，密斯黎，該你請密斯白。』

兩人都笑了，我想：黎笑的自己的分數好，白笑的是明天不該自己請客。我還怕白不高

興，補了一句：

「你們這次的文章差不多一樣好，蜜斯白祇比蜜斯黎差一分。」  
看她們兩人臉上的笑容，我知道我的話是多餘的了。

「盧先生！」黎收斂了笑容，莊嚴地說。

「怎麼？」我問。

「不知你肯賞光不？」

「甚麼事賞光？」

「明天遊北湖，你也是我們的客人。」

「哦……」

「還有盧太太！」白接着說。

說到「盧太太」，妻這時正捧着一盤蛋糕走了進來。她雖說時刻在防備着我，但對於我來往的客人，不論男女，是不願在一個主婦應有的禮數上給他們笑話的。她聽到了白說的「盧太太」了，放下盤子，笑着說：

「怎麼回事？你們還在談論我不知道古物陳列所就是三殿的事嗎？」

妻雖帶笑地對她們說着，眼光却凶凶地望着我，我忙說：

『密斯黎明天請遊北湖，客人中有你和我還有——』

『你去不去？』妻突然地問。

我知道我的難關又來了，屈着指頭，支吾地說：『明天是星期六……下星期又是春假：

……』

『到底去不去，你？』妻又逼了一句。

這時不但妻要得到我的答覆，黎和白也在注意我的回答，我知道不是支吾能了事的，便

鼓起勇氣說：

『我倒一時想不出去的理由！』

妻頗有點不高興了，這不高興的態度，祇有我這經過了若干訓練於觀望妻的眼色的人，才能察覺出來，黎和白當然是看不出來的，我爲報復妻起見，也逼了她一句：

『你去不去？』

『盧先生肯去，』白忙說，『盧太太沒有不賞光的罷。』

『論理我本應該去，』妻也感倒了難題了，『不過不湊巧，我明天約了去看一個朋友。』

『那麼，』白對黎說，『我們改一個日子好了。』

『不必，不必，』妻忙笑着說，『不要爲我打斷了你們的興致，並且我又根本不懂文學，夾在你們中間，也無謂得很。』

『我們明天的客人中，就有不學文學的。』白說。

『誰？』我問。

『李舟。』黎說。

聽了這話，我眼前湧出一個穿白毛衣戴紅絨帽活潑英武的運動家來，這人我是會過的，談話頗有禮貌，並且沒一點普通運動員的習氣。但她們爲甚麼請他，我雖奇怪，却不好說出來。

妻帶着笑離開了屋子，那不高興的神情又祇我一人察覺了出來。當着她們的面前，我不好怎樣向她解釋，祇好用淒然的眼光看着她走出了房門。

『盧先生明天準到吧，我們下午兩點鐘都在三松亭見。』白說。

『關令還沒允許呢。』黎打趣地說。

『笑話，笑話。』我打着哈哈，掩飾我自己心裏的不寧。



我無意中觸到桌上的火柴盒，想起抽煙，便起身找煙罐，那罐煙就在白的旁邊，白忙遞了一支過來，我接着，道了一聲：『謝謝。』

擦燃了一根火柴，我把煙吸燃着，吐了一口煙，笑着對她們說：『對不住，忘了向你們告罪了。』

『盧先生真是多禮呀！』黎拈了一塊蛋糕。『蛋糕真好，是盧太太自己做的嗎？』我點點頭。

白在細玩那煙罐子，忽然抬頭對我說：『盧先生喜歡抽白金龍嗎？』

『是的，』我吐了一口煙，說，『我自從學會抽煙以來，就是抽白金龍。』

『提倡國貨吧！』黎又在打趣了。

『倒不是，我倒不是在這些小事情上用大心思的人。』我說。『我不過喜歡牠的味道特別雋永，抽完後，有一種說不出的餘味，常逗留在口裏。』

『盧先生甚麼都喜歡的，』白天真地說，『做文章用「白餘」「理白」做筆名，寫風景時喜歡寫白雲白霧白雪……吸煙又喜歡吸白金龍。』

『是呀，甚麼事都喜歡是「白」的呢。』黎是遇到一個可以打趣的機會，決不會放鬆的，

不管這人是好友或是自己的先生。

白的臉色轉紅，自知剛才無意中失言了。

我爲救這僵局起見，急忙亂以他語。隨後我們又談到文學，談到當代許多名人的軼事，直到十點鐘她們才走。

她們走後，我知道我這一場對妻的外交，又夠麻煩的了。果然，費了無窮的唇舌，用了比接吻更柔蜜的方法，答應了她三個條件，才允許了我赴會。這三章的約法是：

(一)晚飯前必得回來。

(二)回來後，把經過的一切都詳細報告。

(三)以後再不許當她們的客人。

妻只管自號聰明，畢竟還是女人，這次的交涉，終讓我勝利了。

(四)

第二天下午兩點鐘，我如約跑去三松亭。黎一見面，便笑着向我說：「盧先生，你再遲一點來，我們便要疑心你是被太太扣留了。」

「那有的事，」我忙分辯說，「太太從來不管我這些。」

白祇是對着我微笑，笑得我不好意思起來，轉過頭問黎：

『李舟呢？』

『你問她，祇有她知道。』黎指着白。

『難道你做主人的還不知道？』我問黎。

『哈，哈，盧先生，你不知道英雄早晚是必得配美人的嗎？』黎笑着說，但笑得有點異樣。

『哦……』

我恍然了，報復似地，我也望着白微笑，白臉紅紅地，沉默了半天，那樣子像窘得非常可憐，我後悔我不該對她笑。

不久李舟也就來了。他穿一身薄呢的西裝，挺着胸，頗像一個武士的樣子。我仔細看白，她穿着淡青紡綢的夾旗袍，全身秀苗，具有一個富於少女風情的輪廓。我想到剛纔黎說的英雄與美人的話，頗有點頭稱許之意了。

人既到齊，我忙去租好小艇。剛下船，黎指着對面一窠帶着白邊的黑雲說：『快划過去，早些在那邊玩了，回來好去三松亭吃東西，過遲，怕要遇雨了。』

我們划到了湖的中心，這時湖水澄澈平靜得如一面鏡子，周圍的樹林青山與白雲都倒映在上面。有幾隻野鴨跟在船旁追逐，黎把手中早備好的一塊麵包，分成一小塊一小塊的，丟在水裏，更引得那些野鴨傍舟不去。

『人要知道這些野鴨一樣就好了。』黎去完了麵包像感喟的樣子說。『逐波隨水，與世無爭，永遠享受這自然給予的山情水意，免得多少的煩惱呵！』

『野鴨不還是要爭奪你這手裏的麵包麼？』白反駁地說。『好小姐，告訴你，你不懂得這世界，不懂得甚麼是生活。』

『像你那樣才懂得！』黎似嗔地說。

兩人說話這樣撒紐，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以前她們當着我面前說話，不是好像親姊妹一般的麼？但看到兩人說話時都望着李舟，我猜到這撒紐的原因的一半了。

我看過李舟在兩人監衛之下，很巧妙地把一個籃球擲到對方的籃子裏，我又看過他在撐竿跳高上顯出他靈活的身手。但在兩個女人互逞談鋒時，他却莫知所措，變得比我還笨了。

她們半晌沒再說話，我看情形不妙，李舟又太無用，祇好搭訕着說：

『你們記得我前次給你們講的××的『習文湖』那篇小說麼？書中有一位主人公在湖中

發的議論，正和蜜司黎的差不多。」

「他們好像都願意那樣老死湖中，永不和人世再往來。」黎望了白一眼說。「可見這並不是我一人有此感想。」

「那都是些傻子！」白說。

「不是傻子的又當怎樣？」黎反問。

「聰明的人，決不做那些傻想，」白說。「逃避現實，是無用的人，懦弱的人。我們爲甚麼要規避現實呢？「天堂」「樂園」不是沒有，但不在虛無漂渺的空間，却在我們眼前的現世。我們要在現實中創造樂園，憑我們的腦子與兩手，創造出一個世界的樂園來。憑我們的鮮血，洗淨這現世的醜惡。」

白的這一般議論，頗使我驚訝起來，想不到平時那樣溫存，寫文章時那樣細膩的白，竟能說出許多男子都說不出的話。

「等到這樂園出現時，不知在幾千幾百年後，我們的骨都成灰了。」黎又反駁地說。

「傻子，難道因爲成灰，就不幹了嗎？不管牠幾千年也好，幾百年也好，我們總得幹下去，幹到那裏，算是那裏，祇要大家有勇氣，並不是難事。我們現有的一切組織與制度都不

是人做成的？難道改不得的？哼，」說到這兒，白冷笑了一聲，「這大改變的日期恐怕也不遠了，小姐，你等着吧。」

我怕黎再駁下去，這遊湖的局面便要變成雄辯會，那就毫無興趣了。幸而我們已划近了岸，兩人的爭辯才告一結束。

上得岸來，我們在山頭眺望了一回。山中有一種紫紅色的杜鵑花開得很盛，黎頗喜歡那花，摘了許多，一邊走，一邊隨手編成一個花籃。白則和李舟並肩走着，靜靜地，像在思索甚麼。李舟那可憐的孩子，簡直想不出甚麼話來說，有時說出一兩句話來，又笨得非常可笑，黎往往是不讓這可以打趣的機會空空放過的，弄得李舟更不安了。

東邊那塊鑲有白邊的黑雲逐漸擴大了起來，我們怕有雨來，忙忙下山。不一會，天全給灰色的雲遮滿了，霏霏地下起毛毛雨來。黎和白撑起她們那本來帶作裝飾品的遮陽傘，我和李舟的衣服却給雨灑濕了。走到湖濱的一個茅亭時，雨下得更大，我們祇好躲在茅亭裏。

雖說是已交夏初，却正是「黃梅雨」起頭的時候，我們知道這雨是一時難得止的。商議了許久，結果是利用那兩把小遮陽傘，先由我把黎和白送過對岸去，李舟留在茅亭裏等候我回頭來接他。這計劃是我提出的，我以爲李舟的新西裝是不應給雨毀壞的，我這件舊夾袍卻

使濕了，回去一洗，決不妨事。起初大家都客氣似地，不允我這樣辦，末了，白贊成了我這辦法，她還像譏笑似地，對着黎說：『小姐，還客氣甚麼呢？生活的難題來了，我們得依照客觀的條件去解決，這不是能用客氣與情感回答得了的呵！』

我把她們送過去了，回頭又接李舟。沒有女人在面前，這孩子說話機伶得多了。我踏上小艇時，他搶過了槳，笑着向我說：

『難道還要勞動盧先生嗎？』

我也笑了笑，便蹲下了身子。

『噓，』他噓了一口長氣，說，『女士們真不易伺候。』

『你剛纔要是像現在一樣，便不會給機會給密斯黎打趣的了。』

『怪呵，我一見了她們，我口裏說的話便與心裏要說的恰相反了。密斯黎甚麼都好，就是那張嘴太利害。』

『所以你和蜜斯白要好些，不是麼？』

『是的，不瞞你說，我已和——』他說到此地，猛然停住了。

『你已和甚麼？』我追着問。

「你允許不告訴密斯黎嗎？」他遲疑了一回說。他划槳的速度慢了一些。

「我知道了，你已和密斯白訂婚了。」我見他點着頭默認，便說：「恭喜你呵！」

「先生千萬不要和密斯黎說，這事我甚麼人都沒有告訴過的。」

這時船已到了湖中，我舉目四望，週圍煙雨淒迷，青山和綠樹都掩在水霧裏，早已不是我來時那種波平如鏡山光如畫的北湖了。我心頭像有所失似地，但究竟失了甚麼，却又說不出來。

「事情是這樣的，他見我半天不語，像解釋似地說，『我先和黎戀愛着時，黎屢次對我說，如果我愛了別人，她非把那女人弄死不可。盧先生你別看黎整天滿臉是笑，她那小心兒真深得不可測呢。說得出，她准能做得出。並且我認識白，還是她介紹的，你想，她如果知道這事，她能不氣嗎？氣極了的人，甚麼事幹得出來，何況她又那樣笑裏刀的人。』

「這是關不住的事，遲早總要發露出來的。」我記起了黎說的那英雄與美人的話，「並且她現在難免不已疑心到這一層了。」

「唉，那也祇好遮一時過一時再說。我早就勸她和我一同到關外去，她總推說有工作要做，脫不開身，一個女學生又不是黨國的要人，有甚麼脫不開身的工作，不過是怕她的舅父



而已。放暑假後，無論如何，我要帶她離開此地了，我們都是今年畢業啦。」

我正要問他關於她那舅父的兒子的事情時，船却到岸了。走近三松亭前，在雨色迷濛中，我看到白和黎倚在一處相親若姊妹的身影，不禁悵然了。

這一晚回家雖如約地在晚飯前，但衣打濕了，還是免不了妻的一場抱怨。我想起日間的那些情形與談話，心頭惆悵到萬分，任妻去抱怨，我很早便悶悶地睡去了。

### (五)

看看到了暑假，我們這度了八年孤僧生活的三十八人快要功行完滿脫離苦海的時候，嫉妬者見使盡各種法寶還不能厄住我們的飛昇，於是使用他們那最後的慣技，請同學大家簽名，強迫當局驅逐我們離校，取消我們視為責任他們視為肥肉的所謂「特權」。這事他們本在暗中進行，好給我們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毒着。那知活該大學生的人格破產，活該自己打自己的嘴吧，他們發起人之一竟把這事完全告訴了我們，並且把那狗屁不通所謂「洋洋萬餘字」的宣言及簽名單都偷來給我們看。我們知道了此事，當然得想相當的對付，我又是負責辦事人之一，所以更忙。不但那高中的課好幾天要請人代理，連回家的工夫都沒有了。

忙了幾天，事情弄得略有頭緒時，我偷空回家去看看。一到家，妻的臉色似不大好看，

坐在客廳裏悶悶的。我疑心是我這幾天沒回家的原故，正要向她解釋，她忽站了起來，向我說：

『你今天回來了麼？』

『這幾天事情實在太忙，』我坐了下來。『大學生又在暗中運動打倒我們了。』

『我不管你這些那些。』妻像又發了她那股蠻勁兒。『我以為你不回來了，連明天是你生日的事，都忘記了呢。』

『哦，你看我這幾天忙得真糊塗，幾乎連生日都忘記了。』我見桌上煙罐裏煙支沒有了，走到那平時放煙的地方，忽然發現了十幾罐白金龍，我不覺詫異地向妻說：『說自己糊塗，你也夠糊塗的了，一下買這麼多罐白金龍，看我們這糊塗的一對。』

『哼……』妻鼻子裏哼了一聲。半晌又像自言自語地說：『一對？，高攀不上，我那配和你做一對。』

她說完，望着我冷笑。我心中在沉吟：難道她發現我有甚麼不對麼？又是上次一樣，有朋友用女人的口氣給我寫信開玩笑，給她看見了麼？不然，爲甚麼她今天臉色忽然不同，而且笑得近人情的冷酷呢？

忽然，她止住了笑，變做和悅的樣子——雖然那勉強裝出來的樣子我是早看出來的了——向我說：『你猜我明天送你的生日的禮物是甚麼？』

『不敢當，』我裝做謙遜的樣子。『並且——』

『不要客氣呵！』妻又冷笑了一聲。『猜猜看吧。』

這教我從何猜起呢？我從小說猜到糖菓，猜到花，猜到我想買而買不着的一對「八哥」鳥，猜到一副牙骨的麻雀牌，一隻煙盒……都沒猜對。

最後妻教我閉着眼睛，她自己去到裏面拿那禮物出來。我的眼睛雖遵命閉上，但那能全都閉上而不留一線呢。我看着妻從裏面拿出一小包東西來，很匆忙地把它一個像信封的東西塞在口袋裏。當我又遵命地把眼睛全張開時一條白緞繡着金龍的領帶照耀在我的眼前。

『是這個嗎？』我驚喜地說。『多好的手工呵！真繡得栩栩欲活呢。我真喜歡。』

『你當然會喜歡的。』妻拿着領帶在我面前又晃了晃。

『想不到你的手工竟這樣好！』我趁勢誇獎了妻一句。『甚麼時候做的？我竟一點也不曉得。』

『看你還在做夢咧。』

我正在仔細看那領帶，沒注意妻的顏色，把妻的話誤會了：『你是在我每晚睡了以後做的嗎？難怪我事先一點也不曉得。』

『碰你的鬼！』

我聽了妻這嚴重的口氣，抬起頭來，才看到妻的氣色不對，眼內還含着淚珠。大事不好了，我想。

『看這個，做夢的。』妻從口袋裏拿出一個信封來，劈面擲給我。『那十幾罐白金龍的來源你都會知道了。』

我惶恐地打開信封一看，第一句是：『親愛的盧先生：』我看到這在我視為平常在妻看做了不得的稱呼，我知道這場風波又非同小可了。接着往下看是：

『那次遊湖後，除在班上外，很少和先生見面。我知道先生的生日是在這幾天內，（因為先生在一篇先生親口告訴我們是自傳式的小說裏，再三說過關於你的生日的事。）感謝先生半年來的指導與誠摯的友誼，敬送先生一份薄禮。白金龍是先生平素所喜歡抽的香煙，領帶是自己親手做的，想先生不至於不晒納的罷。李舟把那天遊湖你和他談的話都告訴了我。我們的事先生當不致泄露給旁人的。領帶雖不值錢，但那條小小的金龍，連我自己都以為纔

得可愛呢。祝先生康健！

白雅雲

看完了這封信，我看不出有何使妻生氣的理由。從妻那方面說來，也非常可笑。信中的「我們的事」，明明是指白和李舟的婚約，妻一定說是我和白中間的甚麼祕密。妻一向和黎好，又和黎家的一個親戚認識，這關係別人的大事，我當然不敢和妻說明。妻見我不告訴她，更氣了，哭鬧着要回南去，口口聲聲說她礙了我的事，要我馬上買車票給她好走。

妻平素並不是糊塗的人，在持家待人接物一切上都不失為一個好妻的模範，但一鬧到這些關係女人的事上面，她就吃醋得毫無理由，變成不可理喻的了。我原諒她不過是出於愛我過度的苦心，每每由我讓步。這次我雖忿妻的無理取鬧，却仍然由我這方面屈伏。我向她百般解釋，百般撫慰，她仍是鬧個不休，執拗不聽。

「你的身子素來不好，我說，『鬧病了，不會更使你千里外的老母望念嗎？』」

「讓我死，」妻哭着說，「不如死了好，你好娶別人。」

我又碰了一鼻子灰，實在技窮了，最後說：「你是有身孕的人了，不爲我，不爲你自己，難道不爲我們的——你的將來的孩子嗎？他是無辜的，不應使他在胎裏受罪。」

聽了這話的妻，哭聲果然低了下去，我知道從這方面進攻，已打動了她的心了。又指着

壁上掛着從她近來所收集的許多小孩的相片中選擇出來的兩張照片說：『看，看這個赤裸裸肥胖胖的小孩，多可愛！你不是說將來喜歡有一個這樣的小孩麼？爲甚麼現在要平白無故地摧殘你自己的身體呢。』

妻望着那像片，忽然轉涕爲笑了，但過了一會，却又伏在我懷中，像一個小孩似地哭起來。我知道這是應有的餘波，滿天大風雨已經過去了。

服侍妻睡了以後，燃了一枝白金龍抽着，看到那上面印着的小小的金龍，我心頭不禁又悵惘起來。

(六)

大學生暗地進行的毒着，不但教職員聽了訊表示不贊成，連同學中也知那是少數人的陰謀，想藉此和當局作某項的交易，簽名的更寥寥無幾。這幾位先生見風頭不對，便暗中掩旗息鼓，一個一個把頭縮回自己的殼內，眼看我們全領了卒業文憑，人人領了四百多元的治裝費，祇等八月十五號的船期出洋，他們氣得更沒有辦法。

行完了畢業式，我和妻預備回家。行期定了我們並沒通知親友，因爲恐怕往來酬酢的麻煩，並且妻近來的身體也不大好，經不起許多應酬。祇我告訴了白和黎兩個，希望和她們作

最後的一面。

吃完晚飯，我和妻上了車，妻因為身體不好，我勸她早安歇了。這時離開車還有半點鐘的樣子，我一人在車外等她們一見。

站上往來的人並不多，我每一個人都注意地看了，却並不見她們的踪跡。正在悶得發慌時，恰好賣晚報的孩子在旁邊叫過，他叫的甚麼，我向來不留意。祇順手買了一份，打開一看，第一張上面，用頭號字刊着：

『本埠又捉獲大批男女X黨！』

我看了，不禁吓了一跳，心想：多麼蠢呵，不從根本上着想，這難道是捉得完的麼？

我接着往下看，正看到「此次捉獲，以女犯爲多，身任要職爲外間所不知之某女X黨，亦被捉獲」，忽然有人迎面遠遠地叫我，我一看，方知是李舟來了。

我正要問他怎麼知道我要走，他却慌慌張張地把我衣袖一拉，低聲地說：『我們到前面說一句話。』

我無言地跟了他，心頭在默想：難道黎已知道了他們訂婚的消息，真的幹出對白不幸的事嗎？不然何以李舟慌慌張張而白和黎這時都沒來送行呢？

我們走出了站的另一頭，祇黃昏的電燈照着，幾乎不見半個人影。我問他：

『到底怎麼回事？蜜司白呢？』

『她被捕了！』他悲慘地說。

『怎麼？』這真是青天的一個霹靂，驚得我手中的報紙掉在地下。『難道她也是X黨嗎？』

『……』他無言地點了點頭，淚珠兒紛紛掉了下來。

『哦，她就是那身任要職的人！』記起剛纔那晚報上所說的來。

『……』他又點了點頭。『我起初不知她是X黨，最近她纔告訴我，我勸她不要幹，太危險，她還罵了我一頓呢。』

『現在關在那裏，她？』我急急地問。

『在軍警聯合辦事處。』

『那好了。』我喜歡起來。『黎的父親是那裏的執法官，託她去求一求情，就好了。』

『盧先生，你忘記了我們三人中的經過了。黎聽了白被捕的訊，躲着不見我，我去她家三次，都給擋了駕回來，剛纔沒辦法，跑去你府上，想託你去求她，那知你又走了，所以我



趕到車站來。」

我看了看錶，離開車十五分鐘了，無論如何，來不及去找黎。我祇好安慰了他一番，答應在車上就發信給黎說此事，並且又介紹了幾個在軍政機關辦事的朋友給他，他才合着眼淚走了。

我回到車上，妻已靜靜地睡熟了。

不一回，車開了，燈光漸漸移動，站上的人聲逐漸消失，別了，這破舊的古都！別了，一切的友與仇！

桌上擺着還是前月白送我的餘剩的一罐紙煙，本想抽牠一支，但看到那上面小小的金龍，想到現在不知生死的白，不知怎麼，我覺無勇氣去開那煙罐。

(七)

車到半途，我發了一封信給黎，到家後又發了一封信，却總不見有回信。李舟暑假中的通信處，我忘了問他，我也忘記告訴他我的居址。寫信給他所在的學校去，却又原封退回，弄得我沒有辦法了。

到家後，應酬委實也太忙，親友們知道我要出國了，紛紛爲我餞行，加以妻又時患小病

，我把這事也漸漸忘記了。

看到了船期，我忍心別了老母與病妻，趕到上海去。沿途我遇着好幾個從前好像與我們有不共戴天之仇，日夜在想打倒我們的大學生，看他們如喪家狗一般，整天持着八行，奔走於權要之門，哀求飯碗，那一種搖尾乞憐可憐的沮喪的樣子，我不禁恍然於他們想用各種方法來冷譏熱罵我們的原故了。世上事除了飯碗與出路外，還有別的麼？呵，那些好聽的「公理」「人道」與「正義」的名詞！羞呵！

在上海，照我們原來所計畫的，同居在一個公共的宿舍裏。會親友，置辦行裝，忙個不了，然而我是無時不望念到那死生莫測的白的。宿舍裏有幾份故都的報紙，我逐日都仔細看過，却不見有關於她的消息。

直到上船的前兩天，我收到了李舟一封信，他說他不知我的通信處，所以沒寄信給我。直到最近看報，才知道我們在上海的住處，所以寫這封信來。

白呢，被捕後，不許親友見面。直到過了十幾天，他託了無數的人情，花了許多錢，才見她一面。人是憔悴得不成樣子，像受了重刑，走都走不得。見了他，她並沒有哭，也不說話，祇嘆了一口氣。

據說問過好幾堂了，都是晚間，不許人看。他有一個熟人在執法處的，告訴他說，白是甚應刑都受過了，却一句口供也沒有，法官也無可如何。『也許』，李舟信上說，『他們因為得不了她的親供，不致定她的死罪吧。』

黎那兒，他去找過多次，都沒見着，最後，門房連傳報都不肯了。他託人和她說，也無結果。聽說她在她父親前，還力主定白的死罪，說白在學校就是頂不安分的一個。

我馬上回了李舟一封信，告訴他我屢次寫信不得黎的回答的事情，勸慰了他一番，又告訴他在國外的通信處，教他常把關於白的消息告訴我，免得我在海外望念。

第三天上船了，看船漸漸出了吳淞口，漸漸離開了中國，我心中抱着無窮的悲哀，大半還爲得那遠在故都死生莫測的白。願軍閥的鐵蹄下，放過這可憐的女子！

(八)

在海外漂流，又是幾年了，李舟這可惡的孩子，始終沒給我隻字。

我出國前，發誓在此埋在書本中五年，不問中國時事，不看中國報紙。來此後，爲白的原故，我託人定了一份故都的日報，在報上我也未見片言隻字提到白的消息。好悶人啊。

這幾年中的變化委實太多了，不說國事，但說關於我自己的。我的孩子據說已能自己走

路了，日前妻寄來的照片，例如我們從前掛在牆上那照片中的孩子一樣，肥胖得可愛。我已咧，把出洋的幻夢打破以後，生活更無聊，陷在欲歸不得的情景裏。在這裏除受白人的氣外，所遇的盡是些紛紛搶學位營私結黨預備回國搶飯碗的糊塗東西！碩士博士一大堆，有思想有腦子的人找不出一兩個。我們在國內那學校的校長先生咧，去年被那些當日熱烈歡迎他的大學生們用「打倒」的口號，恭送出了校門。……總之，變幻實在太多了。

現在的自作何情景，是生是死，我一點也不知道。也許出了獄，和李舟結婚，往關外去了罷？也許血染荒郊，墓草比人還深了罷？誰知道呵！

黎呢，我更不願知道她了，我願一輩子不再見她。

舊金山是靠海的一個都市，深夜從海上吹來的涼風，把我從幻夢中驚醒，鐘聲噹噹地響了兩下，我抬頭看那矗立在對面的渡船碼頭的巨鐘，正指着午夜後的二時。天呵，再過兩三點鐘，東方就要天明了。那從地的另一半面倦遊歸來紅日，能帶給我以白的消息嗎？

悄悄我掩上了窗簾，摸索着把電燈開了。解衣去睡時，在口袋中觸着朋友替我塞的那罐紙煙。我取了出來，上面的飛舞的小小金龍，在電燈光下發亮，我想到可憐的白，我禁不住哭了。這是我到海外來，第一次爲得別人流淚。

# 人間天上

羅暉嵐

慢慢的，我和巡官米卡由第十四街走到了海濱。

這米卡，身軀肥胖的屬十一區的巡官，真盡職。在第十四街走過時，大街上每一個緊閉了的店門，他都要用手去推一推，看那時時記望着晚會的經理先生，臨走時是否記得把店門鎖牢。他一面噁着唇，口中噓噓有聲，一面還要和我談一點孔子的哲學。

說巡官談孔子的哲學，請不要驚奇罷。世事出人意料的本來多。記得十年前在衡州祝聖寺與一位方丈談到吃鱈魚，他所知道的調製方法之多，就非我們俗人所可及於萬一。再說我自己罷，遠適異國，本來打算讀一點書，結果却在這十四區警察署當一名臨時翻譯，與這胖巡官竟做了同事。

這巡官倒是一個好人；對這區內的華僑，頗肯幫忙。就祇好吹一點牛皮。年輕時他到過一次印度，叢林中空手打老虎的故事，在一個餐館中吃飯時，曾對我說過三次，不但釋迦牟尼甘地一類人物，是他念念不忘的好友，連孔子都算在他的老友之列。遇事愛引一兩句孔子的話。自從我到警署後，祇要提到孔子時我恰好到場，老是抹着鬍子，偏着頭，向我說：「

「××，孔夫子不是這樣說過的嗎？」爲不使這好人失望起見，我常是笑着點一點頭，他便滿意到萬分了。沒事時，拉着我一塊散步，告訴我他三十年來當警察的經驗，和許多美國黑暗社會中的故事。我們的友誼在這些談話上，慢慢建築起來了。

走到海濱，給海風一吹，米卡的談鋒更加銳利起來了。談到近來街上流行着的女人的睡衣，他說：

「你看，如今美國的女人，愈來愈無法無天了，剛不久，女人時髦着在大街上口銜紙煙，如今是把睡衣當時髦，白天穿了在街上走。連男人不敢幹的事，她們都幹了，還說是時髦。我的天，孔子不是說過嗎？「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這時，我正聯想到昨天在街上看見的那着睡衣的紅髮女郎，沒有回答他，他似乎不高興。我們沉默了一會，大家都聽得見腳踏在沙石上發出的沙沙之聲。忽然，他像忍不住，接着說下去：

「孔夫子說得好：「治國必先齊家」，於今美國的家庭全給女人鬧壞了。高興時，甜的，蜜的，親愛的，把男人叫個不離口，一旦翻了臉，馬上就用虐待的大罪名，請律師鬧離婚。你沒聽見里糯的新聞嗎？」

這回我不能回答一兩句了，我說：『甚麼新聞？我沒聽見。』

『那兒的法庭，一天判決兩百多件離婚案子，三個法官還忙不過來呢。孔夫子說——哦，哦！』

『孔夫子說』下面跟着「哦哦」，這是從來沒有的事。米卡忽然停住了腳步，我知道大概他又發現有誰在作法律範圍以外的事了。抬頭望了他一眼，跟着他的眼光望去，祇見前面不遠的一個岩石旁，有一個黑影立着，是一個女人的身影，雙手蒙住了頭，海風吹起她的衣裳，她逆着風向前走，像敵不過風似地，身子向後傾斜。那黑影慢慢向岩石移動，漸漸隱沒，祇剩一個頭了。

米卡大聲地呼着，教她停止，她似乎毫無聽見，直到連頭都不見了時，米卡纔有點急了。兩腿架着他的肥軀，飛奔地向岩石那兒跑，口中不住地叫着「停止」的口令。我緊緊地跟着他。

走近岩石時，米卡見前面沒有回答，忽然停住了叫喊，也不跑，反把身子彎着，緩緩地向岩石的側面走。我起初頗為奇怪，後來忽然悟到，這是他們警察的慣技，怕岩石邊伏着的是歹人，說不定暗中會開槍，彎着腰，免得做敵人射擊的目的物。我也照他的樣子，跟在後

面。同時心裏頗有點後悔，不該跟着他來，他要是遇了危險，還落得一個因公殞命的美名，我要無辜的給人槍殺了，算作甚麼名義呢。

傍着岩石走，米卡在口袋裏掏出了手槍，脚步格外地輕緩，我心頭鹿鹿地亂跳，有點害怕，又不敢出聲，更不敢退後示弱，祇好一步一步緊緊跟在他的身後，連氣都不敢喘一聲。

慢慢爬上岩石，米卡的頭突然向上一伸，我也跟着他把腦袋伸出去，祇見岩石的那邊，沙灘上仍然是站着那披頭的婦人，並沒有別的甚麼夕人。她面向着海，痴痴地像望甚麼，海天外晚雲重重，落日在地底下返射出一兩線殘光，從雲端照到海水上，零零落落的，像浮着幾塊破碎的玻璃片。

『唯，』米卡高聲的呼着，『你在那兒做甚麼？這日暮裏。』

她不言不語，仍然矗立在那裏，痴痴地望着遠處。不但米卡的話她像沒有聽見，連晚潮捲來，浸着她的脚，她都似乎沒注意到。

『這奇怪的婦人，』米卡自言自語的說，邁步向前走，『想死嗎？』

我們走近她的面前，她仍是望着遠處的雲霞，分紋不動，莫說我這東洋人矮小的身軀，她沒見到，連米卡那麼一大堆的肉個子擺在前面，她似乎都毫無注意。



「唯，我說，婦人，」米卡搖着她的肩膀說，「這日暮裏你一個人在這裏幹甚麼？」

婦人被米卡亂搖了一會，兩眼仍是呆視着海天外的晚霞，忽然，她的嘴唇微動，右手指着天外說：

「瞧，那兒坐着我的畢爾，那兒站着的是我的美柏，天父，你瞧，天父撫着他們的頭，替他們祝福，他們已經在天國了，知道嗎？在天國了。哈，哈。」

她張着嘴大笑，但眼中充滿着淚痕，她的手還指着天外。我順着她所指處一瞧，雲霞重疊，日光沉入了地底，殘光半縷，在層雲中搖曳，離海天線稍遠處的重雲已變成了烏黑色。

那裏有甚麼天國？那裏有甚麼天父？更有甚麼畢爾和美柏？我心想：這是一個瘋子，但我沒說出來。

婦人又張着嘴大笑，兩眼始終沒離開那海天落日的地方，突然，她大聲的叫道：

「畢爾，美柏，好好的跟着天父，你們幸福，在天國了，我很安心，強如在這地面受罪，我不忍看你們受罪，你們聽見嗎？哈哈，你們幸福了，哈哈！」

她搖擺着一頭亂髮，瘋笑着，笑得是那樣慘，天上黑雲重重，海風從四圍吹過來，我不禁毛骨悚然。小時候形成的許多女鬼的影子，幢幢在我面前來往，要不是米卡還站在我的旁

邊，我疑心我遇鬼了。

好米卡，畢竟是當了三十年警察的人，他在我的耳邊低低的說了一句：『這是一個神經病婦人。』便拉着這婦人往岸上走，我也幫着他拉。我手觸着這婦人的手臂時，像握着一根乾柴，全不是普通美國婦人那樣多肉，我不敢用力，好像她那手臂很脆，一下就要折斷似的。

她，這婦人，毫不抵抗，隨着我們向岸上走，但是倒退着，她的兩眼仍呆視着海雲，口中軟軟的呼着：「天堂」和「畢爾，美柏」。

我們走不了幾步，她的聲音漸漸微小，突然停止了聲音，昏倒在米卡的臂間。這時，米卡竟不像一個有三十年警察經驗的巡官了，手慌腳亂，不知怎樣才好。我忙出主意，跑去岩石邊，用海水浸濕了隨身的一條手巾，回來在婦人的額上拭抹。不多時，她經冷水一刺激，慢慢醒轉了過來。

她雙眼動了一回——呵，那一雙枯瘦的眼，像凹了的桂圓——忽然睜開，大夢方醒似的，望了望我，又望米卡，立了起來，向四週巡視了一次，斗然又向海水奔去。我和米卡慌了，趕快跑去，把她拉住。她死命地掙扎，米卡的力大，她無法掙脫，放聲哭起來了。

『我們把她拉到署裏去，這瘋婦人。』米卡對我說。

『誰是瘋婦人？』她停住了哭，盛怒的質問米卡。

米卡沒有理她，一面拉着她往岸上走，一面對我說：『瘋人都是這樣，不承認自己是瘋人。』

『我不是瘋人，告訴你，警官，我不是瘋人。』婦人站住，大聲的說。

『不是瘋人，黃昏裏一個人站在海邊說瘋話！』米卡譏諷的說，他也站住了。米卡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愛說笑話，即使在一個並不適宜於說笑話的時候。

『我要跳海。』婦人說。

『爲甚麼要跳海？』我插入問。

『我要和我的畢爾美柏一塊呀！』婦人又哭了。

米卡搖了搖頭，嘆一聲氣說：『這瘋子！又是畢爾美柏來了！』

『你的畢爾和美柏在那裏？他們是你的甚麼人？』我好奇的問。

『是我的孩子，他們現在都在天堂了。我殺了他們有二小時了。』

『殺——』米卡猛然吃驚的說，雙手緊緊的抓住這婦人，像他平常抓兇犯一般。『你說殺

了誰？」

「畢爾和美柏，我的孩子。」

「呵，米卡像發現了一個奇跡似的，驚駭的說，『你是住在麼耶街的華隨太太嗎？』

『是的。』婦人也露出奇怪的眼色，但不像一個瘋子。『你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米卡露出不屑的樣子。『你打量作了謀殺的案件，警察會不曉得嗎？』

『謀殺？我謀殺了誰？』婦人張大着枯乾的眸子問，樣子又有點瘋了。

『就是你的畢爾和美柏。』米卡拉着她朝前走。『警察長今天下午四點鐘就發出了命令，要找尋你。』

『但是，警官，你叫這個做謀殺嗎？我是送他們上天堂，免得在人間受苦。』

『天堂也好，人間也好，』米卡說話，仍免不了帶一種開玩笑的成分。『跟我到警察署再說。』

『聽我說，警官……』

米卡不理她，拖着她朝前便走。我們走到了離岸最近的一條街。這時已近黃昏，街上有一盞半明半滅的街燈，放出黃色的光，在海風中顫抖，街上沒半個汽車的影子，已過了泗水

的時候，當然誰也不會把汽車駛到這兒來。

但是美國警察署真想得週到，即使是這樣一條冷僻的街，街頭也安有一個報警用的電話箱。走到街心，米卡望見那電話箱，便站住，一面在袋中找開電話箱的鑰匙，一面對我說：

『看住這兇犯。』

『我難道變了兇犯了嗎，警官？』

米卡沒有理她，走過街，打電話去了。

婦人想跟着去，但給我拉住了，她掙扎了半天，我死命拉住她不放，末後，她哭嚷着：

『放開我，你們這一羣瘋人，難道我自己養的兒女，我不能愛他們嗎？爲甚麼我不能送他們上天堂去享福？難道要他們和我一樣，在人世受罪，陷入我的同一的命運嗎？瘋子們，放開我，不要管我的事，你們肯看着畢爾和美柏受罪，我却不能夠，我是他們親生的娘，聽見沒有，我是他們的娘。我知道他們是天真的可愛的小孩，祇有上帝會照顧他們，天堂才是他們的樂土，我受苦夠了，難道你們也要我的孩子們跟着我一樣受苦嗎？可憐，畢爾長到七歲了，美柏五歲了，沒有看見他們度過快活的日子，聽見沒有？你們這一羣瘋子？……』

不知爲甚麼，我第一次看見這瘦小的婦人，蓬亂着頭髮，站在海濱時，便想到我自己的

娘。記得出國時，我的娘還祇四十多歲，正是她這樣年紀。她那一雙乾枯失神的眼睛，更令我想到我自己的爲兒女爲家務勞碌半生受盡人間欺侮的母親。看到她這憔悴的樣子，握着她乾硬的雙臂，聽着她那尖銳的號嘯，使我心頭非常難受。尤其她那些看似瘋狂其實極傷心的話，一句一句都鑽入我的心上，要不是米卡打完了電話跑了回來，我實在沒有勇氣抓住她不放。這世間，倒底誰是瘋狂？誰是清醒？誰是兇犯？誰不是兇犯？誰是沒有罪的人？誰配審問誰的過犯？許許多多的疑問，一一跑上心來，我心中一陣一陣的迷惑。

米卡見我望着婦人發痴，譏諷的說：『難道瘋病會傳染得那麼快嗎？』

『她不是一個瘋子，米卡。』我嚴肅的說。『我起初也以爲她是瘋子，現在我才知道她是一個很清白的人。』

『你以爲清白的人會殺着自己的兒女好玩嗎？』米卡的左手在我的肩頭一拍。『我的朋友，你真是傳染了瘋病了，連這麼一件簡單的事情都看不清楚。』

我要再說時，遠處鳴的一聲，傳來了警察車的哨聲，那聲音鳴鳴的，像一匹野獸的嚎哭。婦人聽見了那聲音，哭嚷着對米卡說：『你們這一羣瘋子，我對自己的兒女，有權利使他們脫離痛苦，送他們去天堂的，你們爲甚麼要干涉我？讓我管我自己的事，瘋子們。』

警察署的囚車轉眼到了面前，車上跳下兩個身材高大的警察，不由分說，把這婦人拖入了後面的囚車內。米卡因前面沒有座位，便陪着婦人坐在後面。他招手叫我去，我因為囚車並不是光榮的事，我穿的又是便衣，人家萬一把我誤認作囚人，神經過敏的新聞記者又在報紙上用大字標題出號外說「唐人堂門」了，我於是用婉辭謝絕了他。車門關上了，那婦人在裏面哭嚷着，變成歇斯迪里的樣子，嚷些甚麼，聽不十分出來，但有一句話我却聽得極清楚，那便是：『我送我的兒女上天堂！』

警察車像一匹怪獸，吞了這婦人後，烏烏地走了。我一人在街上緩步着回去，夜風吹來，身上有點涼意，這近於瘋狂的婦人的瘦小影子，老是在我的腦海裏盤旋不去。許多許多的疑問跑上我的心頭來。爲甚麼這婦人要殺她的兒女？真的是瘋狂嗎？爲兒女受苦得太多，厭棄兒女嗎？不愛自己的兒女嗎？兒女得了治不好的病，不忍兒女受苦嗎？我很後悔，剛纔沒有問米卡，他既知道這婦人住在甚麼地方，大概總知道一點消息的。

這條街雖冷僻，但很長，好容易走到街的盡頭，另到了一條熱鬧一點的街。我站在安全橋裏等電車，行人道上有一個賣報的小孩，高嚷「號外」。在美國的報紙平常出號外，頂大的事情也不過是一個宴樂的小汽船忽然在海灣失蹤之類，決不會加利福尼亞的省長下動員令

，通電限胡佛總統二十八小時下野的事情，像中國報紙的號外那樣有動人聽聞的事情，所以我向來不大注意。

等了兩分鐘，電車還不來，我焦急起來，破例花三分錢，買了一份晚報，打開第一頁，上面用大字標着題目：『警察破獲殺子案件！』我心中一動，難道就是剛纔我和米卡遇到的事情嗎？相隔不到二十分鐘，恐怕消息不會傳得那樣快罷。正要仔細看下去時，電車叮噹叮噹的到了。

上了電車，車中的人不多，我打開報紙，從頭看下去，唯說不是我和米卡剛纔所遇到的那事情呢？這報紙替米卡大吹其牛，說他單人捉獲兇犯，如何鎮靜，如何勇敢，說得活靈活現，我心頭不覺暗暗好笑，米卡大概是多給了兩支雪茄煙給這位訪員，所以特別替他出力描寫了。

報上關於這婦人的身世，也記載得很詳細。（在美國，祇要新聞記者要登載關於你的消息，或者你做了一件他們認為值得發在第一頁的新聞，你平生的行跡，便莫想隱瞞絲毫，有時連你自己都早忘了的事情，他們會給你有頭有尾的記載出來，你本人看了都要大大的驚異。）生長在一個小鄉村裏。父親因為窮，養不活自己的家室，悄然的走了，不知生死，也不



知下落。她自小跟她的母親受苦，長大了，嫁給一個同村的一個泥水匠。生了兩個小孩後，泥水匠養不活自己的家室，棄家逃了，不知生死，不知下落，和她的父親一樣。她一人工作着，替人家當女工，當短期的廚子，生活慢慢的好起來。積了幾個錢，兒女也長大了，女的叫美柏，男的叫畢爾。把家搬到城裏來，開一間小咖啡店，雇了一個女助手。近來美國全國商業的不景氣竟影響到這小小咖啡店，過去一個禮拜中，簡直沒半個顧客臨門，咖啡店快開不成了，她憂急到萬分。

昨天她把女助手辭退，今天下午在藥房裏買了一瓶科羅芬崗藥，把兒女哄着睡了，用一條濕手巾，蘸着科羅芬，先把畢爾悶斃。女兒美柏却警醒了，問母親幹甚麼，回答說是送畢爾去天堂，說天堂不比人間，沒有貧窮，沒有苦惱，有星星，有月亮，有小汽車坐，不用花錢，有紅得像蘋果般的蘇永糖，儘量吃，也不用給錢。可憐的小女兒美柏，這些東西她都看過，可是都沒用過吃過。她吵着要和哥哥一塊去。母親把瓶中的藥水又倒了一些在濕手巾上，可憐的小女兒也和她哥哥一樣，安閒的閉着眼睛躺在床上，停住了呼吸。（小小的靈魂是否進了天堂，我們不知道，但他們却確實是離開了並沒有給他們以幸福的人間。）

她，這可憐的婦人，把兒女悶斃後，掩了店門，一人獨自向海邊走。想跳海，跟着她的

兒女脫離這人間，但因為海濱泗水的人多，她沒敢跳。她痴痴的望着海，望着海天外的雲霞。她想着自己的兒女，失神失智的，在海邊徘徊，直到遇着了米卡和我。

警察怎麼會發現那一隻被悶斃的兒童？報紙也打聽了出來。那女助手被辭退後，接到這婦人一個電話，請她旁晚到咖啡店裏來，有事情商量。女助手因為婦人日來頗有失神失智的樣子，又知道她的咖啡店營業失敗的事情，接到電話後，心裏有點懷疑。下午四點鐘散了工後，她跑去咖啡店看她，門是緊閉着，叫了警察來，開了門，這事情便發現了。

報上說，婦人大概有神經病，警察要請心理分析專家去查驗，然後再送法庭審問。又說，婦人在警察署老是哭，哭得昏了好幾次。

是神經病嗎？我心頭起了一個小小的疑問。這婦人無疑的是受了經濟的壓迫，既悲自己的身世，又想到她的兒女的未來的命運，想到她目前一雙可愛的天真的兒童，會要受到她同等的痛苦。多年的經驗已告訴她，生在貧人家的兒女，是別想出頭，別夢想幸福的。她不忍自己的兒女，一步一步的踏入了她的同一的命運，却又想不出別的好方法來。在這可憐的簡單的腦筋裏，就祇有「死」——這件解決了古今來多少難題的法寶——存在着。

我想，也許心理分析專家會用各種表格，各種問題，各種試驗方法，試出這婦人神經有

毛病，或者她的祖父的祖父有過神經病，會有各種令人聽了要發神經病的專門名詞，安放在這些現象上。但是，他們頂多不過說明了這現象。關於牠的原因，牠的社會和經濟的背景，却需要另外一些專家來說明。然而這另外的一些專家，我很知道，不是明明知道裝糊塗不敢說，便是明明糊塗裝知道的瞎說。

坐在車中儘管瞎想，車却到了盡頭，我慌忙下車一看，我的天，我早過了我要換車的地方，又回到海濱來了。我不覺暗暗好笑，這樣失神失智，難道我真的也傳染了瘋病嗎？

海濱的月色很好，天上的烏雲早已被風吹散，我索性不坐電車，沿着海濱，緩步走去。天邊的月，似乎剛過了全圓的時候，呈一種逐漸缺陷的樣子，但仍能引起海水的潮嘯。海潮一下一下拍着堤岸，激起很高的浪花，在月下照得雪白的如成串的珍珠。

海天外還有一絲半縷的淡雲，在天的一邊推動着，像一層薄的紗幕，有誰伏在隱處牽扯似地。我想起瘋婦人的天堂來，難道那幕後隱着的真是天堂嗎？真的與人間兩樣嗎？真是充滿着幸福與和平嗎？爲甚麼這一張薄的紗幕像老是揭不開？爲甚麼天堂的真像我們老看不見？

慢慢我又走近那岩石了，忽然側面走過一個高大的身影來，我們一覩面，不禁都叫了一

聲『呀！』，我驚奇的問：

『米卡，你怎麼還在這裏？』

『婦人的一頂帽子掉了，我帶他們來尋，好容易才尋着。』米卡說。『你怎麼也還在這裏？』

我告訴他剛纔的經過，又問他：『婦人現在怎麼樣？你怎麼沒和你的同伴一塊回去？』

『他們回警察署，我回寓所，自然不同道了。』米卡回答。『婦人現在市監裏，已經供認殺死兒女不諱了。』

我記起報上替米卡吹牛的事來，想過去和他握手道賀，稱贊他辦事真行，剛叫了一聲：

『米卡』，忽然想起我自己便是一個目覩者，這樣豈不是當面拆穿他的紙老虎，教他難受嗎？忙改口說：『我們一同走回去好嗎？』

他點了點頭，好像是看出了我的心事，沒說話，和我並肩走着。

『米卡，』我搭訕着說，『你不是說美國的家庭都給女人鬧壞了嗎？那麼，你對於這個殺死兒女的案子，又有甚麼感想？』

『這個，』米卡說，左手舞動着帶着練子的警笛，一道白光在空中打圈子，『更證明女

人不成材。連自己的兒女都會殺死，哼，真是「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但是，米卡，你想這是婦人的錯處嗎？」

「唔！」米卡回過頭來，望了我一下，接着又舞動他的警笛。「我知道了，你以爲是那棄家而逃的丈夫要負責，不是嗎？」

「那祇對了一半。」

「唔！」他停止了警笛的舞動，露出奇怪的樣子。

「我以為社會要負責。這社會大概甚麼地方有了毛病，所以才會逼得母親殺死自己的兒女。」

「你倒底怎麼哪！」米卡更奇怪了起來。「真的傳染了瘋病嗎？連這都看不清楚，她是神經錯亂，一個神經病患者，知道嗎？無端拉上「社會」幹嗎——唯，你相信甚麼主義嗎？」

「我甚麼主義也不相信。」

「那麼，好了，你應該不要着迷，這完全是神經病在作怪。你沒看過瘋人院，你不知道，那兒大大小小的瘋子，說各式各樣的瘋話，做各式各樣的瘋事，難道都是社會逼成他們的？公家設立瘋人院，好好安置他們，難道還沒有盡責嗎？」

他接着滔滔不絕的說他從前在瘋人院當院警的經驗，我知道他沒有聽懂我的話，也不願再和他辯論，祇靜靜的聽他說。

平時我很愛和他閒談，這時我覺得有點討厭他了，走到一條岔路時，我說：『對不起，我要打這兒回去了。』

『我送你回去吧，』他的樣子倒頗誠懇，『你今晚失神失智的，我有點替你不放心。』  
『你以為我真的傳染了瘋病嗎？』我不由得笑了。『你放心，我很喜歡這人間，我不會上天堂去的。』

他也笑了，說：『記着，你們四書上曾說過，「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要太迷信天堂了，像這瘋婦人一樣。』

我們笑着握了握手，互道了晚安，他便走了。

我走上一條山道，停住脚，看着米卡那龐大的身軀消失了以後，回頭又遠望海天外。白雲似乎濃厚了一些，連月亮的光采都遮沒了許多，也不來回的飄動，好像那伏在隱處牽慕的人乏了力似的，靜靜的，如一張白色的絨幕，掛在天邊。如其白雲外真有所謂天堂，如瘋婦人所想像的那樣，那麼，這人間與天堂的距離，現在應該是更遠，更隔膜的了。

# 眞果來了

陳林率

正是將近春假的時候，一種迷人的天氣。大家都傳說白也黑的未婚妻來了。比鄰王君并特來告我此事，他說白也黑中時在中國樓請客，把他的未婚妻介紹與同學相見了。王君也是其中被請人之一，不過他不知怎樣偏託辭推掉了。我想王君那樣的人，與這位主張不讀書，以靈感爲萬能的畫家，定有許多意見相出入的地方。

我始終疑心這樁事，倒不是跟着一般人猜想，白也黑不過在那裏空吹法螺罷了。那有一個像白也黑自己口中畫出那般動人的美國女子，肯嫁給中國人之理，他們是根本懷疑這個畫家的做人，自然也有道理的。不過我總不敢那樣想，我不過覺得這樁事，有些來得奇突。

你想：要來的消息差不多傳了一個多月了，但結果總歸失望。前星期五白也黑又笑瞇瞇的對人說星期六準來，并且把電報都給人看了；有一位教授就預備請客，尤其那位教授太太。她想看看這位與中國畫家定婚的美國小姐的興致，怕比我們年輕人還高一丈。結果又是大家替白也黑替自己失望。其中也有少數暗笑的，這未免太刻薄了。因此白也黑心裏怕人家懷疑的苦痛，比對自己愛人的失望，更是深切。自這次經驗後，大家也就冷淡了。只有那位教

授太太，雖一時感着掃興，但她仍希望有一天能夠看見這位美國小姐。她說這是她一生大希望之一；要是一位小姐，能被畫家看中，那是很值得欣賞的。

我想白也黑不是存心欺騙人的。這從他預備他愛人來的一切情狀，可以知道。他去看定了一間租房；一間很精緻的房，他說，前面一塊綠草地，沒一些車輪的聲音；房內的陳設他更是喜歡，一張大軟椅，可以給他愛人的歇息，另一張搖椅，自己可以坐，兩個人並起來或對着面。另外還有一張烏木几，几上放好了一個盤，那是預備擺吃食的，一塊巧克力糖或是兩個黃橘。他自己的房當然也收拾乾淨了，萬一他的愛人進了他的房他就可翻出一大堆西洋名畫或是很神祕的中國畫給她看。她一張一張的看，他一張一張的解釋，他相信他是個動聽的解人。最驚人的積垢三月的小廚房——他是自燒飯吃的——也煥然一新了。他的同居林君常說他希望每星期有女孩子來拜訪白也黑。其實他的意思也不一定真要有女孩子來，電報就有同樣的效力。

白也黑最後做的一件事，是到中國街去買一瓶五加皮。這是他在紐約時答應了他的未婚妻的。當然，即使未答應，他也照樣去買，一則他自己就愛喝酒，——一切美術家都愛喝酒，我們知道三二呢，酒在禁酒的美國是一種極時髦極中肯的調情品，何況是充滿着濃厚的



東方香味的五朋皮呢？

諸事都這樣齊備了，妥妥貼貼的。白也黑等着。

說明要來的早晨，白也黑接了他未婚妻一封平信，說不來了，理由似乎未詳。事情是像開玩笑一般。

你看白也黑是個精神極飽滿的人，他的口又多麼健！在美國六七年了，有多少女人愛慕他，有多少女人喜歡與他玩，平時聽他談了，常常使人感覺着他是最有幸運最能幹的人。事實也是如此，他並不像一般畫家專在感情上講究漂亮事業；他一方面主張發展靈感，一方面對世上普通認為厭煩的事情，他具了一種很辣的利己的手段；女人們只在他指尖上打轉，他從來不關心。這些他都是很自誇的。

這次可有些不同了，很明顯他是非常不安。這也許是他的未婚妻太美的緣故。他說他從來沒遇見這樣的美國女子，一種靜嫻的風韻，活像是個中國人，坐着輕易不開口，只是眉頭間漾着笑紋。他以前所來往的美國女子，太浪了，只可做他的愛人；但這個是他的太太，他逢人便是這樣說。

他半日沒說一句話，一人玩着幻燈片。

『不高興嗎？何必呢？你不是說女人除開在某種時候外，不值得掛記嗎？』我是與他玩笑慣了的，這樣打趣他。

他立刻露出了躁急之狀：『你再不要提了，好不好？』

我想我要再往下說，定有麻煩跟着來，竟至於動武也難說，所以我只好笑着走了。

白也黑倒底不是個平常人，過了二日，他的苦痛，全消失了。我見了他，照例的他把當日接着女友的信，一封一封給我看。我注意一個名字叫做亞特拉是芝加哥來的；另一個是陶樂舍。我看陶樂舍給他的信前後約有四五封了，我曾說過她的英文寫得比其他的好，所以凡是陶樂舍來了信他一定給我看。信裏的話，無非是敘述近狀及年輕男女應講的話。白也黑說是親蜜了。她是在紐約一個書舖裏當伙計。

提到他的未婚妻，他只講了一句：“Dumb and pretty”。

我看了房內新添了兩張八尺長的女子半身相片，一張是袒着胸臂像一個舞女，一張是穿着不偷不類的中國衣服，白也黑說是個演戲的。上面都簽了名。這些相片寒假時白也黑從紐約帶回來的，自然具了一種舞女與戲子應有的風姿，在那時我就見了，不過從沒見白也黑把

牠們放在壁爐上的橫板上過。我常奇怪何以不見他未婚妻的相片。

同時牆上忽然不見了兩月來白也黑被爲座右銘的那張白紙條。紙上寫了二個中國字「南京」，一個外國字 Mable。外國字明明是個女人名字，但與南京有何關係？起頭我看了是個啞謎，白也黑自己也甚得意，想出了這個驚人的啞謎。後來有人告訴我他正在運動下半年回國到南京某美術學校當教務長的消息，這個謎便很簡單了。梅莘兒當然是他未婚妻的名，與南京合起來便成了他目前最大的希望。貼在那裏大概是可以勉勵自己不至於十分墮落的意思——現在把這紙條除去，顯然是決絕的表示，至少是對梅莘兒。

這樣你想要是我疑心梅莘兒這次仍未來，是怪不得我的。但大家都說來了。有人在吃飯時問過白也黑自己，來的是否與他定婚的，他說是的。於是連從前冷笑的人，也覺自己有許多地方冤枉人了。美國女子居然肯嫁給中國人的，那末種族偏見，也許沒普通想像那樣深。不過沒有人知道，來的是否叫梅莘兒，有幾個人只含糊記得白也黑介紹時說，是金小姐。這樣我又似乎不該再懷疑了。

據白也黑自己解釋，頭幾次不來的原因是因爲天氣太冷，街上堆滿了積雪，行走不方便，是他自己通知梅莘兒不要來的。他說他現在正爲加拿大輪船公司畫着幾張廣告，得來了錢

就可替梅孛兒買件皮大氅。平時她住在紐約，少出門，用不着；行起遠路，沒這個，豈不凍壞了她嗎？就是人家見了，一個女子在雪地裏行走，只著一件黑呢大衣，雖說不怕冷，可究竟太寒儉。

打了電報的那一次不來的緣故，白也黑後來也查清了，說是病了。不過他不知道是什麼病，這不能算爲希奇；女孩子毛病太多，有許多用不着知道的，他說。

這些話要是在梅孛兒未來前說，當然有許多不妥的地方；好得大家都說她是來過了。梅孛兒是怎樣的人？現在常有人問。她長得怎樣美，白也黑說過又說，並且本人也見了用不着再問。現在大家要知道的是她的底細。猶太人嗎？不十分像。

白也黑寒假時在紐約總共不過住了兩星期，據他說到紐約後才認得梅孛兒的，那末他們從認得到定婚期間前後最多不過兩星期。這神速就是一件出奇的事。

白也黑最以爲稱人意的事是梅孛兒的父親也是個畫家；可惜死已二年了。家庭是極簡單，一個媽，一個妹。妹是個舞女，一個月要賺個百來元。梅孛兒可是在家閒着，這在美國是不多見的。白也黑說她是小姐身分，我們應該相信。

白也黑說他朋友家跳舞會過見梅孛兒的。當時梅孛兒的東方式的靜美，立刻引他的輿

。他是極會說話的人，粗的細的常相間雜。他用了許多無聊的話去抖她，她只淡淡的回答了二二句就完了；即使他的話有時故意使她聽了難爲情的，她也不過微微一笑。這真教白也黑束手無策；他自信在女人前面是最能得勝利的人，但在梅莘兒前他只能空自發急；他愈發急，愈覺她可愛。

在一個普通美國女子前，你立刻可知道她是否喜歡你。不待你問，她會告訴你的。梅莘兒對於一切好惡，都無表示，使白也黑發急的也正是這一點。或者她是一個異常害臊的女子，也不盡然，她從來沒臉上發紅暈的事；她寫給白也黑的信，也只是寥寥幾句，很少有委婉動人的情辭，其中並且常有文字不通的地方。那末她真是一個知覺遲鈍的人嗎？他們說她中國學校都沒畢業。

白也黑與她來往了一二次後，才知他以爲她是目空一切的觀念，完全錯了，她最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任何人都可把她翻來覆去。白也黑雖明知道，她是個最沒出息的人，帶回中國後，要她有出息做什麼？不是看過去人人說美就得嗎？況且他不久就要回國了，回國後又到那裏去找這樣的人，再要回到美國來找是不可能的。

白也黑與梅莘兒坐在一輛古雅的馬車裏，沿着紐約中央公園向西走。這是他們第三次一

同出去玩，正是太陽落山時候。

『要是我們的車，』白也黑手向西指着說：『一直向着落日走，有一日我們會走到中國，那裏我的母親一定等着我們。』

『那末我們就吩咐馬車夫開到中國看母親去，不管要多少時日。中國真像你說那般舒服，萬事都有用人動手？』梅孛兒笑着對着他望了一眼。

『自然。你要到了中國，沒有一樣事，不稱你心的。』

『再沒打仗革命那一套？』

『別躁急，親愛的，』他在她的肩上拍了二下，『我們照樣過安靜日子。』  
靜默了一會。白也黑一手捏了梅孛兒的手，另一手擦過了她的肩。

『梅孛兒，你真有意到中國去嗎？』

她斜視着他，把頭點了一點。

『那末暑假時我就帶你去，我們可以從歐洲走。』

『別哄人，抖着我玩。』

『一些不哄你，你知道我是愛你的。你要再不信，我們立刻可同到中國區去買個戒指。』

馬車換了方向，向着中國區開。戒指買了，白也黑與梅孛兒就在那時定了婚。她的母親是不知道的。

這些話當然是白也黑自己講出來的，多麼逼真！有梅孛兒這樣一個人，我是再能懷疑的。但我何又不到白也黑處去看一看；倘是她來，我一定見得着的。

我在路上遇見了白也黑的房東太太，一個身軀微小的老婆婆，鼻梁上挾着一副沒框的眼鏡。她的話是最多不過的，會像蒼蠅般一羣一羣的飛滿了你全身。她說她到現在還是處女的緣故是因為她年輕時遇見的男人，都不吸煙，而她理想中的丈夫偏是個抽煙的人。當時我想躲她，已來不及；因為她先看見了我。她放低了聲氣，裝出偷偷摸摸的樣子告我：

『白有位女友在他房裏呀，好美！她的淡黃色的頭髮正和我的大衣一般。』她把她的春大衣袖舉給我看了一看。

我呆了一會，白也黑說梅孛兒的頭髮是黑的。

『真的嗎？』我一邊說着一邊走了。

我一進門，白也黑與一個女子向窗並坐着，手中各拿一小玻璃杯的五加皮。兩人面孔沈

沈的似乎在討論着要事。我把那女子打量了一番，是的，她的頭髮是淡黃色的，正與房東太太的大衣顏色一模一樣，像男人般，望後梳着，配着一副圓圓的臉，一雙亮閃閃的眼睛。我心裏驚疑了一會，這女人我像在那裏見過似的，與我想像中的梅孛兒，相差太遠了。梅孛兒應當是羞澀的模樣，而她却處處呈出精明果敢的氣派。梅孛兒身子恐怕還要細長些；就是那張面孔也不像。我問過白也黑梅孛兒長得怎樣，他指着桌上一個自己雕的二寸長的腴皂像說：『就是那樣。』現在這腴皂像雖由他早寄給梅孛兒了，那腴皂像的臉，我還記得是橢圓的靜得同睡去一般。

白也黑介紹時說：『這是金女士』。

我陪着他們喝了半杯酒。

他們仍舊沈沈的，沒說什麼。一會金女士說晚間得趕回紐約去，現在還要找一個人。他們立起來預備走。白也黑教我在他那裏坐一會，十分鐘內如有電話來，我替他接一接。

房東太太回來了，抱着一瓶牛奶，幾個西紅柿。我眉頭一皺。她見我一人坐着，笑嘻嘻的問：

『你見了嗎？』



『見了。』

我躊躇了一會。

『來的是白的未婚妻嗎？』我問。

『不，不。』她很驚訝的，把牛奶與西紅柿放到桌上去。

『那末來的是誰？』

『她是在紐約一個書舖裏做事的，姓金。』

我猛然想起這原來就是第一個 Black 白也黑的女子，陶樂舍。怪不得我好像在那裏見過她一般，她的照片我在白處，見過好幾次了。我說英文信寫得好的，也就是她。我只知道她的名叫陶樂舍，從來不知道她姓金，因為信裏她單只簽了她的名。

『外面都說白的未婚妻來了，這是怎麼一會事？』我接着問。

『定是他們纏錯了。今天早晨白把他未婚妻來的信都燒掉了。聽金小姐說他到了紐約也許可把那戒指取回；那戒指是化五十元買的。』

『好好的怎麼又起這別扭？』

『爲的是女孩子的媽媽不願意中國人當她的女婿。』

『女孩子愛上了白，自己不能作主嗎？』

『她是無可無不可的。』

電話鈴叮叮的響了。打的是那位教授太太。我告訴她白也黑出去了。她聽出是我的口音，接着說：

『中時密司脫白請我們在中國樓吃飯，與他的未婚妻相見，你怎麼不來？好一個標致的美國姑娘。你看見了她沒有？人家都說密司脫白不過是空說說罷了。那有這樣的美國姑娘肯嫁給中國人？我纔說不對，現在是真果來了？不是還是我猜的對？等會密脫白回來了，請你告訴他今晚帶他的未婚妻到我們這裏來吃飯。如你有空，也請一同過來，千萬別客氣。』

第二日早晨王君又來告我說他昨晚在教授太太家看見了白也黑的未婚妻，長得還不錯。他很慚愧從前錯疑心了人。

# 小迷姐

羅暄嵐

小迷姐輕輕溜出大門後，忽然又折向陽台，從那大窗戶的夾縫內，悄悄向客室內張望了一眼。她的繼母，這將近四十歲的胖婦人，正昏昏地躺在一張搖椅上，兩腳懸空，椅旁有半瓶喝剩的黃色的酒，一隻小黑狗兒在嚼那瓶畔的半根雞腿。小迷姐心裏很羨慕小黑狗兒，尤其是牠那半根雞腿。自從去年她的父親死後，她久已沒嘗到雞腿的味道了。

這胖婦人就從來沒有好好待過她，不是嫌她那樣，便是嫌她這樣，近來不但嫌她，而且打她，打得她很厲害。爲甚麼胖婦人近來的性情變得這樣壞？小迷姐始終想不透。難道近來好幾個縫衣服的主顧沒有臨門，送酒的那大個子每晚送酒換了大瓶子，與這個會有關係嗎？她小心裏一陣一陣迷糊。

她還沒忘記那雞腿，小黑狗兒正嚼得津津有味，她口裏也跟着流涎，但一眼望見椅旁的那根粗棍，她不由得害怕起來。剛纔輕輕溜出大門，就爲得要逃避這一頓打，現在還逗留在這裏，不是等着討打嗎？趕快走罷，她想。

走下階沿，她不知該朝那一個方向走，靠東那一面，一顆榆樹下，有幾個孩子在做紅印

度人打獵玩。把榆樹當做老熊，一個頭披烏毛，脚圍皮褲的孩子，正彎弓搭箭，朝着老熊射。小迷姐認識這孩子的，他住在街的東盡頭，聽人說他的父親在銀行裏做事，很有錢，他要甚麼，他的父親給他買甚麼。有一次他拿過一架小汽車給她看，裏面坐得有小人兒，把機關一開，小人兒會自己架着汽車走。她也想叫她繼母給她買一個玩，但知道那沒有希望，所以她始終沒有開過口。

她慢慢走到這羣孩子後面，不說話，祇站在一旁靜靜地看。看那裝紅印度人的孩子用箭射那榆樹，另一些孩子用手掩着嘴學印度人呵呵地叫。每逢箭射中了那榆樹時，孩子們更呵呵地大叫起來。

紅印度一個不小心，把箭射偏了，從榆樹旁斜地飛了過去，圍着的孩子似乎很掃興，呵不起勁來。紅印度慢慢走過去拾箭，同時那站在後面半天沒說話的小迷姐也被大家發現了。

『哈囉，迷姐。』孩子中的一個向她招呼。

『怎麼不加入大夥兒來玩？』又一個問。

『你做女印度頂好，頂合式。』又一個說。

小迷姐今年雖祇十二歲，但在街上這一羣孩子中，她頗得人緣。孩子們做牧牛郎玩時，

少不了要她當一個擠牛奶的女人。學匪徒劫車時，又得要她舉起雙手，做一個富翁的女兒。開園會時，更非她當女主人不可。但今天小迷姐有滿腔的心事，對於孩子們的提議，並沒有接納，她頭一搖，話也不肯說。

孩子們覺得奇怪，都張大了眼睛望着她。紅印度把箭挾在脅下，擠過來，問：『怎麼回事，迷姐？』

『沒有，沒有甚麼。』小迷姐似乎很不願意地回答了一句。

『哦哦，我知道。』紅印度裝做聰明的樣子。『你的媽又要打你了，不是麼？』

紅印度這一問，恰好中了她的心事，她點了點頭。紅印度也覺得自己頗為聰明，驕傲地向別的孩子望了一眼。忙又接着問：『怎麼你的媽老是要打你？』

『我怎麼知道呢！』小迷姐說。『前天——不是，是大前天，她打了我一頓，瞧，這臂上的皮還打去了一塊啦。』

她伸出小手給大家看，孩子們都擠攏來，大家搖頭，口中嘖嘖有聲，表示十分地惋惜。

『昨天早上我在廚房替她看守吐司麵包，她一進門便給我一棒，幸虧我馬上溜到樓上，沒再打我。』小迷姐說到這裏，輕輕嘆了一口氣。『今天下午，她一面喝酒，一面咒我，』

要打我。她酒喝夠，便睡着了，我也就溜出來了。」

『怎麼辦呢，迷姐？』一個孩子問。

小迷姐搖了一下頭，半天纔說：『不知道。』

『你回去不得的呀，迷姐。』紅印度忙說。

『回去又要挨打的。』另一個孩子說。

小迷姐無言地點了點頭。

於是孩子們圍起來，坐在地下，開始替小迷姐想辦法了。有人提議大家去把小迷姐的媽打一頓，教她下次再不要打迷姐了。但這究不妥，打了別人，警察會要干涉的，並且各人的父母也不許亂打人的。有人提議去請求那送酒的大個子，教他別再送酒給迷姐的媽喝了。但大個子會聽他們的話嗎？大個子送酒又都在半夜，誰敢半夜不回家，等着和大個子辦交涉？這不行，那也不行，孩子們的小心裏再想不出甚麼好辦法來，似乎到了絕路了。

『我有一個法子。』紅印度又出頭了。

『甚麼法子？』大家——連小迷姐也在內——爭着問。

『迷姐，你到我家裏去住，好不好？』紅印度說。『我家裏屋又大，房子又多，又——』

大家不等紅印度說完，齊聲都叫好。

『怎麼樣，迷姐？』紅印度忙問迷姐。

迷姐想了半天，忽然說：『你敢保你父親不會把我送回家去再挨打嗎？』

紅印度對於這個却遲疑了，他剛纔祇管替迷姐想法子，却忘記了他的父親。紅印度一搖頭，表示不敢負這責任，孩子們都感到失望了。

大家再也想不出辦法來，西頭住的有名的拐老太太這時正從斜街雜貨舖走來，大家看着她左手捧着一塊麵包，右手提着一包雜貨，一拐一拐地走來，知道晚餐快到了，記起家裏父母都在等候，便一個一個地悄悄溜走了。

小迷姐一個人倚在榆樹上，想了一回，回家去挨打，犯不着，但今晚怎麼過法呢？而且明天還得上學堂，不然，先生會查問。她始終想不出甚麼辦法來，閒看了一回華隨太太的狗和密小姐的狗在對面打架，仍是想不出辦法來。

天一陣陣地昏黑，小迷姐也愈想愈糊塗。她知道她如果一輩子不回家，那胖婦人也決不會查問的，但今晚上怎麼過法？這時已將近秋天，一陣陣涼風，把樹上的葉子吹落下來，小迷姐頓覺一陣涼意。

她信步往前走，也不知走過了多少街，她四處張望，想找一個暫時安身的地方，但始終找不着。她這時真倦了，腳走不動，眼皮睜不開，忘了饑餓，忘了紅印度，忘了胖婦人，她甚麼也忘了，祇想找一個藏身的地方，暫時過了這一晚再說。

慢慢她走進了一條小胡同，忽然一眼看見了一個垃圾箱，箱子剛剛齊着她的肩頭，裏面的垃圾並沒有裝多少。她這時真倦了，看着四週沒有人，揭開了蓋，輕輕爬進裏面，把裏面的破報紙鋪得平平的，蜷伏在上面，不一回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剛亮，小迷姐給牛奶車驚醒了，等車子過去了好一回，她纔把箱蓋略開了一線縫，胡同內靜悄悄的沒半個人影，一羣小麻雀在對面屋簷上迎着朝陽跳着叫着。她輕輕爬出箱外，脚一踏地，纔感到全身因一晚蜷伏而得來的酸麻。

她長噓了一口氣，伸了一個懶腰，早晨的空氣真新鮮，吸到肺裏，有說不出的快感。她把昨晚的苦痛全忘了，整了整衣裳，像屋簷上的小麻雀一般，她跳着跑着出了胡同。

她在街上走了一回，大街上很清靜，一個老頭兒推着衛生局的灰桶，在收拾沿街的碎紙與垃圾，有幾位老太太牽着大大小小的狗兒，在街上走來走去。有一隻小狗兒項下還吊着一個鈴兒，走起路來，叮噹叮噹，怪好聽的。她跟着那小狗兒走了半條街，忽然清街的水車走



過，嚇的噴了她一脚的水。她剛抬起頭，那洒水的汽車却走遠了。小狗兒還在前面，但她却無心再跟了。

一陣陣的吐司的香氣，從附近一家咖啡館子裏傳了出來，裏面還夾着炸雞子的味兒，咖啡的味兒也來得濃，小迷姐忽然覺得餓了，肚子裏不時咕嚕咕嚕地作響。

她站在咖啡館門前，隔着玻璃窗往裏瞧，裏面熱氣騰騰的，櫃台上坐滿了食客。那戴白帽穿白衣的胖廚師正在擠橘子水，冲咖啡，忙個不了。窗台上擺得有嫩黃的蘋果餅，堆得滿滿的蛋糕，整塊的火腿，砌成塔形的油煎小圓餅，都是早餐吃的好東西，但小迷姐知道那都是要用錢纔吃得到的，她摸了摸口袋，除了幾塊石子外甚麼也沒有。

無可奈何地她嚥了口中多餘的口水，緩步又向前走去。轉過了大街，走到一條僻靜一點的小巷。巷頭停着一個賣麵包的小車，車旁站着的老頭兒似乎很和善。小迷姐肚中實在餓得難受了，走近那小車，仔細打量了老頭兒一回，又望了望那車上推着的許多麵包，纔慢慢地向那老頭兒說：

『老人家，你能給我半塊麵包嗎？』

老頭兒帶笑地望着她，沒說話。她知道老頭兒不是一個吝嗇鬼，又接着說！『你瞧，我

昨天——

『哈哈，你原來是一個頑皮的小孩，家庭不要你，你逃了出來的。』老頭兒不等她說完，便像很有把握地說。

在小迷姐的小心裏，凡是在家中不聽父母的話，在學校違背教師命令的，都是頑皮的小孩，但老頭子今天口中的「頑皮的小孩」，似乎另有一種新的意義。她也不管他許多，向老頭子點了點頭。

『拿這個去吧，頑皮的小孩。』老頭子在車上隨手檢了一整根的雜有葡萄乾的麵包給她。他又用手摸着她的頭髮：『做一個好孩子，別再頑皮了。』

小迷姐接着那根長麵包，心中說不出的歡喜，一邊咬麵包，一邊又繼續往前走，連向那老頭子道謝的話都忘記說了。等到她忽然記起時，已走過好幾條街了。

在另一條街上，她遇到一架牛奶車，一匹很肥很高的白馬，緩緩地拖着車子在街上走，車前有一個瘦子兩手執着韁繩。小迷姐見到這人，想起那賣麵包的老頭子來，這回她不等別人說：

『你瞧，我是一個頑皮的小孩，從家裏逃出來的，請你給我一瓶牛奶，好嗎？』

不知是「頑皮的小孩」這幾個字生了効力，還是那瘦子見小迷姐怪可憐的，他居然停住了車，給了她一瓶牛奶。

有了牛奶和麵包，小迷姐肚已不餓了。麵包還剩下許多，她知道今天，明天，以後的許多天，肚子會要再餓的，她小心地把麵包收拾好，又記起要上學堂來。

太陽已晒滿了街，她想時間大概不早了。在街上一個賣雪茄煙的鋪子裏，偷看了一下時鐘，離上課的時間還有二十分鐘，她很快地往學堂去。

到學堂後，她偷偷洗了一個臉，把頭髮也梳好，上堂時，誰也不知道她心中的秘密，並且今天教員問的話，她都答上了，她頗為高興。

一天的課完後，她仍然吃剩下的麵包，在街上各處溜達。晚上偷偷地跑到那小胡同的垃圾箱睡覺，早晨便以「頑皮的小孩」的名義，向人討一點麵包與牛奶，討不到牛奶時，咖啡店裏的涼水倒是隨便可以要一杯，甚至兩杯的。

晚上有時也下雨，雨水從垃圾箱縫裏滲露下來，小迷姐很小心地把幾層報紙蓋在上面，居然度過了難關。有時天氣清朗，小迷姐從箱縫中可以見到天上的星星向她眯着眼笑。有時野狗要爬上箱頂，來尋東西充饑，小迷姐用勁地把箱蓋拉住，野狗見無法進來，也就走了。

有時半夜還有人倚着垃圾箱在談話，把小迷姐從夢中驚醒，那些話，是小迷姐聽不懂的。有一次一個警察在箱旁站了半天，那警棍還無意地在箱上敲了幾下，小迷姐真嚇得不敢亂吐氣。但沒有一個人會夢想到這垃圾箱裏面睡着一個十二歲的小小的靈魂。

這樣平安地過了三天，到第四天晚上，情形就變了。原因是一個警察旁晚時在胡同口經過，似乎看見一個黑東西往垃圾箱裏鑽。他起初以為是剛纔在私酒販子家裏喝的半瓶威士忌酒作怪，但警察畢竟是警察，雖然喝得半醉，却沒忘記他的職守。於是他走近那垃圾箱，揭開箱蓋，蟄伏在裏面的小迷姐便被發現了。

她被發現後，祇好跟着這警察往署裏走，在路上，她小心裏不住在盤算。聽說警察署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平常的孩子提起警察便害怕的，他會把你關在黑屋子裏，十天，十月，十年，甚至一輩子不許出來。但小迷姐却並不怕這些，她祇怕警察把她送回家中，仍然要天天受她繼母的虐待，並且再難有機會逃出來。

到了警察署，那警察帶着她站在一條短欄前面，欄後的桌上伸出一個肥肥的腦袋，大鼻子上架着一副厚邊的眼鏡，眼鏡裏有一對小眼珠子，向她轉了幾轉，便聽到一個沙沙的聲音在上面說；

『又是一個頑皮的小孩！』

小迷姐被人叫做「頑皮小孩」，這已不是第一次了，但從這沙沙的聲音裏，她好像覺得這次的「頑皮的小孩」，與上次賣麵包老頭兒口中的「頑皮的小孩」，顯然是兩樣，但兩者究竟有甚麼不同，她的小心裏却又分別不出來。

接着那上面的肥腦袋又用沙沙的聲音，問她叫甚麼名字，住在那裏，她都很小心地回答了。那警察又陳述他怎樣在垃圾箱裏發現了小迷姐。末了，那肥腦袋似乎嘆了一口氣，又說了一聲：

『頑皮的小孩！』

這是小迷姐第二次被這肥腦袋叫做「頑皮的小孩」了，同是從這人口裏說出來的，這次却與上次的意義似又有不同，但小迷姐却無心去注意這些，她這時正在擔心那肥腦袋會把自己送回家去，重受繼母的虐待。

肥腦袋半天沒說話，似乎在翻閱甚麼，接着又打了一個電話，小迷姐心中焦急起來，忍不住，像哀求地說：

『請你把我關到那黑屋子去吧。不，你千萬別送我回家，媽會天天打我的。』

肥腦袋聽了這話，在上面哈哈地大笑了，笑完，把兩隻小眼珠對着小迷姐說：

『別急，頑皮的小孩，我決不會把你送回去的。』

『你這話當真嗎？』小迷姐驚喜地說。

『當然。』肥腦袋用沙沙的聲音在上面回答。『我剛纔替你打電話，找到一個喬治太太，她的丈夫死了，沒有兒女，你明天便和她去住，做她的乾女兒，用不着回家了。願意嗎？頑皮的孩子。』

『哦，我真是不知該怎樣多謝你。』小迷姐高興極了，把旁邊站着的警察的大手，緊緊地握住，表示親熱。

『你大概肚子裏餓着罷？』肥腦袋問小迷姐，小迷姐點了點頭。於是肥腦袋命令那警察：『給她一份夾肉麵包和熱咖啡。』

小迷姐隨着警察退到另一間屋子裏，有許多人也跟着走進來。每個人手裏拿着一本筆記簿和鉛筆，向她問這些問那些，又有人用鑲光替她照像。她也不知這些人是幹甚麼的，頗有點不耐煩多回答他們，但這些人又都怪有趣似的，尤其是一個紅鼻子和一個眼睛又大又好看的女人，特別惹起小迷姐的注意。小迷姐很喜歡這女人，對她的問話，答得較詳細，小迷姐

甚至告訴她，從箱縫裏看星星，星星是多們美麗、半晚風吹落葉，又是多們怕人。

『蘇茜。』那紅鼻子向女人的肩頭一拍。『明天你們的報紙該有一篇動人的故事了！多銷一萬份，總編輯馬上會加你的薪水的。』

『哼，別那麼缺德。』女人的回答。『我要改行了。你想這社會新聞記者是人幹的嗎？整天碰的是甚麼？奸殺！搶案！汽車壓死人！窮！餓！虐待！跳樓！投河！呵，這社會有那半點像一個「人」的社會，比野人，比禽獸都不如！』

『得，蘇茜。』紅鼻子一邊嘆氣，一邊搖着頭說。『你真應該改行，你應該加入街上的救世軍！』

『我倒想加入，就是討厭那鼓聲不大好聽。』女人說完俏皮話，馬上態度又恢復以前那嚴肅的樣子。『你瞧，市場上有剩餘的麥子，堆着白霉爛，街上却餓死人！失業的人，到處都是。許多人妻離子散，爲甚麼？因爲失業。天天有人投河自殺，爲甚麼？因爲失業。這女孩子的繼母爲甚麼天天喝酒，虐待她？因爲——』

『因爲失業。』紅鼻子大聲地回答。

這一來，把全屋子的人都招笑了，女人自己也笑了。小迷姐聽不懂他們笑的是甚麼，但

也跟着笑，因為她面前擺着熱騰騰香噴噴的咖啡和麵包夾雞肉，並且想到以後不再回家，挨繼母的打，她心裏不由得不高興了。



# 開刀

念生

我原同大夫約定第二天才進醫院開刀，那知他又來電話要我當天下午就進去。我因爲心虛，一時不亟張惶。我匆匆的寫了一封絮信，敘明病狀；又把積下的信債全覆清了，告訴朋友們我要開一次刀，希望沒有多大的意義。順便寄了一篇稿子與雪梅，也許可以換得幾塊錢，救救他幾天的口糧。葆華來信要現代詩集，一時買不及，忙把魯濱孫詩集與他寄去。最後又把舊稿理了一理，覺得這幾莖枯草，只合給野火焚燒。

四時半進了醫院，一說全都知道我是威廉大夫的病人。那註冊的姑娘問我住那種病房，我說住單人房，我知道單人的有許多方便。她說單人的要七元一天，我心想監督處答應了五元一天的，萬一不幸，我袋裏還遺下有幾元，不致要人家來替我化捐。那姑娘看見身邊很空閒，先帶我到病房裏去，再填寫病單。她問我是不是中國人，說她分不清中國人，日本人和斐利濱人。我道：『你喜歡我是什麼人？』她笑了笑說：『中國人？』我回答：『我很喜歡我能夠討你的喜歡。』她又問我進的那一個教堂？我說進的我自家的教堂，她說不很明白，我才詳細解釋我們是崇拜祖先的。她說：『那是宗教麼？你怎麼不信佛教。』我說：『那是

祖傳，不能隨便改信，如今連祖先也不許敬了。」「那怎麼辦呢？」「我才道：『聰明的小姐，你填個 Zore 吧！』其次問到年齡，這又是難題。我說照學校年齡計算我才二十四歲，照家庭年齡是二十六歲了，但不知是否生下地就算一歲，那麼，我實在只有二十五歲。她填上了二十五歲。生日呢，我說不知道。她道：『怪了！』我才解釋照中國的古曆我是蒲月二十九日生的，但如今改用公曆了，我怎知道是那一天呢？她說就填五月二十九吧。她最後說那曉得我是這樣古怪的人，叫我好生休息，明天才開刀。這時有人來喚她，她給我去了一個眼風便走了。

跟着看護送上了晚餐，這食品是很合科學與衛生的，牛乳半鍾，炸肉片一球，麵包兩塊，還用綢樣的紙包着，另外還有點蔬菜與果品。我剛剛吃進嘴，一位女郎笑嘻嘻的跑進來，拿着溫度表就往我口裏塞，我說讓我吞了這口東西來，她道不行，馬上又跑了。還沒有吃完，又有一位看護進來給我打了一針，我索性就不吃了。那知那笑嘻嘻的女郎來收盤子，估勸要我吃完，我從來不肯違女人的意思，只好遵了命。

這時清閒了一些；我看房內倒也整潔，一架牀，一個衣櫃，一張小棹，還有一架屏風。側門進去是化裝室和沐浴室。

我坐在搖椅上看伯郎寧的“*Artemis Prologises*”中間有一段奇醫：

“And called the red bloom to the pale skin again,

And laid the strips and jagged ends of flesh

Even once more, and slackened the sinews’ knot

Of every tortured limb——that now he lies

As if more sleep possessed him underneath

These interwoven oaks and pines”

我心想到也有意思，我這回便可以經驗到了。讀完了詩，覺得頭上有點發熱，忙上牀去睡。還沒有躺下，一位老太太進來給我驗血，在我的耳邊打了一個大孔，流出了不少的血，她一面化驗，一面計算，老是驗不完，我疑他發現了我的隱病。一會兒又有人來驗心力，說我受得起開刀。這樣分工的紛擾，一直鬧到了九點鐘，那笑嘻嘻的女人才進來教我怎樣按鈴，這鈴一按，上面有一塊機關就會冒起來。連教了幾遍，我還是說不懂。她不管我，道一聲晚安，閉了電門，就出去了。

這通宵我不曾入睡，想着過去的麻煩，倒覺了一了百了；但我沒有做出一點對人生有益的

事，豈不枉活了一半世。我懷念家裏的親人，又構想了一些材料，這想像越來越活潑。等等就半夜了，三點了，五點了，這時有人來給我驗溫度脈搏，問我睡得好麼，我說我守了一個 *Blank night*，她皺了皺眉頭。隨着又有人來替我洗腸子，漲得我滿腹的水，此後連白水都不準下喉。€

快到九點鐘了，我心中越是着急。我試按一次鈴，那姑娘進來望着我只是笑，我問她我可以穿上衣服了麼？她說不用穿，就是這樣抬上去。說着說着就來了四五位女人，有的替我包頭巾，有的替我穿老家公式的衣筒布襪，有的替我上藥，頃刻間就把我送到手術室裏，這好像進了屠場，好在那多情的姑娘親身送我進去，我就死了也閉眼。

威廉大夫有點愛開玩笑，我想求他細心點，可又說不出口。他笑道睡一覺就好了。於是助手把我的眼睛蓋上，我見過殺牛也是先蓋上眼睛。蒙藥一上去，只覺微微有點醉意，跟着就瘋起來，好像血脈不通時那樣作瘋。後來全部腦子都振動起來，這時後腦還有知覺，心裏還有幾分明白，我生怕大夫就下刀，那豈不是活活的殺人。但我已不能言動，莫可奈何。以後意志全失了，什麼也不知道了。任它天崩地裂，我也管不着了。這就是死吧，完全不像夢，夢裏到底還有活動；下意志還能起感應。這是真空，一切都化成了烏有。這時的肉體可以

任人宰割與掩埋。這樣我經驗到一次死。我從此再不相信靈魂，更無有天堂與地獄。

據說經了一個多時辰我的眼簾才微微的眨了一眨。又隔了許久，聽見有人在喚 Mr. J，這聲音很柔細，很親切，並且拖得很長。這時我的腦中正像剛入迷時一般的振動，心裏明白，但還是不能言動。我睜了一眼，見有女人在面前，知此身依舊在陽世，心裏便好受一點。她們繼續的呼喚，叫我醒來。我後來才想起將死的人是可以喚回來的，那年母病垂危，幸被我輩兒女喚了轉來。

我第二次醒來，那姑娘問我：

“Mr. J.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O dear me! I Don't know.”

“Mr. J. do you are in the hospital.”

其實我何嘗不知我身在何處，只不過叫姑娘着着急罷了。我覺得一身尚好的，好像未經割治，只腦中尚未安甯。我又睡了一覺，才覺口裏不舒服，我按鈴無効，急得我捶胸搗牀。那姑娘聽了進來看我，她不許我嘔吐，氣得我莫可奈何，捏着拳頭向她使勁打去，不知打痛了麼？她後來說我捶過她呢，我連聲道歉。

不久那姑娘端了一杯橘子水進來，竭力喚醒我，叫我看她的臉，望着她笑。我喝了兩口，她問我好不好，我說“Sweet”，

跟着有一位很苗條的姑娘進來替我鋪牀，我見她生得太美故意逗她一句：“You are very kind.”這本是句雙關話，她知道我在裝瘋，有點生氣似的回答：“It's that so?”弄得我不好意思，轉過頭去假寐。這姑娘有些像東方人，可也是那麼小氣，尊嚴得不可侵犯。當她在我面前時，我並不很動情，可是一走了，就在我心中刻下不磨的影子。惟有那另一位姑娘，天生的狐媚，全身表現着一種健康的美，臉兒光滑紅潤，那眼睛比起成的還來得迷人，雖是沒有那麼圓大，總愛斜起瞟人。她是一位十成的美國女人，愛動，愛活潑，猶如一架通了電流的機器。我每回見到她時，心中總是怦怦的盪動，天知道，我愛上了一位看護女郎。

半夜後我覺得發熱，把那位得罪了的姑娘叫來，她摩了一摩脈，沒有說什麼，反怪我不該動，不該起來開電燈，開了電燈就會發熱的。到了五點鐘，她又來替我驗溫度，說是沒有熱，教我靜息着，不許動，這命令似的口氣裏又似帶着幾分溫柔。

早餐只吃了一瓣蜜桃，那嫵媚的姑娘進來端起牛乳要我喝完，情景又同飲橘子水一樣。過後她一面同我閒談，一面給我洗臉，洗得真仔細。又替我洗手，她握着我的手儘洗，但等

他放鬆了時，我還捏着她的手，她笑了笑。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洋女人，覺到一種柔風傳入了我的心頭。她又給我搽胸抹背，這時我的心有些飄蕩了。後來又給我洗腳腿，其餘的叫我自己洗。洗完了又理牀，理得很整齊，好像在製一幅幾何圖。理到了我的胸前，她的手在我的唇邊抹過，又理對面的被角，手長不及，她把胸膛壓在我身上，好像是兩團棉花。最後她又替我梳頭，一雙眼睛斜瞟着我，天呀，這妖精我對付不了！

她問我學的那一科？我說我很想學看護，只怪天生錯了我是個男子，如今勉強在讀文學。她問我喜歡伯爵甯麼？我說不大喜歡，比較還是愛丁尼生。她問爲什麼？我說因爲丁尼生集浪漫主義的大成。於是她斜起眼睛點頭說：

“*Romantic, always romantic!*”

她又問我是不是獨子？我說我是獨身，不是獨子，因爲我有一個出嫁了的妹妹，還有一個弟弟，這幾天就要結婚了，然而我還是單的。她的樣兒有點憐恤我，問我是不是願意永久這樣，我說巴不得這樣好。她又問我在中國有沒有相好，我說不能說沒有，可惜她已經嫁人了。經她這一戲弄，我抖起精神，忘却了疲勞，大夫進來看見也就放心了。

到了下午，她又來替我洗身舖牀，使我詫異不小，這好像是她的權利。她說好幾次進來

都見我在睡，沒有驚動我，以爲我在夢中作詩呢。我說我如今不寫作詩了，美國找不出「煙士波里頓」，但我要寫篇散文來獻給她，她只是笑。她望見掉上有篇稿子以爲那是詩，我說那是一篇遊記，題目叫「New York」她驚異道：『你才來半年就到過了紐約！』要我唸給她聽，我說那頭兩句却是引來的詩，便翻譯給她聽了。她這回來的更兇，胸口觸着我的鼻子，我嗅到一股香，差點兒將她擁抱起來。

一連住了三天，還是那姑娘多留了我一天。臨走前，姑娘把名字簽給我，她叫碧葉爾（Pierce），叮囑我別忘記了她。還說不能到我家裏來服侍，望我自己保重。

回到家裏，房東小姐也來看我，她媽說：“Mr. Lo, Mary sympathizes with you.”

我還當作是看護。我好像中了迷，成天痴想着碧葉爾，那眼睛，那笑，那……我想病好了時，便去送東西，她們要吃我的荷蘭糖，以後再請碧葉爾吃中國飯，看電影，坐汽車……病好了時，我寫了一封信給她：

『親愛的碧葉爾小姐：

我全心感謝你給我的仁慈。我想看護是世間最美麗的職務，你不僅救得病人的身體，你還救得他的靈魂。美國生活從沒有給我一幕美好的印象，除非是這一次的醫院生活



。我記着你，永遠記着你。等我歸返故鄉，我母如問我在美國知道些什麼，我將道：

“O mother dear, I know a lady in a hospital.”

如其她老人家再問我還知道些什麼？

“O mother dear, I know a lady in a hospital.”

「那小姐是什麼人？」

“O mother dear, I know a nurse in a hospital.”

「她叫什麼芳名？」

“O mother dear, I know Miss Pierce in a hospital.”

附函送上五匣荷蘭糖，一匣送給 Miss Gardener，一匣送給 Miss Christianson，

一匣送給 Miss Hummel，一匣是你的，還有一匣贈與一位不知名的小姐，她曾經服侍

過我，很想知道中國的那位小姐。

親愛的小姐，我特贈你一把中國西湖出產的檀香扇，這扇上刻有我的名字。

你那天得空，我請你吃中國飯，用筷子吃那一定很有意思。

願上帝祝福你！

你的誠實的 M. T. Lo.]

第二天我捧到了一封回信：

「我的親愛的羅君：

謝謝你的蜜糖和香扇。聰明的羅君，你知道逗病人的喜歡原是我們當看護的天職。你出了醫院，我對你的責任就完了。我再謝謝你。

你的誠實的 Geraldine Pierce ]

這又是同樣的把戲，女人，「滾你三十三」。

## 五堡墩

念生

這是伏天裏，太陽一出山便覺暑氣蒸騰，我跟隨父親的轎子上山。山路崎嶇，才知蜀道艱難。往日走的是「東大路」，路上鑿着平坦的石板；這兒盡是羊腸似的毛草路，兩旁長着人深的冷蕨其。有時在懸崖邊爬過，大暑天我也會寒心，但轎夫們如履平地，脚步並不移动的慢，前面呼一聲「滑得很」，後面應一聲「踩得穩」。這青山好像就生長在眼前，松林裏滿是矮蕨其，絲毛草，雜着些斗碗花，山枇杷，罈鑽子，救命糧，和許多無名的野花。處處可以嗅到泥草的芳香，甚至還有麝香。空谷裏滿應着畫眉和野雉的歌聲，偶爾有獵人放哨和牧童唱山歌。這兒只有壯穆與和平，我好像回到了童年，隨父親隱處在兩母山中。對我父親說

：「這樣的山野生活真是有福！山上的畫眉這們多，那麼子不網幾支來養？」父親嘆息的說，先前總是爲我讀書奔走，如今清閑了，倒可以栽花養鳥，享點清福。

轎子爬了山又要下溝，溝裏涉水過去總是一處農莊，田裏的稻子黃得像一坩金沙，稻香風裏還飄來一陣桂香。田坎上蹲着的青蛙長得肥胖胖的，人來了，它往田裏一鑽，發出一種清脆的潑水聲。這樣沿着山腳轉了幾個灣，轎子又要上山。遙望頭上的山勢陡轉雄峻，五隻高峯擺成一列長蛇陣，這無疑就是五堡墩了。這時山路不明，轎子迷了路，父親說他時常走過的怎的也會着迷？我暗想莫不是遇着「桃花源」？崖邊雖有小孔，但石滑苔軟，不許高攀。還是父親吩咐用不着爬山了，已經到了墩前，繞着旁邊過去，豈不是就到了高墩？後來果真到了，但繞了幾灣空路。這墩略作圓形，周圍盡是懸崖，基脚好像還不及山頭廣大。底下修着一段馬路，我暗自稱奇。這日四野清平，所以此石門半虛半掩，這道石門隔斷了凡塵。踱進去只見一條陰冷的石板，兩旁浸着泉水，解除了遠行人幾分暑意。這道兒筆樣的陡，攀着石欄才能登上。百步之上轉過一灣，麓角上有幾方大石，倘如推將下去，任人和馬也只合粉身碎骨。轉拐後進了二門。門裏是一個長洞，在裏面呼喚一聲，迴響不絕。一連又轉了幾個拐，才出了洞望見青天，這比起登泰山的南天門還要艱難。

山上有一座人家，並不聞犬吠鷄鳴。直昇了堂屋，才見主人，這主人很清瘦，眼睛已落了眶，但他的精神很矍鑠，態度又安閑，好像一位深山的隱士。主人隨即訊問人間的滄桑變故，連國都改建金陵都不知道，更不用說關外的風雲險惡。據說這堡砦已有了千百年的史話，當年張獻忠勦川時，還攻打不下，今世的匪徒更無刀侵犯。因此砦上的人家得以清平度日，從不感到人世的紛紜。憩了一會，我便出去觀望，見四處的龍脈都奔向此山，宛如一帶小崑崙。那對山，第二堡峯，挨的太近，萬一失守，將危及此山。山崖險處修着城垣，並不是爲防賊，乃是怕守望的人昏夜失足。我環着繞了一圈，在山腰得見水源，泉水流貯池內。避砦的人最怕缺水，張獻忠那回圍了幾個月，後來深知上面水涸了，下令猛攻幾乎要破了，那知天心厭亂，忽然下起雨來爲川民留下一線生機。

進屋後又去逛花園，園裏長着繁茂的竹林，花徑很是清幽，還有一方水塘，裏面有青鱗與紅鱗。花廳上懸着滿壁書畫，還陳設着兵棋，兩面的人馬，正在攻城奪地。廳旁有一所吊樓，窗外遠望翠山，無邊的空曠與消遙。

也不知過了許久，聽天牛「朗朗」的鼓噪夕陽，我又出去眺望。微聞砦下有兵馬之聲，一時不免驚惶，臨崖一望見底下有人試馬，在那段馬路上來回的奔馳。漸漸紅日墜入遠山，

映着滿天的紫，天邊的雲霞化作疊疊的峯巒，與遠山相混，不辨真幻。觀了許久，雲淡了，山遠了，天上星兒漸漸的開朗。天是這樣低，我疑心伸手可以撮去銀河的水來灌溉人間。

## 黑人的藝術

念 生

我不相信種族的偏見可以估定文化的價值，我再不相信所謂野蠻的民族沒有很高的藝術

自從新大陸發現後，千千萬萬的黑人被一些「水酒」販來美洲作奴隸，於是這地方變作了他們的牢籠。幾百年來，他們不知受了多少凌辱，多少苦楚，多少鞭撻。如今雖然解放了，但在政治上，在教育上，在社交上，他們並沒享到平等的權利。他們不能夠隨便居住，隨便娛樂，隨便呼吸自由的空氣。不說白人看他們不上眼，就是有色人種也歧視他們，這是人類的劣根性。有一次我要進一家黑人的餐館去吃東西，一位有色的同伴不肯進去，因為他們是黑人。這很感動我，引起我對他們的同情。外國人欺侮我們中國人，但我們在關外又可以欺侮流落在那兒的俄國人，將來我們還許有欺侮日本人的一天。

後來我加入了一個種族會議，裏面有各色的人，大家都感到一種敬意與親愛。會裏一小

部分是黑人，他們很活潑，很有思想，只臉上常帶着愁容，但他們奮勇的精神並不因為種類的壓迫而自墮。每次開會都討論種族問題，怎樣打破偏見，引起同情。最有力的法子是各人拿出自己的光亮掃去這黑暗的障礙。每年二月的第二星期爲黑人運動周，這一週會裏發出許多小冊子，使我瞭解了一個民族的生活和他們的文化。這文便是依據這些小冊子選譯出來的。

黑人的藝術有他們光榮的歷史，尤其是他們的詩歌與音樂在這個新時代裏頗占重要的地位。記得某君在某雜誌上介紹美國文學，他說如今美國最好的詩歌却出自黑人手裏，這話很有眼光。

黑人是天生的藝術家。他們有一種天稟，能夠創出實用與美觀的東西。在美術上，在工業上同時收了絕大的成功。一切的家具，用器，鎗炮，樂器和非洲土人的裝飾，都含着良巧的匠心。他們的美術的進步，可在 *The Sherbro figures*, *The Megaliths* 和畢甯的銅刻裏看出。可是非人的藝術並不能得到許多人的鑑賞，這正因為他們的藝術和歐洲的根本不同，非人的美術是由石刻傳下來的，富於獨創的精神，不重摩仿。他們不是專靠感觀，他們要在想像裏創出真的藝術，而他們的想像又是很豐富的。

他們在繪畫上的貢獻也很可觀。但這個我們更不能鑑賞，比起銅刻與石刻還要難，因為繪畫經不起時間的侵蝕，早已模糊了。又經了非人的內亂，與外人的侵奪，許多繪畫都毀壞了。就這一點殘餘的還可看出他們的獨創精神。在皇室的陵墓裏，在彩畫的木舟上，和荒野的石塊上還遺下藝術的痕跡，尤其是在南非的石崖上。幾百年前當歐人正處在黑暗時代裏，黑人已達到了最高的藝術境界。

在美洲，黑人處在奴隸制度下那有創造的閒暇，雖是沒有驚人的進步，但他們藝術的天稟並不會消沒。南北戰爭以前，Edward M. Bannister 在繪畫上已著盛名，同時有 Edmonia Lewis 是一位雕刻大家。後來又有 Henry O. Tanner 是美國極有名的畫家。如今在繪畫上有 William E. Scott 和 William A. Harper，在雕刻上有 Meta Vaux Warriek Fuller 和 May Howard Jackson，我們相信黑人在美術上不讓他族獨美。

同樣的豐富的想像力在詩歌裏面又有了絕大的成就。他們的故鄉在遠古時已彌漫了歌聲。他們的祖先遺下的民歌與神話很是動人。這些故事描寫得細，有一種低迴曲折的音調。這詩歌的優美容易使歐美人瞭解。西班牙的詩人 Juan Latino，亞拉伯的 Antar，俄國的 Alexander Puskin 和法國的大小仲馬都受了這種影響。在美國有 Jupp ter Hammon，是

位奴隸詩人，還有 Phyllis Wheatley 和 Frances W. Harper。更有 Paul L. Dunbar 歌頌低級的生活。如今在新詩運動裏他們更露頭角，如 James W. Johnson, Angelina Grimké 和 Georgia Johnson 諸人，舉不勝舉。（可參看 Kerlin 著的“Negro Poets and their Poems”）

在舞台上黑人簡直是天生的演員。因為從來他們的身子不由自主，所以他們比起什麼人都容易表演。在別人要長年才學得會的，他們一上台就會了。非洲的演誦故事的人和民間戲劇的演員在模仿事物上是很獨創的。他們善於學得各種的聲調與姿勢。從來在舞台上扮演黑人的演員沒有一位學得像的。黑人演員著名的不少。Ira Aldridge 是國際聞名的莎劇明星，Robert Cole 是扮演喜劇的名腳，Egbert A. Williams 和 Paul Robeson 在英美都很著聲譽。現在的黑人戲劇另外開展了一個新的時期。他們外面要笑，內面要哭，成爲極好的丑腳。一俟他們得到精神的解放，當更有偉大的演員出現。因爲有了情感的自由，才能表現得更滑稽與諷刺。

他們最偉大的藝術還在音樂上。這些奴隸在黑暗裏歌唱他們的愛情與痛苦。但這種歌聲不能得到許多人的領會，除非那人能夠同情於受壓迫的人。他們的音樂遺留着遠祖的光榮，漸漸的傳佈。更引起了許多藝術家的注意，起來研究他們的音樂的背景，採取土調來作音樂



的靈魂。這自然要歸功於他們自己的音樂家，想來和 Cross-marrige 有關，他們混着有法國人的血。由 Samuel Colridge-Taylor 開導，跟着出來了 Harry Burligh, Will Mr. Cook 和 Nathaniel Dart 諸位音樂大家。又有 Marie S. Iika, Marian Anderson 和 Elizabeth Greenfield 諸女士最能歌唱。至於演奏家則有 Thomas Bathune 和 John Boon。因為對於黑人音樂發生了新的趣味，不論什麼會集都要演唱黑人的土樂。這些音樂現在編成了聖歌在教堂裏歌頌。

如今發現了黑人的藝術，增進了他們的地位，再不能認他們作野蠻的民族了。人種的進化，絕不能憑顏色來決定。

### Bring me a girl

白圭

留學生涯無味之至，每天上了課看電影，看了電影又談天，談女人，什麼白的黑的，滿口下流話。

這樣的生活我過了三年，這夏天就要回國了，再不浪一浪，真枉在外國跑了一趟。

我有一種病，半月要發一次，只覺一身熱烘烘的，鬧得我頭昏眼花。更加上課堂裏毛姑

娘搽脂抹粉的引誘，和飯店裏侍女們袒胸裸臂的迷力，這病更害得不可救藥。

我起初一味的講求昇華，後來便想法祛禳。不久我發見了大腿戲，兩個禮拜準去看一次，那才有味呢，一個妙齡的女郎在舞台上賣弄妖嬈，把衣衫慢慢的脫得精光，那對小兔子會直跳，橫跳，繞着打圈子；那身腰會作波浪式的翻動，一扭一捏，弄得你好不舒麻。

畢竟這不是健康的祕術，於是我才學帶 Data，那知這般毛姑娘商品化得厲害，你給他花上一分錢，她只給你一分錢的東西，但你花上了許多錢還掉不到——如今美金漲上三元了，家裏辛辛苦苦兌來的錢這樣白丟了未免可惜。

春天又來了，花爲什麼要開，鳥爲什麼要叫，女人的臉爲何染得格外紅？滿街都應着 Whoopee, Whoopee 好像貓兒叫春。

今晚上我在下半城兜圈子，看他們鬧得更不像樣子，有些酒醉了的男女當街就摟抱起來，男的把手放在女人的身邊亂抓，媽媽的，就是狗見了人也要避一避。怪不得教皇對他們下了一道警告。

怕什麼，七十五分的流行病！有科學方法，有 Double-prevention 還怕什麼？  
我終於下了決心。

我走進一家藥房，拿出半塊金洋，輕輕說一聲 *Rubbers*，就買到了一個小洋鐵盒。老板說我得再花二毛五分買點 *Andiron*，我依了。

這匹野馬誰勒得住？我在四馬路與五馬路之間奔馳了幾趟，到處都有女人，只還沒有開口，警察就來了，外國警察不是好惹的，連大總統都怕他們那幅鐵面。我這樣繞了許久，還尋不到門徑。

後來我想不如試叫汽車。好容易叫到了一輛，我坐上去向車夫說：

“*Bring me a girl.*”

這真出我的意外，他說他很抱歉，連一個女人都不知道。我只好下車來又叫了一輛，這汽車在那兩條馬路上來回的馳駛，却不見一個女人，除非是配成了對的。車夫嘆道，過了半夜運氣就不好。

我只得再換一輛車，這位車夫引我到一個深巷裏，他放一聲哨就出來了一個女人，打扮得好像妖精，再仔細一看已是半老的徐娘，我不肯。

一連又碰了幾個釘子，下車來又徘徊了許久，絕望了，我轉身向大衙回去。快到電車站時，有一輛車子馳來停在我面前叫我乘坐。我向這車夫說：

“Do you know any girl?”

他恭恭敬敬的回答：

“Yes, Sir, I know quite a member.”

我便上了車。他起初繞了幾條街停在一間四方的紅屋前。我認清了那屋子，告慰他裏面有三位，可都不肯出來。車夫囉嚕了幾句又把車開走了。到了第二家門前，他進去打聽了，慢慢的踱出來，我猜想這回又無望了。

後來他進了另一家，這回却一氣就跑了出來。可是還沒有成功，他坐在車上思索了一會，把車開到很遠的一間飯舖前面停下。他進去商量了許久才出來，說是成了。我不知道他在搗什麼鬼，覺得有些神祕。他把車子開回原處，又進去商量了半天，這回他飛奔上車，望着我儘笑。但還要等一等，這時我心頭直是跳，想回家去了。

等了許久還不見影子，我急得問車夫是怎樣回事，他說人家還在打扮呢。一會兒大門啓處果然出來了一位女郎，我遠望她的模樣還生得不錯，心中暗喜。我打開車門向她道了一聲

“How do you do, lady?”

她上車來低喚：

“Sweet, my baby!”

隨着就親了我一下。我順勢把她摟着，見她臉上的香粉還沒有撲的均勻，嘴唇却紅艷得很。她的一身還是溫的，又結實，又柔軟。這時忽聽車夫叫道：

“Be Careful!”

這好像平地一聲雷，駭的我冷了半邊。他望見旁邊有一位警察，急忙把車子馳過。

姑娘問我可有房間，我說有是有，却不方便，請她去找。她問車夫，車夫也說沒有。那怎麼辦呢？我提議去租一間，姑娘說不妥，警察擒着要坐監牢的。說完了只是笑，並不把事情當得認真。車夫願把我們開下鄉去，我更害怕了，說不行，我沒有那許多工夫。後來他說到 *Grange* 裏面去，那很穩當，我那時沒法，只好首肯。

這妮子真活潑，一路上問長問短，動手動腳。我摸着她還嫌不夠舒服，更叫我搖動，那比起棉花還要軟。我問她這晚上是不是吃得太飽了？她說不是，因為她已經 “Conceive” 了，說起很高興。我問她誰是胎兒的父親，她說是我，這我當然不承認，她才說她自己就是她的丈夫，那意思是說人盡可夫。

到了「加雷其」外，車夫翻牆進去，我疑心這不是他的，心裏上下不定。進了裏面，車夫索價兩元，我說一元不夠麼？他說花了這麼多工夫，工夫就是錢，我才多給了他半元。回向姑娘道：

“My dear, how much do you want?”

“Sweet, I want five.”

我說通常都是三元，况且是在這種地方，我又破費了一筆車錢。她撒嬌似的叫道：

“Ray, let's go home!”

我道不行，攆得她更緊。後來我添了她一元，她才留下了。可是給錢時我沒有三元零的，給五元叫她找回，她說找不出。這時忽然變了口氣一定要五元，不然，又要回去了。我那時已鬧得心不自主，不說五元，五千元，就是這條命我也會交給她的。只好給了她五元，但求她從容一點。

在汽車裏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她給我帶上了 Rubb. 我就跪下，她拉起我來，教我花樣。這時汽車忽然爆響一聲，好像連車子都要弄爛了。她大笑不止，我怕牆外有人聽見，忙用手掩着她的嘴，自己可早駭軟了，她却笑得越是厲害。後來果真外面有了足音，她才勉強止

住了。車夫進來報告是警察，駭得我魂飛天外，一點胆量也沒有了。姑娘連問我是怎樣的，我說不行，我太倦了，叫車夫開出去。她那裏肯依，死死的摟着我，叫我連氣都出不得了。她使盡了百般的方法，終於沒効，只得約下再會，把車夫的電話號數寫給我，叫我先去找他。並且把我那塊湖色的肩巾拿去作質，叫我下次去取。

她吩咐 Ray 先把我送回去，在大街上追趕一輛電車，追到了時我才下來，站旁有許多人全望着她，她羞得用手掩着臉，低聲道：『再會。』

我上了電車，車裏的人都注意我，我疑心我的嘴唇是紅的，老是用手掩着，許久許久還覺滿口香澤，但微微有點兒羶腥。

# 回川

念生

我一連回了三次川都沒有回到，第一次不會走出校園；第二次在前門車站接到電信說四川打仗了，不敢登車；還有一次到了天津，在海船上遇着扒手，又打轉身。

這次回家約不到旅伴，客凡與炳麟起初約同行，好上峨帽去修道，後來都不能如願，一個人走長路多麼吊胆！好在可夫說單人走走很長經驗，只不要在路找女人，包管沒錯兒。

我先設法把成祺到了清華同學會，她又以為我向她求婚，生了氣，我知道這是最後的幸福了，飽賞了半天的眼福。回校後得到一封解嘲的無名信，我退還了她，我心痛。

六月十六日我離開了清華一點兒也不依戀。我的心情正同子沅的一樣，子沅對我說過，他一定勸他的仇人的兒子進清華，那才害得死人。

炳麟邀貝特小姐在公園給我餞別。貝特生長在峨帽，天機清妙，將來在文學上的成就，也許有點像冰心女士。我同她談了些詩，勸她保守着童年的天真。我又約雪赴北海，她很是感傷，這是命運的註定，怨誰？晚上失意得很，又跑到罪惡的淵藪裏去沈淪。



第二天搭平浦車南下，客凡和炳麟反赴站相送，談笑間覺有幾分慘淡。車出了城，望見一墳青青的蘆葦，天色也像格外青，這是舊京給我最後的印象。我逃出這城牢，心情就好了許多。

車過了徐州，見到幾條水牛在田裏耕泥，我疑心就到了家鄉。

十九早晨到了新都，換車東下，這是我渴念的江南風景，有點兒像「芙蓉城」，我覺得空氣都蘇潤一點。

到了滬濱，住在子潛家裏，伯母提起子潛，有點傷心，不知天涯的遊子又是怎樣的心情，我不敢往後面想。

第二天見到懋琳，九姨又長高了，順便還會見了玲女士和胡也頻君。他們幾人都在城市裏隱居，沒有鑽入繁華裏去。懋琳引我去逛書店，有如春筍怒發，可都長得不很成器。又進法國公園一遊，望見一段彩虹，使我在征途上，感到片刻的安閒。當晚乘江輪西上。

過九江遠望廬山，童山濯濯，不清秀也不雄奇，妙處是常有煙雲繚繞，看不出真面目。

在漢口遇見幾位天津人談談北方話，很有興致。旁邊有一位落難的女士，聽見我的口音，跑來認鄉親，要我「張羅」。

二十九日在宜昌開早班，從平善壩上去就進了山峽，河身陡然變窄了，好像從船邊一躍便可以登岸。水流如瀑布般緊急，船邊湧起兩道波浪，好像兩條蛟龍隨着船身翻動。山勢越來越險峻，兩岸萬仞的石崖斧劈一般的陡，相傳是禹王治水的神工。有時山頭蓬了攏來，頭上只見一線天。江流隨着山勢曲折萬轉。拐灣過去，只見一段河身，來去都不分明，船像遇了大霧，不時放哨，回音在兩壁上應個不息，想古昔的猿聲當更增悲壯。先過巫峽，高峯上有雲團如柱射下，這峯得雨那峯晴，這就是「巫山雲雨」。跟着山洪暴發，萬壑爭鳴，瀑布似長龍奔下。

過雲陽望見清道人題的「江上風清」，很是健勁，江水都爲此生色。上面有張爺廟。據說張飛的頭顱還泡在油罈裏的，只須攢入百十觔油，那獨體便會浮起來。這一帶的山多是方方的，像一座塔，每見山尖豎着一支高塔，保鎮風水，便知隔城不遠了。

這晚泊在一個小小的鄉場上，我伴一些太太小姐上坡去玩，惹得那裏的鄉人驚怪，問我們是不是外洋人。一蹶着四川的土地就如到了家。我不在市上飲茶，我買了許多瓜子橘紅鹽蛋酸菜，大嚼特嚼，這真是四川味了。

我在船上結交了張植輝君和他的夫人，另外還認識了曾冉尤三位女士。我和植輝「萍水

相逢頓成莫逆。植輝少年英俊，中山先生向他說過中國的事全放在小老弟的肩上。我曾和這幾位女士辯論過婦女問題，我說：『你們婦女被男子欺負，全是因為不事生產，你們應當求經濟的獨立。』牠們回答說：『什麼叫不事生產，我們生了孩子，就算盡了天職，難道你們男子還生得出麼？』問得我啞了口。她們聽說我還要遠渡重洋，向我說：『這何必呢？到不如留在四川開開風氣。』我說沒有法子開通，這幾道長峽永遠封鎖了古天府，我今回還得裝老腐，捧軍閥，這是四川人生活的兩把祕鑰。

三日早上望見了重慶，喜得我差點跳下水去。植輝邀我住在他的花園裏，免得在客棧裏受苦。她的太太也堅請，好像不去他們還會多心，這使我不得不羨慕孟嘗君的高義。我們換上小划子，沿江上溯，在江邊的菜園裏買了些青椒茄子，又在河心購到幾尾剛上網的鮮魚。到了張家花園，登亭一望，見長江浩蕩的奔下，與嘉陵的清流會萃，將巴城圍繞宛如一島。對岸峯巒重疊，青得像翡翠。園裏栽着許多蘭卉，石榴，晚來香，地上滿是青青的蘚苔。又過江看他城內的公館，這是一個幸福的園庭，嘻嘻嚷嚷的不是孩子鬧，就是鳥兒叫，天井裏遍植花草，榴火吐的紅艷。正廳像宮殿一般華麗，雕樓上可以眺望全城的風景。這人家的禮節很大，植輝拜見了老人，我也進前長揖，穿起西服行古禮，惹得主人好笑。植輝說我

大概十年沒有作過揖了，這正好溫習溫習。進了客廳，主人把牀上的煙燈點燃，說如今招待客人，專敬洋煙，別的煙茶全免了。這使我驚異不小！這套家伙就值得賞玩，槍是玉製的，燈是銀鑄的，煙膏是「南土」，燒起來不會開花。帳上還吊着一架花燈，擺着許多芝蘭與茉莉，煙香與花馨混在一起。那天吃盡了家鄉美味，那椒麻鷄的味兒，如今還像是粘在我的唇上。

五日是我的生辰，植輝把他的母親和弟妹全請過來，原是為家庭聚樂，順便好與我慶生。這回有米粉肉，臘肉，鮮魚。山珍海味我已經遍嘗了。因為是賀生，勉強我多飲了兩杯黃酒。我醉昏昏的過河去看戲，這是高腔，要吼牌子，譬如有漢武帝出台唱一句：『有朝一日時運轉』，打小鼓的心靈口快，馬上吟成一句：『昇到天宮作玉皇』，跟着把「皇」字拖長了聲音，全班合吼。我最愛那小生，風流標緻，他穿着輕飄的綠綢衫，方帽後面還懸着一雙飄帶。小生的聲音與小旦的全不同。旦脚要唱陰喉嚨，咿呀呀呀的聲音很尖。戲不很講規矩，樂鼓又鬧，那團鑼有三尺圓大，還有鐺，打得鍦鍦的響。

有時我在大街上閒耍，到處吃東西，白天吃甜蜜的冰粉，還有榨菜豆花，糝粬，滿街叫買。晚上吃湯元，酒糟蛋和素麵。那麵加上許多「紅」，酸鹹麻辣，味道很長。兩三天內我的

肚子就鬧起亂子來了。街上兵比普通人還多，到處滋事，四川人動輒就比武，不像江浙人的乾吵。那些兵個個都是小皇帝，凡百事業都落在他們的手裏。甚至想當一個小學教員都要先去奉承他們的鼻息。

六日打早離了城，才到了真正的四川，巴縣原不過是一座「下江」化了的城市口岸。這是上成都的小東路，路上有牽麻不斷線的行人，多半是背着衣包，穿着草鞋，有的還露着半臂，大暑天頭上也打個英雄結子。也有騎騾驢馬的，也有坐槽杆的，這槽杆只是兩條竹杆，中間有一個竹兜，可以乘坐，改良的再支上涼篷。通常是一分錢一里，不過轎子聽的我見口音不對，總是欺生，非要雙價不行。後來每過站口我假裝啞巴，叫原來的轎夫替我寫，寫成了我另添他們兩分茶資，我漸漸的學會了幾句四川腔才能自己寫。話要說得平，句句都要帶着慢罵的調子，自稱叫「老子」稱人叫「狗×的」，你得說：『狗×的，老子跟你一百錢里，幹就跟老子抬過來。』

一路上只見青山綠水，稻子已牽綠了，長得又青又肥。有時稻香風裏送來杜鵑聲，這和北方的「鵲鵲楊」不同，這是「鵲鵲楊」。

在北平聽說進了四川，「上坡就有「棒老二」，「兵大哥」，「學生老么」，但我這回經過

，却還算清平，就是端起銀子走，都沒有人敢「打起發」，這全仗民團練得好，搶了銀子無處逃生。但這並不是說全沒有歹人，我快到老關口時，聽兩天殺了幾個「花路板子」的，害怕他們的餘黨出來報仇。我聽了很有戒心，在路邊上停着等候行人，大家好壯胆。那知許久不見人，後來才知他們還在後面結隊，我因為忙着趕路，只好單人過關，大道轉進了深山，又險又窄，兩旁的樹林蓬得很高，陰浸得可怕，我時刻都是提心吊膽的。忽然看見了路旁的樹子在搖動，轎夫們都駭呆了。但並沒有歹人出來，後來看見了一根獸尾才知道是一條水牛。登了關口，轎子要憩氣，那地方是土匪的窠子，我那裏肯依，忙添他們五百錢，叫他們飛抬下山，到了碼頭，聽說前面行人才遭了搶，心裏越是驚惶。

行到太平鎮，投了客棧，心裏才安定了些。么師見我氣象不凡，忙招待我住在上官房，這房間也不過是幾架草牀一盞油燈，一躺下就有臭蟲蚊子來招待。么師給我倒茶倒水，吼個不休。吃飯時又敬我一盤「茄花小煎」，還慫慫的問我一人難免不太孤單了，要不要接一個玩家作伴。我心想「五嶽歸來不見山」，難道這荒山裏還有貨色？我笑了笑說，只要他有胆子抬來不怕「老子」瞧不上眼，白花了轎錢，到可以試試。

九日上午過樟木鎮，這是成的家鄉，在鎮外見一「板板橋」，河水清亮到底，正如成的

眼波。我停在那兒打聽有姓鄧的沒有，據說多着呢。我只覺心跳得厲害，道了三聲藝術的發祥地。

過內江看見新修的馬路，坐了一程東洋車。車夫把車桿高舉，用手拐橫壓在上面，頭上還支着布篷。他大步大步的走，和抬轎子一樣，我教也教不會。在車上睡醒來見轆輪旋轉，疑此身尚在京華。

晚上趕回了資中，這是我的舊遊，那時夕陽正攔山，珠江泛着血紅的水，醴壇與重龍兩峯高聳，筆架山依然秀蔚，還有一座奎閣鎮守着文風。進了城尋不到棧房，使我回到了故鄉，依然感到飄泊。

第二天是七月十日了，我出了資城，奔向小道。行到高樓鄉，逢着市集，鷄鳴豬叫鬧雜了。那知到了故鄉，轎子還要欺生。我便雇人背起箱子步行走到馬場。那兒是「寒天」，寫不成轎子，我又只好走。在半路上打起了脚泡，走不動了，但歸心很急，巴不得一步就到了。好在么店子上寫成了一乘槽杆坐回去，到了羅泉井坡上，我下轎來奔跑，臨崖望見了街市和外婆的老屋子，我狂叫起來，轎夫以爲我發瘋了。我飛奔下山，進了場口，轉了幾條街，連一個人都不認識，難道我竟變作陌生的遠客麼？踱過了子來橋，聽見有人叫「懋德回來

囉！』這是奎大爺的大喉嚨的聲音，我驚喜間忙問家中的人好麼？他說：『都是尙好的』。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了，我也禁不住下淚，想起這七八年的苦別，越覺心酸。奎大爺告勸我榮哥丟了，誰料相親的手足，我回來稍遲了就成了永別。跟着盤三姑爺，雨霖舅爺和一些長輩都來了。姑爺說他親眼看見我走過，簡直認不得了。雨霖舅爺是我進清華的恩人，他這回很高興，說我是有用的子弟，還說我的身體保養得好，縱然憔悴了一點。這真使我慚愧，他那知我虛弱得很，多走了幾步路就得喘氣。奎大爺說我的公公頭場叫人買了幾串火炮，天天算日子，眼都望穿了！因為外婆那時不住在老屋子，舅舅才說：『老人望得很，早一刻到家，早一刻令老人安心。』』

我立刻又坐起轎子回去，這一節是熟路，這青山，這流水，這一根草，這一塊石，都像在歡迎我。還有蟬聲，七年不聽了的蟬聲，把我喚回了童年。在路上逢着一位趕馬的小孩，拼命的喚三哥，喚了幾聲，才知道是喚我。他說：『我早要知道三哥要回來囉，我聽轎子裏面的聲音，猜想一定是三哥。前天二娘打發我來接你，當真接到囉。』我問他幾歲了，他說快滿十二歲了，那我離家時他才三四歲呢。

隔家還有三四里路，天就黑了，要快也快不起來了，心裏越是急。過了油房溝，上了坡



弟望見了家，此時如癡醉一般，反以爲是夢，生怕醒來。我先過佃客家，請人替我打狗。佃客聽了大聲的嚷：『少爺回家囉！我到了屋側，只聽到幾聲狗吠。一進了柴門，小弟弟忙叫：『二娘！三哥當真回來囉』。這真是天國的福音！我不理他們，直奔進堂屋向着神龕敬禮時，公公還以爲是裝假的，因爲家裏的人騙過他老人家好幾次了。等我拜跪在他的足下時，他才相信，驚得老人流淚道：『輝娃兒，是你嗎？』以後就不能說話了。我回頭望見了母親，老瘦了許多，早已是滿臉的淚。母親說：『輝兒！你當真回家囉，兩母山的菩薩有靈有驗。』我在擲頭看見父親，依舊是那樣尊嚴，却蒼老了許多，我不敢哭，勉強忍着淚。一時兄弟在地裏放花炮，鬧得滿屋響轟轟的，好像是要龍燈。一家人又給我上了許多綵紅，我記得只有接親才掛紅的。大家聚在堂屋裏問長問短，路上可曾受驚麼？學堂畢業了麼？還要不要去放洋？我一一答覆了，那知他們全聽不懂，把我看做奇貨。娘說：『輝兒，那們子變得這樣囉？快不要去留洋囉，二班子回來害怕連娘都認不得囉。』真的這些弟弟妹妹我已認不清了，娘替我介紹：『這提水的是你的親妹兒已嫁去周家囉。這是三妹，那是么妹，地裏檢火炮的是么老弟，你走時他還在吃奶呢，他聽說你要回來囉，天天跳門坎，說一跳一跳，三哥就會回來的，這吃奶的是新添的小姪女，……』我問醴泉那裏去了，母親遲疑了一會，才說

：『他下重慶去接你，那曉得你到先回來囉。你在路上沒有闖見他嗎？他出門時飛叉叉的跑，傘上還得有幾個歡迎的字……』大家那樣多話，我簡直答應不及。大爺說：『那年子夏天打了囉一個大雷，連房子都要震倒囉。』問我在京城聽見沒有？我當然回答沒有，他信不來。么弟抱怨他扯瘋扯呆囉，要我給他醫，我摸摸他的腦袋，說好囉，他真的信。後來公公說，我去囉不久，他老人家的頭髮鬍子全變白囉！那料去年子又轉青囉。我那裏肯信，忙將他的絲帕揭開一看，果然還剩下稀疏的青髮，連聲道：『公公的福氣大，當孩兒的也托福。』我抬頭望見樑上懸過了十年的老紙，沈默了片刻。跟着大家翻看我的東西，么兄弟搶了電筒往地裏裏去找火炮，么妹拿去了錶細細的聽它說話；此外各人取了一件，娘才把我的衣箱收進去，長到這樣大了，還要娘替我管理衣服。

晚上吃的是小菜飯，那酸菜和豆瓣真有味兒，我吃得飽。公公叫我剩點肚子，夜裏還要給我消夜，他老人家特爲我遂了一罈甜酒糟。

隨就進了房閒談了許久，人漸漸的散了，還是么弟首先叫睡，也許是他鬧得太累了。後來只剩下父親和母親了，父親平日最是心硬，這回都有點酸鼻，敘到離別的苦況，和雙親連年的重病，我不禁暗泣起來。但說到後來，父親反喜笑開顏說，如今你已成人，再等兩年學

問造成囉，正好爲國家出力，一切的家事也就好辦囉。夜很深了，父親又問了我的學科，他喜歡我學文學，正好承繼他的志向。談到後來，娘要我去睡囉，父親却不肯，說這樣遠去接回來，連話都不談夠麼？娘吵道：『我的兒要睡囉！』我聽了這慈愛的聲音，憶起了「鄉夢」：

我望見了慈祥的母親，

我這孤寂的心

被偉大的愛融化了！

我一頭撲入他的胸懷，

在她和緩的催眠歌聲裏，

我又蕩入溫柔甜蜜的睡鄉了。

第二天在家裏談敍家常，最離不開的自然公公，他坐在椅上捲「煙鍋巴」，椅上放着一盆他手植的卉草，時時放出清香。他問世道這樣亂，真命天子要幾時才出來呵？我說也許出在我們家裏，那年子奶奶老了時，陰陽先生不是說五十年後我們家裏要出龍嗎？他又問京地原是帝王的都城，到底是那樣的堂皇？我說從天安門一直可以通到太和殿，殿裏有九根龍柱

，都是十來抱大的，中間還有一座金鑾寶座，孫中山先生死後還在上面坐過呢。我問他老人家還會釣魚打槍麼？他說如今眼力差囉，魚不肯上鉤，鎗也描不準囉。我對老人說我把他從前打獵，釣魚，喂雀子一類的生活全寫下來囉。我把文章唸給老人聽，他聽得得意處總是扒扒鬍子：

『大家都說這隻兔子來得太容易了，但都恭維羅二老爺的手穩，回回見彩。公公的鎗法也實在高明，他會用雙眼描準，鎗尾隨着野物移動，百發百中。』

一會兒又跑到橫堂屋裏和伯母閒談，他說大姐接到了我一封信時常拿起來讀，讀到流淚。大姐向學心切，在這種高壓之下，勉強廢學，這時正在趕做嫁裝，她向我說一針一針都像刺進囉她的心頭。又說如今家裏開通了許多，姊妹們都剪囉髮，還是我的母親先剪呢！我怕是取笑的，忙跑去看母親的頭髮果然剪囉。母親總是忙着給我做菜吃，香腸臘肉還爲我留下兩鑽。他最擔心的是我的親事，他說妹妹早嫁出去囉，弟弟不久也要成親囉，問我的婚姻到底怎麼辦。我說請娘給我訂下一門吧。娘假罵道：『你這娃兒扯得很，和娘都不肯說真話囉！在外面有囉人，那們子不帶回來？』聽說公公要給我討兩門，先討一門在家裏，讓我以後在外面另討一門。娘告勸我如今又有人來說親，爺已經去看過，人才滿好，如花枝玉葉一般

，問我肯不肯？我滿口承諾，請娘趕快給我接到家裏來。這一半是假，一半也是真，我覺得家裏訂下的女人至少不會調皮，省得白費多少心思。正在這時候有人看見了成的相片，母親忙叫取放大鏡來照，大家胡亂的猜，么妹賊這就是三嫂囉。我說這是一位朋友的相片，她臨走時轉送我的。她們說身材到好，只還不夠乖態。我們家裏不要這樣的人，我道恐怕要還要不到呢！

談了許多話，我出去看屋基，怎樣從前當作很大的東西如今變小了許多。譬如這塔沿，從前以爲是很高的，如今只輕輕一步便登上了。我望見屋頂的羅漢已經倒了，忙叫人修補。這房子本是四合頭式的，北面因爲要望風水，沒有起下廳。房子很高朗，後面是柏林，兩旁邊種竹子，正面是一塊桑園，我在園裏手植的胡桃長得很高了，結了許多果子。再前面是祖母的坟山，坟裏還空着一邊，將來公公老了就長眠在裏面，坟前有兩株柏樹，剪得尖尖的，正像一對蠟燭。底下是一灣玉帶田，再下去還有一方羅盤田，田外便下山了。兩邊的沙脈，重重合抱，象山是鳳凰寺，山上蓄着青蔚的梧桐，背後還擺着一列龍祖山，有頭有尾，柴門口原帖着一付對聯：

天星臨水口

龍鳳鎮柴扉

我把它換成了

龍遊大海

鳳集高梧

太陽偏西了，我在家呼喚一聲，出去遊山，要來的儘管跟着來。這可了不得，姊妹們不讓弟弟爭先，大娘和媽也要去，幾乎全家出行。我們直奔向火燒坡，先穿過茶樹林，採的採野花，捉的捉迷藏，真有 *Pastoral* 風味。忽然驚起了一支山兔，忙喚狗去追，小弟弟也跟着追到對山去了，又在那邊趕出了一對花綠綠的野雉，飛過這邊山上來了。大家累了，坐下來擺「龍門陣」，望西天盡是紅雲，把這山也映紅的，猶如火燒了一般。

十二日隨着父親去趕連界場，一路上盡是駝礦炭的牛馬，許多鄉下人担着米糧，牽着豬羊上市，他們臉上表現着無知的快樂。他們招呼父親做「九大爺」，父親的排行原占第二，爲何變作了九？後來才知道父親在哥老會中長「碼頭」，尊呼作大爺，因爲他號「九成」，便稱「九大爺」。場上沒有什麼變動，只新添了一所廟宇，這日瘟疫流行，廟上豎起了天燈，祈禱玉皇把病症祛禳。在茶館裏會到許多老前輩，和我啓蒙的劉老師，老師已改業行醫，

吃起洋煙來救人，這是他頂忙碌的日子，我生怕他自己也傳染着病。少年知己全都來過，只見舊同學某君談了幾句無聊的應酬話，真出我的意外。他如今當了師爺走起路來要學龍擺尾，他年做了執政恐怕連尾巴都會擺掉。偶然逢着鍾氏弟兄樣子是裝不認識，我才問：『你先生不是姓鍾嗎？』後來才知道我兩位哥哥與他們結了仇。

第二天下羅泉井，井上燒鹽，比起自流井的味兒還來得長。我先到耀才家裏，他們不知耀才戰死兩年了，還在望他生還。他的父親皺皺眉頭，母親直是哭，問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這風聲洩漏不得，我隨便扯了幾句謊。我爲耀才籌備追悼只好作罷。

在街上默了一會，便下鄉到么舅娘家裏，知道建中表弟把家業敗在一個女人身上，外公父便氣的身亡。我急忙去祭拜外公和么舅的坟，在坟前痛哭了一場。記得我去京時，外公含笑送道，日後學成歸來，還要吃我的酒呢！那知這片孝心已無從報答了。

天幸外婆還健存，我忙趕下球溪河去拜見，外婆見了我很歡喜，只是年壽高了些懵懂，我同大舅爺所談的話她老人家已聽不懂，只覺口腔雖是變了，聲音還與兒時的一樣。又見到守寡的二表姐，使我驚異不小，原來她生得與成一模一樣，我先前儘想像誰，如今才明白了。大舅說：『德輝，你的親事一定要在外頭找，我已經對你的娘說過囉。唉，人在人情

在，從前你么舅要把大表妹放跟你，要是么舅還在，你敢說不嗎？去年子大表妹已經出閣囉。後來外婆又想把二表姐放跟你，因為你不在家，便嫁過蕭家去囉。這白胖胖的就是我的外孫兒……」

回到家中，我同父親辯論了半天守寡問題，引得父親有點動怒了，但他那知道我的意思呢？

### 十七日遊五堡墩。

次日大姐過八字，我忘記了這就是訂婚。這一天我不很高興，大姐也像帶着淚痕，我隱忍着把禮物挑進了堂屋，行了禮才交與冰人送去。

醴泉這天才回來，爲我白跑了幾千里路，見到時我想哭。他已經成人了，他這門婚姻也和大姐的一樣，我原得了父親的同意隨着母親去看這未來的弟媳，但忙不過來。

大嫂這時要下富順去找大哥。無奈伯父不肯，說大哥放浪成性，恐怕靠不住。我對伯父說，兒孫自有兒孫福，用不着伯父這樣担心，我願寫信與大哥保障一切，他才答應了。大嫂要我送她下去，那知秋妹也要我送她到遂甯去看善義，我不知送誰好？

這天幾位姑父姑母都來齊了，家裏非常熱鬧。晚上我當着客人勸諫父親歸隱林泉，別再



去同流合污了。父親很受感動。我的大姑母吃長素，肺病已害得很重了。我勸她開小葷，她說萬一犯囉兩母山的菩薩，她的孩兒又長不成人，誰担保？

二十一下老房子，先拜了三公公和榮哥的靈。三奶奶見了我老淚長流。她說榮哥和我先前很像一對兒，如今見囉我，好像是榮哥生還囉。奎大爺特別請廚官司辦了一棹席，他不早告我，等到好菜來時我已吃不下了。在席上提起榮哥，大爺又哭。他望我將來支撐門面，還托我教導幾位弟妹。飯後我又到么房子，那房人連炊火都舉不起了。想起從前在那兒讀書的快樂很是感慨。我順便又到華林家裏，這就是「打魚」文中的「漁家」。見到華林的老父依然健旺，滿口的湖廣腔我已學不來了。華林的兒女已成行，他夫人的臉上不見了春光。

華林第二天才到我家裏來，老友相逢，依然談笑不拘，只各人臉上都起了了經驗的皺紋。談到別後的生涯都是長吁短嘆。我約他第二天再來談藝術，那知太太不放他過來。

二哥這時也從縣中回來，天倫聚樂，只差大哥了。二哥贊成我學文學，說如今四川找不到新文學教員，將來不愁沒飯吃。我把那首寫給成的商籟體給他看了，他教我對女人不可太癡。

從二十三日起在家裏清耍了幾天。這晚上開了一次家庭的聚樂會，採用開會儀式，由二

哥主席。長輩致了訓辭後，我致答辭如下：

這次回家享到無限的家庭樂趣，社會誠然是冷酷的，一到了家中便感到溫熏。如今我們的家庭在思想上，在形式上已改進了許多。我深覺這種淡樸的生活有無窮的美趣，願家人永葆這種優美。這七年我雖是沒有造到一點學識，但能保全着童稚的天真，還是本來的面目。此次遠渡重洋，當固守這一點。

演講完了，我唱校歌，大家聽得很新鮮，父親叫我重唱一遍。最後由我敬茶點，又想了許多遊藝，全屋都鬧震了。

第二天在家嘗新，也就是給我送行。這日大家都點作悶，連么弟都不愛跳了。我到處找母親也找不見，後來開得哭泣聲，才往樓上尋見。我說母親何必這樣悲傷，過去的幾年，不是一放就過囉？母親道：『輝兒，你伸起指頭數一數，娘在家那一天不望你？』我想母親在家生活很單調的，生活一單調，日子就過得慢。其時我自己也覺得七年難捱。後來娘又問我此去又要幾年才回來？我說學校規定五年，但我三兩年後準定回來孝敬母親。說到後來我也想哭了，好在我會講笑話，我說娘喜不喜歡我從外國帶一個洋女子回來侍服娘，娘道絕對使不得，說的娘笑起來了。

下午娘又到廟上去燒香，兩母山的愿日後再還。在廟上認不清觀音菩薩，我說觀音是男身，誰也不信？歸時路過孫家堰塘，我着上泅泳衣下去浮水，大家都說我的手脚翻動得好看。只是母親暗暗着急，生怕我淹着了，說我再不起來，娘就要跳水囉。

這晚上大家留我，我答應多耍一天，大家才覺好了一點。雖是後天不宜出行，父親也沒有說什麼。

再敍了一天的別，大家都是說不完的話，只母親一句都像說不出來。幾天的操勞，她老人家已經病倒了。晚上等大家都睡了，幾位姑母和父親在地塢中望月，這是下弦月，那缺口是別離的象徵。月光很清亮，我們在光裏沈思幾時才得團圓。

二十六日離家，幾次想動身都留住了。不是伯父催行，我真想又改期了。大家敬了禮把我送出柴門，祖父扶杖要遠送，忙叫人扶着他，再拜擋住。老人揮杖相指，老淚長流。母親早已哭得不像人了。別了，真的別了。到了對邊樹林裏，我回頭探望，好像是上了望鄉台，見他們還站在那兒，母親還揮着手巾。慈母呵！你的巾色永留在孩兒的夢想中，像一片安琪兒的羽翅輕輕的招搖。

# 跳舞

白圭

記得有一次在紐約赴清華年會，我到會時正在跳舞，當中有一位女郎，穿着玄黃的舞衣，那模樣兒很像華，她奏了一曲鋼琴，回頭又和人家跳舞，那姿態多麼輕盈，那衣裙的飄動像一朵雲。我看了有些傷感，想起華也愛穿那樣的舞衣，當初何不同她舞一曲？我叫朋友引我去看那十分金洋一分鐘的跳舞，那裏面講究多了，光與色的引誘來得格外強，舞女們裝扮得像蝴蝶，像妖精，伏在男子的身上步步輕移，一雙眼睛又盯在旁人身上，好拉下一次音樂的生意，可惜我那時還不會跳，自受了她們的情波。那城裏的布里斯克劇場在夜劇完後開設有跳舞班，好教客人學。那些 Chorus girls 比在台上時還會賣弄風情。你還沒有學會，她們又想法教你另一種遊戲，比跳舞還有趣的，那要換一個祕密的地方。跳舞的價格是三十六個金塊，我當時就把衣服當完也學不起。

後來我赴米里亞波里斯消熱，那兒有許多土生女和許多肯親近金色人的黃髮碧眼的姑娘，在 Week-end 同赴鄉間野宴。話匣子一打開，一些男女自自然然的便擁抱了起來。那音樂的整齊的節奏引得你一身的細胞都跳動了起來。我當時也會抱着女人瞎跳，學走路，姑娘到

覺有意思，對於一個全不在行的人；但如你要懂不懂的，那就爲難了她們。

回到科命布城，腿怪癢的，一聽到音樂就想躍動，這樂趣我不能再失去。那時有人介紹我一個跳舞學校，開單人班的，教員是一位法國女郎。我立刻就去報名投考。很僥倖，那章程只限定能夠走路的人。那女人先教我跳 *Waltz*。起初手攀手學步法，走了兩圈，就叫我抱她跳。這有點愴了我，我只輕輕的攪着她的腰，兩人中間至少還隔着一尺，我的身子總是往後面倒。女人說，不行，叫我越抱得緊越好跳，我也說不行，除非是下一次，——第二天我依照着她的教法，她又說我的身子動得不平，一盞一盞的，又說腳掌不要完全落地。等我學會了這個，又開始學 *Rock*，這和走快路一樣妙在轉灣子轉得舒服，一連轉了幾圈，我就頭暈，倒在女人的懷裏，忙道一聲對不住，女人倒像全不介意。後來又學 *one-step*，這比狐躍還有意思，只動作太快了，輕易就會亂了步法，有時還會踩着那三寸高的鞋子，才該死。

五天畢業後，我跑去阿林丹琴公園去實習，我在那兒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才抓到了一位女人，她許還是 *Highschool kid*，不是 *Co-ed*，對異那人的偏見還不深。我一上場，什麼步法都忘記了，人家的跳法與我所學的全不一樣，姑娘跟不上我，好幾次幾乎把她弄倒了，

要不是我兩臂還有縛雞的氣力。音樂一完，姑娘反向我道了一聲歉走了，弄得我只是紅臉。

那時校中有一個國際聯歡會，每次開會都有不少的黑白姑娘，這些姑娘平日愛打趣我，這時我不管三七是二十幾，拉着一位就去跳。黑姑娘尤其跳得好，她們對音樂和跳舞具有天賦的特長。她們愛把身子一抖一抖的，使你覺得有一對小兔子在你的胸前鬩動。一會兒跳上了勁兒，你更覺得另有一種動力闖着你的心，同時傳來了一股熱，一團火。

除了這個會以外，我簡直找不着別的機會。後來我加入了學校裏的高班跳舞。這裏面有一二百人，女人和男人的比例如同鷄與兔的腳，有時兔子還多添了一條尾巴。我幸好有機會抓了一個女人，可是剛同我跳着，又被人家搶走了。那知那人不懂這新的方式，到把女人搶了。我追上前去說還是看我跳吧。這女人肯同我上勁兒，我對她說大街上新開了一家跳舞場，姑娘喜歡作樂我那天來約請。她滿口得應了，立刻把姓名住址告懇我。那知我後來打了兩次電話去，她都推說不空，我也就算了。第二回我又在班上吊得了一位姑娘，人夠漂亮了，身子柔得像一根爬籐，變變的伏在你身上。她當時就得應了我的 Date，可是到時我打電話去問，說她回家看母病去了。她有不有母親還是問題。我當時有些動氣，回家去把她姓名一查正和上次的姑娘是姊妹，難怪我又撞了一個釘子。

我覺得自己去找女人比請菩薩還要難，才託一位猶太朋友去約兩位女人來開跳舞會。這朋友很望我爲他在中國介紹一個位置，多方的巴結我，其實我自己還找不到職業呢。他滿口應下了，他說這好比食蟻獸引螞蟻一樣，把舌頭一伸出，它們就牽線的來了。我便去訂下了一家餐館的舞廳，和幾份鷄席。同時還約了兩對朋友合開這 Party。那知臨到了晚上，那位猶太朋友打電話來說問題發生了，他的表妹的朋友來了一位朋友，朋友要陪朋友，便不能分身赴約；那表妹非與那位相好同來不成。我心想什麼朋友不朋友，不過是她們那晚另找到了姘頭。我抱怨那猶太人不早告勸我，到那時就拿錢去買也來不及。猶太人的種族觀念，多少被這流浪的情形打破了一些。在美國他們的地位比黑人高得有限，他們要想玩通常的美國女人是不行的，人家到可以隨便玩他們的姑娘。如今我連猶太人的釘子都碰到了，誰能破除這種族的偏見？我去同那兩位朋友商量，請一位中國姑娘來陪一陪算了，跳不跳到不要緊，但大家又覺得不很妥當。左想右想，想到了我舊房東的老姑娘，這姑娘是大學畢業生，因爲不會迷人，快三十歲了還沒人肯要。在美國，大學畢業的女生十個當中只嫁得去兩個半。我立刻打電話去約，她起初似乎要得應了，後來知道我們是開 Private Party，她便說一聲：

“Sorry! Thank you just the same.”我立刻就把電話掛上了。我回家坐不住，正想要下 down

town 去，我的朋友進來說房東姑娘打電話給他，說剛才在公事房裏打字機大嘈雜，沒有聽得清楚，這時聽懂了，已經得應了。這許是她的娘叫她得應的，我也只好得應了下來。那知到時我跑去她家，她又變卦了，說她誤會了時間，那時候她另有 Party。我當時氣得很兇，叫我去殺人也容易。朋友勸我去 Graduate One House 跳舞，那裏面姑娘多，不用自己帶去。我跑到那兒，望見房東姑娘獨自進去，氣得我火上加油。這個老處女(?)何曾有什麼特約的 Party，不過是跑到那兒去找野食。你恭恭敬敬去請她，還要擺架子。我立刻轉身到下半城去，在繁華的街市下走了兩圈，撞到了一位街女，同她攀談了幾句。我說我很喜歡跳舞，她願意去跳我可以出錢請。她公然得應了，我心想金錢的魔力到底大。

第二晚上我預備得好好的去找她，她當時不在家。我等了一點多鐘才見她們回來，她的同伴氣沖沖的向我說她的同伴並沒有得應我什麼 Jabo。我請她說明白些，我不懂。後來我望見了她們身後還跟着有兩位漢子，知道她們另有了生意，我便生氣了，一連氣了三天三晚。後來醒悟了這種族偏見是無法打破的，於是我也有了 racial peide，一脚把女人踢到地獄裏去，在跳舞的道上暗暗的記下了“blind Alley”。

二十年三月十八日 Leva Gatago, Buckeye Lake.



# 農莊

懋德

這是人家的「七四」節，大清早就有許多車子向着郊外駛去，車裏的人有的還沒有清醒，任曉風怎樣的吹，那女人嬌懶的伏在男子的懷裏，許是昨夜工作得太累了；旁邊許還立着一條狗，狗也在打呵欠；車外許還放着有釣魚竿，和一些野宴的糧食。我們的車子開得很快，有時竟超過了六十哩的速度，只覺車子在空際飛翔，和孫猴子打筋斗一般的靈快。車外的物景已看不清楚，好在掌車的人，生得一付鶴子眼睛，前後左右同時看得見，他遠望着了一位鄉警，忙把速度退到四十哩，快到警兵時又開快五哩，我們一齊向那鐵面鬼道 *Hallow*，他才把錶放下，也沒有來追，逢着這喜慶的日子，好意思爲難？據說只要車子體面如 *Stutz, Lincoln, Packard* 之類，再開快點也不害事。這並不是說車裏坐有貴人，乃是說那種車子不肯輕易和人家的相撞。忽然我們闖過了一輛爛篷車，車後發出了一聲破響？大家這回却吃驚不小，有的說是車子撞壞了，有的說是輪子破了，但車子還是轉得尙好的，後來才知道是人家放我們的小炸彈。

這日大麥黃了，黃得發亮。那怪物在田中跑過，一邊就漏出了麥，一邊放出了草。（想

起我們用手搓麥子真費事)。太陽一晒，玉麥長得真快，綠葉間現出道紅白的花紋。牛欄外總是青蒼的草場，裏面雜着些紫花。有時晨鷄傳來一片相催，村裏的人家漸漸出來工作了，他們用工作來紀念休暇，不像城裏的人那樣偷閒。

路這樣平，車轉得快，不久遙望那樹林深處隱伏着一所農莊，那就是我們的消遣地了。進了林子，望見兩位女娃娃在櫻桃樹下貪嘴，那枝上有兩隻紅胸鳥含着櫻桃來喂小雛，它們全不怕人，孩子們見了我這外國人倒想逃避，我忙說：『嬰孩，我是來給你們採果子的』。我順手採得了一些鮮紅的櫻桃，先塞了幾顆在自己口裏，然後才給與孩子們，趁勢就擒着一位，親了她一下嘴，她要想掙扎，我將她舉到樹枝間，她倒忘了一切，只顧採果子。這樣我們就做了好朋友。她又把小妹和愛犬喚來，人和獸同舔一方糖。她們伏在我身上玩，擠眉弄眼的鬧個不休。那長的說：『You Are Funny!』我回答：『Baby, You are lovely!』她却說她不再是 Baby，她是 Girl。這孩子也有她的自尊心。她的話真多，How is this? how is that? 我簡直回答不清。孩子們對於一切事物都起着神祕的懷疑，有許多問話使得你紅臉，譬如說，『媽，我是那兒來的?』

大門響處，主婦出來請我進屋裏玩。那客廳裏全堆着孩子們的寶貝，滑車，娃娃，皮球

，……旁邊有一架雷帶環，我嫌那是俗物，主婦忙解釋說，他們並不喜歡時髦的 *Jazz*（這字有一個極醜陋的意思）。只聽一點天氣和商情的報告，間或還聽一點黑人的對話。從前在南方時，黑人成了極有趣的人物；如今雇不起人工，他們的藝術已鑒賞不到了。廚房裏倒也整潔，那裏面用人工孵化的鷄子，快要出壳了。寢室全在樓上，室內的裝飾品盡是些玉麥，佳禾和別的農產，小姑娘特要我去看她們的小牀。

跟着請用午餐，這全是新鮮的蔬菜：四季豆，蓮花白，漢菜，青葱，那牛油是自家作的，再敬一塊櫻桃 Pie，這兒的窮人吃肉，富人吃菜，鄉下人比富翁還吃得闊裕。據說英國的食品最壞不過，美國却占第二，料不到這鄉下人家倒有極好的食料。

憩了一會，我們出去遊玩，這時太陽正熾，乳牛躺在樹陰下反嚼，肥豚滾着一身的泥水在太陽底下倦臥，那紅胸鳥也捨了櫻桃，張着嘴喘氣。鄉下人多麼誠樸，見到時就打一個招呼，有時在籬邊遇着幾位折菜的村姑，向她們叫一聲 *Whoopee*，她們全不生氣，只臉上熱一會就好了。她們只穿着背心在土裏工作，那胸前好像長着一對嫩南瓜，並不像城裏的滿園春色只露着半枝紅杏。我們沿着溪邊採了些野果來嘗，*Gooseberries, blackberries, strawberries* 到處都有，我用樹葉編成了兜子來盛着，像從前放牛時那樣好玩。我又折了三根狗尾草編成

了一個狐狸，大家看了說除却了尾巴，全然不像，腿太大，脚太小。我尋不到棕葉，用黃花的葉子織成了一個蟋蟀，放在草間簡直是一個活的，風吹着它的腳鬚擺動。他們問我從那兒學來的這門手藝，我說我小時做過牧童，牧童的玩意兒真多，我們還會隔山比賽山歌，聽誰唱得多。於是我就唱：

『唱個山歌把姣兜，

看姣抬頭不抬頭？

馬不抬頭吃嫩草，

人不抬頭少風流！』

大家聽了怪有意思的，我說：『你們的女人聽了這種歌，十個有九個半會抬頭的，那半個準是瞎眼睛。』他們問我將來想做什麼，我說只想作一個牧人，大家以為偶爾放放牛羊到有意思，當真拿來做職業就沒味了，我才說牧人本是詩人的徽號，大家記得 Spenser 的 "The Sheph eardes Calender" 麼？

『趁天晴，好晒草』，主人正忙着割草，這不像我們的牧童用手來割，只見那傢伙滾幾滾，草就倒成了一堆。這八十五英畝田地，全靠他兩手耕種收穫。他這時坐下來同我們談天

，他說雖是成天勞碌，倒也快活，比不得工廠裏的機械。如今工業過於繁盛了，失業問題鬧得凶，大家又改唱回到田間去，我覺這一個好現象。

夕陽西下了，牛羊漸漸的歸來，主婦提着桶去擠乳，我也去幫忙。五指齊擠，却不見乳漿，我說這牛兒不中用了。主婦笑道，擠奶也得要學學，你得用大指和食指緊捏着上端，再用小指輕輕一擠，不就射出了一根白線。這牛倒好像是欺生，牠用尾巴拂來，幾乎瞎了我的眼。我把乳提回去過了濾，分出了乳油，飲了一鍾鮮乳。這時有許多鄉下姑娘提着饋饋來討乳，好像我們鄉裏打醋一樣。

這天我們買了三塊金洋的火炮，聽說這火炮全是從中國來的，這筆錢還可望轉運回去。我認爲這工業可以大大發展，把貨物推銷到全世界的市場。只可惜如今不許在城裏放了。天一斷黑，我們就把火炮拿出來演放。我總愛拿在手上爆，毛子們却在燃着時向空中一擲，或是把這東西裝進鐵管裏放，更來得響。我們試了天冲子，冲得很高；再把煙火筒點燃，裏面射出了許多紅綠的火球。女孩子燃着鎂光來舞，像自由神掌着明燈。那花筒也做得巧，火星濺得均勻。我在那火光裏放了一排花炮，驚得孩子們哭啼，再不肯讓我攜抱了。

花炮放完了大家還沒有盡興，打算再去買些。主人說倒不如放真鎗，五分錢一粒的子彈

倒比花炮便宜些。我不敢放來福鎗，只放了幾聲鳥鎗，子彈像毛瑟，要折開了鎗才放得進去。於是我們談起打獵，主人說他愛打兔子，野鷄，頂有趣還是在夜裏打樹狸。他用獵犬去追尋，如其野物上了樹，在枝葉見到那綠霞霞的雙睛時可用來福射擊，等它躍了下來，準被狗擒着。我聽了有些神往，祝福這快活的農人。

# 別二姊

柳無垢

八月十日這一天，畢竟很快地——我這樣的感到——臨到了。而我和二姊，「現在」的二姊，也長別了！爲了幾年後，她已不是「現在」的她了！

別了，我又嘗到了別的滋味，雖然我還不曾嘗盡了別的滋味！要是我們承認人世是不定的，那麼，別也不過是這樣一會應有的事罷了！但，爲什麼我們又要爲別而悲傷呢？

「這次送別的匆匆是我所意料不到的！」我咀嚼着父親寫給二姊的這一句話，我又不和父親同樣的惆悵了！

匆匆的離開了她的船，並沒有和她說一句道別的話，亦沒有一握她的手，更沒有一望她，便離開了她，永久的離開了「現在」的她——心中滿填着悲痛的她！就這麼的別了，我能無遺憾？可是遺憾決不能使我再和她說一句道別的話，和她……在別前！

直到船移動的時候，我才望見，用我那遲鈍的眼光，她，二姊，手揮着血紅色的小手帕，在人堆裏，在甲板上。她那面龐——也許現在還能很清楚的現在我面前吧，雖然我看不到她臉上的淚痕，或是淚珠——漸漸的模糊，隨着船身，和那血紅的手帕，永久的消失，在這

茫茫的大海中！我，本能地仰望着她，和其餘的送行者仰望着其餘的客人一般，用空手揮着，直到我的淚自然的流下，我低下我的頭，這才記起了我掛在衣襟上的手帕，於是我拭去了我的淚，也同樣的揮着那淡紅色的手帕。手是依舊的揮着，也許人已望不見了吧？

當然，在這時，我會記起大哥和我手牽着紙條，當紙條斷時他模糊的容貌，蘊玉姨母在船的出口處和我握手時我所感到的情味，和這最模糊的印象——父親母親等到日本去時我悵望着漸小而渺茫的船影。

同樣的嘗到了別的滋味，同樣的流了惜別的淚，可是，這不同的別緒，不同的別緒繞着我的心靈，我更預備着將來所要感到的別緒吧，爲了離別是人生過程中所免不掉的事。

含淚而別了，我該預備着微笑等待將來的歡聚吧！要是別的悲哀能給予聚會的愉快爲酬報，那末，我該感謝我的天吧。

由父親的話中，我可以想像到她因父親對她的同行者高小姐所說的話而引起離愁，不能自禁的低頭飲泣，於是高小姐扶着她走進房中時的情態。雖然，別的一剎那已成過去，正和我現在的想像同樣的模糊，可是我不能不抱憾我不能和她說一句道別的話。

現在，每講到二姊的別，我常會流淚，尤其是和母親等談及這事和看了父親給二姊的詩



時。讓我把這詩錄下吧。我願這詩永久的保留着，爲了它能表示父親的愛！

『我忍心放你走嗎？』

海水天風銷不盡離愁。

我待叫你不要走嗎？

怎禁得這環境闊淡的神州。

一切的一切呀，

都是情感和理智的爭鬥。

去吧，

那裏是山雄海秀；

去吧，

那裏有幸福無儔。

也許到歸來時候，

我還未化骷髏。』

當然，生離決不會和死別那般令人悲淒，爲了死別是絕望，生離正滿充着希望！我希望二姊的快樂，幸福，使我忘掉了別的悲緒。所以，再隔幾日再講起我和二姊別離的情緒及看到父親的詩時，我也決不流淚了。

十二日，我由同學宜南送我回家，爲了寂寞的心使我太苦悶了。在家中，也找不到特別的熱鬧，可是，寂寞的情緒再也不會襲擊我了。

現在，正是靜寂的夏夜：天是碧藍色，加上了淡黃的圓月，閃閃的小星，裝成一幅美麗的良景的畫。也沒有人們的嘈雜聲及討厭的車聲來煩擾我，除了草中蟋蟀的長鳴。在船上的二姊，這時該正倚在甲板的欄杆上，望着天邊的明月，因月亮而成銀色的海水，聽着這渺小的船隻在茫無涯際的大海中與波浪相擊的水聲吧！要是你憶及故國的情景時，那末，二姊，你只要閉了你的雙目，在黑暗的迷濛中，找尋你願意尋找的人吧！

一九三〇，八，一二。

# 新港

羅念生

我們三人於九月七日十七時零半秒到了新港，(New Haven) 我們商量怎樣去拜訪柳博士：林率是「新約克爾」，總愛裝神氣，說是坐「黃包車」去；我這窮光蛋固執要走路去；體嵐覺得都不妙，他說到不如打電話去叫無忌來迎接，一來不丟體面，二來不花子兒。大家把身上的重量減輕了一點時，無忌就笑笑的走來了，並不像我們想像的博士那末神氣。一路上博士長，博士短，便到了他的門外，裏面先透出一陣笑聲，好像放花炮一樣。剛剛認識了柳小姐，高小姐和東亞健兒高先生，我們就作了最熟識的朋友。大家的笑由勉強變到自然：笑的不是體嵐越發胖了，或林率越發瘦了，就是我的耳朵快變作裝飾了，我告勸他們我新配一架珍貴的耳機，那才是真正的裝飾呢。這一羣天真的孩子，好像回到了家園，忘却了流浪的苦況。

不知是誰嚷了一聲打「橋」呀，惹得我高興又高興，自命是哥倫布的 Authority，坐在橋的一方就鬥起來。我開了牌，看見不好，叫了一聲“Pass.” 下手叫了一個“Heart.” 我的對方也不叫，上手叫了一個“Spade.” 我那兒肯讓他們打「一個」，壯起胆子叫了一個“No

tramm,”下手替他的伙伴助威，叫了兩個“Spades；”那知我的對方不知我的用計，升到了兩個“No trumps；”他還沒有說完，上手馬上就叫“Double；”賭我們打不成，分數輸贏加倍算。這頭一牌結果是輸了一千幾，那晚上我永久翻不起本來，Autherity的威名掃地了。

第二天我們去揩無忌的油，鷄呀，魚呀，蝦呀，肘子呀，排滿了一棹。我看見林率那瞎子老是往鷄旁邊叉豬肉，我便捨了魚去同他搶，嘗在口裏，味道又長又香，叫了一聲莫不是家鄉豬肉呀，那時胖哥兒的筷子早又過來了，主人見了，停了箸，直是笑，無非小姐笑到不能再吃飯了。虧了博士細心，還替我買了一罐泡辣椒，正合我的胃口；博士最怕辣，想是吃慣了白糖，高小姐聽了這話，該不會笑？這樣吃了幾天，我覺得領子都變小了。每次吃飽了，照例要取點笑，做點大孩子所做不出的事來幫助消化，如像摺紙呀，做鬼臉呀，拌嘴呀，甚至還會動手動腳的。林率說話最漂亮不過，他說他在新約克怪神氣的，吃洋白菜要剝完了葉子，專吃一點菜心；我玩皮的說：「難道你殺雞也只吃一顆心頭肉麼？」他反說我說得漂亮。他每次吃了虧，笑笑的道一句「小意思」，同時還感謝人家給他這樣開心，他的肚子又不會鬧亂子了。

無忌引我們去看耶魯，地方很幽靜，建築又古雅，我最愛那新建的圖書館，（Serling

Memorial Library) 像一座高塔，那鉄壁銅牆外的幾道線條很有印像。裏面的裝璜很講究，簡直近於奢侈，你看倦了書，有地方給你抽煙，躺着休息。聽說裏面的管理人多過看書的人，參觀的人又多過管理人。我留心看了許多古籍珍藏與名人的手蹟，如 Kepling, Meredith 和 Avny Lowell 的信札。見到了種源論的底稿與著者的書信， Hawthorne 收藏的 Spenser 詩集和 Wordsworth 收藏的 Milton 詩集，好像是一六七四年的版本。最有趣的是 Mark Twain 的“Tom Sawyer” 樣本上作者的眉批，有一句是：“This is Stupidly varied from the original.” 最後博士特別指給我們看 Gutenberg 初印的聖經，古雅極了，說是無價寶，這是耶魯用來驕傲其他大學的。參觀了出來，我心想與其說知識是貴族的，勿甯說是珍貴的。

談起我們的刊物，鰻風和我都說不像樣，不能再讓林率偷懶，無忌應該多寫一點論文。此外我們可望加入新的力量，那便是無非和無垢姊妹的幫助，不知拉得到稿子麼？鰻風說起大公報文學副刊批評了我們一頓，說我們的東西不健康，並舉出新民叢報的精神來比襯。鰻風的意思是要答覆一下，我以為那是白費工夫。如今「每下愈況」，時代不同了。從前的留日學生在日本作了些什麼勾當，他們是不敢自白的，直到了創造社時代才露出了一點風聲。就是現在的假古典，新人文的徒子徒孫也只是滿口的「文人有行」，暗中還是照樣玩弄女人。

我覺得留學生活的變態與墜落是一件不可掩飾的事，自來就是這樣的，文藝復興時代英國人往意大利遊學帶回了許多懺悔。如其我們能夠表現一個真正的留學生活，我們的功德已是無量了。

我們遊過海，兜過公園，繞過許多狹小的街道。直到我玩得不好意思了，我們才想起回去的事。臨行時慚愧得不知怎樣道謝，只好請博士赴歐前早到我們新約克的「啞巴的門」(Department)來鬧個夠。到底是無忌恭敬，還用四輪車送我們上火車，笑笑的「握指」分別了。我最後的話是勸他多吃點白糖，別理醋，那，我們的刊物又不會缺乏詩稿了。

# 禁酒警察

曹希文

在外國讀書的中國留學生，一年到頭最耐不過的就是寂寞無聊了。美國人過聖誕節差不多和中國人過新年一樣；學校裏一放了聖誕節假，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就得留下度那半月孤孤零零的生活。不能夠歸國的中國學生祇有跑到電影院裏去尙可以排除那煩悶的惡魔。無資還鄉的美國學生，假內受不過這同樣的苦味兒，看電影以外有時還要痛飲大白，鬧個徹夜不休呢。

救主耶穌一千九百三十年的生日跟着酷寒的天氣又要來臨了。威士康辛在十二月廿五日前四五天也照例放了節假，然而埋地深 (Madison) 都會經這末一下便大煞風景，馬上失掉五分之一的人口。全城專作學生買賣的店舖都暫時停止營業，大街小巷空空洞洞的好像什麼當局下了戒嚴令，那又長又寬的馬路上聽不到半點兒聲息。在這萬籟寂靜的景况裏，惟有片片的雪花紛飛，和那半明不暗的路燈淡淡的爛燦着；有時還可看見一個高大魁偉玩弄短棒的警察在那毫不嘈雜的步道上踱來踱去。

那天晚上吃過晚飯以後，在房間裏也讀不成書，索性逍遙牠這一夜，獨自一個人鑽進電

影院裏去挨過那就眼前幾個乏味的鐘頭。正片子以前照例有幾捲新聞片子。「狐狸」有聲新聞映出一幅販酒被捉的情形：禁酒長官帶領着一小隊雄糾糾的警察，架起鋼棍，一瓶一瓶的威士忌酒打得粉碎，酒直流在道路上。那長官向衆演講，兩手又在腰上，十分得意的說；「諸君，每年私運進來的酒，不知害了我們多少國民。現在我把所發覺的酒毀了，大家應該慶幸；可是 bootleggers（私販酒人）有點過節不大舒服了。」於是他這點談諧口吻也惹得哄堂大笑。

我因此便聯想到禁烟問題。西洋物質文明國家到底與精神文明的天國有點不同。若是那禁酒長官曾受過咱們東方文化的薰染，恐怕他把那幾千瓶的美酒拿回家裏充私去了。

我出電影院的時候，已過了夜間十一點半多了。除了剛出來的幾個人以外，街上再沒有什麼人跡車影。風還在那兒吹着，雪還在那兒下着。大空中白花花的瀰漫着繼續吐降的雪，房簷上堆積着厚幾盈尺的雪，馬路上鋪遍了麵粉似的雪。電影院門口幾百隻電燈的輝煌，照耀着這白雪的世界，真有點活像北極光普射着四週的冰山冰海。我縮着脖子，兩手放在大氅的口袋裏，順着引到我住處的路，不快不慢的脚踏着雪走下街去。一邊走着，一邊仍就想着那禁酒禁烟問題。想的出了神，忘了四圍的一切動靜，忽的一聲一輛汽車雷電也似的掠過



去。這輛出人不意的車，真有點不知趣兒，不但打斷了思潮，更且把我驚得心跳，幾乎滑跌在雪地上。我心裏很惡意的呪詛牠：他媽的要搶死去呢！其實毛孩子的草率不小心，我是向來知道的。

走不到半哩，遠遠望見黑漆漆的一團人圍着那輛汽車看熱鬧。走近一瞧，駕車的兩個威大學生醉的糊裏糊塗，披頭散髮，傻愣的瞪着兩隻通紅的眼睛，口裏咕哩咕嚕不知說些什麼和一個警察申辯。那個腰掛短棒的警察，左手抓着一個學生，右手抓着一個學生，口口聲聲說是他倆犯了國家和威州的法律；「第一，你們不該在城裏街上開車開得那末快；第二，你們不該飲威士忌酒，因為禁酒律一九二〇年已經在美國國會正式通過，一九二〇年又在威州議會認可實行。有法當遵，有罪當罰，非捉你倆去坐監牢不成……」學生被那兩膀粗硬闊道似的警察拖着，絲毫也掙扎不得。

這魄力過人的警察，很有點清教徒的意味，又帶着熱心愛國的神氣；他說人們不應喝酒，國民當遵守國家任何性質的法律。這兩個威大學生像是民主黨很忠實的同志；雖然承認不該在城裏街上開車過速，然而對飲酒問題始終堅持人民有飲物的自由，為國家所不能干涉。警察學生正在辯的不可開交，圍着他們的觀衆越聚越多，有的人點頭，有的人搖頭，鬚髯也

在那兒暗暗地發表個人的意見。這威嚴十足的警察，的確一絲不苟，而且他說的還條條有理。

警察說完了法律問題，他左臂夾着的一個學生漸漸酒醒過來，也打開話匣子講論他所信仰的主義：「這位警察先生剛纔說的那一席話，乍聽髣髴是很對，然而追根究底的討論討論，這問題的結論并不能如是簡單。若是這禁酒律有道理的話，爲什麼別的國家不訂同樣的法律？還有一層，自從禁酒律頒佈以來，國會所舉的種種飲酒害處到現在不但沒有減少，而且酒價倒日日增高，這簡直是替私販酒人造了絕好機會去賺大錢！」

不一會兒，警察右臂夾着的一個學生也漸漸的酒醒過來，手扑着警察的肩膀很氣憤的說：「警察先生，你不能照禁酒律逮捕我們，因爲禁酒律原文說是造酒販酒和運酒的人才有罪，喝酒的人並沒有罪；」

這話一講，大家都驚呆了。觀衆望望警察再望望學生，警察望望學生，學生望望警察，頓時大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警察被學生說的呆了半晌，忘了法禁速度那件事體，兩手一攤，用臂一擺，硬放行了那兩個學生。觀衆一個一個的漸漸走開，大街上又頓呈悽涼的景象。

警察髣髴變聰明了似的，忽然想起，照法禁速度一條，也該逮捕那兩個學生。待要捉時

，他們早已開着車子跑的影也不見了。他又羞又怒，緊緊咬着牙齒惡狠狠的呪詛那兩個該殺的學生，特別是呪詛他們的鬼聰明，他們那可恨的鬼聰明，使他驚呆的忘了法禁速度便把他們放了。他舉起兩拳衝着車跑的方向示威。他口裏不斷的呢喃，說什麼他要維持法紀，不然，這還了得！

他正在怒憤難消沒處撒氣的時候，街的那邊有一個人手提着紙袋，裏面裝着的瓶子叮噹叮噹的響，急急慌慌的走過。警察一眼瞧見了他，立時大聲叫着「站住！站住！手裏提的什麼？」威士忌酒，」那人仍向前走着說。這時候已是下半夜光景，呼呼的北風吹的如同刀割，紛紛的雪片落在脖子裏頭，十二月嚴冬天氣凍得路人打抖，上下顎的牙齒也震震作響。警察穿着短短的制服，早已不能支持了，滿臉凍的由紅而紫，兩條腿硬的像木頭一般，手裏的警棒快拿不穩了，看他那可憐的樣子又乏又飢鬍鬚是想馬上回家去。終久，這認真辦事一絲不苟的禁酒警察，嚴不過嚴冬，很暴躁，很不耐煩的把手向那人一擺，「去你的，老爺祝你聖誕痛飲！」

# 中秋節

林 率

劇中人

洪同生

洪太太

趙綺君 同生前妻

愛姑 年約七歲，洪與趙的女。

僕人阿福

佈景 一間精緻底房間，有兩個窗，望出去是花園，房兩旁有小門，用帷幕垂蓋着。

洪同生是個三十許底人，穿着馬褂，戴着呢帽，拿了手杖，把日曆仔細地一看預備出門。

洪同生 她大概不來了，走吧。

（洪太太上，她是一位年青底，活潑底，太太）

洪同生 怎麼？你回來了？

洪太太 喂，我不回來，到什麼地方去？

洪同生 喂，你忘了？

洪太太 我忘了什麼？你把話說明白些。

洪同生（走近日曆一看） 今天是中秋吧？

洪太太 怎麼不是？中秋便怎樣？

洪同生 你忘了定婚時我對你說的話嗎？

洪太太 一些沒忘記。你說每年中秋節，你得有兩點鐘完全自由權，我不能干涉你任何行動

。這種頑話，你是認真底嗎？

洪同生 是，認真底。我記得我不會對你把這事開頑笑。

洪太太 那也怪了，快快樂樂好過節底日子，倒起了這叉子。

洪同生 我很抱歉，我使你不樂。但請你原諒我，這是預定了底。

洪太太 預定做什麼事？

洪同生 這似乎你不該問，這兩點鐘內，只許我自己，知道我的事。

洪太太（氣憤地） 好，那末你去罷。

洪同生 我不去，我就回來；還請你的便吧。要緊底，是在這兩點鐘內，這屋子借我一人用。

洪太太 怎麼，你還要攆了我出去？連住也不許了？我是女人，就是有兩點鐘自由，也沒處用。

洪同生 請你忍耐些，如果我的要求苛刻了些。

洪太太 是，我忍耐，要是能在這兩點鐘內找着一個漢子，也是我的造化了。

洪同生 那我不來干預你——至少在這二小時內。（洪太太作走狀）別忙，你還可休息會，我先去了。（洪同生下）

洪太太 他走了。我倒要打聽打聽他做的什麼事。（她把各抽屜內的信都翻了出來，一封一封檢查了，放了回去）信裏沒什麼。（四周望了一望，又低頭想了一想，高聲喊）

阿福！來！（阿福上）

阿福 太太，有什麼事？

洪太太 昨天或是今天有過老爺的信嗎？

阿福 沒有。

洪太太 老爺有信叫你送出底嗎

阿福 沒有。

洪太太 有打電話來的嗎？

阿福 也沒有，太太。

洪太太 算了吧。你去瞧瞧各處電鈴有壞底沒有，有壞底，立刻修理好了。

阿福 是。（阿福欲下）

洪太太 且慢，等會老爺回來了，要是問起我，你說已經出外去了；若問到那裏，你回答不知道就是。

阿福 是。（門鈴響，洪太太急躲入帷幕內，洪同生與趙綺君上，遇阿福。）

洪同生 阿福，太太在不在？

阿福 出去沒一會。

洪同生 到什麼地方去，你知道嗎？

阿福 太太沒說起。（阿福下）

洪同生 綺君，她已經履行條約了，請坐。

趙綺君 我始終不明白你請我到這裏來，是什麼用意。

洪同生 我也不過履行條約罷了。你何必多心呢？去年中秋節我同你離婚時，我不對你說如果你沒另嫁人，我每年中秋節要與你會一會嗎？

趙綺君 那時我以為這是騙人底話，所以我從不擱在心上。真地，要你不提起，我簡直忘了。

洪同生 當時我自己也怕會變成空話，但現在我有不能不實踐底苦衷，我希望你能原諒我。

趙綺君 有什麼苦衷？還不是逼迫我到這裏來磨難我一番罷了。你知道，你很知道這一年前的桌子，這一年前的窗紗，這一年前的軟椅，這一年前的帷幕……會引起我的無限底悲傷。你看，牠們不是嘲笑着我嗎？我再不能忍受了。洪同生，我恨你，你這樣使我受苦痛。

（趙綺君起立欲下，洪同生把她拉住，壓她坐下了。）

洪同生 的確地，牠們引起了你的苦痛，這都是我的罪惡。但我初來請你的時候，你可相信我決未放着這樣刻毒底用意，當時我一心希望與你一時恢復舊時底快樂，不想結果是如此！



趙綺君（嗟歎着）誰知道你們男子的心腸？比那梅五月的陰晴還難猜。不管你怎樣解釋，怎樣花言巧語，即使其中有真情，我對你洪同生，最多是冷淡。不歡喜了，教人走；歡喜了又教人來。你想女人是玩物嗎？哼哼，我知道了，男人對女人最好的印象，也不過是一個五彩活動底洋囡囡。

洪同生但我可對天發咒，我對你的愛情，到現在不會冷淡。綺君，親愛底綺君，我怎樣地愛你呵！

趙綺君（譏笑地）是呀，愛情可以解除婚姻。

洪同生我同你離婚，並不是說我對你沒了愛情。你不知道我怎樣苦痛，雖然面上罩着一層薄弱底笑容。

趙綺君（冷笑地）愛情是有，可惜不屬於我。

洪同生綺君，這場事似乎我該受屈，但我仍舊希望你能了解我，你，你與我同居八年了底，你知道我怎樣沉湎於兩愛之中，如果社會許我，我是願意爲你們倆的公僕；但不幸，萬分不幸，社會迫我犧牲了你。如你再不信，你祇看我手上帶底戒指，你人雖離開了我，你的戒指，仍舊時時在我的手上，安慰着我的傷痕。

趙綺君（淡泊地） 誰知道你那一天帶上底。

洪同生 這你可問愛姑。（高聲喊）愛姑，快來，你的媽來了。

（愛姑在裏面應聲，一會從左邊跑了出來。）

愛姑（驚疑底態度變爲狂喜底） 媽，媽，這一年你在那裏？爸，我還道是那個媽呢。

趙綺君（傷感地） 你別叫我媽吧，你不知道我已經不配做你的媽了嗎？但是愛姑，我永遠

不會忘記你是我的最愛底人。（同時她撫弄着她，抱起了坐在一邊。）

愛姑 媽，爸爸老記掛着你，哄着我你今天來，明天來，我等得才不耐煩呢。他又對我說不

要在那——那個媽前提起你，他暗地下告訴我底。

洪同生（走近，驚異地） 綺君，你的臉怎麼那樣青白？呀，我道你太悲愴了。

趙綺君 我似乎發暈呢。同生，我的一切力量都失了。

洪同生（三人同坐在一處，他捏緊了她的手。） 你寬恕我了？綺君，你定能寬恕我。你定得

爲了愛姑，爲了你的與我的親愛底愛姑，在這二小時內，我們像從前底夫妻一般。

趙綺君（低微地） 那不能，那是過去底事，再不能有一個迴旋，雖然我也歡喜那樣。

洪同生 怎麼不能？這全在你。

趙綺君 即使我答應了，你那太太會向你鬧。

洪同生 這二小時內，祇有你是我的太太。即使她在這裏，這二小時也完全是我的，何況她不在這裏呢？你要答應了，我良心上便沒痛苦。從去年離開後，雖遇過你幾次，但你不睬我，似乎被悲哀籠罩住，喪失了知覺。當時我心裏就起了恐慌，突然對自己的道德發生了疑問。這樣一年來閒空底時候，面前常浮湧起了你的形像，精神受了譴責的苦楚。這二小時怕是我得解放底惟一機會。

趙綺君 答應了便怎樣？

洪同生 答應了怎樣？那你看吧。（狂喜地從抽屜裏抽出了離婚書）你知道這是什麼？這是使破壞我們的幸福底離婚書！（他點着了火柴，把紙燒了。）現在什麼都干淨了。（靠她坐下）親愛底，我心裏怎樣輕快呵！（驚訝地）親愛底，你爲什麼這樣。不鼓舞起你的精神，來享受我們舊時底幸福？莫非悲哀吃蝕了你的心？愛姑，幫我安慰你的媽吧。

趙綺君 愛姑，這二小時內，我是你的媽，你想媽能替你做點什麼事？

洪同生 愛姑，你那件紅色毛衣的領，不是還沒織好嗎？你好拿來給媽織好了吧。

趙綺君 是我留下底那件毛衣嗎？我去了那個領就沒有入織。在什麼地方？我自己拿去。

洪同生 你留下底東西，我一些沒移動。那毛衣仍舊在你放底地方。

趙綺君（她走到綠櫥邊，抽出下層抽屜，拿出毛衣；又在桌抽屜裏一個小盒內取了織衣網針；她是非常地靜默。） 我覺着這房子似乎是我的。

洪同生 這房子原來是你的，不過你一年沒來住罷了。

趙綺君（她坐下了織着） 恐怕不會，恐怕永遠不會。

洪同生 怎麼不會，要你喜歡住在這裏？她——你知道我指誰，她，我想不是個不能容人底人。

趙綺君（仍舊織着） 這些做不到底事情，何必談牠？我希望你再不要提起了。

洪同生 怎麼做不到？綺君，你現在可以任意地驅使我，我的自由，我的生命，我的財產，完全歸你轄管着，要是你願意底話。你看見我剛纔把什麼所謂法律保障的東西也燒了。

（趙綺君思慮了一會，釘了他一眼）

洪同生 我知道你在嫌憎我說這話來引誘你。

趙綺君 我感謝你給我這樣一個難得底機會，但我除感謝外，別底一些不能酬報你。要是我依了你，我只有良心上的痛苦，我不會搶奪他人的幸福。

洪同生 那末我們的幸福，你只許有二小時？你一定要逼我埋怨你？

趙綺君（興奮了些） 怎麼？你埋怨我什麼？

洪同生 你怎麼會叫人埋怨？但那一次我求你離開底時候，我怨你，的確怨你，答應得太快了，好像——好像，我疑惑着我該說出這句話，好像你有了情人似底！

趙綺君 那末我欺騙了你？

洪同生 你怎麼會騙我？你那蜜糖似底性情騙了我。你把我的幸福看的太重了。

趙綺君 我倒不爲你，倒爲自己。既然沒了愛情，住在一塊做什麼？

洪同生 那末有了愛情，就該住在一塊？

趙綺君 那也不一定。

洪同生 我知道你怕着社會的嘲笑。

趙綺君 社會原要嘲笑，但最要緊底是愛情不許有兩個握枝。

洪同生 但也許有例外。

趙綺君 那只是你在騙人。有我沒我，你總是一樣，一樣享受生命的幸福，單習了愛姑，一件毛衣的領都沒有縫。〔把針線收了，撫弄着愛姑，憐憫地〕愛姑，不是媽害你受苦，害你底是你爸爸。這會我給你縫好了，你拿什麼東西謝謝我？〔她給愛姑穿上了，微笑着。〕

愛姑 我前回照底相片，爸爸不是說送一張給媽嗎？

洪同生 是底，我倒忘了。我知道你想念她，特地照了一張相片，想送來給你，終沒送。這會，愛姑，你到樓上去找出了拿來給你媽罷。

愛姑〔她歡愉地跳躍了進去，快到門口，她又回轉頭來。〕媽，你等着我。

洪同生〔諛笑地〕綺君，真不信，你比你作處女時還美了。

趙綺君〔冷淡地〕別作無益底讚美。

洪同生 我怕我的一生，就要被這樣無益底讚美消磨了，要在這樣悔恨中過去了。〔取出表一看，驚訝地〕呀，兩點鐘只剩五分鐘了，我要向你，親愛底綺君，作最後底請求，你必得允許我。〔他把手臂圍繞了她的頸〕

趙綺君〔慘淡地看着他〕我懂得了你要求底是什麼。在這最後之五分鐘內，我不該拒絕你

；但我怕你的如烙鐵般底唇，在我的心肝上印下了永久底瘡傷。  
洪同生 與其夢想着將來底痛苦，不如貪一時底快樂吧。

（他們倆深深地互吻着，洪太太悄悄地自門帷內走出，暗立在他們的後面，把几上的擺鈴一按，他們倆都鬆了手。）

洪同生（他先見了她） 你回來了？

洪太太 是。不正是兩個鐘頭嗎？

洪同生 正是。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洪太太（手指着） 我在這門帷後。

洪同生 那末你沒到外面去？

洪太太 沒去。

洪同生 呵，幸虧——

洪太太 幸虧你們沒糟蹋我，是不是？這位就是——

洪同生 這位是我的妹妹。

洪太太 是底，你的妹妹，我的姊姊。（向趙綺君）姊姊，不怪我私聽了你們倆夫婦的說話

吧？

趙綺君 一些不怪，洪太太。我還是請洪太太原諒我闖進你的家裏。

洪太太 你一樣地是洪太太，稱聲妹妹，不是親熱些嗎？姊姊，要你這樣犧牲了你個人的幸福，我心裏很不安；不如你住在這裏，明年我回來過中秋。那時我也許我更美麗了，同生，你說是不是？

趙綺君 這可不必，世界又何必多添一個不幸底婦人？

洪太太 姊姊的性情，真是蜜糖做底。連害你一世痛苦底人，還這般顧惜。但我不知道能爲姊姊做什麼事，除非報告一些新聞。

洪同生 你有什麼新聞？

洪太太 這是我的新聞：男人的話，同廣告一般不能相信。

趙綺君 但這不是新聞。

洪太太 同生聽了，不要發氣，好得男人不止你一個。新聞倒確是一件新聞，至少我是今天才聽見底，姊姊就是聽過，也恐怕只是些謠言。但這會可坐了實，你們不信，我去

拿報紙來給你們看。（洪太太下）



洪同生 她發了瘋嗎？綺君，你看她是個多麼有趣底人！

趙綺君 是底，她不是個平常底婦人。

（洪太太上，趙綺君迎了上去，洪同生仍坐着不動。）

洪太太（給她一張紙） 你看去。

趙綺君（十分驚訝地） 這不是離婚書嗎？（洪同生嚇了一陣，自椅上跳了起來，想來搶去，但被她攔住了。）你不用搶，我問你剛纔燒底是什麼？

洪同生（怔忡地） 這是假底，她（指着洪太太）造假底。

洪太太（譏刺地） 這是去年你與我定婚時，你親手交給我保存底，說你已經與她離了婚。造假底只有你！

洪同生（威嚇地，目光洶洶地注視了她。） 你再不能多說了，你不知道三個人的幸福，都給你破壞了嗎？你變了我的敵人了！

趙綺君（把離婚書遞給了洪太太。） 謝謝你。洪先生，我更要謝謝你，因為你今天給我一生用不盡底教訓。（趙綺君下）

（完）

# 長大了底兒子

林 率

劇中人

徐金根 五十餘歲，莊家人。

徐妻

徐松生 徐長子，年二十餘。

徐松林 徐幼子，年十餘。

何長老 鄰人，農夫。

佈景 村莊裏一家的農場，左邊是一間住屋，開着一扇小門，右邊是一個磨。場裏堆着白菜，蘿蔔。

徐金根是病着，他坐一張破舊底靠椅上，膝上蓋着青布白花底舊棉被；他的妻坐在左邊一條小櫬上，低着頭削着蘿蔔。

徐妻 今天怎樣？好了些嗎？

金根 是，好了些，不過身子不好動，一動就百骨痠痛。

徐妻 昨天方大夫說他的藥方內有兩味什麼藥是止痛底，等會叫松林上城裏去抓了來，煎了吃着，也許會好些。

金根 松林那裏去了？

徐妻 他因他哥哥歡喜吃白薯，太陽沒上山就上地裏挖白薯去了。

金根 那樣早就去了？啊，可憐底孩子！松生還睡着？

徐妻 是，他還睡着，大概這幾天路上辛苦了。

金根 太陽已經這樣高了。等會他起來了，叫他爲我進城抓藥去吧。

徐妻 叫誰抓藥去？松生？

金根 是。

徐妻 不是說他今天要走嗎？就是不走啊，他這會已長大了，我們怕難差動他了。

金根 是，我們怕難差動他，但松林這幾天爲我請大夫，抓藥，又要上地鬆土打柴，啊，他

委實是個可憐底孩子！

徐妻 我們也是白可惜他們。你看松生前天回來，連父母都不叫一聲！

金根 他們長大了，叫一聲父母，似乎是椿丟臉底事。

徐妻 我不想這孩子這般很心，難道去年罵了他幾句，今年還放在肚裏？

金根 你看他這種神氣，怎麼不記着？

徐妻 你知道去年的事，我們並沒錯罵了他。田裏一脚水都不剩，再要不車水還有穀去交租？但他只張着眼看你一個人趕日趕夜車着，自己倒反躲在外面，幫着朋友下菜秧。罵了他幾句，不想他倒索性拗氣逃去，給人家做伙去了。再不想家裏，爸爸有了年紀了，該幫着勞動勞動。

金根 朋友自然比父親要緊，父親老了，還活得幾天？那裏比得朋友好終身依靠？

徐妻 啊，我要知道這小孩這般牛性，我也不罵他了。

金根 誰教你罵你親生的兒子？那個兒子希望父母罵他？

徐妻 不想親生底兒子，倒比別人還難看待。

金根（想坐了起來） 哎唷！

徐妻 怎麼腰又痛了？（走去扶了他的背）啊，要是你的兒子肯幫着你辛苦些，這會你那裏會有這樣底病？

金根（吐了吐氣） 那還說他做什麼？我老賤吃些苦也算了。

徐妻（仍去削蘿蔔）松生我真不知道他是什麼脾氣，才回來不到三天又要去了，他簡直不把父母放在心上。我還望他在家裏幫你掘地呢。他昨天說今天要走嗎？

金根是。人家的飯是甜底，家裏的是苦底。別人家裏，伙伴多，有說有笑，又有女人，家裏長滿了刺似底，坐下了，你看他心裏有一刻安靜嗎？

徐妻你見過他的東家太太沒有？啊，那個婦人！聽說她同石橋頭洪東木匠私通底。

金根那管你什麼事？

徐妻管我什麼事？你想松生在那裏做伙好嗎？

金根啊，你還管松生呢！你想松生還是你的嗎？他已長大了！

（徐松生自小屋出）

徐妻你起來了。菜櫥裏還剩着黍米餅，怕還不十分冷，你可去拿來吃。

金根黍米餅，怕冷了，吃了頓着不化。我吃底粥，還燉在火裏，你去盛來吃吧，反正我吃不  
不完。

松生（坐在一個小櫈上）胡亂吃些便了。

徐妻那末你自己盛去吧，我的手上都是泥。

(松生進小屋)

金根 你看他對父母笑容都沒有，這般閻羅王的臉！

徐妻 是，他在家裏，像陌生人底，話都不多說了。

(松生重上，手拿着黍米餅。)

徐妻 (對松生) 你今天一定要走嗎？

松生 是，一定要走。

徐妻 什麼時候走？

松生 就是這會。

徐妻 就是這會？

金根 這會你已經長了翅膀，我們做父母底，那裏能縛得住你？

徐妻 松生，你父親病着，你在家陪他幾天吧。你弟弟一天亮就爲你到地裏挖白薯去了，難

道你弟弟的情都不領嗎？

松生 今天去爲底路上有伴，不然底話，是我該在家裏多住幾天。

徐妻 你索性住在家裏不好嗎？你父親也上了年紀，弟弟又小，你不在家裏管事，還出去做

什麼？

松生 老住在家裏，我可不能夠，我決不能。你們望着我老耨耨頭鐵錐過一世嗎？

金根 嚕，那末你望着你坐大呢轎，騎紅駿馬嗎？好高底念頭！

松生 雖不是那樣想，總望比掘地種菜好些。掘地種菜，你想有出頭底一天嗎？黃泥村的小癩痢，前幾年窮得在雪堆裏光着身子發抖，不是大家都笑他嗎？這會在城裏穿起綢衫來了。紅門口的缺嘴，上半年還同我在一處做伙，這會到省裏一轉，連老婆都有了。

這年頭誰不到外面去賺三百四百回來？老死在家裏做什麼？

金根 他們的錢，你知道怎樣來底？他們是披了青灰色老虎皮去搶來底，你也去學他們嗎？

徐妻 松生，你想出去賺錢，原是有志氣；不過這會你爸病着，你該住在家裏，省得你爸掛

記。等你爸病好了去，也不遲。這會你去了，在外面想起老父病着也不安心吧。

金根 他有什麼不安心？他只有他自己。

徐妻 那倒也不見得。松生，你在外面，常想着家嗎？

松生 想也沒用。

金根 你已經沒有家了，自然想也沒用。

徐妻 你這樣遠回家來，怎麼不到三天就走了？那不如不回底好。

金根 他那是回家？他不過來打個尖吧了。

松生 我原不想回家——

金根 誰叫你回來？

松生 不過我想也許——

金根 也許我死了，是不是？（噲着）

徐妻 松生，快些爲你爸去倒茶杯來！（松生慢步進屋內，她走去搓金根的胸膛。）你安靜些吧，你何必對孩子們這般氣急？何苦來？松生！快拿茶來！

松生（屋內應着） 茶在那裏，我沒處找呢。

徐妻（怨恨地） 他真是位客人！（她自己進了小屋，一會擎了一杯茶出來，松生跟着）

徐妻（用茶杯喂着金根的口） 松生，你依了你的爸吧，免得他動氣。

（松生斜睨了他父親一眼，低頭沈思着不答。）

金根（定了定神） 松生呀，我看你不要妄想了。這年頭不如躲在家裏吃吃安閒飯算了。外面到處是土匪搶劫，到處捉人殺人，你道還剩落一個安靜底地方嗎？你又沒錢，又沒



勢，做什麼去，我問你？難道真地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你想大富大貴嗎？

松生 我有我的主意。

金根 你有什麼主意？你到什麼地方去？

松生（驚疑着）到什麼地方去——誰說得定？

金根 那末你做什麼去？

松生 這會我不能說；不過你們可以放心，強盜賊我是不當底。

徐妻 那著青灰衣底大兵，也別去當，那是件傷陰德底事。

松生 不過名頭上比強盜賊好多了。

徐妻 「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句話真不錯。松生，你不記得前年打仗，一個兵氣吁吁跑到我們門前，累了倒在地上，另一個兵追來用手鎗注在胸裏就是一鎗；又拔出刺刀，照着兩眼刺了兩刀，對着屍首笑了兩聲去了。當時地上血流了一大堂。你想好好一個人，打死他做什麼？還不是拿着鎗彈同人來玩兒吧了，不知道別人的父母妻子，要怎樣哭泣呢。啊，這種人下世該降做狗做馬。

松生 那也沒法，要他不打死他，他要打死他呢。

徐妻 那末老百姓也要打死大兵嗎？爲什麼大兵高興了，就拿着鎗彈子對老百姓開玩笑？拿

皮鞭子抽人，棍子槌人，更是平常事體了。你不見王老二嗎？他無緣無故叫大兵在額上打了個大窟窿，這會還留下碗口大一個疤呢。你想他這樣人還會欺侮人嗎？

松生 不過大兵也有好底。他們終究也是人啦。

徐妻 你替大兵辯護什麼？這種沒天理沒良心底大兵。天下烏鴉一般黑，吃了這碗米飯，再也白不了。我望我的子孫就是餓死也不要穿那萬人痛罵底青灰虎皮。

金根 哼哼，兵都變了好人了。

松生 聽說當兵也很快樂，——

金根 當兵怎麼不快樂，有穿，有吃，有女人，……

徐妻 自己快樂，家裏人可苦了。松生你不見三麻子的老婆嗎？三麻子打仗死了，沒什麼；可是他的老婆這會沿街喊着要飯了，終究是誰害她底？要是三麻子有良心，肯掉開自己的老婆不管嗎？

金根 要有一個子孫去吃糧，那個子孫只好當沒生一般。

松生 那末這次我去了，你們權當做我是吃糧去就是了。

金根 你吃糧去？下流種子！

徐妻 你吃糧去，你不怕罪過嗎？

松生 不，不，我只說權當作吃糧去就是了。

金根 我看你就不是吃糧去，也差不多了。

徐妻 你別騙。

金根 管他做什麼？我們那裏管得他一世？我們當他——

松生 是，你們忘了我這個兒子就是。（很做作地）爸爸，媽媽，那末我去了。

徐妻 你真要去了？就這樣快，不等你弟弟提了白薯回來吃了去嗎？

松生 是，我真要去了。（立起走着，他的母親拿着削蘿蔔的刀跟着，他的態度很沈默，他的父親目送着他，露出慘淡底眼光。）

徐妻 那末你幾時回來呢？

松生 幾時回來？剛纔不是說大家都忘了嗎？

徐妻 別說呆話，那說說罷了。真個交待了嗎？

松生（沈思了一會）要是真個忘不了，那末我隨便說一句，明年回來吧。（急自右門下）

金根 松生！

徐妻 緩緩走回原地，暗淡地坐下，雙手放在膝上，支頤思索。這小孩心腸真硬！（拿圍裙搓索着眼眶，似乎流了眼淚。）我以為他再不叫爸爸媽媽了！

金根 怕是末一聲吧。

徐妻 末一聲？難道他不回來了嗎？

金根 你看他神氣，他還回來嗎？他只想着自己怎樣怎樣，這種茅草屋，他早拋開了。你看他剛纔爲我倒茶，多麼不願意！呀，他以為替父母倒杯茶是低微底事！

徐妻 松生怕不會忘記我們吧，他不是說明年回來嗎？

金根 那只哄哄你罷了，他那會回來？「海闊洋洋，忘記爹娘。」兒子一出門，那會把父母放在心裏？你別在做夢吧。

徐妻 我望總是這樣望，難道望他不回不成？

金根 他不回也就算了，要是他能夠在外面好好做事。我不知他這次做什麼事去，對父母都不肯說。

徐妻 他不會吃餉去吧。別底事都可以做，不過千萬莫去吃餉。那吃餉底人不要說現世不得

好果，就是下世也要落十八層地獄。松生雖然硬氣了些，怕不會這般自作孽。

金根 唔，我也想他不曾自作孽，不過聽說這會招兵正招得忙，也難說。

（何長老提白薯一籃，手捏一技煙管上）

長老 金嫂，你們的蘿蔔，倒都割下來了。今年年頭真好。

徐妻 是，髯比去年好些了。怎麼又要你送白薯來，我們也種着有呢。

長老 今年白薯都叫蟲吃了，聽說你們松生回來了，我就揀了幾個送來給他吃，他不是愛吃白薯嗎？金根哥，你的病好些了吧，這會一徑忙着，沒空兒來看你。

金根 還不是這樣？怎麼又要你送白薯來，可惜松生又出門去了。

長老 怎麼剛回家不幾天，又出去了？

徐妻 怎麼不是呢？我同他的爸，怎樣勸他也不理。

長老 這孩子倒好志氣，這樣輕輕年紀就把家拋開了。我們的榮才，只老躲在家裏。

金根 那裏有志氣？還不是在家怕辛苦，跑到外邊躲懶吧了。你們的榮才真是個安分底孩子

呵！

長老 松生這會到什麼地方去？打算做什麼事？

金根 什麼地方去？——

（徐松林氣吁吁地提了滿籃底白薯上，他的手臂似乎不勝其重。）

松林 長老伯伯，你還在這裏，你們的榮才哥哥同我的大哥都吃餉去了！

徐妻 怎樣？你大哥吃餉去了？

長老 你看見底嗎？

松林 是。（長老急急自右門下。）

金根（長歎着） 啊——

徐妻 你在什麼地方見了你大哥？

松林 在泥橋根碰見底。一共有十來個人，排着隊兒走，前後兩個兵，捏着小旗。我見大哥

同榮才哥哥都在裏面。

徐妻 你大哥怎樣對你說呢？

松林 當時我拉住他，問他做什麼去，他說不做什麼，就回來底。後來我到街口，磨坊裏阿四問我大哥怎麼吃餉去了，我說沒有底事，他說他親眼看見他夾在招去的新兵隊裏走過去。我說有什麼兵隊，他說前後有兩個兵捏着小旗兒押着就是。

徐妻 趕緊你同我一同去拉他回來。

金根 他去也去得遠了，你還去做什麼？他自己要送死去，你怎麼拉得住？你不如預備個瓦罐收骨灰去吧。

（徐妻正拉松林的手要走，見何長老上，又停了足）

徐妻 怎樣？

長老（垂頭喪氣地） 我向東跑了一陣連影子都沒有。怕趕不上了。

徐妻 松生呀松生！你不爲自己設想，難道你也不爲你的老娘想想嗎？

長老 怪不得一個早晨就不見他的面。不想一個兒子養得那樣大，倒拿去餵炮火！

金根 長老，不要太傷心了。兒子長大了，遲早總有天不能見面。養子真同種蘿蔔一般，你辛辛苦苦培植了一番，長大了你能不割下來嗎？長老，我們忘了我們的兒子吧，我們當他們死了一般，我們好比賣去一担蘿蔔一般。要是他們有一天會回到家裏來，再讓我們像在路上拾了一個元寶般高興。

長老 世界上有比兒子再沒良心底嗎？

徐妻 松生呀松生，你回來呀！

（完了）

# 亞拉伯篷帳

Lord Dunsany  
羅念生  
譯作

人物

亞拉伯國王

白爾拉 趕駱駝的

阿吳 趕駱駝的

侍臣

沙拉 大臣

愛娜莎 東方遊民的歌女

地點：達拉拉城門外。

時間：未定。

第一幕

達拉拉城門外



白爾拉： 到晚來我們又回到沙漠了。

阿吳： 是呀。

白： 那我們好幾月見不到城市了。

阿： 唉！

白： 我們回望這駱駝這兒還可以望見城市的燈光；那是最後的一線了。

阿： 我們要到沙漠去了。

白： 那荒古的沙漠呵。

阿： 沙漠狡猾的遮沒了泉水。你可說它仇視人類。它不像城市那樣的歡迎我們。

白： 我討厭這仇視人類的沙漠。

阿： 世界上再沒有比城市更美好的東西了。

白： 城市真好呀。

阿： 我以為最美好是在黎明時，黑夜剛剛退下了房屋。那黑影像一件衣袍慢慢的褪下，這些房屋在河邊露着赤裸的美麗；那晨光出來親吻它們的前額。那時候是最好看不過了。

大街上漸漸的發出一些男女的輕細的聲音，直到那嘈雜把各人的聲音合成了一片。我常常

想這是城市向我說話了，她嬌聲的說：『阿吳，阿吳，總有一天你會死的；我不是凡人，我是不死的。』

白：我不相信黎明的城市最可愛。我們在沙漠裏朝朝可以看見黎明。我以為最好看是在夕陽時，當黃昏偷入了長狹的街市，那黃昏不屬於白日又不屬於黑夜，在那種神秘的景緻裏我可以望見一些人影，可又辨不出是誰的。於是天黑了，遠望沙漠只見漆黑的天幕，這時萬家燈火齊明，從窗裏射了出來，那裏面的衣彩也映得格外鮮明。或許有一位女人從小門裏溜出來，走進那黑夜的街道，或許有一位漢子提着匕首出來報老仇，施加米通夜然起火燭賣白蘭地，一些醉漢抽着大菸斗坐在他門外的長櫈上，在綠燈光下打「施加巴」。哦，這些景象真是好看呵。我正抽着煙，瞧着這些事物時，我總是心想那沙漠的遠處會吹起一塊如翼的紅雲，好使亞拉伯人全都知道第二天要颳熱風，那是魔王的父親伊普里的呼吸。

阿：可不是，你安處在城裏想像沙漠的熱風到覺有趣，但是我現在不敢想像這些事，因為不到天黑，我們便要上路到米加去，誰料這回在沙漠裏要遇着些什麼意外？到沙漠去好比拋下許多骨頭去喂狗，牠含着一些，失却一些。要不是牠來吃我們的骨頭，我們當可

以去到光麗的米加了。哎呀，我情願我作一個商人，在那熟識的街上擺一個小攤子，成天守着買賣。

白： 唉，在城裏欺騙貴人賣假絲劣貨到比在沙漠裏欺騙死神容易得多。哦，沙漠呀，沙漠呀，我喜愛城市，討厭沙漠。

阿： （遠指左邊）那是誰？

白： 什麼？是不是指那沙漠邊上的駱駝隊裏？

阿： 是呀，那是誰？

白： 那人直望着那駱駝道兒的沙漠。有人說國王時常走到沙漠邊上去眺望。他站在那兒遙望米加，望到深夜。

阿： 國王遙望米加有什麼用處？他又不能夠到米加去。他不能去沙漠裏度一天。侍臣會追隨他，喚他的名字，把他請回議事庭和法庭裏去。要是那些侍臣找不着他，他們的腦袋就會被砍下來懸掛在高屋頂上；法官那時指着他們的腦袋說，「他們在那屋頂上要看得遠些！」

白： 不，國王是不能到沙漠去的。但若上帝叫我做了國王，我一定去沙漠邊上跑一趟，然

後把頭巾上與鬍鬚上的沙子拂掉，再也不去看望那沙漠了。那是萬魔的老祖，枯燥又貧婪。他慣用乾沙掩蓋着泉水，年年吹起熱風，我再不詛呪他了——要是我做了國王。

阿：人家說你很像國王。

白：真的，我很像國王。因為他的父親曾經假扮趕駱駝的人來到我們村裏。我時常這樣自言自語，「上帝有眼。倘若我能假扮國王，把他逐了去趕駱駝，到可以討上帝的歡心。」

阿：要是你真的做了這事，上帝一定會說：「不看白爾拉呀，我叫他去趕駱駝，他却忘記了他的本分。」那末，上帝也會忘記你的，白爾拉。

白：誰知道上帝會那樣說呢？

阿：誰知道？上帝的法力無邊呵。

白：我不會做這樣的事，阿吳。我不會做的。那不過是我抽着煙時，或是在沙漠裏走夜路時，隨便對自己說說罷了。我說，「白爾拉是達拉拉的國王。」於是我又說，「侍臣，叫施加米把白蘭地，火燭和棹子帶來打「施加巴」，讓全城的人都來在宮前暢飲，高呼我的名字。」

行人：（遙喚）白爾拉！白爾拉！狗東西。快來解放你的駱駝。趕急上路到米加聖地去。

白：該死的沙漠。

阿：駱駝起來了。大隊商人到米加去了。別了，美麗的城市。（行人喚：『白爾拉！白爾

拉！』）

白：我來了，罪人。（白爾拉與阿吳下）

（國王戴着皇冠從大門上。他坐在梯上。）

國王：國王頭上不應戴着皇冠。他手中不應捧着朝笏。這冠冕可以製成一條金鍊，再把朝笏插在地下，把國王的腳蹠繫在上面。這正好教訓他別偷跑到美麗的沙漠裏去，在泉旁觀看棕櫚。達拉拉呵，達拉拉呵，我恨死了這城市，街道是這樣的窄小，每晚上有許多醉漢集在施加米惡棍的賭窟裏打「施加巴」。哦，我心願娶一位平民的女兒，生生世世不再到城裏去。我們可以從這兒乘着駱駝渡過沙漠的長道，只是我們兩人悄悄的走進亞拉伯篷帳。這皇冠可以送給那貪婪的傻子，叫他去受苦。可是這些事情怎樣辦得到呢，

國王到底是國王。（侍臣自門內上）

侍臣：陛下！

國王：我的侍臣，你還有政事要我做麼？

侍臣：是的，事情多着呢。

國王：我希望今晚可以休暇，那些駱駝要到米加去，我可以望見那大隊的商人朝着沙漠前進，那地方我是不能去的。

侍臣：陛下，政事紛忙得很。伊克拉造反了。

國王：伊克拉在什麼地方？

侍臣：那是祁巴龍過去的深山小國，年年進貢的。

國王：要不是爲了這樁事，我幾乎求你許我加入那駱駝隊到米加去。我已經作了五年的國王，聽信我的謀臣；那沙漠却時常來喚我，他說：『快去到我子孫的篷帳裏，我子孫的篷帳裏！』可是呀，我却長久住在這禁城裏。

侍臣：萬一陛下離了宮城——

國王：我決不，我要興師去討伐伊克拉。

侍臣：陛下快點好大將。陛下可從亞拉瓦招來一族戰士，又從戈魯洛和米士克招來幾族。

這一定要用密令，上面蓋着陛下的手印。陛下的謀臣正在議事廳裏敬候着。

國王：太陽快落下了。那隊行人怎麼還不動身？

侍臣： 臣也不知。那末，陛下——

國王： （把手放在侍臣的臂上）看啦，看啦！那是駱駝的影子移向米加去。美麗的影子輕輕的在地面拖移。一會兒它們就移到了金沙上面。等大陽沒了，那些影子便同黑炭混在一起。

侍臣： 倘若陛下有工夫觀賞這些，陛下也有駱駝呢。

國王： 不，不，我不想看駱駝。牠們不能使我逃避城市，走向那美麗的沙漠。我得留下來治理國事。只是我的夢想才能夠隨着駱駝的影子去到亞拉伯篷帳裏，尋找安寧。

侍臣： 陛下到議事廳去嗎？

國王： 去，去，我去。（呼聲：『呵唷！呵呀！』）現在大隊開動了。聽那趕行李的人。他們在駱駝後面隨行十哩，到明天他們才騎上呢。他們快不見達拉拉了，金光裏的沙漠向着他們嘻笑。他們的臉上也帶着笑容。我相信到晚上沙漠會向他們說，『我的子孫：守着和平；守着和平，我的子孫。』（這時侍臣爲國王啓了門，屈身敬候，手扶在門上。）

侍臣： 陛下到議事廳去？

國王： 去，我就去。要不是爲了伊克拉，我一定出走了，去到那金沙上居住一年，觀望聖

潔的米加。

侍臣：要不是爲了伊克拉，陛下也許走了。

國王：該死的伊克拉！（他進門。他們立在門口時，沙拉自右邊上）

沙拉：陛下。

國王：哎呀。又有事情來見我這可憐的國王。

沙：伊克拉平服了。

國王：平服了？

沙：事情來得唐突。伊克拉人和幾名陛下的戰士相遇時，一支冷箭射死了叛黨的頭目，於

是那羣烏合之衆便逃散了，他們呼了半天『國王萬歲！』

國王：那我可以去看米加，和那夢想的亞拉伯篷帳了。我要到金沙去，我——

侍臣：陛下——

國王：要不了幾年我就回來。

侍臣：陛下，這不行。我們只能夠替陛下治理一年百姓。過了那時，他們就會說，『國王

崩駕了，國王——』



國王： 那我一年就回來。只是一年。

侍臣： 也太久了，陛下。

國王： 明年今日的午刻我準回來。

侍臣： 可是，陛下，我們去接達巴的公主去了。

國王： 我想還有一位公主是從加西接來的。

侍臣： 陛下頂好是去達巴親迎成婚。這前去的山路全是達巴國王的境界，他與沙南和一些

小鳥交通很便。

國王： 你們說好就好。

侍臣： 可是，陛下，遣派的大使日內就要動身；三個月內就可以把公主迎回。

國王： 讓她一年零一日後才來。

侍臣： 陛下！

國王： 別，我匆忙得很。我要去準備逃往沙漠，（過門後還在嚕噠）逃往那幸福人的黃金

母地呵。

侍臣： （向沙拉）你要是聰明一點就不該把那軍信報與這輕狂的國王。

沙：這非立刻稟奏不可。要不然，就會發生許多事情。

侍臣：我早上就聽說這事。現在國王到沙漠去了。

沙：真糟糕。好在我們還可以誘勸他回來。

侍：許不是一兩天可以做到的。

沙：國王的嗜好像黃金一樣的貴重。

侍：比黃金還貴重呢。誰個亞拉伯人引誘了國王加入他們？他們的牆垣是粗布做的。就是

一個蝸牛也有更好的牆屋。

沙：哦，糟透了。這是我報告的軍信。我們會變作窮光蛋呀。

侍：這些日子誰給我們許多金錢。

沙：國王不在時，你還得白替他管理這城子。但你可以增加商民的賦稅。

侍：他們只納稅與國王，國王在時，任用良好的官吏。如今國王去了，他的財富就會被歹

人到去了，他們全不怕上帝，鬍鬚又骯髒。

沙：那我們也跟着倒楣了。

侍：也許我們可以向歹人罰一點錢，或是爲富紳排解訟事得一點錢；此外就沒有分文進款

除非等到國王回來以後。

沙：上帝保佑他。你還要去勸阻他麼？

侍：不去了。等他帶着隨從過來時，我去到他的馬旁，稟告他這回在沙漠經過，他的光榮會深印在亞拉伯人的心中，引起他們的傾向。我再暗中對後面的大佐說，請他轉告主帥，叫主帥在沙漠道上亂走幾天，讓國王和他的隨從在沙漠裏飄泊，無意間轉回到達拉拉。那我們也就好了。我們在這兒等候他們經過。

沙：主帥一定肯做這事嗎？

侍：一定肯的，他會變作一位正直的達克巴。

沙：萬一他不做達克巴，到變做了一位貪財的人呢？

侍：那我們就拿錢收買他，滿足他的慾望，將來上帝會懲罰他的貪婪。

沙：國王該會經過我們。

侍：不錯，他準會走這條路。他要去招聚沙滿的騎兵。

沙：要到斷黑時，他們才能夠來到。

侍：不會的，國王匆忙得很。在日落以前他就會經過的。他會命令他們立刻上鞍。

沙：（遠望右邊）我望沙羅全沒動靜。

侍：（探望）沒有，沒有。我沒有看見什麼。他一定會走動的。（他們望見一個人影經過門限，那人把粗黃的大衣覆在頭上。他偷偷的從左邊下。）那是誰？他下到駱駝隊裏去了。

沙：他給了一點錢與那趕駱駝的。

侍：看啦，他騎上了。

沙：難道那就是國王嗎？（左邊的呼聲；『阿唷！阿呀！』）

侍：那只是一位到沙漠去趕駱駝的。他的聲音真快活呀。

沙：那熱風會吞沒他的。

侍：什麼——倘若國王呢！

沙：果真是國王，那我們就要捱餓一年了。

（幕）

## 第二幕

佈景仍舊。時間過了一年。

(國王穿着趕駱駝的衣服和一位東方遊民的歌女愛娜莎並坐。)

國王：現在我經驗了沙漠，在亞拉伯的篷帳裏住了一年。

愛娜莎：世界上再沒有比沙漠更美的地方，再沒有比亞拉伯更好的人了。

國王：這一切都過去了。我又回到了我祖先的宮牆下面。

愛：時間不能夠改變我的生命；我要回到那養育我的沙漠裏去。

國王：正當我們在沙上居住時，在篷帳前的晨光裏時，你會否想到我的年頭快到了，我得

遵守自己的約言回到禁宮裏去？

愛：我明白時間會使你回來的，因為我的族人懂得時間的作用。

國王：是否時間在嘲弄我們的無應的祈禱。它的威權是否比上帝的還要大些。

愛：我們不能夠這樣說。可是我們不該祈禱歲月不流。就是上帝也停他不住。

國王：不錯，不錯。我們總是那樣的祈禱。惹得旁人好笑。

愛：那祈禱並不是可笑的。只是時間的主宰太頑固。一個人向着兇惡的魔鬼爲生命祈禱，

難免不遭魔鬼的奴隸所嘲笑。可是爲生命祈禱並不是一件可笑的事。

國王：是呀，我們同是時間的奴隸。明天時間把達巴的公主帶來。我們要向她叩首。

愛：我的族人常說時間生在沙漠裏，他躺在陽光裏。

國王：不，不，不是在沙漠裏。那兒的一切都不變換。

愛：我的族人又說沙漠是時間的領土。他從不傷害他的領土。可是對於別的地方他却大加摧殘。

國王：是呀，沙漠是永久不變的，一顆極小的沙石也不改變。

愛：他們說時間喜歡那獅身女面的怪物，從來不傷害她。據說是他不敢傷害她。她為時間生下了許多鬼神，引起異教徒的崇拜。

國王：他們的父親是那可怕的時神，比什麼鬼怪都可怕些。

愛：哦，只望他留住我們這短促的年月。

國王：他毀滅了萬物。

愛：人類中有一位小孩比他還要厲害，他把世界從時間裏救出來。

國王：那小孩是誰呀？是不是愛情？

愛：不，不是愛神。

國王：如其時神戰勝了愛神，那就沒有比他更厲害的東西了。

愛：時神用白髮和皺紋把愛情駭走了。可憐的愛神被時神駭走了。

國王：那孩子是誰呀，他能夠戰勝時神，比愛神還要勇猛？

愛：那是記憶。

國王：是呀。當暖風從沙漠裏吹來時，當蝗蟲擊打我的宮牆時，我一定會記起他。當我看  
不見沙漠時，聽不到那兒的風聲時，我更記憶起他。

愛：他把我們過去的歲月挽了回來，不致被時間侵蝕了。只要記憶不讓時間侵蝕，時間是  
沒有力量的。雖然要把他充軍，但有緩刑可請。我們還可以遙望那些時日，他們舞蹈回  
來，一幕幕的星現在眼前。

國王：那自然是真的呵。他們會回來的。我心想有一件事情任天上地下的魔術家也做不來  
。他們喚不回那落在時神手裏的日子。

愛：這詭譎只有記憶才做得到。他輕悄的回到城市裏或沙漠裏，那兒有幾個人，像吹弄長  
蛇的人，記憶向着他們搗鬼，搗了又搗。

國王：當你回到你的家族裏時，當我同達巴公主強迫成婚時，我們便讓記憶追回我們的往  
日。

愛：他們的腳上從美麗的沙漠裏帶着金沙回來，他們的頭上，戴着落日的餘暉回來。他們的嘴唇笑出過去的黃昏的歡聲。

國王：快當午了。快當午了。快當午了。

愛：那我們就分手吧。

國王：哦，來到城裏做我的皇后吧。我可以把那位公主遣回達巴去。你留在達拉拉做皇后吧。

愛：我要回到我的族人那裏去。你明天便要同達巴的公主結婚。你說定了。我也說定了。

國王：哦，我並沒有說準了要回去的。

愛：國王的話好比是他的皇冠，他的朝笏，和他的寶座。其實這也是一件俗事，和城市一樣俗得可厭。

國王：我雖不能夠食言，你倒能夠做我的皇后。

愛：達拉拉不要歌女做皇后。

國王：我可以叫達拉拉要你做皇后。

愛：你不能够叫一位遊浪的歌女在城內住上一年。



國王：我記得有一位歌女在這城內居住。

愛：可不是像我這樣的歌女……回到亞拉伯的篷帳裏去吧。

國王：我不能。我約定了回來的。

愛：國王是可以食言的。

國王：可不是像我這樣的國王。

愛：那我們只有依靠那記憶童子。

國王：來呀。他會在我們分別時，把過去的一日帶回來。

愛：請他把那第一天帶回來。那是我們在泉旁相遇的一天，正當駱駝來到伊洛里時。

國王：我的這一年還缺少了幾天。因為我的日子是從這兒算起的。我們相遇時，駱駝已經走了好幾天了。

愛：在黃昏裏，你在那大隊商人裏隔得遠遠的騎着駱駝，那傢伙活慢步的擺行。我看你已經有些疲倦了。

國王：你那時來到泉邊吸水。我起初還可以看見你的眼睛，一會兒天暈出來了，漸漸的昏暗了，我只能看見你的形影，你的髮上還映着一點光明。不知那是否星光，只見那光亮

在那兒閃耀。

愛： 於是你向我說起駱駝。

國王： 我也就聽到你的聲音。你並沒有說出你現在要向我說的話。

愛： 我那時自然不能隨便說呵。

國王： 你的口氣也和現在的不同呵。

愛： 那些時光回到我們面前了。

國王： 不會，不會。那只是他們的幻影回來了。於是我們偕赴米加聖地。我們住在金沙的

篷帳裏。我們會聽那荒野的日子自由的高歌，我們會聽涼爽的夜風吹過。如今只剩下淒

涼的影子。任記憶怎樣鞭打他們，他們也是死死的不動。（愛娜莎沒有回答）我們就在

沙漠裏分手吧。別讓城市聽到這臨別的叮嚀。（愛娜莎掩上臉面。國王輕輕的起來踱上

塔梯。侍臣和沙拉自左邊上，互相注目。）

侍臣： 他會回來的。他會回來的。

沙拉： 現刻交午了。我們的豐腴不見了。我們的敵人在那兒嘲笑。要是他不回來呀，定是

上帝忘了我們，我們的朋友應該同情我們喲。

侍臣： 只要他還活着，他一定會回來的。

（白爾拉和阿吳上）

沙拉： 我怕已經過午了。

侍臣： 那許是他已經死了，或是被強盜搶竊了。

（侍臣和沙拉把沙塵洒在頭上。）

白爾拉： （向阿吳）上帝有眼！（向侍臣與沙拉）我就是國王！

（國王的手已攀到了大門。他聽了白爾拉這話，又退下梯子，坐在歌女旁邊。她把

頭從手裏仰起來，凝視着他。國王照亞拉伯的習慣把臉蓋上，注意看白爾拉，侍臣和沙

拉。）

侍臣： 你真正是國王嗎？

白爾拉： 我是國王。

侍臣： 陛下的形容比去年大變了。

白： 在沙漠居住的人是容易改變的。並且改變得很厲害。

阿吳： 不錯，陛下，你是國王。當國王化裝到沙漠時，我曾經替他喂過駱駝。他真正是國

王。

沙拉：他就是國王。我看見他時，就知道他是國王。

侍臣：你並不常見國王。

沙：誰說不常見。

白：不錯，我們時常見面。

侍臣：只要有人能夠認識陛下，除了與你借來的人以外，那我們便可以決定是了。

白：這用不着。我是國王就行了。

(國王起身，手掌向下伸着)

國王：我們在米加聖地，在米加的綠屋頂下認識了他是國王。

白：那是真話。我在米加見過這人。

侍臣：(屈身。)陛下赦罪。沙漠改變了陛下的聖容。

沙拉：我認識陛下。

阿吳：我也認識。

白：(指着國王。)重賞這人。叫他在宮中執役。

侍臣：是的，陛下。

國王：我只是一位趕駱駝的，我要回去趕駱駝。

侍臣：任你自便。

（白爾拉，阿吳，侍臣，和沙拉自門內下。）

愛：你做得真巧，真巧，幸福是智慧的報酬。

國王：他們現在有了國王。我們正好又回到亞拉伯篷帳裏去。

愛：他們是傻子。

國王：他們得到了一位愚蠢的國王。

愛：願意在宮牆內居住的人準是傻子。

國王：有的人人生來是國王，那沒辦法，可是這人自願做國王。

愛：讓我們離開此地。

國王：我們又好回去了。

愛：回到我的族人的篷帳裏去。

國王：我們可以和他們稍稍隔離，住在那可愛的黃幕裏。

愛： 我們又可以在曉風裏細聽沙聲。

國王： 在晨光裏，我們可以聽到遊民在那遙遠營幕裏鬧動。

愛： 那紋豹會從我們身邊晃過 跑進山林裏去。

國王： 黃昏時我們更不必嗟嘆逝去的光陰。

愛： 到晚上我們仰望天空，那星光又會在我的髮上閃耀，我們不必去妬羨那冠冕尊榮的皇  
后了。

(幕)

—— Lord Dunsany 是愛爾蘭文藝復興後起的散文家，所著有“*The Gods of Peg  
ana*,”“*Time and the Gods*”和“*A Dreamer's Tales*”最著名。這劇是由“*Plays of Gods  
and men*”集中譯出的。——

# 十一鎊的容貌

Mr. J. M. Barrie 著  
百 合 譯

要是十分方便（像他們說着支票一般）你得想像這佈景是按在你自己家裏，并且西姆士哈利是你自己。這房子的裝飾也許有些過於鋪張，但是如果滿心要我們再裝飾過，你也逃不掉做一個西姆士哈利，單是爲了這些線絨鋪飾同牆根飾些小事。我們喜歡叫他做一個城裏人，不過（寧可失掉你）用筆畫一畫，他就可變成一個皇家學院畢業的漂亮醫生，一個內務部長，或其他人物。我們想像他是一個圓實得可喜的人，頸頰粗大作紅色，但要是你知道他是瘦小的，這點我們可以拋棄。

是那一天，你的功業條件都不順利，可是什麼都似乎極好極好。

對哈利作惡的是一個婦人。正是他最得意的時候，她來了，她告他她並不羨慕他。自然他攆了她出去一會又自在了，但她把他一個早晨的興致都打掉了。這是這戲的題目，這就夠了。

不幾日哈利要行接收爵士禮了，我們見他在他華美的安樂的克新墩住所內（或是惠司德明司脫嗎？）與他的妻練習禮儀。一個早晨他們都消磨在這上面，一種快樂的任務。西姆士

太太（這是末一次我們可以像從前般稱呼她了，嚴格的說，這稱呼是個善意的戲謔。）她穿着朝覲禮服，演着那個莊嚴的將賜爵位與哈利的人。她堂皇地坐着。她肩上的珠寶滿證明她丈夫的慷慨。她定是一個非常驕傲非常快樂的婦人，但她的臉捲縮着，戰戰兢兢，似乎旁邊站着她懼怕的人。她拍了手，做了個記號與哈利。他走進，作揖，把腿很溫雅地屈了一屈。他還沒完全裝束起來，那刀同真正的長統襪還沒來。用了一種掠流的動作——那只是在左腿緊跟右腿時延遲了的——他到他妻的前面，大大方方舉起了她的手，湊近他的唇。她用裁紙刀在他的肩上拍了一拍，厲聲說「起來，哈利爵士。」他起來，作揖，在房內掠轉，對各種傢具都屈膝作禮，每次起來都感覺是個爵士。這是有聲有色的家庭戲，哈利莊重得好像他知道對面真是皇帝在演習。

哈利（和藹貌）嗚，這樣可以嗎？

西姆士夫人（很把心放寬了）我想再好沒有了。

哈利 但是這莊重不莊重？

西姆士夫人 啊，很莊重。等把指揮刀掛上了，會見得更加莊重。



哈利 刀可以助威。動作共有五種。（他說時用姿勢表演着）掠，投，交，擊，沒後退出就是爵士了。很是簡單，但是很美觀。（和氣地）你想還有什麼？

西姆士夫人 沒有了——啊沒有了。（振慄地看他停止吻靠墊上的繮子。）你不以為你已經練習得十二分熟了吧？

（這些時他的性情很是愉快，不過那樣冷嘲的批評，誰也忍受不下。）  
哈利 我不以為熟練。別說這些沒意義的話。等着教你開口時，再開口吧。

西姆士夫人 （羞慚地）抱歉得很，哈利。（走來一個齊整的當差，獻上名片）「福祿拉打字處」

哈利 啊，是的。我打電話去叫他們派個人來。我想是個女的，湯倍司？

湯倍司 是，哈利爵士。

哈利 領她進來。（最近他變成了一個對於禮貌非常拘執的人）還有呢，湯倍司，嚴格的說，你知道要到星期四，我才是哈利爵士。

湯倍司 請大人寬恕，但這事我們聽了是這般高興。

哈利 （和善地）啊，樓下的人喜歡，是不是？

湯倍司（仍直立）尤其是婦人們，哈利爵士。

哈利 正對。你領她進來吧，湯倍司。（這下人下，負了這偉大的使命。）我換衣服去，愛瑪，你可告訴那婦人教她來做什麼事。（他太謙虛了，不願標榜自己，覺得留着太太在屋裏辦這件事好。）你聽見了湯倍司說的什麼，「尤其是婦人們」，他說的正對。成功！婦女喜歡成功比男人更甚。這原也是對的。因為她們也有份。你的一份是西姆士夫人。沒有一個婦人見了那衣裳不起妬嫉的。我知道她們。把你的女朋友都請了來看吧。這會使她們不高興一星期。（這與致使他談笑風生，忘記了自己，當時打攪的人已領進了。她不過是打字的，服飾非常雅，不過花費小得可鄙，她很大方地提着打字機，並不以為他是奴隸的標記，雖則當然是的。她眉目清秀，與西姆士夫人的正相反，她的容貌很自恃，鎮靜。）

加德（恭敬地，但她該等着聽吩咐。）晨安，太太。

西姆士夫人（局促不安，差不多沒想到那打字的口舌這般快）晨安。（初次見面她還喜歡這女人，這女人也還喜歡她，這是幾乎不用說的。西姆士夫人有一個侍女替她扭鈕子，解鈕子，或許另外還有一個，服侍這侍女，她注視着這婦人，心裏或有些羨慕一個什麼都

自己動手的婦人。）那是打字機嗎？

加德（把打字機擺好預備用）是的。（她應該說「是的，夫人」）要是在這裏做事，我想我可把這去掉吧。我覺得去掉舒服些。（她是說着她的帽）

西姆士夫人 自然可以。（但帽早已去掉了）我穿了這衣裳該向你道歉。這星期我要去朝覲，我正在試試看。（她的口氣實在沒有歉意。她堅信着她的衣裳是一種光榮，態度很是固執，好像她的衣裳的榮耀是一件十二分肯定的事。）

加德 很漂亮，要是我能夠冒昧的這樣說。（她坦白地羨慕這衣裳。她或有一件最好的，她自己衣服中次好的，那種東西）。

西姆士夫人（突然自傲着她的衣裳）這却是很漂亮。（衣裳的美，壯了她的膽。）請坐。

加德（她是無論怎樣要坐下的一種女人）我想你要抄一些吧？他們沒詳細告訴我，只叫我到這號門牌來就完了。

西姆士夫人（差不多用人般的卑謙）啊，並不是我的事，是我丈夫的事，他要你做的不全是我抄寫。（得意洋洋貌，因她拿着哈利驕人。）他要回答許多信件——成千成百的——道喜的信同電報。

加德（像煞這是日常排定了的工作。）唔！

西姆士夫人（記起哈利是希望每個妻子盡她的職分）我的丈夫是個非常能幹的人。他快要

受封爵了。（少停，但加德並不伏倒在地上）他要受封爵了。爲了他的功績，對於——

（想着）——爲了他的功績。（她感着她對哈利的不公允）他自己可向你解說，比我好得

多。

加德（辦事貌）那末是不是叫我回答這些道賀的信件？

西姆士夫人（怕着這會是一件難事）是的。

加德（愉快地）這種事我倒有過些經驗。（她開始去打字。）

西姆士夫人 但這須等了他告訴你他要怎樣說，你才能動手。

加德 不過一種信式罷了。這不是常事嗎？

西姆士夫人（這對她是新意思）世界上有常事嗎？

加德 啊，有。

（她繼續打着字，西姆士夫人，掉了魂似的凝視着她的靈敏的手指。一個無用的女

人看着一個有用的，她歎息着，她也說不出什麼緣故。）

西姆士夫人 你打的多麼快呀！一個人能夠做件事，又做得好好的，一定是件愉快的事。

加德（感謝狀）是，這是愉快的。

西姆士夫人（又記起她的偉大的來源）不過，對不起的很，我不相信那有什麼用處。我的丈夫要我向你解釋他的事是特別的。不論怎樣他沒有去求那爵位；這對他完全是件出奇的

事——

加德（她是講實際而不慣譏嘲的人）這正是我所寫下的。

西姆士夫人（譏嘲在她腦裏撞了死壁）但你怎麼知道？

加德 我不過猜猜吧了。

西姆士夫人 那是常事嗎？

加德 啊，是的。

西姆士夫人 他們也不去求嗎？

加德 我不清楚。信裏總是教我們這樣說的。

（對她目前惟一的重要事是十先令一百封信。）

西姆士夫人（回到較有把握的地方）我該向你說明我的丈夫不是斤斤於爵位的人，要是他盡

了他的職分——

加德 唔，那些我都寫進了。

西姆士夫人 你寫進了嗎？但他特別要人知道我會謝絕了那爵銜，要不是爲着——

加德 我寫到這裏了。

西姆士夫人 你寫了什麼？

加德（讀着）「真的，要不是爲着想討我的妻子的喜歡，我已請求免了這個爵位的。」

西姆士夫人（嚴重地）你怎麼知道是這樣呢？

加德 是不是？

西姆士夫人（到底只是她有權質問人）他們接受爵位都爲的那個緣故嗎？

加德 信裏總是教我們這樣寫的。

西姆士夫人（不經意地）這全像你知道我的丈夫一般。

加德 這你可放心，我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西姆士夫人（突然表示着她知道他）啊，他不喜歡這樣！

（這時哈利重上，穿着城市衣服，看去很安樂，快活得我們要替他擔憂。那煩惱的

加德也吃了一驚。

西姆士夫人 就是這位婦人，哈利。

哈利 (放出了袖) 是，是。晨安，親愛的。

(於是他們互視着，張開了口，但沒說話。加德初見時驚了一驚，後來似乎覺得這情形很好玩，但哈利的興頭，像藏着雷聲的雲般降低。)

西姆士夫人 (她沒見什麼) 我正想向她解釋——

哈利 唉——什麼？(他把持着自己) 這事交給我吧，愛瑪，我會照顧她。

(西姆士夫人下，非常驚懼着不知怎樣她惱了她的丈夫；哈利自去會見那不速之客)

哈利 (所有的譏笑都集中了一處) 你！

加德 (附合他似的) 是的，這真好笑。

哈利 還敢到這裏來，太沒羞恥。

加德 聽我說吧，我的驚奇不會比你的小。公司派我到這裏照例是來做買賣的。他們只給我

一個門牌號數，沒把名字告我。

哈利（威嚇着她）照例來做買賣！你就墮落到這——一個打字的！

加德（未嚇倒）你想一想吧！

哈利 定經過了比這更糟的苦難，我敢斷言。

加德（想着過去的窘况）比這糟得多了。

哈利（暴笑着）恭喜，恭喜！

加德 謝謝你，哈利。

哈利（他同任何人一般，討厭她一些不肯低眉，）唉，你怎樣稱呼我，女士？

加德 不是哈利嗎？啊，我的天，我幾乎忘了。

哈利 對於你並不是哈利。我姓西姆士，要是你願意的話。

加德 是的，我忘掉了。這也原是我的姓名，你知道。

哈利（擺起他最莊嚴的態度）直到你自己剝奪了你的權利享受這個姓名時，你才喪失了。

加德 正對。

哈利（怒視着）我一見你在這裏就發氣，後來想想倒反高興了。（從他的道德性的最深處。）

這中間有一種可怕的公理。



加德 (同情貌講) 給我聽？

哈利 你知道叫你做什麼嗎？

加德 我剛才知道。你已經封爲爵士了，這是叫我來回答那些賀信的。

哈利 正是這樣，正是這樣。今天你來做了我的用人！

加德 我可以當過西姆士夫人。

哈利 但你只是她的打字的人了。她有四個男用人。我很高興你見她時，她着了她的朝服。

加德 我不知道她會要我替她洗刷不要，哈利爵士？

(她的說話沒分寸惱了他。)

哈利 (莊嚴地) 你去吧。只叫一想着不過隔着幾層樓梯，就是你同我的孩子——

(他永不會知道爲什麼她面上發射出新光)

加德 (慢慢地) 你有了孩子？

哈利 (得意洋洋) 兩個。

(他奇怪着她爲什麼這般久才回答。)

加德 (迫得她失禮) 這樣一個可喜的數目。

哈利 (特別加緊一層) 兩個都是男孩子。

加德 什麼事都成功。他們像你嗎，哈利爵士？

哈利 (更顯得驕傲) 他們很像我。

加德 那再好沒有了。

(就是關於這樣一個題目，她也能開玩笑)

哈利 請走吧。

加德 唔！我怎樣的回答我的東家呢？

哈利 那不關我事。

加德 你對西姆士夫人怎樣說呢？

哈利 隨便我說什麼，西姆士夫人總聽着不說話，這層我很自豪。

(她笑着，天知道爲着什麼，除非她第二句話，解釋了這個。)

加德 仍舊是那個哈利。

哈利 你是什麼意思？

加德 只是你仍舊相信你對於女性有深沉的了解。

哈利（開始鄙視她的見解，正同他鄙視她的道德一般）我想我知道我的妻。

加德（非常緊湊）我想你知道。我只記起我當着一位夫人時，你總以為你知道她。（他不過在她身上空費了他的時間，他指示着門。她還不夠當一位夫人，可以認輸退出。）好吧，再見，哈利爵士。可否請你按鈴，把四個男用人叫來領我出去？

（但他遲疑着）

哈利（自己忍不住）你既然來了，我倒要問你一些事。（很想不這般急切地問）對我說那男人是誰？

（那怪婦人容忍地微笑着，現在很明顯她在他眼中常常是奇異的。）

加德 你從沒查出來？

哈利 我始終沒定下去。

加德（回憶貌）我以為那可以使你不安。

哈利（蔑視着）這很明白，他不久把你捨掉了。

加德 很快。

哈利 我可以這樣早告訴了你。（她仍舊打量着他，面上帶着瑪拉，麗沙的笑。迫得這掛着

徽章人去請求她。）是誰？這已是十四年前的事了，與你我都無妨礙。加德，告訴我是誰吧。

（這是他第一次年輕的情狀，也許因為這緣故，她不願意傷他的心。）

加德（搖着母親般的頭）還是不要問的好。

哈利 我要問。告訴我。

加德 還是不告訴你來得和善些。

哈利（激烈狀）那末，天呀，是我的知己朋友。是不是羅本納？（她搖頭）也許一個仍舊在我家進出的人。

加德 我想不是的。（思想着）十四年！那晚你回家見了我的信嗎？

哈利（急不可待）是的。

加德 我把信靠酒瓶放着。我想那裏你一定會看見的。房子與這相像，陳設也擺得一般動人。爲什麼我都想起了。你看哈利戴了帽著了外衣，偷偷摸摸到黑暗中去會——

哈利 會誰？

加德 他。時間一點鐘一點鐘過去，房裏除門鐘聲外，什麼聲音都沒有；半夜辰光於是你一

人回來了。你拿了——

哈利（粗蠻地）不只我一人。

加德（所想的都錯了）不是一人？啊（訴苦般）那麼多年我都把這些想錯了。（她研究着他的面色。）我相信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

哈利（粗聲的）一些討厭死人的事。

加德（媚哄狀）一定得告訴我。

哈利 我們不談那個。那個人是誰？一個丈夫自然有權知道他的妻跟着誰突然走了。

加德（她的舌快得可怕。）一個妻子自然有權知道她的丈夫的反感是怎樣。（女人的喜歡交易性，幫助了她。）一個公平的交易。你告我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告你那是誰。

哈利 你告我嗎？好吧。（這是他們的意見相同的第一點；他忘了自己，坐到她旁邊的一個爐椅上。他只想着他預備告訴她的事；但是她女人般的，覺着他們的密近。）

加德（淡淡的）十分像從前的時候。（他憤憤地離遠了她）說吧，哈利。

哈利（他有男人的戒懼，怕說對自己不利的話）唔，你知道那時我正在俱樂部吃飯。

加德 是的。

哈利 蘭姆給我開車送回。格林同我們一塊，我請他們進來坐了幾分鐘。

加德 蘭姆同格林？我想我記得他們，蘭姆是個議員。

哈利 不是，那是格林。他們同我進了屋。——（帶着突然的懼怕）——是他嗎？

加德 （驚呆狀）誰？

哈利 格林？

加德 什麼？

哈利 那個人？

加德 什麼人？（懂了）啊，不是。我以為你說他同你進了屋？

哈利 這也許是瞎猜。

加德 唔，這不是的。說下去吧。

哈利 他們進來說那在俱樂部裏未說完的話。

加德 有趣的談話，很明顯。

哈利 那晚報紙裏滿登着某伯爵夫人與奏弦琴的私逃事。她叫什麼名字？

加德 這有什麼緊要嗎？

哈利 沒有。(這樣關於伯爵夫人的話完了。)我們正談論着這事——(他把臉緘了起來)——

我呢，覺着很暖——

加德 (可怕的得意狀)我有些知道了。那時你正說着那不能看護妻子的丈夫，該失掉了他的妻子，那丈夫是活該。這是你喜歡談的一個題目啊，哈利，告訴我你正是說那些話吧！

哈利 (酸楚狀)也許像那樣的話。

加德 同時那信在那裏老等着你，你們中除時計外沒一人知道。哈利，你真好把這告訴了我。  
。(他的臉色并不好看。那不識字的婦人用錯了形容字)我記不得我在這裏說了什麼。

哈利 (嘲弄她)我也忘了。但我仍把信保存着。

加德 (不介意)定叫我再看一看吧。(她看見他的眼轉移到書桌上)

哈利 我很願意你收了算一件禮物。(那封信命攸關的信——一件可憐的死的小東西——從一個鎖了的抽屜內取出。)

加德 (接了)是的，正是這個。哈利，你怎樣把牠弄縊了！(她讀着，帶着好奇心。)[親愛的丈夫——這是末次我這樣稱呼你——我走了。我是你所說的私逃，我不想去設法請你原諒，也不想向你解釋，因為你不會原諒我，也不會懂得我的解釋，這對你是一個小驚

嚇，但只對你的驕傲而已。使你驚奇的是會有這般愚蠢的婦人居然捨了你這樣的男人。凡是你的東西，我一些沒拿。祝你快樂。你的負恩的加德。再者，你用不着去查是誰與我同走。你會去試，但你不成功。」（她把這可厭惡的小東西摺了起來。）這信真可算是我的嗎？

哈利 真可以。

加德（無禮貌）如果你想要打一份——？

哈利（用着他那嚇慣了祖母的聲氣）用不着這般刁鑽！（瑟縮着）來了，我不得不讓他們看。

加德 我可以想像蘭姆嚼着牠。

哈利 一個一錢莫名的牧師的女兒，

加德 我不過是那樣一個人。

哈利 我們到處搜查你們兩個人。

加德 暗探嗎？

哈利 他們找不着你們的蹤跡。

加德（笑着）找不着？



哈利 但是後來法院許我在報紙登廣告，用了一個不識的名字，這樣我就得了自由權。

加德 我看見的。那是我末一次聽到關於你的消息。

哈利 (每個字對她是一個打擊)我趕緊結了婚。

加德 有人說這常是對前妻的一種稱許。

哈利 (激烈狀)我做給他們看了。

加德 你很快的叫他們知道要是一個婦人是傻子，你還有一滿籃可以挑選。

哈利 真的，我這樣做了。

加德 (再使他低聲下氣)但是你仍舊奇怪着那人是誰。

哈利 什麼人我都疑心，——即使是與我最說得來的人。我覺得像跳了起來抓了他們的喉管

喊：「是你」一般。

加德 你對我非常好，一種良知告訴我一定會去挑一個同樣的人。

哈利 我想着，這不能夠是爲錢，那末是爲容貌。一種泥塑般的面貌。(他莫名其妙的注視着她)他一定是個出奇的人，不然你不會願意捨棄了一切我所給與你的。

加德 (好像他是笨人一般)可憐的哈利。

哈利 你們的事不能是久長的，因為我已看出了你的變更。

加德 你已經？

哈利 我知道你很清楚。

加德 你這可驚的男人。

哈利 結果那人是誰？說出來吧。

加德 你決定要知道？

哈利 你答應了的。你允許了我的。

加德 如果我定得——（她是其中的惡人，但得承認爲這件事她是不願意叫他受苦痛的。）我  
很抱歉我答應了。（不轉睛的看着他。）一個人都沒有，哈利！真沒有人。

哈利 （立起）要是你想同我耍手段——

加德 我早告訴你你不會喜歡的。

哈利 （跳急狀）這可叫人相信不下去。

加德 我想這是不能叫人信的，但這却是真情。

哈利 你自己的信就可證明你在撒謊。

加德 那是故意的。我知道要是把真情告訴了你，你也許就難於得着自由權；我既然得了，你也得了才算是公平。所以我在那離別的信內寫明了使你看了以爲真是這個意思。

哈利 (想替自己說清)我還不相信你呢。

加德 (慈和的看進了這人的心靈)也許這是這好的看法。這比真情來得不阿諛人。(把她的生命總結了。)你就夠了。

哈利 那末什麼瘋勁兒——

加德 這不是一股勁兒的事，哈利。我想過一年了的。

哈利 一年？(驚呆了)人家以爲你會說我是個好丈夫。

加德 (苦笑了一下)你是個好丈夫，依你自己的見地。

哈利 (強硬狀)我想是的。

加德 并且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又喜歡說話，很是一個慈善家。

哈利 (肯定的口氣)一切婦女都羨慕你。

加德 你怎樣愛有人羨慕我。

哈利 我把你包紮在奢麗的事物中。

加德（大大地揭開了自己）正是這個。

哈利（莫明其妙狀）什麼？

加德（她可以很甯靜，因為這事已成過去。）你的闊氣的宴會的首席讓我坐了，戴着你的闊氣的首飾，圍着你的肥胖的朋友，那時候你怎樣眉飛色舞看着我呀。

哈利（不樂貌）他們不算什麼肥胖。

加德（另一個枝節問題）除了那些瘦小的。你有沒有注意，哈利，珠寶器多了，可以使女人胖得不可形容；也可以使女人瘦小得不可形容？

哈利（喊着）我沒有。（還值得與她再辯論嗎？）那時我們來往的人都是最有意思的，不單是商人，還有政客，畫家，著作家——

加德 不過是光榮奪目的成功。啊，我們吃多了，我們說着那種不斷的話——說誰忽然走了，運，誰退了下去，一會說一座房要費多少，一會說一輛汽車，金打的湯盤，一會又說誰受了新爵位。

哈利（他可以看得出從頭到尾是叫人不能回答的）難道有人比我再走運的？結果也沒有人比你更走運的。

加德 結果也沒有人比我更走運的？啊，哈利，你同你的華貴的宗教。

哈利 (老實) 我的宗教？我一向不是談宗教的人，但是——

加德 哼，哈利，你連你自己的宗教都不知道，從前不知道，現在不知道，將來等到你的靈樞閃耀那一天仍舊不知道。(這裏是人生所給她的教訓) 一個人的宗教是他所最有興趣的東西，你的成功。

哈利 (引據他的晨報) 野心——那是偉大的人的惟一弱點。

加德 偉大的人！

哈利 (最後他捉摸着了她所說的是什麼。) 你不是說因為我的成功你才棄了我吧？

加德 是的，正是爲着那個。(現在她全揭穿一切與他看) 我不能忍受那些。要是時刻有些失敗的事——但是你的成功壓得我透不過氣來。(她對情感很嚴厲) 一種熱烈的要求我非解除了這些不可，去與那些失敗的人混在一起。

哈利 (掌出正當的精神) 這種人多着呢。

加德 我們隊裏可一個也沒有。他們的境况一不好，他們就不見了。

哈利 (捏住) 我告你我值二千五百萬。

加德（不動聲色）那是你自己看了值那麼多。我告你在我眼中你值多少！十二鎊，不多不少。那時我決心要是我能證明我的本領能夠賺十二鎊，我就一人可在世上混了。所以我一賺了十二鎊，我就立刻離開了你。

哈利（權衡着）十二鎊！

加德 這是你給與一個女人的價值。要是她不能賺那些，她得跟着你。

哈利（或者記起了一個牧師的花園）。你與我結婚的時候，你看我值得比那個多。

加德（也懂了）啊，那時我不知道你。要是你是一個人呀，哈利。

哈利 一個人？一個人，你是什麼意思？

加德（離開着花園）你沒聽說過嗎？那是一些好東西；沒一個女人喜歡承認她的丈夫不是一個人。要是她出嫁，即使她是一個屑碎的人，她心裏總有一種含混的衝動，向着好處走，同時她又害怕着她的惡力量。要是他有些好處，那末她的好處能夠看出了他的，於是他們倆連合起勢力與那卑鄙的部分奮鬪。所以我不是喜歡捨棄了你，哈利。我想出了各種道理來解釋你這個人。你的硬心——我說那是沒嫌惡性的好處。你的粗暴——我說那是力量。你的貌神弱者——我稱做雄壯。你的缺乏理想我以為是頭腦清楚。你那鄙薄女人

的意見，——我沒法想開，覺着好笑吧了。啊，我緊跟着你來救我自己。但是我得走；你只有一樣性質，哈利，那是成功，你把成功看得這般大，直至成功吞滅了其他一切。

哈利（不肯離了正題）你怎樣賺了那十二鎊？

加德 這差不多費了我六個月的工夫；但我是正當賺來的。（她很愛戀的用手撫壓着她的打字機，像許多女人撫壓薔薇花一般）我學會了這個。我租了一個，自己教自己。朋友介紹我了一些事，我用起初賺來的十二鎊付了這打字機的錢。後來我就想我可以自由行動了，我就走了。

哈利 這些都是你住在這繁華裏而時進行的！（她首肯）天知道你不是下了決心的。

加德（簡單的）天知道我是下了決心的。

哈利（驚視着她）你定怎樣的恨我啦。

加德（笑着這稚氣的字）一點不——等我看出了有一條路可走以後。從那時我看了你開心，

哈利。我竟至可憐你，因為我知道你是沒法的。成功是一個傷命的禮物。

哈利 啊，謝謝你。

加德（親愛的朋友在前面也許想着你或我）是的，你的幾個最成功的朋友也知道這句話。有

一二個有時常現出悲愁的樣子，像煞要是事事不會順利，他們也許能夠得到一些東西。

哈利（他對瀆神行爲有一種恐懼）現在你混在一起的一批潦倒的人——他們要還不是想成功而失敗的人是什麼？

加德 那正對；他們想，但他們失敗了。

哈利 並且常常會失敗。

加德 常常。可憐蟲——我這樣說他們。可憐蟲——他們這樣說我。這樣保持着我們的情誼。所以我從來不會嫌惡他們。

哈利（了解的）嘿！加德，我告你我還會值二千五百萬。

加德 我十分知道你會。你胖起來了，哈利。

哈利 不，我不胖。

加德 那個常在我們的宴會中睡着的胖老頭子叫什麼名字？

哈利 要是你指克拉克來爵士——

加德 正是那人。克拉克來爵士在我眼中是一幅大成功的好畫。他事事都這般順利，他的身

體真好胖；坐在椅上的時候，他是這樣。（她把兩手在她前面連接了。）——好像他圍



抱了他的成功一般。你辛苦的也爲的那個，哈利。這個與那五十萬差不多可同時得着。

哈利（他當然很是忍耐）請你出我的大門吧。

加德（戴上手套，污了的東西。）但不要叫我在氣頭上分離了。你看我，哈利，比坐在你的徐徐而行的馬車裏的那愚鈍的一聲不響的東西如何？

哈利（威風凜凜的）我忘記了你從前是怎樣。不過我可說你永不能同現在的西姆士夫人相比，那是一定的。

加德 那是她的畫像，是不是？

哈利（又捉住了他的機會）她穿着結婚時衣服。一個皇家學會會員畫的。

加德（刁鑽的）一個爵士？

哈利（上了當）是的。

加德（她喜歡西姆士夫人，這是她自己的主見）臉長得很漂亮。

哈利（帶着物主的傲態）到處認爲美人了的。

加德 她的眼表示着歡樂，她的下頷表示她的性格。

哈利（拍賣行裏的商人般的）她的俏皮話很著名。

加德 畫那張畫的時候，她的整個生命都表示出來了。一張聰敏的臉。（突然她以怒容向他，這是她在這戲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怒容）阿，哈利，你這暴虐的！

哈利（疑惑貌）唉？什麼？

加德 那可敬愛的人本可以做一個高貴的太太同母親——可沒幾分鐘前我這裏見她，她只是一個呆笨的不足輕重的女人。我自己可以原諒你，因為我逃開了，但那可憐的掉了靈魂的人，啊，哈利，哈利。

哈利（手搖指着門，叫她走。）我會感激你——要是有一個女人，以她的丈夫為可驕，結婚的生活是快樂的，那個女人是西姆士夫人。

加德 我不信。

哈利 你用不着不信。

加德（徐緩的）要是我是一個丈夫——這是我對他們全體的忠告——我暗中常會留心看我的太太，是否那十二鎊的容貌鑽進了她的眼內。兩個孩子，你說，都像你？

哈利 這關係什麼事？

加德（眼閃爍着）我不過想着某地方有兩個女孩子，她們長大了時——那可愛的美貌的女孩

哈利 再加幾條珠鍊。我定去辦來。這對我不過是九牛一毛。（加德掩遮了她的忿怒，所以還是請她走吧。他按鈴。）我不再耽擱你了，女士。

加德 謝謝你。

西姆士夫人 就走了？你打字打的真快。

哈利 這個用不着，愛瑪。

西姆士夫人 抱歉得很。

加德 我也抱歉得很。夫人，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再會，爵士夫人——再會，哈利爵士。（

她的傲慢的禮貌，很可疑；湯倍司領她出了院子。她走了後，房子裏的空氣，就清新了

。哈利爵士立刻感覺着不同。）

西姆士夫人 （她的傾向是說不入調的話。）她似乎是個很能幹的女人。

哈利 （坐爐上）我一點不喜歡她那股勁兒。

西姆士夫人 （順服貌）當然你知道最清楚。（這是女人中的正派）

哈利 （很急着有人附和他）上帝，我說我要給你幾串珠寶的時候，她怎樣局促不安。

西姆士夫人 是嗎？我不會看見。我想她是的。

哈利（豎眉）你想？難道我這樣對女人有深沉了解的人，連這點也不懂得？

西姆士夫人 是的，啊，是的。

哈利（奇怪這樣自信的人也得問這個。）愛瑪，我很知道你，是不是？我看你好像看一本書般清楚，喲？

西姆士夫人（震慄狀）是的，哈利。

哈利（愉快貌，但帶着一雙審查的眼。）你的生活與那孤單的可憐蟲，多麼不同。

西姆士夫人 是的，但是她的臉色倒是自滿。

哈利（蹬腳）都是假裝的。什麼？

西姆士夫人（畏怯貌）我不曾說什麼？

哈利（彈指）人家以為你羨慕她。

西姆士夫人 羨慕？啊，不——不過我想她很是活潑。她播弄那打字機的時候，很靈巧。

哈利 活潑！那不是生活。活潑的只是你。（簡短的）我很忙，愛瑪。

（他靠着寫字臺坐下。）

西姆士夫人（順從貌）對不起的很；我就走，哈利。（淡淡的）那是不是很貴？

，她們本是爲着那些事事不順利的人！好吧，再見，哈利爵士。

哈利（表示一些人生的弱點，這該是可怕的）先說你抱歉得很。

加德 爲什麼？

哈利 因爲你捨了我。說你懊悔得痛心吧。你知道你是懊悔的。（她笑着，搖着她的頭。他是易於動怒的人。他宣佈了一件可怕的事。）這一天的快樂，都給你毀壞了。

加德（鼓勵他）很對不起，但這不過是針頭挑一挑吧了，哈利。我想當你正勝利的時候，見一個——一個老朋友——說不相信你是成功，這是有些掃興的；但是你一會就可忘掉。

誰會記掛着一個打字人的想頭？

哈利（被鼓勵了起來）沒有一個人。一個一星期賺十八先令的打字的人！

加德（驕傲狀）一些不，哈利。我比那加倍。

哈利（簡潔的）好極了！

（有人輕輕的打門）

西姆士夫人 我可以進來嗎？

哈利（神情俱至貌）這是西姆士夫人。

加德 我不會說的。她怕進她丈夫的房，要她先敲一敲！

哈利 她並不怕。（溺愛狀）進來，最親愛的。（最親愛的走了進來，拿了指揮刀。她也許可以懂得有這討厭的人在那時候，不該把刀拿進來。）

西姆士夫人 （以爲她是受歡迎的）哈利，刀已經送來了。

哈利 （他立刻作溺愛那刀狀）唔，好吧。

西姆士夫人 我以爲你很急着要練習。

（那人笑着。他巴不得他不曾去看她是否她在笑。）

哈利 （銳利的）把刀放下。

（西姆士夫人臉紅了一會，把刀放在旁邊。）

加德 （帶着她那該死的客套。）如果許我說的話，這倒是一把很美的刀。

西姆士夫人 （得了助）是的。

（那人以爲她能歸罪於他，是不是？他就會叫她知道。）

哈利 （一個眼看着加德。）愛瑪，你所歡喜所需要的一種東西是珠飾欠多些。

西姆士夫人 （振顫的）欠多！

哈利 什麼？

西姆士夫人 那打字機？

（她走了後，她那問題所含的意義，驚動了他。他被幕帳遮着，我們看不見；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一會他又柔和了。我們覺得很安心，因為你我都沒具有西姆士

哈利的成分。）

# 重訂蘇曼殊年表

柳亞子

公元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甲申……一歲

舊曆八月初十日，生於日本橫濱。名馥，字子穀，小名三郎；後更名玄瑛，別號曼殊。  
祖瑞文，廣東香山縣恭常都瀝溪鄉（俗稱白瀝港村）人，以洋務起家，時年六十七。祖  
母林氏，時年六十。父傑生，橫濱萬隆茶行買辦，居山下町三十三番地，時年四十。嫡  
母黃氏，香山人，居瀝溪故宅，時年三十七。義母河合氏，日本人，與傑生同居山下町  
，時年三十六。庶母兩陳氏，均香山人：大陳氏與傑生同居，時年十七；小陳氏時年十  
二，尙未來歸。生母爲日本下女，不詳其姓名，時年十九，備於傑生家，家人以「賀哈  
嚒」呼之。胸有紅痣，傑生以爲當產貴子。既有孕，別居於外，家人不知，認爲辭工而  
去也。曼殊生未三閱月，生母出走，不知所終，傑生命河合氏撫養爲己子。黃氏生子女  
各一：女燕，後適南屏鄉容某，時年十三；子焜，殤。河合氏生子一，名焯，字子煊，  
號煦亭，時年十歲，居瀝溪。

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乙酉……二歲



在橫濱山下町。傑生四十一歲，煦亭十一歲。

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丙戌……三歲

在橫濱。黃氏自瀝溪來日本，與傑生等同居。長妹祝齡生，後適北山鄉楊耀垣，大陳氏出。傑生四十二歲，煦亭十二歲。

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丁亥……四歲

在橫濱。傑生四十三歲，煦亭十三歲。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戊子……五歲

在橫濱。次妹祝年生，後適果福緣村楊善初，大陳氏出。從弟維鏘生，（名鏗，別號澄波。）傑生胞弟德生第三子。傑生四十四歲，煦亭十四歲。

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己丑……六歲

黃氏攜曼殊歸瀝溪，傑生四十五歲，煦亭十五歲。

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庚寅……七歲

在瀝溪。始入塾塾讀書。三妹惠芬生，後適梅溪鄉陳介卿，大陳氏出。煦亭在瀝溪訂婚。傑生四十六歲，煦亭十六歲。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辛卯……八歲

在瀝溪。小陳氏自粵歸傑生，年十九。傑生四十七歲，煦亭十七歲。

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壬辰……九歲

在瀝溪。舊歷十月二十日，傑生偕兩陳氏自橫濱返瀝溪，因營業失敗故也。河合氏仍留

橫濱，居雲緒町一丁目五二番地。傑生四十八歲，煦亭十八歲。

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癸巳……十歲

在瀝溪。傑生四十九歲，煦亭十九歲。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十一歲

在瀝溪。傑生爲煦亭成婚。傑生五十歲，煦亭二十歲。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十二歲

在瀝溪。傑生偕大陳氏及其所生諸女至上海。煦亭至橫濱，習商於表叔林北泉處。四妹

名齊生，後殤，大陳氏出。從弟維騷生，（名康騷，號懷彥。）傑生胞弟德生第四子。

傑生五十一歲，煦亭二十一歲。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十三歲

舊歷二月，隨姑母至上海，與傑生及大陳氏同居，習中西文。傑生五十二歲，煦亭二十歲。

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十四歲

在上海。舊歷三月，傑生以父病返滬溪。十月二十日，瑞文卒，年八十。大陳氏攜諸女自上海歸滬溪，曼殊依姑母獨留。十一月，小陳氏卒，年二十五。傑生五十三歲，煦亭二十三歲。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十五歲

隨表兄林紫垣赴日本橫濱，入大同學校，食宿於紫垣處。始識馮懋龍（自由）鄭貫一張文渭，皆大同學校同學。從兄維翰名康鎮，別號墨齋。亦在大同，傑生胞弟德生第二子也。煦亭則商學異途，間一晤對而已。傑生五十四歲，煦亭二十四歲。

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十六歲

在大同學校。傑生五十五歲，煦亭二十五歲。

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十七歲

在大同學校。傑生五十六歲，煦亭二十六歲。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十八歲

在大同學校。煦亭自橫濱返瀝溪，自是不復與曼殊相見。傑生五十七歲，煦亭二十七歲。

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十九歲

與維翰及張文涓先後至東京。擬入高等師範學校，不果。偕張文涓改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寓牛込區榎本町某旅館。維翰仍入高等師範。是年冬，加盟於青年會，始識秦效魯（毓馨）葉清漪（瀾）陳仲甫（由己）諸人。五妹惠珊生，後適茅灣鄉李晉庠，大陳氏出。煦亭再至日本，始經營商業於神戶。傑生五十八歲，煦亭二十八歲。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二十歲

改入成城學校，學名蘇凝，始識劉季平。加盟於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因林紫垣反對，輟學乘博愛丸歸國，維翰及張文涓走送之。自上海赴蘇州，任吳中公學教授，識包天笑祝心淵。舊歷八月，還至上海，任國民日日報繙譯，與陳仲甫章行嚴何應施同事。譯雷俄慘社會，撰女傑郭耳縵，嗚呼廣東人兩文。十月十三日，報社被封。旋赴香港，住中國日報館，識陳少白王秋涓。至惠州某寺，落髮爲僧。傑生五十九歲，煦亭二十九歲。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甲辰……二十一歲

舊歷正月，居惠州某寺，貧困不堪，竊其已故師兄之度牒而逃。仍返香港，住中興日報館。欲以手槍擊康有爲，爲陳少白所阻，不果。二十七日，至新福利源棧，遇鄉人簡世錫，歸告傑生；時傑生已病重，託簡卽午赴港，勸曼殊歸，曼殊以囊空不願謝却之。二十九日，傑生卒，年六十，父子未一面也。煦亭是年三十歲，在日本神戶，亦未歸奔喪。重至上海，訪葉清漪於國學社，決意南游。周歷暹羅錫蘭，始習梵文。六月，至長沙，訪秦效魯於實業學堂，延任教務，與張溥泉（繼）楊性恂（德鄰）等同事，學生有黃夢蓮（鈞）劉建烈（克家）張子仲等。華興會事敗，效魯出走，曼殊獨留。是年，在湘度歲。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二十二歲

春夏間，仍在長沙實業學堂。暑假後至上海，重晤秦效魯，腰纏甚滿，揮霍久之。入秋至西湖，作畫寄陳仲甫。旋游金陵，主講陸軍小學，與劉季平同事，始識趙伯先。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二十三歲

舊曆元旦，與劉中叔過馬關。鉢邊罕歸印度，續江干蕭寺圖贈別。再至長沙，居永福寺，主講明德學堂，學生有陳果夫等。之蕪湖，主講皖江中學，與劉中叔同事，始識鄧繩侯。重游金陵，作畫寄申叔。偕陳仲甫返日本，省母河合氏，不遇。初秋，送水野氏南歸。重至蕪湖皖江中學。八月下旬，偕陶煥卿龔薇生離蕪抵滬。欲入留雲寺爲僧，不果。九月初四日，復偕煥卿薇生至西湖。初九日，由杭返滬，住愛國女學校。得英人祖梨手續露伊斯美索爾像。十月，遷住八仙橋鼎吉里四號夏寓，實同盟會機關部也。十一月廿二日赴溫州，旋返上海度歲。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二十四歲

舊曆元旦，偕劉中叔夫婦東渡。自正月至五月，與章太炎同住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民報社。著梵文典八卷成，自爲序。刊布獵胡圖，岳鄂王游涪州翠微亭圖，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圖，陳元孝題奇石壁圖，太平天國翼王夜嘯圖於民報增刊天討。六七月間，遷住小石川區久堅町天義報社，與劉中叔夫婦同居。刊布女媧像，孤山圖，鄧太妙秋思圖，江干蕭寺圖，清秋弦月圖於天義報。女弟子何震爲輯畫譜，欲與梵文典並付印刷，不果。撰畫譜自序，秋瑾遺詩序，海哥美爾氏名畫贊，露伊斯美索爾遺像贊。八月，至上海與

陳去病同居愛而近路國學保存會藏書樓。十一月初六日，東渡日本。訪舊友張文渭於東京神田區某下宿屋。

二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二十五歲

舊歷正月，寓神田區猿樂町清壽館，旋入橫濱病院。二月，住鞠町區飯田町天義報社。欲入眞宗大學修習梵文，未果。譯阿輪迦王表彰佛誕生遺碑。文學因緣出版，自爲序。三月，移寓友人處，因章劉交惡，申叔夫婦遷怒故也。四月至七月，刊嶺海幽光錄。娑邏濱道踏記於民報。八月，歸上海，寓虹口西華德路田中旅館。中旬至西湖，寓白雲菴。旋至韜光菴，作聽鵲圖贈劉季平。月杪至滬。九月十三日抵金陵。主講砥垣精舍。譯印度法護尊者達磨波羅致楊仁山長者書二通。白雲大學教授法蘭居士來訪。往來南京上海間。劉申叔夫婦歸國，仍回游譚。十一月十七日，臥病砥垣精舍。仁山長老爲說馬湘蘭證果事。十二月十一日東渡，與張卓身龔薇生羅黑芷沈兼士同寓東京小石川，榜其門曰智度寺。是年三月十日，祖母林氏歿於滙溪，年八十四。

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己酉……二十六歲

與章太炎黃季剛同居東京。舊曆閏二月，蔡哲夫以英吉利蓮華女士貽佛菴蔗師梨詩選展

轉移贈，太姒爲題簡端。四月，續文姬圖，寄贈劉季平。譯拜輪詩選竟，自爲序。任梵學會婆羅門僧譯師。侍河合氏旅次逗子海邊。八月，返上海，晤蔡哲夫，英人佛萊蔗爲題畫冊。赴西湖視劉季平，重居白雲菴，以黨人之責言，皇然走滬。九月，拜輪詩選出版。撰英文潮音自序。南巡星加坡諸島，遇瑪德利莊湘處士及其女雪鴻。赴爪哇，主講噠班中華會館。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庚戌……二十七歲

在噠班中華會館。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辛亥……二十八歲

舊歷四月，自爪哇返日本，晤費公直於東京，書頴穎赤牘直幅。旋重渡爪哇，仍主講噠班中華會館。七月，燕子牋英譯成。是年，潮音出版。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壬子……二十九歲

偕許紹南魏石生自爪哇返國，至香港，始識平智礎。從兄維翰自瀝溪來訪，贈銀五百元，攝影留紀念。迂道訪黃晦聞蔡哲夫於廣州，仍由香港赴上海。舊歷二月中旬抵滬，主太平洋報筆政。撰南洋話，馮春航譚。二十四日赴杭，與張卓身李一民同游西湖。偕張



溥泉訪陳去病於秋社。三月初二日，由杭返滬。續荒城飲馬圖，寄蕭公香港，囑焚化於趙伯先墓上。十四日，赴日本。始刊布斷鴻零雁記於報端。四月十一日，復來上海。撰華洋義賑會觀。欲重譯茶花女遺事，未成。以師梨詩選贈黃季剛。從兄維春（名海，號懷亮，別號靜波。）自青島來訪，傑生胞弟德生長子，維翰之胞兄也。五月初，偕馬小進訪劉季平陸靈素夫婦於華涇，續真業樓圖。初五日，再赴日本。九月二十一日，啓舷返上海。欲游香港星加坡等處，不果。十一月初五日，抵安慶，主講高等學校，與鄭桐蓀沈燕謀應溥泉傅盛助等同事。歲暮，客吳江之盛澤，主鄭桐蓀家。歸至上海，與朱貢、三沈燕謀同寓南京路第一行臺度歲。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癸丑……三十歲

舊歷正月，偕張卓身李一民至杭州，住西湖圖書館。旋返上海，仍寓第一行臺。二月至四月，來往安慶上海間。五月初二日，至盛澤。二十二日，赴蘇州，主澆繡坊鄭氏。與鄭桐蓀沈燕謀同編漢英英漢兩辭典。欲東游泰山，不果。七月，偕平智礎至西湖，住白雲菴兩閱月。九月，仍返上海第一行臺。刊布燕子廠隨筆於生活日報，華僑雜誌。撰燕影劇談。十一月下旬，至日本西京，游琵琶湖。十二月，至東京。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甲寅……三十一歲

在日本。舊歷四月，刊布天涯紅淚記於民國雜誌，并刪訂燕子、隨筆重刊之。七月，撰雙杯記序。八月，漢英三味集出版。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乙卯……三十二歲

在日本。爲馮自由撰三次革命軍題辭。舊歷五月，刊布絳紗記於甲寅雜誌。六月，刊布焚劍記於甲寅雜誌。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丙辰……三十三歲

訪居覺生於青島，偕周南陔等游勞山。旋至上海，寓環龍路，重晤鄭桐蓀。舊歷九月，至西湖，住新新旅館。自是往來杭州上海間。十月至十一月，刊布碎簪記於新青年雜誌。居西湖，住秋社，陶社，巢居閣。撰人鬼記。仍還上海度歲。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丁巳……三十四歲

舊歷正月，在西湖。二月，自西湖返上海。撰送鄧邵二君序。閏二月，至日本。月餘，復返上海，重晤柳亞子。住霞飛路寶康里，與伶人小如意小楊月樓游。夏間，下榻程演生盧家灣寓樓，葉楚傖鄧孟頌時來探病。入秋，移住新民里十一號，與蔣介石陳景夫同

居。冬，入海寧醫院。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戊午……三十五歲

春，自海寧醫院移居金神父路廣慈醫院。舊曆三月二十二日（陽歷五月二日）午後四時卒。

——一九三一年六月寫定——

關於「賀哈喙」之解釋，已問過許多日本人，大致皆說係「才若」（オロカ）之譯音。「才若」（オロカ）者，卽「若子樣」（ワカコサマ）之略稱，「若子樣」亦卽「若子君」也。日本婦人取名「若子」者頗多，而「子」字爲一般婦人名字下所加之常套字，故重要者係「若」（ワカ）字。日本人家庭對於女僕呼名而不呼姓，「若子」常被呼爲「御若」（オロカ），蓋「御」字卽含有代替「君」字之意。此項解釋若對，則曼殊母親之名當爲「若子」，唯其姓則仍不能明白也。

（馮次行）

# 從張資平說到白克珠夫人

嘯 霞

最近一部描寫中國生活成功的小說，不是中國人自己寫的。似乎長篇小說在現今文壇上已有一種新興的趨勢，就是太幼稚了，不，簡直是怪胎。那些有很長篇幅，是小說的體裁，但不能算是真正的長篇小說。連續了一堆一堆的故事，加造了些青年人最歡喜的香料，浪漫的愛，「香艷」的愛，充塞了數百頁的白紙，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名家作品了。更使我相信這些話的是當我讀了好幾本張資平的小說後。張氏的創作我也曾愛讀過，可是近來看了他的紅霧，愛力圈外，愛之渦流之類，我方始覺得中國的長篇小說還沒有人寫出來過。

我自不敢一筆抹殺張氏著作的天才，不過他產生長篇小說的神速很使我吃驚。在不到一年的中間，他就出版了五六冊很受中國出版界歡迎的傑作。那些聽說是風行了一時，博得讀者不少的好評；至於我們呢，唯有敬佩他創作的努力，出版的踴躍而已。

我也曾讀過中譯的日本名著她的肖像，我想，倘使中國作家能把愛的歧流寫到像這樣的精彩，那例很可一讀。妹妹愛上了她姊姊的丈夫，或是妻子捨棄了自己的男人去愛她的表哥，這些事實也許有的，也許可以寫的。她的肖像是部成功的作品，但等到我國的摹仿者也要

來學寫這一套時，那就有點不妙了。任這不可名狀的「愛」滾到了圈外，或捲入了渦流時，你總覺得牠像一團霧似的，——倒不一定是紅的，——迷模地看不清楚牠的真相，或牠的價值。

幾年前，我有點歡喜讀張氏的小說，他的短篇小說。在創造社初期的出版品中，張氏的短篇小說很有幾篇是可以拿得出去給人家看看的。現在許多新進的作家我還弄不大清楚，但在所謂「老」的新文學作家內，我覺得除了魯迅外，張氏的短篇小說是最有成績的。可是很不幸的，短篇小說不就是長篇小說，寫得富有「肉感」的不就是好的小說，張氏最近出版的幾部著作太令人失望了。這些小說也許有牠們的好處，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牠們最大的缺點是缺乏了精密的結構。唯其缺少了結構，所以我們不免對着那些堆砌的事實，平鋪直序的內容，生起了一種不滿意的反感，嘆着，何以走馬燈式的長篇小說如此多也。

可是，正當我國的作家在歧途上徘徊着，空費了他們創作時一團的高興，東抄西襲時無數的苦心，總於不能產生出一點的成績來，外國的作者，一位美國的女作家，却替我們寫了一部描寫中國生活最好的小說。

從張資平說到白克珠夫人好像是從南極說到北極，從梅蘭芳老板或博士說到做不怕死的

路克。話又說開去了，記得當梅蘭芳老板在紐約表演而尚未得到博士的時候，美國人也有點梅狂。那經得替他捧場的人更喝彩一下，於是他就負了溝通中西文化的使命，爲一般中國境內的洗衣者，雜碎館侍者，甚至於隨來的大學教授，爭光不少。梅博士去了，美國人也忘懷了他帶來的使命：天女散花舞雖美，但畢竟不及狐狸舞那嗎的來得熱喇喇的。嫦娥讓她奔月去吧，這裏有我的甜心歌兒在。又一回在紐約城裏演了一齣新劇怒吼吧，中國。這劇也很引起了一陣注意，但據說頗有人抱不滿；因爲劇中扮演英國人在萬縣慘殺華工的強暴，從一方面說自然是帝國主義該打倒，在另一方面看來却似乎不免有些色彩。但是這些依舊是小事，在全美國鬧着商業凋零，銀行倒閉的時候，更况林白大尉已躍躍欲飛，嬰孩羅斯的球棒也舉起來了。事情正是這樣來着，當白克珠夫人的小說良田，一部描寫中國生活的小說，被選作了每月書會的出版品，使美國人第三次講起了中國，除了那些口頭禪的中國的內戰，災荒，以及中國街的堂門。

聽說白克珠夫人寫了這部小說後的成績，是一個她母校送給她的文學博士。

話且說還來。我們所以把張資平與白克珠夫人並提的正是因爲他們都寫着長篇小說，講到中國的事情，雖則那位女作家是美國人，她的小說是用英文寫的。白克珠夫人第一部的創

作是東風：西風，裏邊也用中國做題材，顯映出在過渡時代的新舊潮流的衝突。老年人代表了舊的中國，浸沒在傳統思想中的人物，他們是好色多妾的父，嚴肅而賢能的母。年輕人代表了新興的中國，受過了西洋洗禮的新人物，他們是在美國讀了七八年的醫生，娶了一個美國姑娘的留學生。楊普蘭生長在富有的舊式家庭中，教養在舊式的禮教內，她是一個十足的中國閨女，將來孝順翁姑的賢婦。可是事情有不湊巧的，她嫁給了一個新從太平洋回國的西洋醫生。一切事都使她不安，一切事都使她驚奇，夫婦間隔開了一個浩蕩的海，有如太平洋隔開着此岸與彼岸的居民。但是她後來漸漸的同化於她的丈夫了，他們組織了一個小家庭，很能和諧地過着他們的新生活。她母家的事情却不然。貴蘭的哥哥在美國娶了一個教授的女兒，在一片的家庭反對聲中，他帶了他的美國妻子還國。幾番的交涉總是無效，反而產生了好幾次的衝突，達到了無可補救的地位。舊的不能容新的，新的不能容舊的，在這番新舊的戰爭內貴蘭的老母做了犧牲者，她爲了這事總於憤鬱交并而病死了。貴蘭的哥哥雖犧牲了他的承繼權，但他與她的美國妻子終於過着自立而快樂的生活。爲了她丈夫的緣故，貴蘭書中的女主人，始終是同情於她的哥哥與那黃髮碧眼的西洋女子。這樣，西風於是乎徐徐地東漸了，在這新時代的中國。

東風：西風是白克珠夫人第一部的長篇小說，很有些精彩的地方，但是她的寫小說的技藝還待發展。東風：西風不過是一部尋常的小說，它雖有明顯的命意，但缺少了些深刻的描寫，鍊鍛的藝術。良田，白克珠夫人最近的作品，就彌補了這點缺陷，成了一部成功的作品。我不說它是一部了不得的英文傑作，有彌爾敦的作風，像一位不懂得文學的批評家這樣批評法，但我總覺得它是一部描寫中國生活最完善的作品，在近幾年來中國人自己寫作，或我曾讀過的西洋作品中。

沈沒在肉感的「愛的渦流」中，一旦踏上了一片清潔的「良田」，這口新鮮空氣真值得呼吸着。

我們並不苛求着白克珠夫人描寫中國情形的正確，我們也不抱着家醜不可外揚的態度，我們祇從文學立點上論良田。良田是講農人王龍，自娶富家婢女阿蘭爲妻後，夫妻二人勤勞着耕田工作，一面孝養老父，一面生子立業。中間經過了許多挫折，天災與人禍相繼襲來，洪水之後，又有饑荒，不得不狼狽南來，流落爲丐，靠乞食與拉車以度生活。同時革命軍起，城牆陷落，在混亂無主之中，許多鉅富的人家被搶劫一空，而王龍夫妻也就發了一批財富，得以飽載回鄉了。回鄉後王龍買了許多田地，雇工耕種，殷勤度日，不到數載，就成了村



中富農。這是王龍全盛的時代，但盛極了也有衰時，衣食足而邪念也隨以俱來了。當窮賤的時候，阿蘭是王龍的左右手，她不但爲他養育子女，整理家務，她并到田中去幫他耕種，受盡各種艱苦。現在王龍富裕了，他忘情了過去的恩愛情形，他嫌阿蘭的相貌醜陋，去納一妓女作偏房，走入飽而思淫的路上來了。同時他脫離了他的農家生活，他的兒子讀書的讀書，做生意的做生意，他自己也遷入了城中，過起富翁的日子來了。但這些日子不好過，王龍死了，他的兒子在爭遺產，他的婢妾在想捲逃了。田是王龍的命脈，他以田起家立業，他終於離開了田地而弄得家道衰微了。田也是中國國家的命脈。白克珠夫人這樣的暗示着我們。

王龍不僅是王龍，他是中國人的代表；他不僅是中國人，他也是全人類的代表。窮困，勤勞，富有，淫樂，衰微，在這圈中不知有許多，許多家庭在循環不息地轉着。

全書最擅長的地方，是在人物的描寫。我們不但難忘却了書中的重要人物，如王龍與阿蘭，我們也忘不了別的次要的人物，他們都一個一個的有相當的地位，相當的品性，存留在我們的腦筋中。當書中描寫到王龍與水災饑荒相苦鬥的時候，他在途中流落的情況，我們真不免要爲他，——也就是我們許多災荒的同胞，——灑一點同情的淚。這部王龍的傳記中不知有多少的故事多少的情節，但在每段的情節中都有一根線索，把牠們連貫着，繫到一個總

的柱上去。全書有完善的結構，有很精深的命意，又加以那些活躍的人物，生動的情節，牠也就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了。

良田也有牠的缺點：描寫得過火，穿插得太多。但這些是小說家通常的毛病，尤其是西洋作家描寫中國生活的不能免的毛病。他們的心理，也不過是把一切黑的污的形容得利害一點，去討本國讀者的歡喜；雖則我們中國人間接所受的損失却也不小了。但倘使讀者對於這點，有些遺憾的，他可以去看看英美各國所演的關於中國人及唐人街的影戲。

文藝園地

全書一册 實價一元

編者 柳亞子

發行人 吳亞賢

出版者 開華書局

印刷者 中和印刷所

發行所 開華書局

總經售者 中學生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出版

# 上海中學生書局

地址——上海四馬路五五二號(中華書局西首)

中學生叢書	中學生辭典	中學生創作叢書
中學生讀書指導(上) ·50	中學生百科辭典(精) 1.70	共出廿冊 每冊三角
中學生讀書指導(下) ·50	中學生百科辭典(平) 1.20	一、雲倩 十一、燈光
中學生作文指導(上) ·50	中學生文藝辭典	二、追求 十二、塞外
中學生作文指導(下) ·40	中學生人名辭典	三、微笑 十三、月夜
中學生反日指導 ·40	<b>中學生文學讀本</b>	四、湖邊 十四、故鄉
中學生婚姻指導 ·50	一、散文集 1.00	五、弱者 十五、林中
中學生問題 ·40	二、應用文集 1.00	六、心痕 十六、榮歸
中學生文學 ·40	三、小品文集 1.00	七、失蹤 十七、母親
中學生日記 ·40	四、創作小說集 1.00	八、回家 十八、野宴
中學生遊記 ·40	五、翻譯小說集 1.00	九、往事 十九、密約
中學生生活 ·40	六、詩歌戲曲集 1.00	十、雨天 二十、血跡
中學生書信 ·30	<b>中學生文學叢書</b>	<b>日文新書</b>
中學生創作(上集) ·60	她的肖像 1.40	標準日華辭典(精裝) 2.60
中學生創作(中集) ·60	中國民歌千首 1.20	標準日華辭典(平裝) 2.00
中學生創作(下集) ·60	退路(雷馬克著) ·70	日語漢譯辭典(精裝) 2.60
中學生翻譯 ·60	女兒 ·60	日語漢譯辭典(平裝) 2.00
中學生小說作法 ·40	<b>中學生學術叢書</b>	速成日語讀本 ·70
中學生小說(長篇) ·60	社會科學概論 ·20	速成日語文法
中學生小說(短篇) ·60	倫理學綱要 ·50	<b>其他新書</b>
中學生戲劇 ·40	社會學綱要 ·50	現代日本講話 ·70
中學生童話 ·40	中國新史綱 ·50	文藝雜誌 ·20
中學生音樂 ·40	中國社會思想史 ·30	愛的文庫 1.20
中學生演說 ·40	中國資本主義史 ·30	初夜的知識 ·60
中學生談話 ·40	資本主義批判 ·30	戀歌與情詩 ·60
中學生小品 ·40	世界經濟論 ·30	夫婦愛的創造 ·40
中學生隨筆 ·40	新的作文法 ·50	女學生結婚指導 ·40
中學生故事 ·40	讀書法入門 ·15	女學生戀愛故事 ·70
中學生寓言 ·40		

(本書局詳細書目，函索即寄)

1.28.00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57588

6497